

序

禹传子,家天下。

自从夏朝诞生后(虽然至今尚有争议,但主流是倾向于曾存在过的),中国又历经了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若干朝代。本文选择的时代,就锁定在大唐,或者说的更确切些,是大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冬至代宗宝应元年(公元 762 年)年末,其实延伸一下,也可以延到广德元年(公元 763 年)年初,算来足有八年左右。

无论哪一个朝代,都有兴盛和衰落,而往往动乱就是促成兴衰的催化剂。大多数的催化剂都是加速了朝代的衰落。其实历史从来就不乏"之乱",挑几个有名的,像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南朝梁侯景之乱等等。不过,似乎有的动乱也起到了"副作用"。譬如,同样是唐朝,同样是政变,玄武门前的刀光剑影曾几次决定着大殿上宝座的归属,李世民的政变使贞观之治提早来到,而李隆基的政变则终结了朝廷的混乱,从而开创了开元盛世。

但好运走到了头,如果自己对自己所得不加以珍惜,那么就注定有一天会将好运气挥霍殆尽。玄宗老了,累了,似乎也烦了,于是佳人在抱,骊山宫中,悠哉游哉;至于朝政,内事不决不有宰相,外事不决不有边将。玄宗无论如何都不肯听信别人说安禄山会谋反,他对此事的置若罔闻,仿佛是无数次的重复着一句话:我信得过他。然而最后,就是这个最让玄宗信得过的人,狠狠的抽了他一耳光。幡然悔悟的玄宗为着他曾经的糊涂付出了许多代价,然而什么都晚了,人们在错愕惊讶之中,看到了一场放之于历史之中都堪称是一场大变的动乱,我们姑且称为"大唐惊变"吧。

肃宗从玄宗手中接(夺?)过的天下实在糟得可以,他必须要面对一个纷乱的局势。然而,肃宗至死也没有看到战乱平定,他当政的几年完全处于战乱中。肃宗好不容易收复了两京,又狠了狠心,几乎是出动血本准备剿灭叛贼,然而却被一场大风搞乱了计划。好不容易又重新占得优势,却因为急于求成反倒落个大败。可怜的肃宗,在一片喧闹声中,无力的看着自己的妻儿陷入悲惨的境地,自己却是无可奈何,与高寿的玄宗先后去世,于是重担落到了代宗的身上。但叛军内部的变化比大唐还要剧烈,一次次发生的政变削弱了他们的实力,每一次变化都带来人事的调整,都带来人心的不稳,甚至带来大屠杀。最终,熬到筋疲力尽的双方,都无力再支持下去。所以当叛军中最后一位主帅自杀后,唐朝也很识时务的接受了叛军残余势力的投降,尽管这是为日后的大唐带来藩镇之乱的祸根,但我相信,即使预先知道以后的事情,代宗皇帝大概仍然会皱着眉头接纳降者,无论如何,谁也熬不下去了。这个不是咬咬牙就能挺得住的事情,因为大家已经咬了八年的牙,现在连牙都快咬掉了——牙要是掉了还拿什么来咬呢?

记得有人说过,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唐王朝有可能比今天历史课本上记载的时间更长。的确,那般强盛的唐朝,如果不是这么一次使人口锐减、使经济萧条、使国力耗竭的重击,也许唐朝会像一个人那样慢慢老去直到逝去,又怎么会"突变"呢?兴则万国来朝,衰则一落千丈,和别的王朝相比起来,也算是大起大落了。自然,表面上的变化,背后蕴含了诸多因素的积累。而一旦条件成熟,这场大乱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且几乎一发不可收拾——事实上,双方都有机会尽早把事情搞定,但双方又都各自犯了许多错误,才使安史之乱拖了这么许久。从唐朝这方来说,虽然看起来很多时候都是胜利者,但一不留神就闹出个大败来,大败不需要很多,只要一次,就足以前功尽弃。于是力量就这样很遗憾的被消耗掉了,若这些"无用功"花在对付叛军的身上,也许唐朝是可以彻底消灭安史余部的。不过叛军那边失算更多,能撑这么久已经很"了不起"了。

往事越千年,如今那场大乱早已陈封在历史的积淀中,但我们通过诸多史书还能依稀感受到当时的惊心动魄、荡气回肠——史家用文字铺成了一条路,辗转反侧,峰回路转;我们的心也随之悲时喜,跌宕起伏。本文将围绕安史之乱向您展现这场使一个朝代发生剧变的事件——大唐惊变。

引子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公元 756 年六月十三日,一些大臣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大明宫,准备早朝。尽管昨天人数就已经减少很多,据说十无一二,但总会有人来不是?然而,他们忽然间发现,不但自己的很多同僚没有到,就连宝座上的皇帝都不见踪影,整个朝堂之上空空荡荡,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于是所有到场的人们面面相觑——皇帝去哪了呢?

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刚到大明宫不久之前的几个时辰里,在这个漆黑的黎明,昨天还下诏说要御

驾亲征的唐玄宗,带着自己的子孙嫔妃,从皇宫中匆忙的出来,直奔长安城的大门,然后向西逃之夭夭,溜之大吉。

后世有人责怪玄宗没有带上他的大臣一起出逃,但事实上玄宗已是顾不上了,就是自己在宫外一时无法找回来的子孙嫔妃,也都没法带上,何况大臣们呢?

玄宗不是第一个出逃的皇帝,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的这次出逃却是非常有名的。其实面对将要被攻破而且是没有希望再守得住的都城,皇帝的选择无外乎有三,一是顺其自然,二是出逃,三是殉国。做第三种选择的皇帝少之又少,就朱由检勉强算是一个,但他在多次或主动或被动的否定了出逃方案之后,最终还是忍不住逃出了紫禁城,只是后来实在逃不出去了;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历来受人尊敬,可惜他又的确没有皇帝的名义。顺其自然的皇帝大多在投降之前反抗一下,毕竟谁也不愿意一上来就做俘虏。算算古来投降的皇帝可真不少呢,倒是陈后主很有个性的逃到井中企图逃过一劫,然而当隋兵要向井中扔石头的时候,这个写过"玉树流光照后庭"的南朝最后一位皇帝,也只有大声呼救了。

出逃固然比不上殉国的壮烈,但和坐等比起来毕竟还是"有为"的,虽然两个听来都很让人气馁。比之于出降,出逃有一样好处就是可以保住有生力量。像唐玄宗这次出逃,确实比他在长安城坐等叛军破城要好,否则唐朝皇室全都被杀,那么唐朝就真正的灭亡了。

这么说好像有鼓励"出逃"之嫌。呜呼善哉善哉,如果能不到这种地步,而都像面对突厥大兵压境却胸有成竹的唐太宗那样,又何必讨论取哪种选择呢?如果玄宗后期能不那么昏聩,又何来安史之乱呢?第一章从此君王不早朝

事情都有起因、经过和结果。这一部分说一说安史之乱的起因及初期阶段。

经过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天宝年间的玄宗一下子松懈了下来。不想,他、唐朝乃至整个天下都为他的松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只用了一年,安禄山就攻到了长安。唐军虽然有反抗,并且安禄山途中也没有特别的顺利,但总体上却是呈现出一面倒的势态。

这就好像一个大汉正往前走,忽然从天上飞来一个不明物体,重重的砸了一下脑袋。结果大汉被砸晕了,伸出手来胡乱抓了一气,最后仍抵不住头晕目眩,咣当倒地……

开元与天宝,几乎就是唐玄宗奋发有为和怠于朝政的分界。不过也只能说是"几乎",因为开元后期玄宗就已经有这个苗头了,李林甫开元二十二年列入宰相中一员,似乎是发出了某种信号。这意味着,此前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治集团,必须和吏治的李林甫等人合作了。

开元之初的姚崇,偏重于吏治,而自张说开始,偏重于文治,这时文、吏之争也几乎同步隐约存在了。开元后期的这次"组阁",玄宗任命裴耀卿、张九龄和李林甫三人为宰相。从人选上看,还是比较合理的一——张九龄是文治,李林甫是吏治,而裴耀卿虽然被看成是张九龄一党,也确实和张九龄更亲近一些,但他并不是每次都支持张九龄的意见,有时也会站在李林甫一边,因此可以充当调和人物。如果这个"三人班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仍然可以维持开元盛世。事实上,在他们共处的期间内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政绩,比如粮运改革、营田和土地开垦,以及财政制度的合理化、各地按察使的设置等等。然而这个班子又注定长久不了。张九龄为人正直,遇事不管大小都要力争,李林甫则是一位十足的政客,巧伺上意,三人闹翻是迟早的事。

李林甫是唐朝的远房皇亲,算起来玄宗还得管他叫一声"皇叔"。然而我们这位李皇叔,可不是善主,有人称他为"政治流氓",其实看看,倒也不是太过分。大家都知道"笑里藏刀"和"口蜜腹剑"这两个词,太相似了,简直能组成一幅对联,而且巧了,这两个词形容的两个大臣都是唐朝的,一位是"人猫"李义府,一位便是李皇叔。不过大概没人敢给李皇叔胡起外号,因为李林甫之阴鸷,朝中除了玄宗不怕,就连后面"叱咤风云"的安禄山都只怕他一人。大概李林甫是很有演恐怖电影的天分的,不过他更多的是在心理上令人恐惧,其实这才更技高一筹。

经过几年的明争暗斗,李林甫最终挤走了裴耀卿和张九龄,从此当政。只可惜,李林甫并没有把吏治的劲儿用到治理天下上面,而是全用来算计对手了,他的最终目的只是想要保住他的权势与地位,至于天下怎么样——一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李林甫也是这么和谏官们说的,当然,仅能秉笔的李皇叔可说不出来南唐中主李璟这么文绉绉的话。想当初他把"扶杜"念成"丈杜"、"弄璋"写成"弄獐",让文人们很是偷笑了一阵。不过事情总有两方面,阳光和阴影就如同双胞胎,总是一起出现。拿

李林甫“仅能秉笔”来说,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李林甫不大可能自己咬文嚼字的去制造文字狱了,所以文人们真该庆祝一下.其实就整个唐朝来讲,文字狱都不严重,大环境如此,李林甫也无暇去理会这些东西.所以像王维一首所谓的“谏词”里,“词赋属文宗”这种疑似为讽刺的诗句,大概都被当作是“真诚”的恭维了吧——或许李林甫点头微笑的时候,作者也正在窃笑呢.话扯远了,接着说李林甫对谏官的警告,他拿马厩里的马来打比喻,说如果你们不老实,非得和皇帝说点什么,哼哼,那对不起,只好请您走人了.总之他一句话,朝野上下顿时没有人敢再说什么,真的是“天下升平”的盛世景观啊.不错,天下是“升平”,升起来的是表面,而揭开这层表皮,却可以看到里面的肌肉正在慢慢褪色直到老去.这种情况要是放在人脸上的话,比如要是见到某个做过除皱手术的人,她一旦笑起来,看着是有些让人感觉不适的,简单来说就是皮笑肉不笑.而唐朝现在的这种情况可不单单是“皮笑肉不笑”,是根本笑不起来,不过这要排除宫殿里的欢歌笑语,因为,这正是玄宗沉溺于酒色的开始.

天宝四载,公元 745 年,玄宗正式册封杨氏为贵妃,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她本是寿王李瑁的妻子,但因为长的太漂亮了,所以玄宗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她纳为己妃.唐朝皇帝确实在后宫上比较混乱,比如太宗纳弟媳(杨氏),高宗纳“庶母”(武则天),玄宗则是纳儿媳,也算是继承了自己家族的一个“传统”.后人对此很不齿,认为是乱伦,而唐朝固然不提倡这样,但这几次事件似乎也没起什么太大的风浪,原因是唐确实比后世要开放很多.那么,有没有不敢说的原因呢?肯定有吧,但也不完全是,因为太宗曾想过立杨氏为后,遭到魏征坚决反对;高宗要立武氏为皇后时,也一样有若干反对者,而他们在当初武氏从寺中进宫时却是比较安静的.玄宗做事很秘密、周到,也有个缓冲,他让杨玉环先做了一阵假道姑,然后再接到宫中.但终玄宗一生,虽然很宠爱她,却也不敢立为皇后,是不是也说明有所制约呢?其实,正如有人说的那样,立妃相当于纳妾,对于妾的身份不必太过紧张;而立后则不同了,皇后是正妻,要求自然要非常严格.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玄宗真的很宠爱杨贵妃,因此杨贵妃想不做红颜祸水都难.

几十年后,诗人白居易用夸张的笔墨描写了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其中写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其实是冤枉了唐玄宗,他并没有像万历皇帝那样真正的不再早朝——哪怕大臣们在宫外跪上十个小时也照样不理不睬.客观的说,玄宗后期确实是疏于过问朝政,但也是逐渐发展的.推测一下,大概是看到朝堂上没什么人提意见(没人敢提),所以慢慢的放下心来,再加上抵不住享乐的诱惑,于是就……

但也并非真的就没有人提意见了,只不过朝廷上提的话,挡不住李皇叔的加害.倒是宫里有人说了几句真话.这个人是谁呢?高力士.有一次玄宗颇有自得的说:“我有近十年没有出长安了,现在天下貌似无事,我干脆把所有事都交给李林甫来处理吧.”高力士一听,这哪行啊?于是就说:“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籴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通鉴上做了简化:“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不管哪种版本,主要大意是两方面,一是说帝王出巡是古制,玄宗应该去看看皇宫外面的世界,体察一下民情;二是说不可授人以柄.这都是替玄宗考虑,是大大的忠心,但玄宗却不高兴听到这样的话,于是大大的不悦.从此高力士也不敢再多说什么.虽则如此,后来高力士仍然会时而劝劝皇帝,比如玄宗后来又有一次自得的说他“朝事付宰相,边事付边将”,自己在宫里落得清静,却也不亦乐乎.没想到高力士又是一盆冷水浇下来,拿唐军在云南的几次战败来举例,然后提出边将权力太大,一旦有变故,不好制约.玄宗这次虽没发火,却也没听,而他自得的毛病也没改.天宝十三年(公元 754 年)闹水灾,这时无人敢向玄宗诉说灾情.大概是玄宗有把握高力士这回不会再说出什么扫兴的话了,就问他对此事有什么看法.那能有什么看法呢?高力士回答说:“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你把权力都交给宰相了,而且又赏罚无章,阴阳失度,我还敢说些什么?还有什么可说?敢对皇帝说赏罚无章、阴阳失度,高力士也是个胆大的人了.连自己身边的人的话都不听,可想而知,就算是李林甫让那些谏官放马过来向玄宗进谏也实在没有关系,反正什么话都只是相当于一阵从他耳边刮过的风罢了.

李林甫后来被杨国忠取代.在李皇叔最后的日子,也是比较可怜的,有一次有人说他的病只要看到了皇上就会好起来.玄宗听后,本想去看看他,却被人阻止了,因此采取个折衷的办法——玄宗隔着很远拿着一块红色的丝绢向李林甫挥啊挥的,不知李林甫是否这样想过:该不会是招魂呢

吧?……之所以有人劝阻玄宗,是因为据说见到病重将死的人是一种晦气.康熙皇帝有一次想要去畅春园,可是必经之路上却有自己当时重病的八儿子胤祀(当然那一次八阿哥没死),所以最后把胤祀挪开了.说句题外话,由于电视剧的影响,胤祀成了一位阴险无比的阴谋家,事实上雍正四年就死去的八阿哥铁定是没法去逼雍正的宫了,而这时主持移走他的人,正是为了讨好康熙的胤禩.亲生儿子尚且如此,何况别人呢?相对而言玄宗就算是厚道之人了.另外,劝阻的原因当中不排除有报复打击李林甫的可能.

新上任的杨国忠,更多或者说根本就是靠着他的国舅地位.也许是为了让人更加鄙视杨国忠,《新唐书》中很醒目的写了句杨国忠是"张易之之出也",意为杨国忠本是张易之的儿子;而通鉴上则写是"张易之之甥也".总之,杨国忠和武则天的那位有名的男宠是肯定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上写他认为所谓私生子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因此不取.

和李林甫的阴鸷相比,杨国忠为人更"和蔼可亲"一些,他虽则轻燥强辩,却没有李林甫能把人看的发怵的本领,但他颐指气使的威风却只在李皇叔之上,不在他之下.这也情有可原,毕竟人家有个妹妹在后宫撑腰嘛.因此自"以天下为己任"的杨国忠做宰相之后,在朝廷中充分发挥了士不为己用即"出"之的劲头,流放了若干不愿阿附于他的官员.无疑对唐朝来说,玄宗这次任用宰相,又是一次灾难性的行为.

李林甫和杨国忠曾经合作过几次,尤其在对唐玄宗第二任太子李亨的陷害上,两人绝对是在一个阵营.只可惜,这两人一个是宗室"皇叔",一个是外戚国舅,可是合他二人之力,也终于未能把太子扳倒;若是单独作战,就拿手段比李林甫差许多的杨国忠来说,要办成这件事,真正是格外的没戏.

不错,几次陷害太子李亨都是李林甫策划发动的.第一次是借太子妻兄韦坚来制造事端,结果韦氏全家遭殃,就连太子妃都被迫和太子离婚——这是李亨主动提出来的,反正保住自身要紧,而韦氏则很凄凉的过完了下半生.第二次是借陷害和太子从小一起长大的王忠嗣来打击李亨.从事件本身来说,李林甫借打击韦坚的机会,又一举赶走了宰相李适之以及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几个人,收获可谓不小,若是能再顺手牵羊的推翻太子,那就算是全面胜利了;而从效果上来说,第二次由于本身定的主要目标就是太子,加之李林甫又抓住了皇帝不希望太子诸王与大臣们过于亲近的心理,大肆在这方面上做文章,因此更有效一些.第一次好歹玄宗没有迁怒太子,而第二次果然就不同了,玄宗大怒,差点杀了王忠嗣,可想而知,他心里对李亨也充满着愤怒.人算不如天算,李林甫哪里料到高力士、张垍兄弟以及刚从外面调来的哥舒翰都为太子和王忠嗣求情,最后非但王忠嗣没事(只是被贬而已,相对而言,就算不错了),就连太子的一根毫毛都没有动的了."怎么会是这样……"李林甫大概气的要狂抓头发了.虽然他还不知道"无用功"的概念,但两次竹篮打水两场空,实在让人恼火,而且如果这两次都不能搬动李亨,那以后如何得了,自己又从何下手呢?结果,至李皇叔死,他都没能再找着机会找太子的麻烦了.至于杨国忠,更是无用——无上的没用,连一点麻烦都没制造出来,明明后宫中的妹妹可以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可就是没用上这个能源.这一点,我们真得说杨贵妃有德了,她也有妒嫉心,但那是后宫其它妃嫔宫女而言,属于女人的争风吃醋,而在政治上她没有过多参与,基本上没有对李亨构成什么危险.由此不禁想到玄宗早期后宫中的一位"铁腕人物",武惠妃.要知道,玄宗的第一任太子李瑛,以及他另两个儿子,就是由武惠妃和李林甫联袂陷害致死.只是后来武惠妃死的太早,李林甫抓住的这根稻草过早的枯死了,否则他们二人在一起搭档,威力是很大的,李亨多半也就危险了.

那么为什么李林甫和杨国忠非要将太子置之死地而后快呢?杨国忠是外戚,一旦太子即位,新一届外戚将代替他现有位置,自己眼前的富贵就无法得保周全了.若将来的皇帝是自己的外甥,那意思就不一样了,虽然自己的妹子现在没能有一个儿子,可这又哪是这么好推断的事情,万一将来自己真从皇帝的小舅子升到皇帝的舅舅,那么所得的功利会比现在更多——不过就历史经验来说,他若真这么想也不对,因为许多外戚,尤其是权重的外戚都没有好的下场.即使如此,杨国忠也总不能反去帮助仇家,怎么也是自己外甥更亲一些,可惜的是,直至最后他都没个可以依靠的外甥.而李林甫则是由于阿附武惠妃,在李瑛的问题上多少也有些责任,何况在议立新太子时又没揣对皇帝的意思,站错了队伍,那么将来的下场也必是惨淡的.

其实李皇叔多虑了,他最终没能活到太子登基那个时候,主要是他也没想到玄宗居然能活这么久.李隆基的长寿在唐朝皇帝中也可称冠了,李林甫临终时不知有没有后悔——"早知道是这样子,当

初何必得罪太子……"也许他当时已经想不起来这个问题了,但不管怎么说,李皇叔死的早真是一件幸事.怎么是幸事呢?不用多说,只看杨国忠最后被大卸八块的结局,就可以知道,李林甫死的是时候.

第二章渔阳鼙鼓动地来

一、安禄山

水是生命之源,任何文明都以可依靠的水源为摇篮.因此,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以两河流域为依托,印度视恒河为神圣之河,长江、黄河更是中国的母亲河.

汉朝时,大月氏在惨败给匈奴之后,被迫从河西昭武(今甘肃临泽昭武附近)西迁,辗转来到中亚的索格底亚纳(Sogdiana),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绿洲上,形成了九大城邦,即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九国.进入中原之后,中国人称他们为昭武九姓.而西文则称为"粟特"(Sogdians).粟特人信奉祆教,从敦煌的文书典籍中,我们得知每一个粟特聚落中,都会有一个祆庙.而从他们的丧葬习俗来看,虽然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仍然明显表现出来了祆教的特征.正是由于粟特人有着一种宗教信仰,因此后来在安史之乱中,这种信仰为扩大安禄山在他们民族中的号召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插一句,祆教的"祆"字,很容易搞混,因为字形相近的一共是三个,祆、祆、祆.第二个字是棉祆的祆,音 ao,第三个字则是祆,音 yao,只有第一个字才是这个宗教的名称.祆教也称拜火教,也许大家一下子就想起金庸笔下那个"明教"来,事实上明教就是摩尼教,尊明尊,尚光明,而小说中加进的拜火情结则源于祆教.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母亲是突厥人阿史德.安禄山本来姓康,后来随继父姓安,都是"九姓胡".史载,安禄山的母亲"祷于于轧犂山",后来"以神所命,遂字轧犂山".后来改叫禄山.

荣新江先生在《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中分析了安禄山在粟特人中的"宗教领袖"地位,纪录片《考古中国》中"发现虞弘墓"一篇就是采用的这个观点.他认为,安禄山的名字"禄山"无疑与轧犂山即"光明之神"有关,他把自己装扮成祆神,取得了自己民族对自己的崇拜与信任,故而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我很信服这种说法,因此就不多加论述了,总之由宗教带来的号召力助了安禄山一臂之力.

安禄山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肥胖的肚子,据说更衣时需有人扶着肚子才能把腰带系上.而且,他的肚子与他的年龄一起增长,"晚益肥".但圆滚滚的安禄山却可称为一个舞蹈家.当时跳胡旋舞最好的,一是杨贵妃,一是安禄山.杨贵妃跳舞的话那肯定是美不胜收,而安禄山偌大个肚子,在旁人看来能够起舞已经是十分了得,可又有谁想得到,人家舞技是很精湛的呢,居然能旋转如风——不过想想也有道理,他的质量大,转动惯量就大,因此肥胖倒成了他旋转的有利条件,不过前提是,他在舞跳完之前没有转晕,不至于一头栽倒在地.想来安禄山那么肥胖,又年事已高,高血压大概是逃不掉的……关于这方面我们也不必太多替他担心,反正他是否一头栽倒在舞台上不关我们的事.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吕布被人蔑称为"三姓家奴",因为他除了自己的父亲之外,还认了两个干爹.安禄山要严格来算的话,得说是"四姓家奴"了,除了自己的亲爹,还有个继父,后来张守珪认他做养子,再后来安禄山拜杨贵妃为养母——那皇帝自然也算是父了.

安禄山很会讨人喜欢,他给皇帝派来的人送重礼,于是传到皇帝耳朵里的关于安禄山的话自然都是好话、夸他的话,而李林甫又不想让像张九龄那样的文士掌权,所以在他的努力下,玄宗后期开始大量任用蕃将,而文士用的就少了.比如我们都知道杜甫进京赶考,结果那次考试一个人都没录取,李林甫向皇帝恭喜说"野无遗贤".估计玄宗当时真的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但这实在是个真实的谎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作为蕃将也得到重用,而且在短时间内由平卢兵马使快速升为平卢节度使,不久又兼任范阳节度使.

安禄山的升迁速度之快,实在惊人,几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他不可能借助什么家族身份上的根基,更不像杨国忠那样凭借皇亲国戚的身份列入贵族,但这在另一方面却为他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因为对于皇帝、权臣来说,任用一个小人物,比任用一个大人物、闻名天下的人要保险一些.安禄山的善于讨好别人,不仅为自己打通了通向朝廷的道路,也是他赢得皇帝喜欢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比如,玄宗有一次让他拜见太子,但安禄山见到太子却不肯拜,还问太子是什么官,玄宗给他解释说是将来接替他的人.这句话正是安禄山想要玄宗说出来的,于是向皇帝一拜,说:"我只知有皇帝,不知有太子."这是极高妙却又极危险的向皇帝表示忠心的方法,因为他把

太子都得罪了,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只要皇帝不迟钝,就一定会感动.

事实上开始安禄山并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只是他为了满足玄宗的好大喜功,数次征讨奚、契丹等族,用欺诈手段杀了很多很多的人,算是个战争罪犯,但开边在那个时期又是很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有时即使节度使不想去打也得打,就像崔希逸那样,不是已失信于吐蕃,但回来后不久崔大人便郁郁而终了.然而,更多的时候,的确是节度使们主动进攻,风气如此,也不必苛责那群为大唐尽忠尽职去拼杀的将军们——不过我倒是很欣赏这种主动的攻势,我们中国历朝历代更多的时候是安分守己的,偶尔这样打一打不禁使人热血沸腾.除了开边,安禄山倒是做了几件"好事".比如他有一次揭露了科举录取作弊案,结果玄宗当场就查出状元郎根本不会写字——曳白.气得玄宗立刻就把那些相关人员贬了官.这在天宝年间也算是一件少有的大快人心的事了.还有一次,安禄山向玄宗奏报说他梦见了李靖等人向他讨食,于是玄宗下命为这些人建庙,也算是厚待这些有功之臣了.安禄山多半并没做这个梦,只不过是这么说说而已,但当初这些有功于国家的大臣们的后人确实很惨,就拿李靖来说,他的家庙后来成了杨氏的马厩,所以如果真有鬼的话,李靖只怕真会挨饿.无论目的如何,安禄山这样做客观上的作用毕竟是好的.

于是玄宗越发的信任安禄山,封他为东平郡王,给后来唐朝的将帅封王开了一个头.事实上玄宗给唐朝开了好几个弊病的先例,首先就是给宦官过高的地位,这成为唐朝中后期宦官之祸的起源;玄宗时期设节度使,而节度使们后来搞成的藩镇又使唐朝皇帝们大为头疼.但玄宗的这些做法又都貌似有一定的理由,譬如高力士确实是十分忠于玄宗的,而且为人还不坏;而封安禄山为郡王,玄宗好歹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就是安禄山认杨贵妃为养母,也算是玄宗的半个儿子了.

安禄山潜有异志,最早是王忠嗣提出的,那时还是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正是在安禄山最得宠的时候,也是他"反迹"不明显之时,当然玄宗听不进去.

安禄山有没有异志呢?当然有.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安禄山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这或许就是个信号,安禄山因何要扩大自己的控制地盘?只怕这不是一个简单纯洁的要求,至少说明了安禄山是有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野心.玄宗倒是有求必应,把原先的节度使韩休珣降为左羽林将军,然后将河东拱手送给安禄山.

促成安禄山野心的原因有多个,首先,随着势力的增加,尤其是得到节度河东的权力后,安禄山就是身兼三个节度使了,同时还有若干兼职.职权方面暂且不提,他手中握有三镇的十几万精兵,几乎占了唐朝军队的三分之一,加之不久之前朝廷在南诏的兵败,以及唐朝这时武备上的松弛,安禄山自然而然会产生轻视朝廷之心.而当初不拜太子的事情,安禄山担心会受到太子的报复,毕竟玄宗年事已高,谁也说不好突然间会出怎样的事.另外,安禄山麾下的人也以图谶来劝他起兵反叛.反正有了实力,野心不想有都不行.但安禄山这时还是沉住了气,他的计划是,在玄宗死后夺权.

如果分析一下的话,一旦玄宗驾崩,太子即位,对于北方这么一个不掉的大尾,新皇帝肯定要派人去一趟,其任务至少是监视.那么安禄山大可以夸大其辞,对外宣称新皇帝要加害于他,为求自保,也只有起兵自卫.虽然封建时期怎么起兵反叛都是不对,但总算有个可以引起别人同情的理由.比如唐初秦王李世民就是想要后发制人,等敌人先下手,自己便有了反击的理由.然而时势不同,当时李世民完全处于劣势,一旦敌人先发制人,他根本不可能再有反抗的机会.从后来的玄武门事变来看,即使秦王集团采取了主动,也仍然赢的相当艰难.安禄山的情况却是不同,一是他不在长安之中,而是在外,"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安禄山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是十分安全的;二是他的实力强于朝廷,因此他无须害怕朝廷武力上的先发制人.但如果是玄宗要治裁他的话,则有些麻烦,因为名义上他是玄宗的养子,从忠孝两方面他都不该反叛,而且玄宗是当了几十年的皇帝,威信是不好轻易动摇的,但从力量上安禄山绝对是强者.那么安禄山最初不想在玄宗有生之年起兵,有没有一点感恩之心在其中呢?不好说,或许有一点,也只是一点而已,从后面的表现来看,还是很决绝的.只是玄宗没有落在安禄山的手中,我们不知道安禄山会怎样处置这位自己的养父.也许是直接杀掉万事大吉,也许像侯景对梁武帝那样"人道"的饿死,又或者囚禁.如果是前两种可能的话我们也不觉得奇怪;而第三种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仁",既然安禄山能想到在玄宗死后找理由起兵,那么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可能.至于太子等人,那就绝对是杀无赦了.

然而,我们知道,安禄山最终还是在玄宗时期就起兵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二、激变

天宝十一载（公元 752 年），十一月，李林甫去世。

临终前，李林甫拉着杨国忠的手说：“将来代替我当宰相的人一定是你，后事就拜托你了。”杨国忠不知道李林甫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吓了一跳，以为是李林甫试探他，汗流浹背，连说不敢当。其实李林甫这么说倒的确出于真心，因为他眼见就撒手人寰了，而杨国忠又很得玄宗青睐，下一任宰相非他莫属。李林甫是想要杨国忠好好善待他的家人。但杨国忠并不因李林甫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放过他，就在第二年的春天，杨国忠联合安禄山一起诬告李林甫与外族人阿布思谋反，这导致了横行数载的李林甫集团彻底覆灭，就连未下葬的李林甫本人，都受到了削官的处分，并且由一个大棺材转而躺到了一个小棺材中，嘴里的玉含及身上的金紫衣服也都不准许再用，只以一个普通百姓的礼节安葬了他。

我们当然对李皇叔不会有太多的同情，毕竟这属于官场上的倾轧而无谁对谁错的问题，或者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想当初他本人制造的冤案比这惨的有的是，而今也轮到他来品尝这个滋味了。但这却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仅有的一次大合作，不久后两人即开始闹矛盾。原因是，安禄山瞧不起杨国忠，对他非常轻蔑。轻蔑到什么程度呢？反正是惹得杨国忠从此就一直说安禄山要谋反。古时谋反乃是十恶之首，因此杨国忠这么说无疑是想置安禄山于死地，可见积怨甚深。

天宝十三年（公元 754 年），正月，杨国忠向玄宗进言安禄山必定会谋反，让玄宗试着召安禄山入朝，说他肯定不会来。玄宗照办，结果出乎杨国忠的意料，安禄山竟然闻命即至。安禄山很可能是得知了杨国忠的话，另外此时时机尚不成熟，他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加之他本人的阴谋并没有暴露，他也没理由害怕，只要乖乖入朝大表一番忠心就可以了。见到玄宗，安禄山十分委屈的说：“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这等于是给玄宗打了一针预防针，使他以后不至于轻信别人对他的“诬陷”。果然以后杨国忠再说安禄山的什么话，玄宗全都不听，即使太子李亨也报告说安禄山要谋反，玄宗也仍然无动于衷。这一次进京，安禄山又要求兼任很多官职，玄宗一一满足，临别时还解御衣给安禄山穿上。安禄山怕杨国忠奏请把他留下，所以赶忙回去，溜烟回到了范阳。

从这以后，朝中凡是有说安禄山要谋反的人，玄宗都把他们绑起来交给安禄山，以示信任。但不能不说这样做是个失策，一来，连与皇帝最亲最近的太子和杨国忠的话皇帝都不听，更何况别人呢？所以大家即使知道安禄山要反叛，也不敢再说出来；二来，对安禄山来说，当一个一个说自己要谋反的人被捆到眼前，随着数量的增加，他只有更加害怕，绝不会因为玄宗把他们交出来就会放心——皇帝面前有这么多人说自己要谋反，如果不担心害怕才怪。而后，安禄山的行动越来越可疑，可是我们的明皇帝仍然一百个不相信安禄山真会谋反，把用人不疑的劲头发挥到了极致。

但渐渐的也有转变，转变就发生在第二年，即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安禄山奏请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遭到杨国忠和韦见素的联合反对。本来两人约好前赴后继轮番劝阻玄宗，但韦见素说完之后，玄宗发起火来，杨国忠便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就这样玄宗又答应了安禄山的过分要求。可两人还不甘心，合计好之后，第二天又和玄宗提起此事，建议任命安禄山为平章事并且要他入朝，将他的三个节度使的职位分别交给现在的三个副节度使。这次玄宗没有反对，但仍心存疑惑，虽然诏书写好了，但在发出去之前，派宦官辅璆琳去安禄山那里打探情况。辅璆琳接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回来说安禄山根本没有反心，于是玄宗又一次错过了机会。杨国忠、韦见素二人的用意，是想以朝廷的力量来牵制安禄山，让他脱离自己的势力。但由于朝廷实力并不强于安禄山，所以玄宗即使真的发下去诏书，只怕也未必达到目的。安禄山自然明白入朝是很危险的，所以很可能就此提前反叛。

七月，又发生了几件事，先是安禄山上表请求进献三千匹马，每匹马配备两个马夫，另外还有蕃将二十二人护送。一旦得到允准，届时将有六千多将士入朝，非同小可，在达奚珣的提醒之下，终于引起玄宗的警觉，驳回了安禄山的请求。差不多同时辅璆琳受贿的事情也被揭发出来，玄宗将他处死。还有，杨国忠一直在搜寻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又抓了几个安禄山的人，这些皆由长安中的安庆宗派人报告给了安禄山。

一连串的事情引起了安禄山的疑虑，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失势的后果，自然而然会与玄宗产生裂痕，因此这一年玄宗要他入朝，安禄山果然不敢来了。玄宗又派冯神策去对安禄山宣诏，说“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安禄山接到诏书没有拜伏，只是略一欠身，问了一声皇上可安好，然后又阴恻的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推想安禄山的心语大概是这样——长安，我一定会去。

的,但不再是诸侯对于皇帝的觐见,而是要将皇帝宝座抢到自己的手中。

安禄山已经下定决心要起兵叛乱了。

三、范阳兵来

决心一下,起兵只是时间的问题。

十月,玄宗似乎忘了再召安禄山来朝的事,带着杨贵妃等人再次来到华清宫优哉游哉——然而他此时尚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这样欢畅了。

十一月甲子(初九),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率领十五万精兵,号称二十万众,杀奔东都洛阳。“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日行六十里的速度,可以算是急行军了。

安禄山所采取的策略,也就是他举起的大旗,是说皇帝让他入朝征讨杨国忠,这个理由其实就是“清君侧”,安禄山没有直接打出这个旗号,不知是不是因为对汉文化还不是非常熟悉。最早打出“清君侧”旗号的是汉朝七国之乱中的吴楚等国,“诛晁错,清君侧”;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也是以此为借口。何谓“君侧”呢?就是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清君侧”就是替皇帝把这个小人除掉。景帝满足了七王的要求,但晁错的死并没有阻止七国的军队继续作乱;朱棣靖难是靖难,连皇帝也都一块清了(建文帝的结局仍是个谜),“清君侧”的那个“侧”字实在是多余;也只有杨国忠,还真是小人一名,但安禄山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似乎资格不够。说到底,清君侧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实实在在的目的,是要取得皇位。

久不闻干戈的百姓们忽然听说范阳兵来,仓惶不安,安禄山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就这样安禄山到达了太原,劫走了太原出迎的副留守。太原方面自然会上报,同时受降城也奏报说安禄山谋反。玄宗虽然这一年已有疑心,但仍然不相信安禄山居然说反就反,还以为是他的对手编造的谎言。其实谋反往往是皇帝敏感的事情,即使没有人告状,仍然会担心大臣们动机不纯,更有甚者,风声鹤唳,一有风吹草动便大动干戈,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而玄宗在众人相继报告说安禄山谋反之后,仍然有如泰山一般岿然不动,他在这方面的迟钝实令人惊讶。但若以为玄宗不在乎有人谋反那就错了,玄宗对他的兄弟们可没这么信任,虽然玄宗素有友爱兄弟的令名,但他曾下诏不允许诸王与大臣结交,便透露出来这个信息。担心别人谋反只怕是一种变象的不自信,而人一般年龄越老越会出现这种情况,玄宗却是相反,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即位,是由于有功劳才得立为太子,并非按照立嫡以长的制度,这就有了一定的不合理因素(古时就是立嫡以长,而不支持立嫡以贤,所以凭后者得位的人倒成了不合理),所以他才会担心有人反对自己,因之也就多加提防。但他后来当了四十多年皇帝,又是天下升平,所以这种自信就加强了,从玄宗一再的自以为是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圣明天子,别人没理由反他,更何况他对安禄山这么好,安禄山又怎么会谋反呢?

不知杨国忠等人花了什么样的力气,几天后玄宗终于相信,原来安禄山真的起兵谋反了。于是玄宗找杨国忠商议,杨国忠得意洋洋,意思是:看,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安禄山果然谋反了。他对玄宗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玄宗听了点点头,认可他的这个看法。其它大臣听后则是相顾失色。无疑杨国忠把眼前的形势估计的太乐观了,他没有想到安禄山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从后面的情形来看,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因安禄山的行为是谋反而众叛亲离,当然更不会几天就能“传首行在”。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理由,再加上他十几年来在范阳地区的经营,经济、军事实力都非常之强,兵士们令出即行服从调遣,战斗力又强,一路上的顺利无疑又鼓舞了士气,种种情况都有利于安禄山,他此时没有必败的理由。杨国忠没有看到这些,他只想到了唐朝的强大,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因此他才会大胆的逼安禄山谋反,否则如果知道是那样的结果,他也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缘于自信,而这种自信又貌似是有理由的,但是却是建立在一个虚像之上——人们都被唐朝此时的虚像所欺骗。物理上,虚像往往比原像要大。本来,唐朝几乎无往不胜的神话,使人们都忘记了经过十几年的挥霍,它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好像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却几天没有吃饱,根本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因此对南诏的战争中,唐朝冒出了虚汗,与阿拉伯帝中怛罗斯之战也以失败告终。后者情况有些复杂,在说到高仙芝的时候会提一下。那么这时很多人持乐观态度,玄宗本人也是如此,虽然朝中有惊讶失色的大臣,但乐观的看法可以说是具有相当市场的,例如封常清就是一位。

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槌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

这一番话使得玄宗听了十二分的舒服,龙颜大悦,几天后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其实是张空头支票,不过这是剥夺安禄山合法地位的表态,是必须的.

二十一日,玄宗回到长安后,做出了一系列相应措施,首先,他立即斩了娶宗室女的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同时把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任命为户部尚书,以郭子仪为新任朔方节度使,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以程千里为潞州长史".第二天,又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征讨安禄山.

十二月初七,玄宗决定要御驾亲征.看来玄宗这次是真的生气了,一把老骨头了还要亲自去战场.玄宗这可不是说说而已,他让朔方、河西、陇右等节度使亲自带领本部军队,二十日内到齐.十六日,下诏要太子监国.杨国忠十分害怕太子会报复他,因此拉着自己的三个姐妹,一起劝阻皇帝不要去出征,更不要太子监国.于是这件事就罢休了.考虑到玄宗当时已经是七十岁左右的老人,就算后来没有人阻止他,也确实不宜上战场去,而且玄宗本人战略方面相对要好于战术方面,留在后方控制大局就可以了,我不认为他亲征就一定会有什么效果,万一到前线再来个胡乱指挥,岂不是添乱?玄宗有亲征的思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这件事也不能说是失误,也不必过分责怪杨国忠在这件事上的私心,试想,太子留在后方,如果趁监国之机杀掉杨国忠,也必是小乱一场,如果后方不稳,玄宗在前方也很难安心.当然这也只是可能,如果玄宗亲征的话,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这将是玄宗亲自带军打的第一战,此前没有参考,此后更无印证,完全凭猜测——我多半不看好.

既然如此,那么玄宗等人在长安里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等待了.可惜他们没有等来安禄山的首级,也没等来捷报,却不得不去逃难了.可是,责任在谁呢?

第三章悲情三人组

h曾写过一篇《郁闷三人组》,是讨论李治、李旦和李显的,而下面要介绍的三位将军,高仙芝、封常清和哥舒翰,除了郁闷之外,也是非常的悲惨、非常的倒霉.巧了,无论在《新唐书》还是《旧唐书》中,这三位将军都是在同一个列传里,看来古人也是认同这个组合,只是那时没有这种词汇罢了.

一、封常清

最先上场的是封常清,他在十一月十七日被任命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当天即到东京洛阳募兵,十天募得六万人.募兵的情况不错,至少说明唐朝此时影响力、号召力都还很大,然而从素质上来说,这支临时拉起来的队伍却远远不是安禄山叛军的手,封常清也许此时才发现,他所说的话,的确太大了.这支军队,说是乌合之众也不为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封常清只好带着这些乌合之众与敌人血拼,战了几个回合后只好退出洛阳城.

败退的过程也满周折,先是从武牢败退下来,再到葵园,然后从城东的上东门进城,又由都亭驿退守宣仁门,最后,"乃自苑西坏墙西走",基本上是个屡战屡败的过程.

一员大将仗打成这个样子,非常之惨,却又是无奈的事.事实上,洛阳四战之地,无险可依,本身根本就没有可依靠的地理优势,无法作为进攻的跳板,从唐初王世充两次死守洛阳的战例来看,以当时守卫之坚固,尚不能保平安,更何况封常清带的是一队没经过训练的人呢.封常清的传中没有详写交战时的情形,倒是在忠臣传中写到了:"常清之众,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战.及兵交之后,被铁骑唐突,飞矢如雨,皆魂慑色沮,望贼奔散."真刀真枪的拼命,这些市井之人确实是没经历过,也是空怀报国的热情,却没有这样的实力,望贼奔散也实在是无奈之举,这样的队伍自是无法指望能够御敌了,只是害苦了封常清.洛阳的地形决定,在这里只能自己死守,而无法去进攻别人.如果连防守都失去了条件,基本上在这里就不要有什么指望了.要说有"险"的话,唯一的"险"也就只有洛阳城东的虎牢关了,这里也称武牢关,改为武牢是为了避李渊祖父李虎的名讳.虎牢之险,自春秋时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易守难攻——以虎牢之险也还是得守,可见洛阳四战之地并非虚言——既然虎牢关都守不住,那么进到洛阳更是没指望了.

洛阳一战,打的十分悲惨,实力不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否是主帅封常清的指挥失误呢?说到这个,就涉及到封常清以往的战绩了.那么封常清以往的战绩如何呢?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就是这个很像是个古少数民族族名的地名"猗氏",害我险些把他认作是蕃

将.不过也的确有些人认为封常清是蕃将,但又没有可依据的证据,推测他们误判断的原因,大概是同一列传中的高仙芝和哥舒翰两人都是蕃将,所以认为封常清也是蕃将.那么他是不是蕃将呢?我也不知道,或者说,不是.

封常清家贫,本来是属于报国无门的那种人,但他却凭着死缠烂打的功夫,终于找到了机会.

这就得说到高仙芝了,和封常清疑似蕃将或者根本就是汉将的身份相比,高仙芝是很明确的蕃将.可是又有问题了,什么呢?两唐书上都写高仙芝是"高丽"人,而近年来考证出高丽和高句丽并不是一回事.关于此事,来龙去脉太复杂,简单来说,就是高句丽基本在中国境内,是东北古代边疆少数民族政权,而高丽则在境外;前者是高氏高丽,后者是王氏高丽;前者被唐朝灭亡,而后者在唐朝灭亡后兴起.二者除了名字上的相似,其它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之所以被我们搞混,是由于古时战乱损失很多资料,再加上两个王朝很相似的名称,甚至高句丽有时就被写成是高丽,所以从宋代开始,人们就常把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王朝弄混.从姓氏及时间上看,高仙芝当属于高句丽灭亡后迁到中国内地的人的后裔.

高仙芝出门的时候,常常带着三十多个随从,全都穿着鲜艳明亮的衣服,那自然是十分威风的.封常清也很想成为其中一员,所以就毛遂自荐,主动去找高仙芝,请求当他的随从.有人主动请求追随自己,岂非好事一件?然而高仙芝一看封常清的长相——"细瘦颀目,一足偏短",这副尊容实在是惨点,令高仙芝怎么也接受不了.但封常清十分执着,怎么也不肯放弃,一连等了数十天,最后还把高仙芝批评了一顿:"常清慕公高义,愿事鞭轡,所以无媒而前,何见拒之深乎?公若方圆取人,则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可能是高仙芝将他拒绝收留的理由说了出来,所以封常清才会解释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是一个典故,说的是孔子的学生澹台子羽,就是因为长相难看,孔子差点没有收他,后来发现子羽确是一个人才,因此感慨自己以貌取人是个失误.其实高仙芝带领的这些侍从们,是有些仪仗队的意思,其作用估计主要就是拿来壮门面的,因此高仙芝才会格外注意相貌,另外,封常清的相貌大概也是太难看了——忽然想到小说《说唐》当中写尉迟敬德对阵单雄信时,单雄信高声喝道:"丑鬼通名!"尉迟敬德也不含糊,说:"我是丑的,你的尊容也整齐得有限!"当然这是小说里的虚构,事实上人家可能没长这么丑,但这透露出一点来,那就是说别人丑,自己得有说的资本才行.高仙芝确实有这个资本,史载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绝对是一等一的人才.最后,说的好听点,就是高仙芝终于被封常清的执着所打动,说的不好听点,那就是被他烦的不行了,这才无奈的把封常清收留下来.

封常清刚成为高仙芝的部下时,主要做些什么工作,详细情况只怕已经不好说了,但从他首次立功的情况来看,估计干的是类似于参谋这样的工作,负责写向上级汇报的报告.这一次高仙芝征讨达奚部落,封常清写的工作汇报十分对高仙芝的胃口,他想要说什么,封常清这里便写了什么,把战斗的详细情况述说的十分精准.高仙芝对此很惊异,因为一个军事家对于战争的想法,普通的人是无法融会贯通的.而封常清能写的这么准确,说明他于此也是了如指掌.从这件事高仙芝看出了封常清的军事才能,也算是很有识人之明了.封常清就是从这里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发挥出自己的能力,累以军功授若干官职.不过,总体来说,封常清常常作为高仙芝的副手,直到天宝十一年(公元751年),以安西行军司马封常清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才算真正的独当一面.

然而,封常清的军功似乎也有疑点,那就是两唐书和通鉴上记载封常清的事迹,主要都是作为文职或者留守后方的后勤部长,比如高仙芝出征,"常令常清知留后事".封常清本传记载的一件比较详细的事,还是说明他执法严格,似也没体现他有多能打.就在我都要怀疑起封常清是否真的带兵打过仗时,忽然间想到了唐诗中,岑参有好几首送给封常清的诗,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挑出来的这八首(其中六首算是一组)都有"征"或"破"字样,其它的有"封大夫"的诗的题目都看似与战争无关,就不一一罗列了.于是一下子兴奋起来.可是再去仔细查看一下资料,发现高兴的太早了,刘开扬《岑参年谱》中这样写道:"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九月,封常清又西征,岑参作二诗送之.冬,封常清破播仙回,岑参作《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如果说封常清西征的就是播仙,而岑参又是"作二诗送之",那么带有"西征"字样的这二首是否就是那两首诗呢?如果是,那么这八首诗全都是为这一次西征所写.不过在这次西征之前,显然封常清还去出征过一次回纥,只不过这一次回纥很可能是自己主动投降了,因为岑参的诗题目是:《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至此难免有些垂头丧气——

忙了半天,似乎还是没找到封常清十分会打仗的证据.不过好在有岑参这位大诗人做封常清的判官,有了他的诗这才留下一些线索,因此我们千百年之下也要感谢岑参.只可惜他是从天宝十三年才开始到封常清的幕中,如果他能早一些与封常清合作,也许我们今天知道的关于封常清的战绩会更多一些.

至此,不得不遗憾的说一句,封常清的军事才能好像更多的在于"文"的方面上,他自己就是由幕府走出来的将军,封常清领兵出征固然也不错,比如大败大勃律那一次,但明显封常清不如高仙芝以及后面将要提到的哥舒翰,当然也比不了安禄山.之所以他此前一直很顺利,也要考虑到大唐当时实力尚存,还有,安西经过高仙芝的那几年镇守,兵士由他训练的战斗力的确很强,所以到封常清手中的那支安西军队,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个时候主帅指挥的情况得不到很好的体现.而当他带领着未经训练,形同一盘散沙的几万人去面对范阳的十几万精兵,即使是高仙芝和哥舒翰也都无法对抗,那么就更不能要求封常清有什么优秀的表现了.因此说封常清和高、哥舒二人同传,原因的确是他们三人命运相似,不一定就说明封常清和另两人一样都是很强劲的名将.建立在这个观点上,再加上唐军实力不济和洛阳无险可依,那么封常清在洛阳的屡战屡败也就没有什么可稀奇了.

二、高仙芝

封常清失败之后,紧接着出场的便是高仙芝.

提起高仙芝,头脑中首先闪现的两个词就是"小勃律"、"怛逻斯".的确,这两场战争太有名了,以致于要介绍高仙芝,就不能少了它们.让我们暂时先甩开安史之乱的动荡,说一说小勃律之胜,和怛逻斯之败.

(一)、高仙芝的成名作——小勃律之征

和封常清相比,高仙芝更当得起大将之称,他此前指挥了若干战役,绝对的实力派人物.比如,高仙芝一生中最可夸耀的对小勃律国的战争——

当时吐蕃与小勃律国联姻,把公主嫁给了小勃律国的国王,这件事的后果是唐朝西北的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问题是这两个国家联姻,与那二十个国家被制无法进贡又有何关系?这就得把小勃律国的情况简要说明一下了.史载,"小勃律去京师九千里而赢,东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赞普牙,东八百里属乌苌,东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个失蜜,北五百里当护密之娑勒城",古时的尺寸测量准确度我一向并不深信,估计也就是大致上的距离.可见小勃律国离唐十分遥远,几乎是万里之遥.分析它的地理位置,是在吐蕃的西侧偏北,就像是吐蕃西面的一道小门,确实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按今天来讲,小勃律国就是在克什米尔的西北部,到今天仍然可以算是"要地",那里的冲突一直就没停过,不过这是后话了,与我们要说的内容相去甚远,不提也罢.了解了小勃律国的地理位置,也就清楚吐蕃把它拉拢到手所占有的优势,确实可以起到阻挡二十余国进贡的作用.如果放到某些朝代,不向其它国家进贡就已经不错了,自然也就不会指望其它国家来进贡.但这岂是唐朝"天可汗"所能容忍的?于是玄宗命令若干位将军累次讨伐,但是都失败了.最后玄宗于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命高仙芝带领一万骑兵前去征讨,于是在安西,高仙芝开始了他这一次的"万里长征".

不错,万里长征,这是中国古代最远的出征之一.通鉴上略去了征途,只说历经百余日才到达,而《旧唐书》上则写的很清楚:"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拔换城,又十余日至握瑟德,又十余日至疏勒,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密川,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一堆稀奇古怪的地名,一听就知道那里不在汉文化范围之内.路上只有不停的奔波,然而在它终结的时候,为长途奔波的人准备的不是可口的饭菜,没有可供洗澡洗去途中沙尘的热水,没有可以承载着自己一觉睡到天亮的舒服的床——这不是旅途,这是征途.在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必须打点万般精神,无比冷静的面对眼前的血与真正的"沙场",否则,就真要为之付出长眠的代价了.忽然觉得这一万零一个骑兵——10000(骑兵)+1(高仙芝)=10001,当然,这是开句玩笑,事实上万骑也只是个大概,应该不会那么准确的就是一位主帅带领着整一万骑兵——十分可怜,但他们去的十分悲壮,于是脑海中又闪现若干诗句,"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也许,在这些骑兵才真正可以说是去执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任务,小勃律现在的作用恰恰和汉朝阻碍丝绸之路畅通的楼兰十分相似.对了,这时还要提一句,参与了这次出征的还有宦官边令诚.玄宗不放心边将,因此用宦官监军,从这点来看,边令诚也实属不易了.

到了特勒满川,高仙芝兵分三路继续前进,约定七月十三日在吐蕃连云堡会面.事实上吐蕃在连云堡共有一万守军,其中一千在堡内,在城南因山为栅又有八九千人守在那里.从道理上讲,唐军远道而来,又是"客场"作战,是有着劣势的,但唐军却化劣势为优势,正因为他们远道而来,远得超乎吐蕃守军的想象,因此他们没有做好防范的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斗的过程,通鉴略去了渡河,但这实在不该略去,因为它太重要,如果唐军渡河不成功,就很可能全军覆没了.连云堡城下有婆勒川,"水涨不可渡",但唐军理应速战速决,显然拖的越久对他们越不利,高仙芝是一位十分勇敢的将军,这一条小河没有阻止住他作为战士勇往直前的天职.他手下的兵士虽然都觉得渡河很难,都以为高仙芝发疯了,但军令如山倒,也只得硬着头皮过河.出乎意料,过河十分的顺利,没有遇到半渡而击的危险,而且"人不湿旗,马不湿鞞",唐军轻轻松松就排列成阵了.这时高仙芝对边令诚的一番话也许透露出来他此前的担忧:"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

后面不容分说,就是一场血战了.通鉴记载吐蕃守军依山拒战,"炮如雨",而在两唐书中均不见此记载.火药用于军事,固然以前就曾出现过,但火炮系统使用则是上推到唐末,中国火药的使用比其它地区要早,推测吐蕃此时能用炮的可能性并不大.如果真是用炮,那么高仙芝去制服掌握着制高点又是有火力支持的吐蕃军,很难,未必会成功.司马光在这里记下这么一笔,也许与他所处时代有关,宋代时用火炮已经是见怪不怪了,故而司马光才会"信手"写来,但信手又不是司马光的作风,不知司马公据何所言呢?至于《新唐书》虽也是在宋代成书,但它是依据《旧唐书》所写,因此没有出现"炮"的问题.不管怎么样,高仙芝此仗打的很漂亮,"不及日中,决须破虏."至巳时,唐军就已经战胜了,斩首五千级,捕虏千余人,余皆逃溃.吐蕃兵损失一半,死亡率几乎是 50%,无疑对其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一战高仙芝还获得不少马匹和军械物资,收获颇丰.

这时边令诚由于害怕不敢再前进,因此高仙芝让他带着病弱士兵守在这里.边令诚是在玄宗命令之下随军出征,但这对于一个宦官来说已经算是不容易了,他不想再前进,这种胆小固然不值得表扬,但唐军远来,确实也要有个根据地才是,即便唐军前线失败,在败退的时候也好有个缓冲,因此,假如高仙芝前方作战不利,边令诚还可以接应一下——尽管对他的接应不报什么希望,但有总比没有强.

三日后到达坦驹岭,下峻岭四十余里,前面是阿弩越城.高仙芝怕兵士们不敢下去,就派人化妆成胡人"谎报军情",说是阿弩越的士兵都愿意投降,于是骗得大伙跟着他高高兴兴的前进.结果城里还真有叛徒(对高仙芝来说,就是好人了)来迎接他们.紧接着高仙芝让席元庆带一千骑兵作为先锋,他交待席元庆对小勃律王要声称是借路去大勃律,并且告诉他小勃律的国王及大臣会逃到山洞中,这时要"取绶帛称敕赐之",乘机把人抓住,等待他来处理.席元庆用这个方法抓到了很多大臣,但唯独跑了国王夫妻——想必是心急,没等国王出来就抓人了.猜测国王派大臣出来是试探,如果真没有危险的话才会出来,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唐军不该在此心急,引蛇出洞就是了,而不必打草惊蛇.那小勃律国王会不会在拿到东西之后仍然不出来呢?不是没有可能,但正常情况下,胡人的军事思想似乎还是比不上中原王朝的军队.

高仙芝到后,立即让席元庆领人去砍断吐蕃通往此处的藤桥.如果吐蕃大军先一步而至,那唐军肯定是非常之背动,甚至有可能覆灭,但上天倾向的是唐,于是吐蕃的人马只好望断桥而兴叹了,他们后来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把它修好.断绝了小勃律与吐蕃的往来要道,小勃律王不再有什么幻想,不久便投降了.高仙芝带着俘虏回到了唐的国土.然而在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不但不慰问,反而大骂高仙芝,十分之不雅,"啖狗屎高丽奴",放在中国所有古文当中他这是唯一的一个,可见是十分的气急败坏.他责问高仙芝为什么不等他处理就擅自向皇帝报捷.这话听着太好笑了,人家出征直接受命于皇帝,报捷自然也向皇帝报.夫蒙灵察其实是嫉妒高仙芝的战功,由于他本人也曾小勃律国的征讨中失败过,因而才会如此.最后还是边令诚解了围,他向玄宗上奏说高仙芝立有奇功,但现在却害怕被杀掉.不久玄宗即任命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代替了夫蒙灵察的位置.

高仙芝上任后,对老上司依然很恭敬,不过却责问当初说他坏话的几人.相信那几个人也是吓的不轻,但高仙芝最后告诉他们,把原来的旧帐翻出来是为了让他们不再为之担心.我们不得不佩服高仙芝的坦率以及手法的高妙——其实做到这些也并不难,只要坦荡就可以了.往往事情挑明之后才会解决,从这点来说高仙芝可称得上是一位古代的"心理医生".

(二)、怛逻斯之战

前奏

小勃律之战后,高仙芝在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击败了羯师,不久又击败了石国.击败石国用的手法和崔希逸破吐蕃是一样的,先约和,再趁人不备突然袭击.不过崔希逸是无奈之举,他是真的想和,而高仙芝就是以此作为诱敌手段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见于唐书西域传中,而高仙芝本传中却没有仔细写,原因多半是怕破坏将军的好形象.想来也是为了顺应玄宗所倡导的开边之风,高仙芝主动请求讨伐石国,石国当然抵挡不住,便求和,"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虽然话也不多,但我们总算得知高仙芝是派人在护送石国国王的时候把他抓住并斩首.

此战,高仙芝轻松获胜,"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并且把石国的很多宝物都收入了他自己家的金库中,从而向他的父亲证明了父亲眼中"懦弱"的他足以"自存".高仙芝拥有这许多家财,"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史书上说高仙芝是"性贪",从这件事来看的确是有点,不过为自己家里获得更多的财产,也算是普遍心理,另外,真正贪的人很多都是守财奴,除非有目的的破财,否则一般情况下都是为富不仁,像高仙芝这么大方倒的确不多.打败敌人后把敌人的财产据为己有,这并非是高仙芝首创,似乎称为"传统"也不为过,唐初李世民东征洛阳,战后很多东西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进入了秦王府;还有李靖破突厥之后,也有人弹劾他纵容手下抢掠珍宝.高仙芝这么做当然也不对,不过其它将军也不见得就比他清廉,只不过高仙芝拿回家的多了一点.唉,忽然想起一句话:天下乌鸦一般黑.按说皇帝如果知道后,理应发火才是,不过边将在外,玄宗就算知道,也是没办法.何况,相对于黄金这些东西,俘获的敌国君主大臣们更有意义上的价值,更能满足玄宗一种虚荣的心理.当然,边将入朝时自会给皇帝带来一些见面礼,两手空空怎么也说不过去.我们不知道高仙芝分出来多少东西给玄宗,但俘虏则是一个不少全部上交,玄宗无疑已然十分满足,加高仙芝开府仪同三司.这属于文散官,从一品,从品秩来说在唐朝是十分高了,不过基本上是没什么用,是一种荣誉头衔.此后又曾想让他代替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但安思顺托人向皇帝说好话,仍然留在了河西.于是玄宗加高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

击败石国后,两次胜利使高仙芝名声大噪,尤其第一次,高仙芝还被大食、吐蕃誉为"山地之王",或者"山地作战之神"——说到这里难免有些气急败坏,因为既然要做到精确,就要去查找出处,于是查了一整天,拜托了所有能拜托的人,直到半夜两点仍然没找到.无奈何,躺在床上独自郁闷.后来,就在快绝望时终于找到了王小甫先生《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的相关内容,找到了原文"Sāhibjibāl-Sīn",确切的意思是"中国山岭之主(看了几遍,都是主字,不是王)",当时差点喜极而泣.至此总算尘埃落定,不管怎么说,既然找到了,总还是值得高兴的.

高仙芝在击败石国之后的处理方法,历来有两种声音,一是说高仙芝贪狠,胜利之后滥杀无辜处理不当,另一种则是针对前一种说法的驳论,指出无信义是因为"兵不厌诈",而屠杀则是战争惯用手段,至于贪财则是"使贪使愚"的活学活用.不讲信义在和约后又进攻别人,道义上的确有其短处,但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则没有错;贪财之说我在上面也谈了一下,不过我没觉得高仙芝的做法是达到了兵法说的"使贪使愚"那样的高度,因为史书着重记的是他把财宝弄回他自己的家里了,并非用到军队中;至于屠杀,古时战争后多半的确是会这么做,但这里并不能用"法不罚众"的原则来看待,屠杀无论如何到什么时候都是不好的.

高仙芝的做法带来了一个后果,那就是石国的王子到处求援,并把唐军的行为大肆渲染了一番,最后各部落联合大食想要进攻唐的安西四镇.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怛逻斯(Taraz)之战.薛宗正先生认为这不能单纯责怪高仙芝的屠杀行为,因为这是唐与大食争夺中亚必然会有的一战.不错,唐既然要扩张,早晚都会与大食开战,但不能否认高仙芝的行为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同时唐军杀掠的行为必然引起敌军的愤慨,从士气来讲,纵然唐军不低,但无疑"哀兵"的敌军士气更振奋一些.唐与大食早晚要打,但大可以以另一种形式开战而不是以这种原因引发战争.

战败

怛逻斯之战在中国的史料中似乎记载的并不多,作为这一战的主帅高仙芝,其传记中要么就是只字未提,要么就是只写了一句"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新唐书》西域传中也有一句:"攻怛逻斯城,败仙芝军".通鉴中相对记的就多一些:

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有时作"逻")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

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槌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

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显然讳疾忌医似的几个字用处不大,而单凭通鉴中这么一段来研究似乎也显单薄.不过尽管简略,但好歹可以大致清楚其过程了:高仙芝听说大食要来攻击安西四镇,于是带蕃汉三万兵马深入大食七百里作战.在怛罗斯与敌人相持五日后,由于葛罗禄的背叛并与大食夹攻唐军,致使唐军大败,伤亡惨重,最后幸好有了李嗣业,高仙芝本人才得已脱险.

那么怛罗斯在哪呢?它就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国塔拉兹(Taraz)附近,这里也曾叫江布尔(Zhambyl或 Djambul).从安西出发,到怛罗斯的确切距离不好说,但总有千里之遥了,有人考证出来最短也在一千四五百里,而最长可到二千多里,显然通鉴所说的七百里远远不够,但通鉴说的是"深入大食七百里",或许没有包括此前的路途.不过又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写小勃律是"九千里而赢",到怛罗斯城就只有一两千里呢?其实"九千里"是对京师而言,如果是从安西出发,就没有这么远了.高仙芝应是从安西都护府出发,安西都护府在开元、天宝时应当设置在龟兹国.如果找张地图来看,这两次出征距离相差无几,小勃律理应更远一些.但如果看图片觉得怛罗斯更远,那么也没办法,或许是眼睛欺骗了我们,地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今天的世界地图来找这两个地方,也是这样的位置关系.第一次西征,有英国学者将此与汉尼拔、拿破仑、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远征相比,认为后几者就好像是假日的出行.或许正因为有了前一次的胜利,高仙芝才会"艺高人胆大"的深入敌国.

除了地理需要重视一下之外,其它的事情好像很简单,似乎下面只要就其意义再讨论一下就可以了.然而几分漫不经心的找了一下另一个当事人李嗣业的列传,却发现有意收获:

仙芝率兵二万深入,为大食所败,残卒数千.事急,嗣业谋曰:"将军深履贼境,后援既绝,而大食乘胜,诸胡锐于斗,我与将军俱前死,尚谁报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岭以为后计."仙芝曰:"吾方收合余烬,明日复战."嗣业曰:"事去矣,不可坐须蒞醢."即驰守白石,路既隘,步骑鱼贯而前.会拔汗那还兵,輜饷塞道不可骋,嗣业惧追及,手挺麈尾,人马毙仆者数十百,虏骇走,仙芝乃得还.——《新唐书》李嗣业传

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事窘,嗣业白仙芝曰:"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今大食战胜,诸胡知,必乘胜而并力事汉.若全军没,嗣业与将军俱为贼所虏,则何人归报主?不如驰守白石岭,早图奔逸之计."仙芝曰:"尔,战将也.吾欲收合余烬,明日复战,期一胜耳."嗣业曰:"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势危若此,不可胶柱."固请行,乃从之.路隘,人马鱼贯而奔.会拔汗那兵众先奔,人及驼马塞路,不克过.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胡等遁,路开,仙芝获免.——《旧唐书》李嗣业传

其实有时一些人物的事情不见于本传,却在别人的传中看到,这也是常有的.比如前文举的张说救李亨一命,就是在后妃传中找到的.

这两处记载补充了高仙芝败退的过程,在失败之后,高仙芝本想集合剩余的士兵再战,"期一胜也",哪怕胜一场也行啊,总比现在这个大败要强.但实际上人马整齐之时都未胜,败过一次之后更没法取胜了,何况又是异地作战,一旦失败士兵心里多半会没底,因此再战几乎是必败,高大将军本人只怕也要马革裹尸而还了——要不就是还都没法还,因为他一死就更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高仙芝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但这时距他被封为右羽林大将军不远,就这么退败无疑太伤面子,所以想拼死一搏,只怕也是报着必死之心了.李嗣业坚持劝他离开,高仙芝终于答应.由李嗣业开道,最后总算平安归来.有时在想,假如高仙芝不听,而是坚持再打,那结果很可能是成为中国在中亚战场上的一名烈士,或者成为俘虏,但也就不会有后面安史之乱中的冤案了.

虽然李嗣业的传中为撤退补充了具体内容,但高仙芝是如何败的仍然不是非常清楚,就好像晴天一声霹雳,突然间就败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仙芝带领的人数,通鉴写是三万,两唐书均为二万,那相差的一万人哪里去了?正在发愁这一万人的去处,又看到有说高仙芝带领的人数是六万或七万,人数一下子猛涨到了几倍,不过还有说高仙芝是带着十万人去的,据说那个是出自阿拉伯人的史书,如果我们的史书是压低人数,那阿拉伯史就是抬高人数.事实上究竟是多少只怕现在谁也无法说清楚,大致范围放到最宽也就是二万到十万之间,六七万倒的确是个折中的数字.推测一下,估计问题出在"蕃、汉"上面.《旧唐书》里说"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疋,衣赐六十二万疋段",二万四千恰在二万、三万之间.如果仅有这么多,留守将士

再占去一部分,高仙芝所能带走的就是二万人左右.再假设蕃兵是几万的话,那也的确有可能到六、七万.不过人数上存在差异只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高仙芝的谎报,事实上这也极有可能,唐时边将若有战败都会少报人数,高仙芝怕也未能免俗.另外还有一种假设,会不会记载下来的两三万,是指唐军中的汉族士兵呢?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高仙芝在上报的时候耍了花样,只报上了汉族士兵的数目,而没报蕃兵人数.一般史书上要写唐朝用少数民族的军队,都会用"借"字,由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唐朝号称是最开放的朝代,在胡汉问题上最为宽容,"合同为一家",但根本的民族还是要分的,否则又何必分汉将、蕃将呢?既然是"借",那么说明这些人不属于大唐皇帝,或者说不直接属于,但汉兵则是唐朝皇帝正式辖内的子民,因此有可能高仙芝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此上报,既可以把人数降低以挽回面子,又可以找到足以说出口的理由,两全齐美.这么猜想也有个前提,就是那两万四千戍兵为汉族士兵,这其实也是可以说通的,因为平日戍守的应该就是他们,至于蕃兵应该是有战事的时候才"应邀"参战.但是,我们都知道玄宗后期"开边意未已",因而徭役也有所增多,从安史之乱中唐朝一下子就能招募来几万人马来看,推算如果玄宗为了开边而募兵很可能也会是几万,那么安西的戍军也有可能超过二万四千人.因此无论怎么看,人数问题都实在难以下清楚的结论,除非考古上又能找出来确凿的证据,否则也只能天马行空的猜测.唐军人数记载有异,大食军的人数也有差异,一般来讲认为是十万人,最多的说法是二十万,但大食人数上的优势则是一定的.人数无法确定下来,那么,高仙芝失败的直接原因又是什么呢?唐军是在哪方面有了失误才会失败呢?抑或是大食军用了什么妙计取胜呢?不知道,一点具体的过程都没有,只知道双方相持了五天,然后葛罗禄突然背叛,唐军便败了.也许双方就是肉搏似的直来直去的打斗,但唐军战斗力绝不弱,这种战斗模式下败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很可能是中了敌军的埋伏.大食军队是从喀布尔附近出发,虽然也离战场有一定距离,但和唐军比起来,他们更像是主人.分析一下,最后高仙芝是受到两面夹击而败,由此可推出,一旦有一方占据了怛逻斯城,则必将是唐军.因为如要是唐军占住城,葛罗禄军队自然也将进城,或者住在城下,当他们背叛的时候,若是前者的情况,唐军主帅逃出的可能性极小,若是后者,则有城可据的唐军至少可以坚持守住一段时间.事实情况是,葛罗禄一背叛,唐军就败了,但主帅都有机会逃走,可见是在城外.既然大食占据了城池,称他们为主人也就是妥当的,大食所占的优势不言自明.如果说唐军短时间内无法摸透地理无法用计,那么有主场之利的大食军依据地形弄出什么伏兵计来再正常不过.

还有种说法是认为高仙芝轻敌导致战败,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对.高仙芝带着六七万军队出征,本身说明他对此战还是重视的,即使真是二、三万,那么带着安西的绝大多数士兵前来,也足见高仙芝很注重与大食的一战.那怎么还是轻敌呢?一般来说,对于一位百胜将军,即使心中多次默默告诫自己要重视对手,但心里仍然无法摆脱一种不自觉的高傲.假如是为了重视而重视,那么此前做好的准备(譬如军队人数比平时要多,也许会自认为比较保险,而放松了警惕)只能更巩固这种轻敌的心态.

最关键的,还是要说突厥葛罗禄的背叛.他们为什么要背叛唐军呢?可见五天来唐军当是渐渐处于劣势,另外,大食也很有可能派出来使者动之以情晓以厉害,他们所拿出来的理由也许就是高仙芝屠杀大石老弱的事件,还有从这个民族擅长的商业来看,或许是进行了某种交易.另一方面,大食不是小勃律,不是羯师,不是石国,而是新兴的阿拔斯王朝,其实力又哪里是高仙芝此前对手所能比的呢?

战后

正如前面提到的,唐与阿拉伯帝国都想要扩张,所以早晚都会打这一仗,结果是,这一次交手,唐朝败了.但敌人也并没有追击,想来是唐朝名声在外,他们既然已经取胜,已经挣够了很大的面子,也就没必要来触犯唐朝.假如他们真的追至唐朝国境的话,玄宗决不会容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势必会触怒他,因此唐朝肯定会派很多精兵来应战,大食军的情况就不妙了,如果他们失败,唐军则多数情况下不会善罢罢休,很可能会乘胜追击,这样一来,形势就会发生逆转.不追击说明大食很有自知之明.不过又有一个需要考虑的人,那就是安禄山.当时安禄山未反,他的态度究竟会是如何?从天宝十年的记载来看,还没有安禄山有反心的明确记载,当时李林甫尚在,对安禄山的震慑力还是很大的.也许此时安禄山会想尽力保住现有局势,一旦真会发生大食来攻的事情,安禄山有可能会引范阳兵前来救援,以表示对唐的绝对忠心,从而彻底打消朝廷内部对他的疑虑.这与他想在玄宗

死后谋反并不冲突,因为如果有救国功劳的话,就会树威,到时拿起"太子谋害大功臣"的理由来自卫更会引人同情,无疑对他将来的谋反是十分有利的.但也有可能,就是见唐朝西部乱了,安禄山乘机在东边造反——这种情况是最糟糕的,因为唐朝内忧外患下覆灭的可能性极大,而谋反的安禄山失去了唐朝这个靠山,以自己的实力能否对付的了大食,实在没底.一旦阿拉伯帝国统治中原,只怕我们的古老文明也会和四大文明中其它文明一样中断,最好的情况是中原人民奋起反抗,终于又建立了中原王朝;最糟的情况则是中原文明一蹶不振,那么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或许就会用阿拉伯文了……总之,太复杂,每一步产生的后果都会不相同,因此唐与大食战后还算相安无事,也不是件坏事.

无疑阿拉伯对于这场胜利欣喜若狂,甚至据说阿拉伯的史书中还说唐朝因此而称臣.这个只怕很难让人接受,起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时唐朝是根本不可能这么做的.玄宗素来自诩英明神武,不会轻易低头,而且高仙芝是异地而败,唐朝本土又没有什么危险,又没有被迫屈服,根本没有称臣的必要.玄宗因为在别国的一场失败而称臣,无法想象.

但毕竟唐军败了,而且败得很惨,有很多将士被俘虏,唐朝第一次因战败而有大批俘虏被带到外国去,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还是觉得很心痛的,不过这些俘虏把中国的先进文明也带了出去,最显着的是造纸术,这也算为世界文明的前进做出了贡献吧——只是这实在是很被动的.几十年后,当初的一位被俘将军杜环,把自己在国外溜达了一圈之后的所见所闻写了下来,也就是《经行记》这本书,虽然原书失传,但由其族叔杜佑写的《通典》中摘引了其中一些部分,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高仙芝虽然没有取胜,但这一次深入大食作战,已是相当不易.另外还有一点,似乎不曾为人所注意,就是《旧唐书》中的三个字,"仙芝惧".正是因为"仙芝惧"大食攻打安西,所以才要带兵去攻打大食,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正常情况下理应做好防御的准备才是,但高仙芝却是带着人冲了出去——难道,高仙芝或者说是唐朝所奉行的防御策略,竟然是"以攻为守"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实在应该更宽容一些,因为中原王朝中,又有几个是有着这样进取精神的呢?无论如何,主动的防守都比被动的防守要强,就以高仙芝这一次的出击为例,战争的前线是在敌方境内,无论胜负都不影响唐朝的安全;而被动的防守,前线离后防线很近,一旦失败整个国家都会有危险.高仙芝的主动出击毕竟避免了安西四镇遭大食围困的尴尬场面.

高仙芝失败后,玄宗对他是怎样处理的,通鉴、唐书均没有明写.此后直到安史之乱爆发的几年里,高仙芝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原以为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但朋友说《全唐文》中有一篇诏敕有相关信息.朋友所指的当是《全唐文》中《授高仙芝右羽林军大将军制》这一篇,其它再找的话,就没有和高仙芝升贬相关的诏敕了.原先也曾扫过一眼这篇制文,但由于天宝九载玄宗曾任高仙芝右羽林军大将军,便以为是那时下达的.经提醒后,再仔细看它,果然发现有不平常的地方:"四镇经略副使前右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密云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高仙芝"、"可起复右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一个"前右羽林军大将军",说明这份制书并不是第一次封高仙芝时下达的那个,再加上"起复",这两点都透露出来这是一份传达出不为史料所记载的一件事情的诏书,那就是高仙芝确实曾被免职.玄宗这道诏书是什么时候下达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就在当年,因为《旧唐书》中有这样一句,"十载,仙芝改河西节度使,奏常清为判官",可以为证.的确,战败后将军总要多少负些责任的,如果高仙芝没受处分,反而奇怪.

经此一战,高仙芝的英名无疑受损,但他在玄宗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这样的大败不久就复职,而且安史之乱中任命他为第一任副元帅,可见玄宗还是相当的看重他.这或许也与李林甫主张重用边将有关,前面曾提过,李林甫不想再让像张九龄这样的文治官员参与到高层,在他的鼓动之下,玄宗后期大量重用蕃将.高仙芝本人也是蕃将,且从现存记载来看,没有参与到朝廷中的任何争斗,所以李林甫也犯不着为难他,加上在那个时期高仙芝确实是属一属二的上将,复职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使将军名声在,还怕天子不遣冯唐来吗?

怛逻斯之战的意义

怛逻斯之战,自然十分重要.相当多的学者认为,"由怛逻斯河之败,中国国势遂绝跻于西方",意思是唐朝经此一战,退出了中亚的竞争.我本来很信服这种说法,因为最初印象就是如此,难免先入为主.但看了更多资料之后,觉得这种"一刀切"的算法的确有问题.

说是"一刀切",毫不夸张,因为这种说法基本上就是认为自此后唐朝再也没有染指中亚,似乎怛逻

斯之战就是一个分水岭——不然,唐此前也有"不济"的时候,此后也没有就此了断在中亚发展的愿望。

在怛逻斯之战以前,唐曾多次拒绝西域诸国请求讨伐大食的请求.比如《新唐书》西域传中,昭武九姓中的康国和石国都曾请求大唐讨伐大食,结果都是,"天子不许",对俱蜜稍微好一些,"其王那罗延颇言为暴赋,天子但尉遣之而已",起码还派个人慰问了一下.这些西域的国家,自己的力量不够,只好借助于大国的保护,而他们夹在大食与大唐之间,哪个都惹不起,在石缝中求生存,的确很不容易.想来他们也是很盼望着看大食与唐之间打一战决一雌雄,也好据此来决定究竟投靠哪一方,但唐朝皇帝居然说什么也不出兵,对他们来说,大概很是气馁吧.既然他们曾对唐朝这么请求过,未必没有对大食这样请求.我们的史书中不可能把他们的事记得那么详细,而且他们不可能傻到把对大食说的什么话来告诉唐朝.但从史料来看,他们似乎依附唐朝更多一些.

而唐朝为何不出兵呢?是不是实力上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唐不出兵,体现了唐在中亚霸权的衰落.看来是有些"不济"了.其实从实力来讲,唐朝从来就不惧怕战争,如果真没有实力,也不会东征西讨了,这些节度使也就不会这么活跃了.然而战争的消耗必定是很大的,怎么也要考虑一下,花费这些精力到底值不值得.也许,这些蛮夷之人并未引起唐朝的足够重视.在唐朝看来,他们应该臣服于自己,应该向自己进贡,而不该触犯大唐的尊严,否则,化用陈汤的一句话就是"犯盛唐者,虽远必诛".高仙芝请求讨伐石国的理由就是"劾其无蕃臣礼",也就是这个意思.但唐无论如何无法体会这些小国的难处,因为唐从来没受过这种罪,他们是站在强者的立场,来把玩弱者悲哀的呼救.此外,距离太远,也是唐不肯出兵的原因,太难,太多消耗了.而且,唐朝有着农耕文明崇尚安定的内在追求,像草原游牧民族那样骑马长奔、跑到天际也无所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再有,大食并未招惹唐朝,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唐也确实找不出正式理由来讨伐大食,譬如"抗美援朝"的后面还有一个"保家卫国",如果单纯以"保护某国,打倒大食"为出兵借口,只怕士气都会泄气的.

同样,大食也没有出兵攻打唐朝.开元之初,大食还曾经派使者来到唐朝,不过这几乎是英国使者不肯跪拜乾隆皇帝事件的前身,大食使者也不肯给玄宗下跪.玄宗却也豁达,没有在礼节问题上不依不饶.不久大食又曾派人前来,这一次总算让大食使者的膝盖,跪到了大唐宫殿的地板上.如果我们据此而下"大食向我们臣服"的结论,似乎也不尽然.《旧唐书》中有这样一句:"其时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之."唐对此是清楚的,似乎又是默认的一一两国的关系比较微妙,微妙的友好.公元八世纪四十年代大食内部发生着变化,到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代替了伍麦叶家族的倭玛亚(一作倭玛亚)王朝.如果说这个变化给大食带来了什么,除了从"白衣大食"变成"黑衣大食"之外,事实上这个新兴的大食还来不及达到它最鼎盛的时期.

而当唐朝的野心无限制的扩张之后,这种交兵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是必然.

唐战败后,一时间很多小国依附于大食,但,怛逻斯之败没有阻止唐向外扩张的欲望.两年后,也就是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打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北庭都护程千里追击叛逃后又攻击唐朝的阿布思,约葛罗禄接应,葛罗禄最终将阿布思抓起来交给了唐军;同一年,新任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大破大勃律,受降而回.这些也算是报仇了,而且说明,怛逻斯之败后,安西的实力并未动摇,唐朝仍是强大的.

那么,前面不是说唐朝因为玄宗在天宝年间的懈怠,已经有衰落的征兆了吗?不错,是这样,但往往有一个规律,就是无论什么事物,在它极大发展的时候,并不是它的最盛时期,而它极盛时期,就会产生很多导致以后衰落的问题.譬如细菌的生长,其中对数期是极大的发展,细菌数量呈对数规律上升,而稳定期则是细菌群整个生长过程当中曲线最高的一段,可说是全盛期,但细菌的芽孢(细菌在不利环境时形成芽孢处于休眠状态)也是产生在这个时候.唐朝此前的发展犹如是对数期,而开元盛世到天宝年间则像是稳定期,既强盛又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天宝末年无疑唐的稳定期也将要到头了.如果以我的理解,就是发展的时候尽力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尽力的挥霍,而发展的脚步则慢慢在停止,后面就单纯是挥霍原有的基础了,直到有一个时间把它挥霍殆尽,于是就衰落下来.衰落的时间从表面来看,或许比它停止发展要延迟很多,但实际上离开了发展,衰落是早晚的事情.天宝中朝廷存在很多问题,在达到了唐朝的极盛之时,它必然会慢慢衰落,不过纵然盛世不再,也总不至于一下子跌进深渊.唐有着很好的积蓄,尚足以支持唐朝的对外扩张..

假设唐朝继续这样恢复下去,或许在将来的天宝二十几年,会有一场向大食报一箭之仇的复仇之

战.然而,唐朝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有了安史之乱,唐朝即使胜利,出了这么一件大事,也必将失去原有的胜利果实.

三、第一番较量的失败

玄宗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以皇子为主帅,另择一人为副帅,这几乎是唐朝的一个传统,兵权不可旁落给外人,说明唐代的皇帝们很清楚兵权的重要性.不错,他们如此的谨慎,兵权确实没有落在朝中大臣的手中,然而,却不知怎么后来跑到宦官和藩镇的手中去了.藩镇好理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独自执掌一方土地,又是天高皇帝远,何况皇帝后来根本就是管都管不了.令人费解的是宦官.宦官手中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然后皇帝们又为赋予出去的权力所制约,而且不单是唐朝,东汉、明朝的后期,也都存在宦官之祸.按说,把权力收回来不就行了?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那么好办到的.唐朝后面的皇帝中,有几个很能干,绝不比纸上谈兵的我们差,然而又怎么样呢?宪宗,素有"小太宗"之称,可惜最后死于宦官之手.这倒有些令人怀念起代宗皇帝,铲除了三个宦官的代宗,如果放在后来可谓英雄矣,考其杀掉这些宦官的过程,一个派人暗杀,一个贬官,一个政变杀掉,也不是很难,似乎难的就只在于代宗的决心.如果说代宗时期尚可顺利杀掉宦官,而后来却当真是想杀也不好杀,或者是杀了一个,又蹦出来一个,一个一个的总也杀不完,化用一句诗句,那就是"宦官代有才人出",任谁不头疼?皇帝自己手中没有兵权,宦官却掌握着禁军;皇帝只有自己一个人,后宫的嫔妃显然派不上用场,而宦官却是一个大的集团,而且围绕在皇帝周围的,就是他们.唐代的宦官最终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后面涉及到时会再细说,这里只简略提一下,不过跑题有些严重,还是回到高仙芝当副元帅这里.高仙芝可以算是唐朝安史之乱中第一任副元帅了,他不知道,在他身后,还会有一连串的副元帅……

由于已经有了去应急的封常清,因此高仙芝可以比较从容的在长安招完兵再去洛阳了.高仙芝招兵的情况也相当不错,当然,这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玄宗库房里的钱,"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效率比洛阳提高了近一倍,但是所招募的兵士质量似乎就更差了,"皆市井子弟也".最后跟着高仙芝去洛阳的人只有五万,几乎少了一半.在短短的十天内,能招募到十一万人已是不易,更不会有精挑细选的时间,何况,危急时刻重要的是先把军队派过去,就算军队训练素质不高也比没有人来应战要强,因此裁军的可能性不大.那么,那六万人哪里去了呢?从后来潼关被破玄宗立即出逃来看,那六万人不大可能被玄宗拿来守长安.所以说一种可能,是原来招来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像两唐书都没有提到招十一万人这么个说法;另一种可能,是高仙芝先带五万人当先锋,其它人等整饬之后再支持前线.我倾向于后者,一来是唐书写的比较神出鬼没,在高仙芝的传中没有提到招多少人,不定从哪个地方突然蹦出来一句也不好说,不过由于检索的比较认真,漏掉的可能性不大;二来,从后面"兵亦稍集"来看,也当是慢慢集齐的.五万,加上封常清的六万人,唐军一十一万人马,比安禄山的十五万叛军还是要少.即使是大家都站在沙场上一个对着一个的砍,唐军也还是没有优势,更何况,相对于唐军的未经训练来讲,叛军的确可称为以一当十了.这么算来,当真是为难唐军了.

当高仙芝领兵到达陕郡的时候,遇上了退败的封常清,这两位老搭档如今又碰到了一起,可惜"人是物非",虽然依旧是当年的大将军,但已不是当年封常清欢迎胜利归来的高仙芝那样的情形,而是高仙芝迎来了节节败退的封常清.封常清的失败,无论如何对于唐军士气来讲都不是件好事,原先认为叛军很容易对付的想法无疑会因这一次失败而矫枉过正,使唐军士兵产生一种"叛军很强大"的想法.从后面的情况来看,唐军溃不成军并不单单是实力的问题,也与这种害怕的心理有关.封常清对高仙芝说:"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叛军兵锋不可当,潼关没有守军,一旦丢了潼关,那么长安就危险了,因此封常清建议退守潼关.高仙芝听了封常清的话,意识到与叛军是没法硬拼了,如果自己再去打也只能是再败一次.高仙芝没有傻冲上去,而是率领兵马西向潼关,"仙芝急,乃开太原仓,悉以所有赐士卒,焚其余,引兵趋潼关.会贼至,甲仗资粮委于道,弥数百里".可见高仙芝用的是坚壁清野的策略,由于当时陕郡太守和百姓都逃跑了,所以陕郡的府库的确不该留给叛军.然而在退守潼关的过程中,安禄山率叛军追了上来,唐军狼狈而逃,不成队伍,士兵与战马互相践踏,伤亡很多.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多半是没想到叛军会这么快赶到,仓促之下无法御敌,再加上在高仙芝坚壁清野也就是让士兵们尽情享受仓库的政策下,士兵们都忙于争抢仓库中的东西,心思当然不在御敌上了.比之于

第一次封常清的败退,这次败退更惨一些,因为封常清起码是边败边战,还抵抗了一下,而这一次,却是连打都没打,就让人家给赶到了潼关。这大概是高仙芝第二次这么狼狈,可是这也不能责怪高、封两位将军——“天要灭我,岂我之罪?”当年项羽对天一唱三叹的说出这句话来,司马史公尚可批一句“岂不谬哉?”如果这两位将军要是这么对天长叹的话,我们也只有陪着一起感叹。这也奠定了二位将军命运的悲剧色彩。

唐军退到了潼关,整饬防守器械,虽然叛军随后赶到,但仍然被挡住在潼关,无法进入。可见潼关确实是重地,是一道大门,从封常清“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这句话来看,唐在战略上是有失误的,像潼关这样的地方怎能不派重兵把守呢?将重军放在洛阳这种四面受敌之地,实在是失策。假如,唐从一开始就把重兵放在潼关,只要有潼关这个基础,进可夺洛阳,不利则死守住长安的东大门,还是很可行的。像洛阳这些地方,也只好该放就放了,若说的好听些,就是“欲取先予”,只要关中在手,又何愁东都不下?唐初就是先拿下关中,然后把关中周围的障碍打扫干净之后,最后才去攻打洛阳。而一开始就打开大门向前冲,打不过后才仓促回防,唐朝的这个办法怎么看都有点蠢。好在,此时犯蠢的不只是唐军,安禄山的脑子也不很清醒。所以说唐与安禄山此番较量倒也势均力敌,只要有一方有出众的谋略,情况都不会是这样。假如安禄山这时趁唐军立足未稳,猛攻潼关,相信以潼关天险也无法抵住他的势头,可能玄宗就要早些逃亡了。然而,苦孩子出身的安禄山,胜利之后开始大做皇帝梦,在洛阳做登基的准备,高高兴兴的放弃了这个绝佳的机会。

如果事情一直是这样,以高仙芝和封常清二人的才能,再有玄宗的鼎力支持,把安西、朔方等都护府的军马都调过来,那么这一次叛乱也就有惊无险。然而玄宗随后的表现不但让人失望,而且令人痛心,他的一连串失误,给我的感觉是:他疯了。

四、安史之乱的第一批烈士

在世界通用公元纪年的第一个世纪里,中国东汉的将军马援如此说道:“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作为将军,功成名就也好,战死沙场也好,前者有成功的喜悦,后者有慷慨的悲壮,都是很好的归宿。而悲惨的将军,则情况各异,有的是功成身败,像韩信那样;有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像宗泽那样;还有的将军,没有死在战场上,没有死在敌人手中,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这样的将军,譬如岳飞,譬如袁崇焕,连写史的人都禁不住为他们大声喊冤,“呜呼冤哉!呜呼冤哉!”这是《宋史》中岳飞传的最后两句话。那么我也要这么大喊两声,一声送给高仙芝,一声送给封常清。

还记得跟高仙芝远征小勃律的那个宦官吗?对,此人名叫边令诚。也许是玄宗想起他和高仙芝曾配合过,所以这一次又派他监军。说实话,这实在不是件好事,将军出征,身边总有个宦官盯梢,多难受啊?不过皇帝要想掌控军队,不至于让朝臣将在外不受自己号令,也只能派身边的人去。这就不多说了,反正这是一个弊病。在那次小勃律之战中却也幸亏有了边令诚,他帮了高仙芝大忙,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这一次,事情就恰恰坏在他身上了。

据说“监军边令诚数以事干之,仙芝多不从。”究竟边令诚请求的是什么事呢?一般说有什么“请求”,无非是两方面,一是对军队的决定,比如军队的进退等等,二是要钱财之类的东西。从钱财上讲,高仙芝开放陕郡的仓库,边令诚或许请求过他要多拿一些东西,如果曾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根据后面的结果,高仙芝应该是没有答应才说的通。唐书上写边令诚“数私于高仙芝,仙芝不应”。好一位正直的将军!但是,有问题。高仙芝实在犯不着在钱财上得罪这位要命的监军,他自己就曾把石国的宝物拿到自己家中,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他并不反对谁多拿一点钱。而且,同是唐书所写,“人有求辄与,不问几何”,为什么单单不给边令诚呢?边令诚的重要性,连我们都能看出来,对皇帝意思心照不宣的高仙芝会不明白?安禄山还曾多次贿赂宦官,可见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拿小勃律之战那次来说,边令诚可是高高兴兴回来的,如果那一次高仙芝给他送了礼,那说明这一次也不会不送;如果高仙芝那次没送礼,那说明边令诚不会因此而记恨。所以说,我觉得双方产生矛盾,并不像唐书所写是因为钱财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真是这样,有可能高仙芝瞧宦官不顺眼,所以给谁也不给宦官;也有可能边令诚先施恩惠,再以此为理由狠狠敲诈一笔巨额财产。另外,封常清和高仙芝比起来,“性勤俭,耐劳苦,出军乘骡,私厩才二马,赏罚分明”,如果说因钱的问题得罪边令诚,那也是封常清的面大。那么,双方的矛盾,是不是出现在见解主张上呢?

边令诚的确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如果真是那样,玄宗也不会派这么个废物

出来监军了.他随军出征小勃律,这在唐朝的宦官中,也算是一个壮举——当然还有比他更壮的,比如第一个下西洋的杨良瑶(注意,可不是郑和哟,虽然他是最有名的,但杨良瑶早了六百多年就下西洋了),不过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不说也罢.高仙芝不战而退,如果不是身处其境,别人的确不好理解.边令诚并非全不懂战事,但也不是全懂,很可能他无法理解高、封两将军的这一决定,也许在他看来,将军有兵就应该打仗.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在《册府元龟》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元宗(即玄宗,清朝为避康熙玄烨之讳)时为河西节度使,监军边令诚每事规仙芝,芝多不从."高仙芝不听边令诚的话,边令诚当然大为不快.所以说,矛盾出现在主张上是说的通的,又由于除了退兵之外没有其它的动作,因此双方可能就退兵一事产生分歧.

在退守潼关之后,边令诚入朝向皇帝奏报消息.边令诚向玄宗报告了高仙芝、封常清战败的情况:"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这是高、封二将主要的三大"罪状".不过细分析起来,除了高仙芝盗减军粮,其它的也不算多大的诬陷,只是在已有的事实上,夸张了一下.

"以贼摇众",封常清对高仙芝所说的那些话,使高仙芝不战而退,似乎勉强可以算是"摇众".但单是这一件事,分量还不够,这就要补充此前的一些事情了.当封常清兵败后,他三次派使者入朝上表陈述形势,玄宗都没有召见.想当初封常清夸下恁般的海口,引得玄宗心花怒放,却不想得到的却是封常清屡战屡败的消息,想来玄宗也是气的发晕了.封常清只好亲自骑马入朝报告,还没到长安,在渭南就接到了玄宗的诏敕,剥夺了他的官职和爵位,"白衣自效",只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到高仙芝的军中效命.不过这么一员大将只用作士兵,实在是浪费,仙芝"使衣黑衣监左右部军".从后来封常清的遗表来看,他数次上报的内容很多都是提醒玄宗不要轻敌,直到他死时还念念不忘这一点,这样看来,也确是有点"以贼摇众"的意思,至少玄宗是这么看的."仙芝弃陕地数百里",这也是事实,从边令诚列举这一条为罪状来看,他是不满于弃地退守潼关的."仙芝盗减军士粮赐",这个只怕也并非全无出处,或许正有了高仙芝取走石国财物这件事(真是遗患无穷啊),边令诚才好在这个问题上下手.不过若说这是边令诚自己平白捏造出来的,虽然大多数人这么以为,但也有可能是他听到了某个传言,但这一次高仙芝的确是冤枉的.

客观来说,边令诚还真不算是一个很坏的佞人,向皇帝奏报消息是他的任务,他所上报的内容也是基于实情.不过他也是人,由于不高兴说的重了点也实属正常.他那一次为高仙芝说好话,也并不是因为和高仙芝有多深的交情,他只是把他看到的情况说了出来,其中也包含着对高仙芝的同情,所以他至少是个良心未泯的人.之所以口碑不高,多半是与他宦官的身份有关,比如高力士,虽然前面曾写他挺不错,可是一提起来多少感觉还是有些怪.所以人们对宦官的偏见往往很难改变.糟糕的是,边令诚这一次的奏报确实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所以人们追溯其源头,自然要责怪边令诚了.但每个事物总可以解释成两样,边令诚第一次帮助高仙芝,也可以理解为同情弱者,即"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但把形容关羽的话拿来说边令诚,还是有点无法接受.那边令诚有没有这种同情弱者的情结呢?无从晓得.我还是倾向于他在这件事上还是比较秉公的.

玄宗听到边令诚的奏报,大怒."癸卯,遣令诚赍敕即军中斩仙芝及常清".

自己最信任的边将反抽了自己一个耳光,玄宗本来就怒不可遏;现在自己最看重的两员边将又抽了自己两个耳光,所以玄宗必是暴跳如雷.前一个耳光,是安禄山的反叛,使玄宗坚定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成为了一个大笑话;后两个耳光,是玄宗坚信很快很轻松就可以收拾叛军的情况下,高、封二人的惨败.说来两位将军都有前科,一个曾有过一场大败,虽然玄宗由于看重很快又起用高仙芝,但难免不留下心里的阴影,另一个则是刚有过一场大败,所以这次不战而败、不战而退,使火山无法避免的爆发了.玄宗怎么能容忍的呢?他怎么能容忍自己这样无比英明无上高贵的君王,被一个杂胡边将打的一塌糊涂?玄宗盛怒之下,有谁敢替两位将军求情呢?

封常清对于这个结果早有准备,他连遗表都写好了:

中使骆奉先至,奉宣口敕,恕臣万死之罪,收臣一朝之效,令臣却赴陕州,随高仙芝行营(可见第一次在渭南宣诏的人是骆奉先,这位同志后来在仆固怀恩的谋反上出了大力).负斧纆囚,忽焉解缚;败军之将,更许增修.臣常清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臣读《春秋》,

见狼蹕称未获死所,臣今获矣.昨日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歿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鋌.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

从表中看出,这是去长安的时候写的,而且是在接到了免职诏书之后,封常清打算上奏的表章,只是当时没有交上去,或许是没有人替他转交吧,所以一直留着.当边令诚到了潼关,向封常清宣示了诏书之后,封常清便把它交给了边令诚,请代为呈送玄宗.边令诚应当是照办了的,毕竟这是封常清最后一个要求.至于玄宗看没看,那我们就知道了.但封常清此表,其言也哀,其心也诚,其情也真,其志也坚,尤其对于玄宗要杀自己,毫无怨言,反而处处替玄宗着想.封常清先说了一下自己带的军队是"乌合之众",然而他带着这些周南(即指洛阳)的市井之人仍然与敌人杀的血流遍野,所以打不过并非他没有尽心尽力.同样,士兵们也并非没有尽力打,但他们训练水平很低(基本上就是没训练),根本没法对抗强敌,所以洛阳之败也就是必然的了.封常清随后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自己没去战死沙场,那是担心自己一死,唐军失去主帅会更加混乱,同时也会助长叛军气势.封常清承认自己该死,然后又一再规劝玄宗不要轻敌,"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临死而毫无怨言,对玄宗一片忠心.我想,很多人看了都会受感动,而史书没有记下玄宗读后的反应,似乎于此是无动于衷.难道是这样的表章见多了,见怪不怪?总之,表交给了边令诚之后,封常清便被杀了.

在封常清被杀的时候,高仙芝还在带人巡营.等他回来之后,发现封常清已然被杀了.不过高仙芝来不及替封常清难过,因为边令诚马上带人走到了他的身边,"大夫亦有恩命."——啊,这还有我的事……高仙芝赶忙跪下听宣.如果说,当三个使者都被拒绝接见,而自己也被挡在了渭南,封常清当时已然清楚自己的下场难逃一死,所以说是早有心理准备的,而高仙芝却是有点被玄宗这道诏敕打了个措手不及.当高仙芝听到自己的罪名后,说,要是按失地折兵来判罪,倒也认了,但是盗减军粮却是没有的事,上有天,下有地,兵士现在也都在这里,"足下难道不知么?"但边令诚也只能说是一个奉旨办事的人,皇命已下,而且又不是在朝中,高仙芝无法亲自向玄宗求饶,所以,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无法挽回的事情了.但高仙芝的用意,更多的只怕是为了挽回自己的名誉,无论如何,死也不能背着一个枉加的罪名.高仙芝回头对众将说:"我如果是冤枉的,你们就替我喊一声."话音刚落,就听大家齐声喊:"冤枉!"然而这声冤枉所起的作用也只能是澄清高仙芝的清白,却无法挽回玄宗的命令,无法挽回高仙芝的性命.

高仙芝看着席上的封常清的尸体,说:"封二(可见封常清在家里的排行是老二),封二,当初你非要跟着我,后来你当节度判官也是由我推荐的,而如今,不想我们两个又是一起死的,岂非命哉?"唉,没想到死也得和你这个"丑鬼"在一起,命真不济……当然,这个是有有点恶搞了,真实的高仙芝应该不会这么想的.之后,高仙芝便被杀了.

就这样,高仙芝、封常清两位大将被玄宗冤杀了.事实上失地折兵这样的理由,历来都是可杀可不杀.《礼》曰:"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春秋时楚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将军要是战败了,那就不要回来了.最典型的是城濮之战中的楚国将领成得臣(字子玉),兵败后就自杀了,当听说这个消息后,晋文公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后来晋国也遇到兵败,但晋国却吸取了教训,没有杀兵败的荀林父.唐玄宗这一次杀将,无疑做的有些过分了,高封二将的确没有什么错,也就是封常清的大话的确有些不合适,但这不能算是罪过.假如封常清带的是安西那支精兵,那么他夸下的海口虽然不一定能实现,却也未必败的这么惨.他二人退守潼关,可以说是替玄宗把住了长安的大门,否则,情况就更糟了.玄宗此时也许尚未知晓与敌军的差距,满以为天朝上国怎么也不该这么惨,一方面自然是怒火中烧,另一方面,也有杀鸡儆猴的意思.当玄宗怒气冲冲的望着朝堂上武将们的时候,那冒着怒火的目光分明就是在说:"我看谁还敢再战败!"于是武将们的冷汗涔涔的向下流淌……

五、哥舒夜带刀

高封二人死后,军队不能没有主帅.这时玄宗想起一个人来……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诗中的"哥舒"便是本节的主人公,哥舒翰.

哥舒翰也是一员蕃将,世居安西,父亲是突厥突骑施哥舒部的后裔,母亲是胡人.年轻时的哥舒翰颇有些任侠气质,《旧唐书》说他"好然诺,纵蒲酒",《新唐书》则说是"重然诺,纵蒲酒长安市".虽然一字之差,但给人的感觉就大大不同了.重然诺,有言有果,好然诺,就不一定有果了.老子云:"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孔子云:"慎于言而敏于行."都是这个意思.好许诺的人不一定可以实行,这常见于政治家或者政客们的行为,所以像皇帝许给大臣们什么免死、封侯之类的话,基本上就是个牙疼咒.但侠客们不能如此,他们得言必信、行必果,不然就当不起这个侠字.事实上两唐书的意思都是哥舒翰重诺,只不过史家一不小心,用了一个易生歧义的字,因此就引发这些问题.

哥舒翰算是个大器晚成的将领,他成为将军的过程,也颇有些任侠使气的因素.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哥舒翰的父亲死了,他却在长安呆了三年都没有回去,因此得到长安尉不友好的待遇——也是,汉族对孝道是很看重的,哥舒翰如此作为,也就不难理解长安尉的态度了.哥舒翰不想回自己家里,大概是在长安乐不思蜀,这就像今天农村人口喜欢流动到城市一样.不过长安尉的不礼遇,一方面激起了哥舒翰自尊受到伤害的怒火,另一方面,长安尉虽然官小,却是一方父母官,得罪了他,日子也是不好过的.因此哥舒翰"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颇有些浪漫主义的色彩.

河西是哥舒翰发迹的地方,他以其勇武善战很快得到赏识.在当时,河西的主要问题是吐蕃,而哥舒翰就好像是吐蕃的克星一样,对吐蕃作战算是个常胜将军.比如,在积石军(今青海贵德)那里每到麦子熟了的时候吐蕃就来抢掠,唐军这边却束手无策,吐蕃人便把那里称为"吐蕃麦庄".其实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不种麦子,如果说当地有老百姓在那里,那就把百姓迁到别的地方,但唐军没有采取这种办法,应该不会是没想到吧,纵然将军们想不出来,幕府中的判官们怎么也该想到吧.莫非是因为觉得换个地方也会同样被抢?如果是这样,那的确是没办法了.总之,这里是唐人"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伤心之地.这种情况当哥舒翰成为右武卫员外将军并充陇西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之后,有所改观,而且是一下子就改观了.其实战术看来也相当简单,就是设伏,然后等敌人到来之后出其不意猛攻,所以说伏击是千年不变的硬道理.这一战唐军大获全胜,几乎将吐蕃的军马全部杀光,大大出了一口恶气.另外,据说此战中哥舒翰曾经因马受惊而掉进了河里,"吐蕃三将欲刺翰,翰大呼,皆拥矛不敢动,救兵至,追杀之."这个说法似乎不大令人信服,哥舒翰又不是发出什么超声波或者次声波(次声波对人体有害,严重时会导致死亡),吐蕃三将凭什么一听他吼就不敢动了呢?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错过这么个好机会,要么把哥舒翰杀了,要么就走为上策,呆在那里为哥舒翰的嗓门而惊讶,实在是一件很蠢的事情.还有,在对哥舒翰的战斗中失败的话,在往回逃跑的路上,如果感觉肩头有异物,那么回头探个究竟的行为也是件蠢事,因为回头便意味着死亡.哥舒翰的枪就在那里等待着,一旦回头,这个人就会被扎死,尸体被高高挑起,然后摔到地上.就算没被枪扎死,也会摔死的,就算没摔死,后面还会有一个哥舒翰的家奴过来斩断首级.不由得想到了狼,听说在狼杀人的方法也是这样,先把爪子搭在人的肩上,如果回头,便咬住喉咙不放.对付它最好的办法就是抓住搭在肩上的爪子,然后来个背口袋——这种方法听来好用,但只怕多数人不敢摸那毛乎乎的爪子.当然,这只是道听途说,真正的狼大概不会这么费事.

总之,哥舒翰确实非常善战,这就回到前面提的那首诗了,从诗中可以看出,这位"西鄙人"对哥舒将军是很钦佩的."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这句诗与王昌龄"但使卢城(一作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意思上有相近之处,但和飞将军李广不同的是,李广是生不逢时,有句常用的话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而哥舒翰的命就好多了,当玄宗听说他的名声之后便召见他,两人说话很投机,于是玄宗任命他为鸿胪卿,兼西平郡太守,摄御史中丞,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鸿胪卿是从三品,掌宾客及凶仪之事.其实这些边将在朝中的官职多是没有用的,只不过虚挂着,主要的是节度使.哥舒翰这一次替代王忠嗣掌管陇右,算是真正的独当一面了.而由哥舒翰来顶替王忠嗣,也和朝中发生的一件事有关.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李林甫陷害王忠嗣这件事吗?当时和王忠嗣几乎同时而稍晚进京的就是哥舒翰.哥舒翰出发前,有人说让他多带些钱进京,好疏通关节,哥舒翰则说,如果正道尚存,那不用带钱

王忠嗣也没事,要真是不行,那带什么都没用.见到玄宗之后,哥舒翰替王忠嗣求情还是很下功夫的,毕竟王忠嗣是他的老上司,提拔过他,而且确实是冤枉的.当时一听哥舒翰要替王忠嗣求情,玄宗大概有些不悦,起身想到后宫去,"翰叩头随之而前,言词慷慨,声泪俱下",于是玄宗大受感动.可以说,王忠嗣最后的宽大处理,哥舒翰立了很大功劳.

之后,哥舒翰回到陇右,继续对吐蕃作战,结果是"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这也便是西鄙人诗中之意.不过后来有一次对吐蕃作战,唐军六万三千人攻吐蕃的石堡城,城中吐蕃兵才几百,但是据险而守,虽然最终按期攻破,但唐军损失数万.这好像有点得不偿失,不过拿下石堡城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险地还是自己占领比较保险一些,而且拿下这里之后,唐军进而以赤岭为西塞,开屯田,备军实.哥舒翰这一次边功又得到玄宗的嘉奖,只可怜了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兵士,这也就是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

如果不发生安史之乱,哥舒翰也就是一直在陇右当节度使,或者隔几年再调换个地方,最后退休也就是了.事实上哥舒翰后来还真"退休"了,不过是因病,而非因年老,但究其原因,大约也和年老有关.史载哥舒翰爱饮酒,好声色,有一次洗澡,在浴室里中风晕倒,良久才苏醒过来.按病理来说,一般中风都是有高血压这个基础,而哥舒翰那些爱好大概造成了他的高血压,再加上哥舒翰确实年龄大了,所以难免发病.忽然想到唐代中风的皇帝不少,而且也有年龄不是很大的,看来他们血压都高的厉害.由于中风,哥舒翰只好回家去养病.但对杨国忠来讲,哥舒翰病的似乎不大是时候.因为他正想拉拢哥舒翰对付安禄山.

杨国忠之所以要拉拢哥舒翰,是因为哥舒翰和安禄山不和,正好可以利用.有一次酒宴上,安禄山想缓和他与哥舒翰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说:"我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你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都差不多,为什么不相亲近呢?"哥舒翰回答说:"古人云,野狐向窟噪,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安禄山一听大怒,认为这是哥舒翰有意讽刺自己.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从本意上看,似乎就是说安禄山忘本与他族结交(莫名其妙,难道哥舒翰就不与别族结交么),但古人称"胡"为"狐",所以安禄山才会以为哥舒翰是讥讽他为胡人,事实上哥舒翰也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更有趣了,他们都是胡人与突厥人的混血儿,对于汉族来讲,几乎没什么区别,都是蕃将,可是他们自己之间,难道也分三六九等吗?由此又想到了大骂高仙芝为"高丽奴"的夫蒙灵察,自己也非汉族而是羌人.话说安禄山大怒,于是开骂:"突厥敢如此耶!"你讥讽我是胡人,可你是突厥,也高不到哪去.哥舒翰也要发怒,幸好这时高力士在一旁,冲哥舒翰使眼色,意思就是让他不要和安禄山发生冲突.可想而知,玄宗虽然能忍让哥舒翰此前与干儿子安禄山的不和,但如果真打起来,吃亏的只怕还是哥舒翰.

这件事大约闹的挺大,从此两人之间再无缓和的余地.杨国忠看准了这一点,着手拉拢哥舒翰.其实之前杨国忠和哥舒翰也曾经合作过一次,就是杨国忠指出李林甫和阿布思叛逃相关的时候,哥舒翰从中证明确实发生过此事.这件事李皇叔怕是真冤枉的,因为把他归为奸臣的《新唐书》上都不曾提到,那么杨国忠和哥舒翰有什么勾结么?也不一定,大约是李林甫太不得人心了.哥舒翰后来步步高升,纵然杨国忠没有出力,但至少他也没有阻碍.天宝十二年,继安禄山封为郡王之后,哥舒翰也被封为西平郡王.可惜高仙芝在那之前有一场大败,不然说不定他也来个郡王当当.

哥舒翰病废在家,本可以逃脱安史之乱的影响(至少是逃脱一时,后来就算安禄山想抓他也未必抓得到),但是由于高、封二将同日并命,玄宗便想起了他,于是硬生生把中风的哥舒翰从家中拉了出来.

六、安史之乱的又一批烈士

让我们先荡开一笔,说一说安史之乱中真正殉难的烈士.

安禄山造反,一路上也确实杀了一些人,譬如太原不明就里而出迎的杨光翊,就被安禄山杀了,原因是他依附杨国忠.好歹也可以把他算做一个烈士,但和颜氏一家的忠烈相比,这样的烈士便打了折扣.

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发现安禄山有异志,于是早早的便做准备.他以多雨的借口,命人修筑城壕,充实府库,而且早早的统计到时可以用的壮丁人数,以便将来可以招兵买马.这些行动安禄山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他这样做的意思,但安禄山认为颜真卿不过是一介书生,"百无一用是书生",大概是认为一旦打起来,颜真卿无论如何也不是对手,所以也不加干预.当然,这也有颜

真卿演戏的功劳,他可是把戏做足了,天天和宾客去泛舟饮酒,以示他的"无用",正因为如此,安禄山才会上当.当安禄山起兵谋反的时候,"河北郡县皆风靡",只有不被安禄山看重的平原太守颜真卿,率领平原和博平两郡的七千士兵,在黄河渡口一带抵御,同时派平原司兵李平从小路去报告给朝廷.玄宗本来正在为河北诸郡的望风而降而感慨:"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李平到后,报告玄宗在平原那里还有一个"大"义士带着七千"小"义士抵抗叛军,玄宗转怒为喜,高兴地说:"朕不认识颜真卿是什么样子,竟如此忠义!"河北正因为有了颜真卿这样的中流砥柱,所以后来又有许多州郡响应他.不这,安禄山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河北,他起初的计划是直逼长安,河北大部分地区,或者说 95.83% (二十四分之二十三) 的地方都归自己统治,那百分之四的弹丸之地无论如何也对他构不成要命的威胁,所以也就没有认真攻打.想象一下,如果安禄山的大军真去那里猛攻,那么颜真卿的七千人怎么都不够用,结果可想而知.

但颜真卿没有死,死的却是他的堂兄颜杲卿.

当安禄山的叛军到达藁城的时候,常山太守颜杲卿力不能拒,只好带着长史袁履谦一起去迎接安禄山.这在安禄山看来,理所当然的就是投降,于是欣然接受,还赏赐给他金鱼袋紫衣服,这是高官的象征,可谓待之"不薄".但安禄山终究不放心他,虽然仍然让他担任常山太守,但是却把他的子弟都带走当作人质.回来的路上,颜杲卿指着安禄山赏赐的"金紫"对袁履谦说:"我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呢?"袁履谦一下子领悟了他的意思,于是两人暗中谋划起兵讨伐安禄山.后来参与谋划的还有参军冯虔、真定县令贾深、藁城县尉崔安石、常山人翟万德、内丘县丞张通幽等人,而颜杲卿还联络到了太原尹王承业.这时颜真卿又派来颜杲卿的外甥卢逖与他联系,计划要合力断绝安禄山的后路.这些,都瞒过了安禄山.

起初事情进行的相当顺利.在他们要动手的时候,安禄山派去幽州征兵的高邈还没有回来,正是好时机,于是颜杲卿假借安禄山的命令召来另一员安禄山的大将李钦凑,让他率部到城下接受犒赏.这一天,即十二月丙午(二十一日),天刚黑,李钦凑率部来到常山,颜杲卿如约派人带着酒食妓乐去慰劳,把一群人灌得大醉,之后就割下李钦凑的头颅,不动一刀一枪就把这部分军队的部将抓住,第二天全部杀掉.颜杲卿遣散了这些兵众,并缴获了他的武器,来了一个漂亮的开门红.不久,高邈从幽州回来,快要到达藁城的时候被颜杲卿派来的冯虔去抓获了.同一天何千年从东都到达这里,也同样被抓.从抓的手法上看,大约两次是一样的,都是颜杲卿派人迎接,然后出其不意抓人.抓来的何千年向颜杲卿分析了一下局势,认为常山郡所招募的士卒都是乌合之众,无法抵抗叛军,所以颜杲卿应该深沟高垒,以逸待劳,避免与叛军直接交锋,等到朔方人马来到的时候,再合力进攻,联合赵魏两地,割断叛军之间的联系.何千年据此提议应当声言李光弼已率领一万人马从井陘关出发,同时以恐吓的手段来警告张献诚要尽快投降.应该说,安禄山一方的叛徒何千年的办法确实算是一条奇计,所以颜杲卿听后大喜,按照他的谋划行事.这条计谋很快显示出来效果了,张献诚中计,果然撤退,他所率领的团练兵也都溃败.这又是一次胜利,于是颜杲卿派人入饶阳城慰劳将士,之后命令崔安石告诉其它州郡说:"大军已下井陘,朝夕当至,先平河北诸郡.先下者赏,后至者诛!"这个影响可比颜真卿的孤掌难鸣要大多了,也就是这时,河北的州郡大规模响应,有十七郡重归朝廷,合兵总共有二十多万.而这时依附安禄山的则只有安禄山的老家范阳,以及卢龙、密云、渔阳、汲郡和邺郡等六郡.本来范阳的贾循也有意投降唐,但就在他犹豫不决没有行动的时候,别将牛润客听了此事,报告给安禄山.安禄山赶忙派亲信去召贾循,乘机杀了他,并且将他灭族.不过总体上对唐朝一方来说,形势有所转机.

河北的一系列事件牵制了安禄山,无疑也缓解了潼关的压力,因为安禄山本打算亲自率兵攻打潼关的,但河北有变,而且已经变到这个地步了,自己的家若是不保,自己也就危险了.于是安禄山率军回征,叛将蔡希德也带一万人马从河内攻向河北.

这时颜杲卿有一个失误,他派自己的儿子颜泉明与贾深、翟万德一起到长安,向朝廷进献李钦凑的头颅及何千年与高邈等人.这本来是没什么毛病,但这时出现了一个小人,把事情搞的乱七八糟.这个小人便是张通幽,他哭求颜杲卿说:"我哥哥张通儒是叛军将领,请让我与颜泉明一起入京,以救我全家的性命."善良的颜杲卿没有任何戒备心理,受到了他的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但到了太原,张通幽转而想依附太原尹王承业,这倒也没什么,可是他居然让王承业扣留了同行的这些人,连颜泉明也一起扣留住了,然后另作表书夸大自己的功劳而贬低颜杲卿,另派使者前去朝廷.糟糕的是,

起兵才八天的颜杲卿,还没有作好必要的防守准备,而叛军在史思明和蔡希德的带领之下已经兵临城下,这时颜杲卿急忙向王承业求援.王承业在窃取了颜杲卿的功劳之后,以一种小人的心理盼望叛军能够攻陷常山,所以拥兵不救,可说是丧尽天良.于是瞬间常山成了孤城,尽管颜杲卿率兵昼夜苦战,以致箭尽粮绝,在初八之那终被叛军攻陷.在叛军血腥屠杀了一万余人之后,把抓住的颜杲卿、袁履谦等人送往洛阳.就在颜杲卿为常山苦苦守城的同时,王承业的使者已经到了长安,玄宗看了奏表之后非常高兴,任命王承业为羽林大将军,他部下加官进爵的竟达一百多人.颜杲卿则只被封为卫尉卿,而且任命还没有到达,常山城就已被叛军攻陷.对比一下,简直是两重天——写到这里十分的难过,一为颜杲卿,二为颜杲卿,三仍为颜杲卿.他太可怜了,他太忠诚了,他太正直而善良了,然而他却在地下,而得志的小人却在天上……

颜杲卿等人被押送到洛阳,安禄山历数自己提拔颜杲卿的过程,责备他:"我什么地方有负于你,而你竟然起兵反对我?"事实上安禄山确实待颜杲卿不薄,但颜杲卿与为董卓叹息的蔡邕不同,他不是意气用事的文人,而是一位忠烈之士.颜杲卿对安禄山怒目相视,大骂说:"汝本营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为三道节度使,恩幸无比,何负于汝而反?"实在是妙问,以同样的逻辑诘问本来的诘问者,在单纯的辩论上,颜杲卿胜利了.颜杲卿自知不免,索性大骂个痛快:"我世为唐臣,禄位皆唐有,虽为汝所奏,岂从汝反邪!我为国讨贼,恨不斩汝,何谓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杀我!"安禄山十分恼怒,令人把颜杲卿捆绑在中桥南头从西第二柱,肢解杀死.直到死,颜杲卿仍然骂不绝口.这一天,颜杲卿一家被安禄山杀死的有三十多人.他们死的也非常惨,颜杲卿的幼子颜诞、侄子颜诩,还有袁履谦,都是被先截断手足,然后"割脔",这和后来极惨的剐刑已经很接近了.

颜杲卿死后,河北的形势又一下子逆转,原来投唐的郡县又转而投向了安禄山.但就在这一年的二月,颜杲卿曾盼望了许久的李光弼终于率军赶到,攻破了常山,俘虏了叛将安思义.在与史思明激战过后,李光弼取胜.李光弼将颜杲卿和袁履谦等人在狱中的妻女释放了出来,厚加给恤.后来幸运的活下来的颜泉明,终于得到自由,他求得其父与袁履谦等人的尸体,让烈士们入土为安.几年后,朝廷下诏追加颜杲卿为太子太保,并予以褒奖,也算是告慰了烈士们的在天之灵.也就是这时,颜杲卿的堂弟颜真卿,怀着满腔的悲愤,写下了名篇《祭侄文稿》: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阳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璉,阶庭兰玉.每慰人心,方期戡谷,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东.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榘,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及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这一篇的出名,更多的是因为颜真卿的书法,事实上这篇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是很有道理的,全篇读来有一股莫名的悲愤,"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想起叶圣陶先生五月卅一日在急雨中悲愤的写下:我满腔的愤怒!"中国人不会齐心呀!如果齐心,吓,怕什么!"比叶先生文中那"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像王承业这样丑陋的魔影.但王承业最终也得到了报应,然而我对他没有一丝同情,他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他在太原军政不修,所以朝廷派侍御史崔众剥夺了他的兵权,不久又派宦官杀了他.

颜杲卿死后,河北一带,颜真卿仍在坚守平原,当然他也有所发展.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名叫李萼,从清河来到平原,向颜真卿借兵,指明清河是平原的西邻,而且那里有很多辎重,人口也有十余万,其财物足可抵上三个平原,就是兵马也相当于两个平原郡,因此如果颜真卿能够控制这里,以平原、清河两郡为防御核心,"则余郡如四支,无不随所使矣".颜真卿觉得自己这里的兵刚召集,没经过训练,而常、封二将没经练兵而兵败的教训就在眼前,颜真卿不敢大意.所以这些兵也只够拿来自保,没法顾得上邻郡.颜真卿想问李萼下一步计划,再做决定,李萼则似乎有些发怒,说"您决心没下,我怎敢鲁莽的说出下一步的计划呢!"这下倒真有些打动颜真卿,本来颜真卿是想借兵给他,但又担心借兵之后兵力分散,一事无成不说,更要命的是连自身都难保.住到馆舍的李萼没有灰心,写信给颜真卿,这回他从反面阐述一旦清河失守或者投靠叛军,那将成为平原西面的强敌,到时颜大人也就追悔莫及了.看后颜真卿大为震惊,立刻去见李萼,答应借兵六千.等把他送到边境与他握手

而别的时候,颜真卿又询问李萼下一步计划,李萼便将自己的策略和盘托出.李萼的计划很系统,他先指出朝廷派来的军队被占据险要的叛军狙击,无法前进,所以当务之急,是先攻打魏郡,抓住叛军的太守袁知泰,仍换上原来的太守司马垂,并让他做西南主将,分兵攻打崞口帮助唐军过来,共同讨伐汲、邺两郡以北一直到幽陵的这些地方的叛军;平原则与清河联手率领其它郡县的兵将,向南兵进孟津,沿黄河占领战略要地,截断叛军的退路.李萼推测东征的唐军不少于二十万,河南地区忠于朝廷的军队也不少于十万,所以还是大有可用的.颜真卿只要上表朝廷请求东征的唐军固守,而不要轻易出战,这样用不了一个月,叛军必然会发生内乱.颜真卿不禁拍案叫好,于是会同清河及博平的军队,果然把魏郡兵杀的大败,一举收复了魏郡,军势大振.还有一件事比较感人,就是平卢游弈使刘客奴等人在杀掉安禄山任命的平卢节度使吕知诲后,联系颜真卿,主动提出要拿下范阳,颜真卿派人带着东西去支持,并且把自己当时唯一的儿子交给刘客奴作为人质.后来刘客奴被赐名为刘正臣,不过可惜的是,他这一次袭击范阳被史思明击败,后来逃回来时被安东都护王玄志杀了.因此这一次努力又白费了.

但不管是平原还是常山,如果从大的方向来说,他们只能算做是"辅",而唐军的主力,也就是与叛军正面交锋的军队才是"主".如果大局上不能占据优势,那局部即使能够一时主动,但没有后续力量,没有外来的支持,也终将孤掌难鸣.假如能够有一部分唐军来支持常山的颜杲卿,那么当时常山未必会陷落;假如唐军能够打败安禄山主力,那么再有河北、河南等地的响应,局势应该向着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但唐军主力无法击败叛军,一时间处于下风,所以在尹子奇、史思明的攻击之下,河北诸郡相继陷落,最后只有平原、清河及博平三郡坚持了下来.而到了潼关失守、玄宗出逃之后,颜真卿也终于守不住,只好带着人离开守了一年左右的平原,辗转江淮、荆襄,历经半年的时间,最后到达凤翔.

安史之乱中的颜氏一家,或死难,或顽强的抵抗叛军,还有的流离失所,但他们都十分忠于唐王朝.不知唐初的颜思鲁——也就是颜杲卿、颜真卿共同的五世祖——在天有灵,会为后人的悲惨遭遇而痛心呢,还是为他们的忠烈而高兴?也许他会含笑点头,但脸上却流淌着两行浊泪……

世上总是正反两方并存的,有烈士,就有叛徒,当然还有众多的居中者,这暂且不提.当东都洛阳陷落的时候,河南尹达奚珣投降了安禄山.这和颜杲卿出迎安禄山的时间相差不多.但与他同时被抓的,还有曾与他一起"绥辑将士,完缮城郭,遏其侵逼"的李愬、卢奕等人,但这些都坚决不降,被安禄山杀掉了.在两唐书上,他们都是作为忠臣与颜杲卿一起进入忠臣传中,至于达奚珣,则没有独立的传记.达奚珣最后在肃宗将当初接受伪职的官员们六等定罪的时候,成为一个重罪典型,被斩首了.其实原来提出安禄山想把汉将换成蕃将是别有用心的是达奚珣,而且他也确实和李愬等人一起守卫过东都,怎么看都不该是个投降的人.猜测一下,达奚珣的投降,会不会也和颜杲卿一样有着深意呢?之所以后来没有行事,是不惧怕被杀呢?这并不是想给达奚珣开脱,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也是很无奈的.但达奚珣连个开脱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担任了叛军的左相,就算不是主动,却也未见有多被动.不过达奚珣确是个胆小的人,有一次杨国忠不学无术的儿子参加考试,结果考了个不及格,达奚珣害怕杨国忠的权势,就让自己的儿子去询问杨国忠的意思,杨国忠一句"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吓的达奚珣赶忙把杨暄举为上第.然而胆小未必要泯灭良心,就算无法抗拒叛军的势力,也不该助纣为虐.在真正的烈士面前,王承业、达奚珣都不过跳梁小丑而已……

七、潼关失守

下面该回到主战场潼关来了.

安禄山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年底造反,不久高、封二将被杀,安禄山贪图早日称帝,没有进逼长安,算是个失策.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756年正月,安禄山自立为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任命了一系列官员.

其实安禄山过早的称帝,也算是个失策.明初,朱升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不能不说是十分具有远见的.只要自己势力巩固,还担心以后称不了帝么?然而真正等到天下平定才称帝的人并不多见,嬴政是在统一了天下之后登基为帝,不过始皇之前并无"皇帝",所以算是个例外,但他也并没有急于成为"天子";刘邦则是在打败项羽之后当的皇帝,也算沉得住气了.至于尚未成功便称王称帝的却大有人在,比如陈胜,他以前的伙伴到他的宫殿,不禁赞叹"涉之为王沉沉者!"也就是说陈涉当了皇帝好阔气哦;还有李自成,大家普遍认为他入北京城称帝过早了,这也是

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另外,唐高祖也是在占据长安之后没等平定天下便称帝,而失去了自己带兵打仗的自由(皇帝御驾亲征确实干系重大),这给他带来一系列麻烦的问题。安禄山也没有什么长远之见,至少因称帝而耽误进军长安,就说明他不但在政治上,就是在军事上也有些鼠目寸光。玄宗一开始的反应,让主力与叛军正面交锋,而将江南等地紧紧控制在自己手中,其实还是很有见地的,但边缘问题抓的好,在主要问题上却一再发昏,最终导致了出逃的结果。既然双方各有失误,倒也算得上是棋逢对手,只是让人看着太憋气,不如唐初的战争看着痛快。归根到底,玄宗学到了曾祖父文治的功夫,却远没有太宗的武功厉害。

在介绍唐军于潼关前与叛军对峙之前,不妨先说说郭子仪、李光弼与史思明之间的战斗。

(一)、潼关前,安禄山暴跳如雷

在常山李光弼曾与史思明交战过,几个月后,郭、李二人又与史思明多次交战。唐军取得常山郡九县当中的七县之后,与史思明对峙。史思明切断了常山的粮道,李光弼派人去石邑取粮草,蔡希德攻打石邑,一时被张奉璋击退。但这无法持久,李光弼便向郭子仪求救。郭、李合兵与史思明交战于九门城南,将叛军打得大败。史思明收拾残兵逃奔赵郡,蔡希德则逃奔巨鹿。不久史思明又从赵郡逃到已经归顺了朝廷的博陵,他便把博陵的官员全部杀死,于是"河朔之民苦贼残暴",纷纷起兵反抗,多至二万人,少者万人,给叛军制造了不小的障碍。当唐军一到,这些军队都主动来助战。于当月十七日进攻赵郡,激战一天,大获全胜。李光弼将收缴的被抢掠的物品,全部归还了城中的百姓,郭子仪也将俘虏的四千余人全数释放,然后杀了安禄山任命的太守郭献璆。唐军这种措施很得人心,只可惜官兵并非一直都如此行事,一般时候,都是"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如剃的情况以后再说,那剃到什么程度呢?请容我在这里留下一个小小的"悬念"。

此后,李光弼率兵包围博陵,十天也无法攻克,就退兵回恒阳补充粮草。后来郭子仪与李光弼率兵退回常山,史思明收拾数万散兵随后追击,打了三天,到达行唐县,叛军终因疲惫而无力再战,这才退兵。于是郭子仪乘机出击,在沙河取胜。蔡希德逃到洛阳,安禄山让他率领二万人,并派牛廷珣率范阳一万多人,共同增援史思明,合兵一共五万多人。双方较量起速度,终于唐军早些抵达恒阳。郭子仪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让史思明大为头疼,因为他去攻击的话,唐军就固守,他要是撤兵唐军就追击,而且唐军白天向自己炫耀武力,晚上又派部队来袭击,这样持续了数天,叛军一直都不得安生。看到叛军疲惫,郭子仪与李光弼商量说:"叛军已经疲劳,可以出战。"这便是"敌疲我打"的道理吧。

五月二十九日,双方在嘉山会战,叛军大败,五万人被杀死了四万多,被俘的也有一千来号。此战史思明败的相当惨,他从马上摔了下来,把头发都摔乱了,也不顾地上是否平坦,光着脚步行而逃。到了晚上,这才拄着折断的长枪回到了军营,然后又逃向博陵。李光弼则率军紧紧围住博陵,一下子军威大振。朝三暮四的河北的十多个州郡又归降了朝廷。这样,范阳的退路再次被切断,叛军在这之间往来只好偷偷摸摸地通过,可是再怎么小心也没用,大多数仍是被唐军俘获,所以安家在范阳的叛军将士们士气都很低落,"无不摇心"。

这样的话,形势极不利于安禄山,如果他的军队士气没有保证,那就玄了。因此安禄山又气又怕,大约是一边狂抓脑袋,一边大骂当初劝自己起兵的谋主高尚与严庄等人——"你们数年来都劝我反叛,说一定能成功。可我现在被挡在了潼关,几个月都不能攻破,北归的路也被切断,我们现在占据的就只有汴州、郑州这几个地方,这如何能够取胜呢?嗯?嗯?从此以后你们不要再来见我了!"高尚与严庄听后很害怕,当真好多天不敢去见安禄山。这时安禄山部将田乾真从潼关回来,替两人说话,劝安禄山说:"自古帝王经营大业,皆有胜败,岂能一举而成!今四方军垒虽多,皆新募乌合之众,未更行陈,岂能敌我蓟北劲锐之兵,何足深忧!尚、庄皆佐命元勋,陛下一旦绝之,使诸将闻之,谁不内惧!若上下离心,臣窃为陛下危之!"也就是说,谁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主上您又何必着急?何况那两个人都算是元勋一级的人物,不可轻动啊。安禄山一听十分高兴,叫着田乾真的小名说:"阿浩,你真能够体谅我。"然后把高尚与严庄召来,摆宴款待,席间安禄山还亲自为他们唱歌劝酒,大概是年纪大了跳不动舞了,所以唱唱歌也算一番心意。真怀疑安禄山是不是有音乐家的天赋,歌舞俱通,难怪音乐家的唐玄宗会喜欢他。就这样,安禄山仍像以前一样对待他们,但这也无法扭转现实的局势,所以安禄山计划放弃洛阳,率军回保范阳。

安禄山虽然计划要撤军,但决心未下。确实,对于他来说,后退的危险更大。因为真正的后退比后方报来的糟糕消息更能打击士气。李渊父子从太原向长安进兵的过程中,遇到了下雨的麻烦,当时李

渊曾想撤军,但在李世民的坚持之下,仍然向长安进发.这后来被证明为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李渊真的撤军,那他后来能否开创唐朝,还真不好说,基本上就是无望了.安禄山也一样,如果退兵,叛军上下士气必定一下子降低不少,回保范阳也未必会成功.安禄山犹豫的原因,大概就是如此吧.但他这些脑筋是白费了,因为他根本不必要劳神,唐军内部的矛盾足以为他进军制造机会.

(二)、潼关前,哥舒翰灰头土脸

对于叛军来说,最希望什么?当然是速战速决,因为与市井之人组成的唐军正面交锋,他们无疑占尽先机.那叛军最怕什么?叛军最怕什么其实前面安禄山已经说了,就是在潼关前被阻,而后路又被切.所以唐军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当然就得照着叛军最怕的地方下手.守住潼关,切断叛军后路,唐军就居于主动地位;不断后路而单守潼关,至少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两样都不占,那就完了,若只断敌人后路,而自己的门户没有守住,也是白费.所以,最关键的,就是潼关.只要唐军守住潼关天险,后方稳定,哪怕敌人逞豪强?

最先上场的高仙芝、封常清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首轮交锋兵败之后,死死守住潼关,阻挡了叛军前进的速度.可惜玄宗冤杀了二将,继任的便是前面提到的哥舒翰.

玄宗看中哥舒翰的,一方面是他的善战,当然也有他身为大将的威望,另一方面,则是他与安禄山素来不睦.玄宗召见哥舒翰,拜他为第二任兵马副元帅,而主帅是谁呢?通鉴没有写,看来应该还是玄宗的六子荣王琬,但他在当年年底就去世了.这里插一句,据通鉴载,荣王是在公元 756 年年末去世的,也就是活到了哥舒翰为副帅,而两唐书荣王本传则写他是在高仙芝为副帅之后不几天就死了,也是年底,但两个时间可相差一年呢.我倾向于唐书的记法,因为唐书上写玄宗任命哥舒翰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即主帅为皇太子,如果荣王未死,主帅应该没必要换,反正也不是真正的上阵拼杀.易帅之事说明荣王确实已死,不过我们也不必对这个小问题斤斤计较,反正荣王也不是一个多重要的人物.

玄宗命哥舒翰率八万唐军去征讨安禄山,同时下诏让各地进军,共同收复洛阳.哥舒翰本来因病不想答应,但玄宗不同意,又任命田良丘、萧昕等人为他的助手,令火拔归仁等率部听哥舒翰调遣,加上高仙芝原来的军队,这号为二十万的唐朝大军,全部交给哥舒翰指挥.

接手后,哥舒翰仍然坚持高、封的策略坚守潼关,但他因病不能料理军务,看来病的真不轻,他只得让田良丘来处理军政大事,但田良丘又不敢一个人做重要决定,于是让王思礼统领骑兵,李承光统领步兵.但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二人争权,军令无法统一.在军队,军令据有最重要的位置,军令不行,将何以统兵?军令不统一,士兵又何以是从?加之,哥舒翰用法严厉,有些不体恤士兵,所以唐军士气低落,大大影响了战斗力,尽管本来战斗力就不高.但这种情况下,以潼关为本,哥舒翰击败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的进攻.也许望着关下的安庆绪,哥舒翰心里说:"嘿嘿,乳臭未干的小儿……"

但哥舒翰这期间做错了一件事,这件事导致了极严重的后果.与高仙芝、封常清等几乎不预朝廷中事的边将不同,哥舒翰参与了朝中大臣间的倾轧,比方前面提到的他为杨国忠指证李林甫与阿拔尼有关,又与安禄山有仇,所以哥舒翰再想脱身就难了.杨国忠本来是拉拢哥舒翰的,如果两人一直是这样的关系,那么对哥舒翰率军作战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这件导致严重后果的事情,是什么呢?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玄宗相信安禄山造反之后采取的措施中,有一项就是把安思顺从朔方召回来,由节度使改任为户部尚书,以郭子仪接替他为新任朔方节度使.这一次免职不是偶然的,从姓氏上我们也大致可以猜测,安思顺与安禄山有关系,但是是什么关系呢?正史上没有记载安思顺的生平,倒是杜牧在《张保皋郑公传》中写明他是安禄山的从弟,安禄山传中则说是两人约为兄弟,不管怎么说,两人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玄宗才会让他回到朝中,至少兵权是不可以再交给他了.然而安思顺并未参与安禄山的谋反中,当他得知安禄山要谋反的时候,曾借入朝之机向玄宗奏报了这件事.因此在安禄山真的反叛时,玄宗对安思顺没有加罪.但哥舒翰不仅与安禄山有矛盾,也一直与安思顺有仇,而且从那一次与安禄山闹翻时安禄山的话中可以看出,哥舒翰应该是先与安思顺不和,然后才引发了与安禄山的矛盾.所以一旦得势,哥舒翰便寻找为难对手的机会.安禄山造反,这是天赐良机,古时谋反是十恶之首,往往株连九族,唐朝的法律,兄弟在其它地方不知情的,可以不算.安思顺虽然早先奏报了玄宗这件事,但玄宗终究难免会心存芥蒂.哥舒翰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让人假装送信,然后又在潼关抓住这个人,交给朝廷,还列举了安思顺的七条罪

状,请求玄宗杀了他.就这样,玄宗将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处死了,流放他们的家人到岭南.推测玄宗的心理,只怕未必不清楚安思顺的冤屈,但一来是难免还有怀疑,二来也是为了"讨好"哥舒翰,三则未必没有泄愤的意思在其中.史载,杨国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杨国忠与安禄山有仇,但他却要救安思顺,可见杨国忠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为人那么坏.只是他为什么要救安思顺呢?是因为见安思顺冤枉,还是安思顺托杨国忠为自己求情?史上没有关于安思顺一家给杨国忠送礼一说,所以杨国忠可能是自发的为安思顺辩白冤屈.在《全唐文》中有一篇邵说的《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当是后来郭子仪为安思顺鸣冤时所作.文中没有什么独家报导,除了两唐书和通鉴记的事情(还没这几本史书全呢)之外,就是一堆滥而无用的颂词了.但里面没有提到杨国忠,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满朝官员都觉得安思顺很冤,不单单是杨国忠;二是后来杨国忠被定为奸臣,不提他可能是为了避讳吧.但玄宗别人的话都没听,一个心思的按照哥舒翰所奏,将安思顺处死了,杨国忠不管有没有求情,都必然对哥舒翰产生一种忌恨心理.杨国忠很担心有人会取代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因为感情上的疏远,早晚会带来现实上的距离,比如玄宗曾很信任的李林甫就是他的榜样.而且要命的是,哥舒翰是有边功的,而且如若胜利,哥舒翰的功劳又将十分卓著,如果再有皇帝这般的信任,那时将无人撼动他.战国时秦国的范雎,就是因为担心白起的功劳而要求秦昭王撤军.应侯范雎还是有功于秦的,而杨国忠几乎没什么政绩作为资本,自然更加忌讳这些.但哥舒翰应该不会想到这会得罪杨国忠,因为对他而言,他只是除去一个仇敌而已.

如果说这件事是哥舒翰无心之失,但确实与杨国忠之间出现裂痕,所以为后面的事打下了一个不好的基础.安禄山起兵所打的旗号是讨伐杨国忠,所以人们都以为安禄山叛乱的原因是杨国忠骄横放纵,所以杨国忠一下子成了"公敌".有鉴于此,部将王思礼悄悄的劝哥舒翰,让他上表请求玄宗杀掉杨国忠.这一次,哥舒翰没有答应,也许是自度力量扳不动杨国忠,也许也没以为会有和杨国忠成为敌人的可能.于是王思礼又请求率骑兵三十把杨国忠从长安劫持出来,到潼关再把他杀掉,哥舒翰仍然反对,说:"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唐书上则说哥舒翰心许之,未发.其实这两种记载倒也算不上矛盾,因为可以是心里答应,而嘴上反对.但哥舒翰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呢?先暂时放一放.就在哥舒翰未发之际,有人将此透露给了杨国忠.要说哥舒翰实在太大了,这样的话怎能容其泄露出去?当事人哥舒翰应该不会傻到和别人去说这件事,王思礼只要不是别有用心,一般也不会说出去.那么是谁泄露了呢?一方面可能是某个人不小心听到的;另一方面,退一步想,若哥舒翰真的"心许之",虽没有大动,但怎么也有所动作,毕竟纸里包不住火.这样的话,哥舒翰之失就在于速度不够快,如果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事办成,后面也就没事了.哥舒翰虽是一员战将,但从他与杨国忠联手击败李林甫,准确的预料到了李皇叔的失势和杨国忠的得势,可以说是有一定政治敏感的,并非完全不懂政治,像这样的失误,实在不该出现在他身上.而从动机上看,哥舒翰与杨国忠并未有仇,而且杨国忠当政几年,对哥舒翰一直还是拉拢的,从私人角度,实找不出哥舒翰要杀杨国忠的理由;当然我们也不必给哥舒翰扣个大帽子,说什么替朝廷——啊不,得说是替国家、替人民,铲除一个蠹虫,按哥舒翰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和安禄山也没什么区别了;如果说是想杀掉杨国忠后自己取而代之,那也基本不可能,因为后宫中还有个杨贵妃,哥舒翰杀了她哥哥,贵妃同志又怎会答应?哥舒翰再傻也不至于去得罪这位虽无皇后之名、却有皇后之实的娘娘大人.左右不通,那么就动武了:看你这婆娘还能兴什么风浪?但哥舒翰既然可以动兵干掉杨国忠,甚至为免除不利于自己的枕边风而杀掉杨贵妃,又为何不能直接杀唐玄宗呢?杀杨氏兄妹,自己至多是个权臣,而杀了皇帝,则自己也可以当皇帝,做了同样大小的物理概念上的功,哥舒翰何不取更有利于自己的那个选择呢?从实力上说,哥舒翰现在手中握有唐王朝当前能够拿得出的几乎全部家当,只要反戈一击,那么他对唐王朝的威胁将十倍于此时的安禄山,因为安禄山尚在潼关之外,还得千里奔袭挺进关中,而哥舒翰却是直接掌握着潼关.但是没有,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这句话透露出自己不愿造反的心态,当然,也可以说是对唐朝的忠心.而且要注意,王思礼这时说的只是把杨国忠抓来杀掉,根本没涉及到玄宗和贵妃,但哥舒翰当即就说这样就相当于反叛唐朝,可见他是把杀皇帝宠臣和反叛皇帝等同看待的(杨国忠是皇帝的妻兄,是国舅,没经过皇帝同意而擅自杀害,确实有点说不清).那个"心许之",想来是史家揣测的可能比较大了,并不一定真是哥舒翰的想法.因此,我倾向于哥舒翰在这件事上并未同意.而且他没同意,也就问心无愧,在这件事上大意也就情有可原了,如果心里有鬼,对于这些就会格外谨慎,绝不容忍泄露出半点天机.

那么对于杨国忠来讲,他并不能清楚的知道哥舒翰是怎么想的,就算哥舒翰亲自对他说"杨老弟,你放心,我绝不会杀你",杨国忠又岂能相信?由于哥舒翰手握重兵,一旦挥师西来就连玄宗都拿他没辙,何况杨、哥二人之间裂痕已经产生,杨国忠对哥舒翰自然是十二分的小心.杨国忠很是害怕,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危险,便上奏玄宗说:"潼关大军虽盛,而后无继,万一失利,京师可忧,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苑中训练."玄宗同意,真的招了这么一支队伍,而后,杨国忠又招募了一万人,屯于灊上,由他的亲信杜乾运率领.这支军队的任务,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则是为了防备哥舒翰.觉得有些奇怪,宫中招的三千人,再加上监视哥舒翰的一万人,凑在一起也不过一万三,如果哥舒翰真的反了,或者真的要回军杀掉杨国忠,别看他们打不了安禄山,但对付朝廷还是绰绰有余,何况还有个安禄山在关外,弄不好哥舒翰提前做一回吴三桂的角色,唐朝这么丁点人哪里够用?哥舒翰得知这件事后,意识到杨国忠可能会暗算自己,身在朝外的他,当然更害怕杨国忠的谋害,于是上表请求把驻扎在灊上的这支军队也归自己指挥.朝廷应该是应答了,就是不想答应,也没办法.某一天哥舒翰把杜乾运召到潼关,借机杀了他,免了一个后患,却加重了更大的后患,因为这次杀将使杨国忠更加害怕,杨国忠听说此事后回家对着儿子说:"吾无死所矣!".可哥舒翰也害怕,两人简直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历来最忌的就是将相不和,所以唐朝内部将相互相猜忌,互相害怕,结果也就肯定好不到哪去.

没过多久,唐终于为将相不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时有人报告玄宗,说崔乾祐在陕郡的兵力不到四千,都是老弱残兵,而且还没有准备.唐书上说这是"觐者"报告的情报,也就是侦察员了,无疑这个情报是错误的,要么是侦察员水平太低,没打听到真消息,却中了敌人"示弱"诱兵之计,要么就是出于交差心理,说个皇帝爱听的话就算了事,要么就是被敌军收买了,总之,假情报害死人啊.从情报战上,唐军再输一筹.一听说有这么好的机会,只有四千无备的老弱残兵,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好大"馅饼"啊,不容分说玄宗便派人去催促哥舒翰出兵收复陕郡和洛阳.哥舒翰不是没有头脑的赵括,一接手时就贸然向前冲上去,他没有这么做,而是一直坚守潼关.接到玄宗的命令后,哥舒翰回奏说:"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赢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一眼就看出来馅饼下的陷阱——这是一条诱敌之计.哥舒翰又耐心为玄宗分析,说叛军远来,利在速战速决,己方则利在长期坚持,只要据险扼守住要害就够了.此外叛军残暴,不得人心,现在他们被困在潼关前,形势不利,必将有内乱,那时乘机攻击,则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哥舒翰说的完全符合当时形势,因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当时数一数二的将军的敏锐眼光.确实,对于唐军来说,最主要便是取胜,只要最后能胜,出兵又何必急在一时?而且当时各地征兵大多都还没到(高、封二将之所以只能带着那些乌合之众,就是因为无兵可用),怎么看唐军都必须等待.除哥舒翰的上奏之外,郭子仪和李光弼也上书言道:"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郭李二人主动提出去袭击敌人后方,而建议唐军在潼关的主力应坚守要塞.如果用奇正来分析的话,潼关的军队为"正",郭李的军队则为"奇"."正"保住了,至少自己不败,再出奇则可致胜;如果"正"不存在,那"奇"也无用.郭李二人的建议正体现了这样的策略.但通鉴是做了节选的,没有把"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也写上,事实情况正是如此,哥舒翰老而病,唐军又是乌合之众,这些都为叛军所知,也正因此速战才更加有利于他们.同时,郭子仪和李光弼还认为,如果师出潼关,一旦"变生京师",则"天下怠矣."后来的事情,果然就被他们这两个乌鸦嘴给说中了.无论是哥舒翰的上奏,还是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分析,从正反两面来论述,已经很全面了,如果玄宗真的采取这样的策略,那么安禄山真的就要失败了.

然而,将相不和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了它具有破坏力的作用.杨国忠怀疑哥舒翰想要谋害他,就对玄宗说叛军没有准备,哥舒翰的逗留拖延,将会贻误战机.玄宗没有看到自己的劣势,却死要面子,他本来就想出击,在听了杨国忠的话后信以为然,接连派宦官去催促哥舒翰出兵——这里不妨提前说一句,那就是玄宗既然想死要面子,那后来就只好活受罪了.看到一个接着一个的使者,哥舒翰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抚膺恸哭起来.

从前面的介绍,我们看得出来,哥舒翰绝不是一个软弱的人,相反,他比较洒脱、刚强的,然而这时,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却惨到要抚膺恸哭——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想起来接到一十二道金牌诏的岳飞,当时岳飞不得已奉命撤军的时候,也是仰天落泪.有人说岳飞不该"愚忠"奉诏回来,事实上宋高宗把岳家军的后援全部切断,在北方就只剩下这一支军队,无论如何都不能再逗留.不过这里

不是讨论岳飞,就不细谈了.哥舒翰遇到的情况虽然相反,但都是迫不得已,也算是异曲同工了.唐军不能轻出潼关,这是从大的方向上来说,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而从哥舒翰个人的角度来分析,玄宗的催战令就如同是催命符了.出战的话,本来有两个可能,要么胜要么负,唐军的情况基本上可以排除胜的可能,或者从反面来说,如果真能取胜谁还愿意守呢?而负又有大败和小败,小败至少是劳而无功,但还可以回到潼关重整旗鼓,其情节严重性只比高仙芝轻一点,弄不好玄宗也会生气,若是杨国忠从中作梗,譬如和玄宗说哥舒翰没尽力打,或是说与叛军有勾结,反正理由多的是,杨国忠怎么也能想出几条来,那哥舒翰这条老命就玄了.小败尚且如此,若是大败,像封常清那样,就是不用杨国忠出面,玄宗都不会容忍.想到自己将来命运的惨淡,哥舒翰能不大恸?然而,玄宗这道催命符却并未逼反哥舒翰,再次印证了哥舒翰确实是忠于唐朝的.然而哥舒翰怎么也没想到,他后来没有死在唐玄宗、杨国忠的手上,尽管他战败了;最后他是死在敌人手上,尽管不是在沙场.

六月初七,唐军与崔乾祐所率领的叛军在灵宝西原相遇.崔乾祐占据了险要,有着地利上的优势,他们南靠大山,北据黄河,有狭道七十余里.崔乾祐把精兵埋伏在险要的地方,因此从外面看上去,叛军确实人少.哥舒翰与田良丘在黄河上乘舟观察军情,看到了叛军兵少的表象,便命令大军向前进发.王思礼等人率领五万精兵在前开道,其余十万大军在后跟随.哥舒翰则带三万人马在黄河北岸的高丘上观察指挥.崔乾祐使出诱敌深入的计谋,派出不到一万的兵士,三五成群,稀稀拉拉,队伍有疏有密,士兵有前有后,唐军看到后都大笑起来,以为叛军不会用兵.按说,这么明显的诱敌伎俩并不高明,就是示弱都示的太简单了一点,如果对照《三国演义》里博望坡前赵云、刘备两次败退才把夏侯惇引入埋伏圈,那这一次伏击就有点太无聊了,显示交战双方都并不很高明.当然,我们作为纸上谈兵者,而且又是在事后,当然好说了,但在实战中却没有这么容易分辨究竟是真是假,可是总也得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啊,都说曹操多疑,但他多疑的对,又有几人敢于"虚则虚之,实则实之"的来一把呢?如果当时曹操在的话,崔乾祐的伏兵计也许就成不了了.唐军没有提高应有的警惕,实在于不该,由此而产生的轻敌态度无论如何都不利于作战.但对付这些诱饵唐军肯定是会胜利的,因此两军一交战,诱饵叛军们便偃旗息鼓,向后败逃,唐军乘"胜"追击.不一会,便中了了叛军的埋伏.叛军占据高地,用滚木石块向下攻击唐军,唐军伤亡惨重,而且道路狭窄,人数众多,士兵们拥挤着,刀枪伸展不开,人也没法后撤.这或许就有如鲠在喉般的难受了.哥舒翰又以马拉毡车为前队,去冲击叛军.看来以车代人的办法有一定效果,这种情况持续到了中午,不想天公不作美,东风来的实在不是时候.崔乾祐把数十辆草车塞在毡车的前面,然后放火焚烧,顿时烈火熊熊,烟雾蔽天,加上风势,大烟吹向唐军,弄得士兵们无法睁开眼睛,于是敌我不分,互相厮杀起来.唐军以为叛军也在烟火中,于是弓弩手放箭射击,找不到敌人的确切踪影,当然就是乱射.直到天黑,唐军的箭都射完了,才知道原来烟里没有叛军,实在是白忙了一个下午.这时崔乾祐早已派同罗的精锐骑兵从南山绕过,在唐军的后面发起进攻,顿时唐军腹背受敌,首尾大乱,军心动摇,所有人都不不知所措.于是有的丢盔弃甲逃入山谷,有的互相拥挤着掉进黄河淹死,更多的人当然是在鼠窜,喊杀声振天动地,唐军死伤很严重,据说是"十不存一二".这回扮演乘胜追击角色的换成了叛军.而唐军后面的将士看见前面的部分大败,也丧失斗志,纷纷溃逃.紧接着连锁反应,在黄河北岸未渡河的军队也向后撤,哥舒翰仅与部下数百骑兵得以逃脱.他们从首阳山的西面渡过黄河,进入潼关.在潼关城外,原先为了防卫,挖了三条深沟,都是宽二丈,深一丈,结果这三条沟没给敌人用上,却成了自己军队的坟墓.当过关的人马来到时,纷纷落入沟中,很快把沟填满了,紧接着后面的人也来到,踏在他们身上得以通过,有点类似于踩踏事件.不管怎么说,最后逃入关内的残兵总共才八千多人.这样的唐军当然更加无法抵挡叛军攻势,六月初九,崔乾祐率兵攻占了潼关.

至此,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一一潼关失陷.

(三)、“大汉晁当倒地”

兵败后,哥舒翰没有回朝,想象一下,如果他回去的话,只怕多半会被杀.

哥舒翰到了关西驿站,张贴告示,收罗散兵,想要重新夺回潼关,将功补过.哥舒翰这么做,当然是不甘心就这样被杀,另外,也有想要挽回面子的原因,以及对唐王朝的忠心.事实上哥舒翰已经算是尽了一个元帅的责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想收复潼关,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未败之时都抵挡不住,大败之后士气低落之极,还能指望有什么作为吗?如果再打,多数也是败.但这时蕃将火拔归仁发挥了作用,避免了哥舒翰的二次惨败,但却是以另一种结局收场.

火拔归仁率领一百多骑兵包围了驿站,他亲自进去对哥舒翰说:"叛军来了,请您赶快上马."哥舒翰上马出驿站后,发现情况不对,自然知道这是火拔归仁谎报军情.火拔归仁则率部下向哥舒翰叩头说:"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弃之,何面目复见天子!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请公东行."您没看到高仙芝、封常清都是什么下场吗?您难道想步他们的后尘吗?还是投降安禄山算了.哥舒翰自然不同意,哥舒翰不同意,好像还说了一句:"吾宁效仙芝死,汝舍我."唐玄宗和安禄山这时都有理由杀他,一个是因他战败,另一个则是宿仇.哥舒翰自己选择的还是唐,并不想去投降安禄山,所以就想要下马.铁心投降叛军的火拔归仁一看他不答应,就让人用绳索把他的双脚捆绑在马肚子下,将领中若有不愿意投降的,也都捆起来一齐押走.这时叛军将领田乾真赶到,火拔归仁就势投降了他,一行人一起被送往洛阳.

哥舒翰与安禄山是仇敌,从前面的表现来看,还是很忠于唐朝的,而且他本人也不愿投降叛军,那么见到安禄山,应该狠狠的大骂一通了吧?非也非也,这么想可就错了.当安禄山问哥舒翰道:"你过去总是看不起我,现在怎么样呢?"要注意,对敌双方交兵,一方获胜后往往会这么问手下败将,当然文人有时也会这么问,比如苏秦问他的嫂子"何前倨而后恭也",他的嫂子倒也直爽,说因为你现在富贵了.不过苏秦的问话显得有些小肚鸡肠,而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窦建德之后的问话,却有些孩子气,譬如他先问王世充以前说他是"童子"（就是说他是小孩子,看不起的意思）现在却又这么恭敬（又一起前倨后恭案）,王世充吓的赶忙谢罪.哥舒翰也一样,赶忙伏地而拜,说:"臣肉眼不识圣人."这句话听来真有些让人泄气,赶紧向上推了推眼镜,免得它跌下来——这么大一员将军,最后居然连点烈士之气都没有.哥舒翰还说,天下尚未平定,李光弼在常山,吴王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只要安禄山能让他活下来,他就写信招降这些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平定.哥舒翰知道安禄山也很恨他,怕他杀了自己,所以这么说也是为了加重自己的砝码,好让安禄山不敢轻易下手.安禄山听后很高兴,就拜哥舒翰为司空、同平章事.当然,当时以打仗为主,宰相之职基本就没啥用,而司空,本来就是荣誉头衔,当然更是无用.安禄山虽然把哥舒翰抬的很高,但从根本上就不信任他,没有给他一点实权,实际上还把他监视起来了.

安排好哥舒翰,安禄山又对火拔归仁说:"你背叛了你的主人,是不忠不义."然后就杀了他.安禄山这么做是想鼓励臣子们要忠心,当然是想要自己的臣子忠于自己,肯定还是希望唐军能源源不断的来归降自己.但他这么做,以后唐军里面像火拔归仁这么主动投降而且还把自己的上司卖了的人,倒真的有所减少,大多数的投降都是被迫的.其实鼓励忠心也就是做做样子,等安禄山遇上真正的烈士,手下那是绝不留情的.所以,他这么做,是有点失策,因为忠臣他也杀,叛臣他也杀,大家摸不准他的脾气,不投降要命,投降也有危险.在这方面上,他就不如刘邦老练,刘邦杀死曾救过自己的丁公,那也是在平定项羽之后,所以杀这个人可以表示自己讨厌叛臣,有点兔死狗烹的意味.而安禄山还没等兔子死掉,就把狗烹了,实在不高明.其实什么爱忠臣厌叛臣,都没啥用,谁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再说哥舒翰,他当真写信去招降其它将帅,然而都遭到了回绝,他们复信责备哥舒翰的背叛唐朝,根本不给面子.他们当然不会因为哥舒翰的一句话而投降.安禄山知道这样没有什么效果,就把哥舒翰囚禁在禁苑中,最后将哥舒翰秘密杀死了（还有一说是等安庆绪败退的时候杀的）.可叹一员常胜老将,一员曾经让西鄙人那么尊崇的将军,甚至"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都向他写过自荐信,这样一个人,最后竟是这样死了,容我再一次推推眼镜.哥舒翰需要有一个惨烈的结局,可惜他最后这样的下场实令人欷歔长叹,不免虎头蛇尾.和高仙芝、封常清一样,哥舒翰也可说是在一次大败之后而死,但又与他们不同的是,前二人还落个冤枉之名,而人们对哥舒翰却是非议颇多,三人共同的列传后面,史家连为高、封二人喊冤的力气都省了,用了大量篇幅来批评哥舒翰的投降,可见此事的影响.总之,这三个悲惨的人儿啊,的确不枉列在一起.

还记得本部分引语说的一个大汉正往前走着,忽然被一个不明物体砸晕,咣当倒地的话么?可以说,唐朝这时的确是被打的晕头转向了,潼关一丢,等于眼前一黑,紧接着就倒在地上,其状甚是可怜.还记得前面说李林甫比杨国忠幸运么?好吧,不再啰嗦,容我喝杯茶,下一章将为您介绍历史上著名的、柔肠寸断的、荡气回肠的、复杂多变的——马嵬之变.

第四章马嵬之变

潼关失守,于是河东、华阴等郡的防御使都弃郡而逃,部下的守兵也纷纷逃命.长安再无任何可守,

于是怒斩高仙芝、封常清,急催哥舒翰出战的玄宗,一下子失去了颐指气使的神气……

一、出逃

在潼关失守的当天,哥舒翰的部下到朝廷去报告情况危急,"上不时召见,但遣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潼关",按说"不时"一般是"时时、经常不断"或者"随时"之意,但后面那个"但",在古文当中一般就是"只"的意思.从语言角度来看,这个"不时"有点让人费解.但从句意来看,大致是说玄宗没有召见求救的人,只是派李福德等人率领监牧小儿组成的军队奔赴潼关增援.玄宗并未对哥舒翰的求救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这时,他居然仍沉浸在安禄山小贼可以马上平定的白日大梦里.然而到了晚上,报告平安的烽火没有传来,玄宗方才感到一丝恐惧,一种不妙感觉萦绕在他的心头.也许他这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六月初十,玄宗把宰相杨国忠等人召来商议对策.自从安禄山反叛以来,杨国忠一直没闲着,虽然他认为唐朝可以击败安禄山,但也在着手做逃跑的准备.向哪逃呢?由于杨国忠任剑南节度使,所以杨国忠让节度副使崔圆在暗中准备物资,也就是说,以后如有不测,就暂时逃到蜀中去.杨国忠的剑南节度使是天宝十年年底兼领,至安禄山叛乱,玄宗任皇子颖王李璣为剑南节度使,不过他没有到任,副使仍为崔圆,所以起到管理作用的应该还是杨国忠和崔圆.幸好玄宗封给杨国忠的是剑南,在长安的西侧,要是封一个东侧的地方,杨国忠还没法准备了.面见玄宗的时候,杨国忠提出到蜀中避难,得到玄宗的赞同.六月十一日,不知唐朝内部又得到什么新消息,使杨国忠吓得神色惊惧的召集百官于朝堂,并痛哭流涕的问他们有什么应对之策,百官们相顾无言,三员能征惯战的将军都失败了,他们这些文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杨国忠说:"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唉,我,还有很多人向皇上报告安禄山要谋反,都十年了,皇帝从来就不信,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不是我的错啊……言外之意,这又是谁的错呢?不过,这时谁也没心情来追究责任了,最主要的是眼前怎么办?

长安城中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知道情况不妙,百姓们吓得惊慌逃命,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躲避.店铺也只好关门,东市、西市一片萧条.退朝后杨国忠又让韩国夫人与虢国夫人入宫,一起劝说玄宗到蜀中避难.事实上长安的确守不住了,杨国忠劝玄宗入蜀,并非失策.至于玄宗,前面已经答应了杨国忠,但似乎又不坚决,否则杨国忠也不必叫自己的两个姐妹再去劝了,然而玄宗似乎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半年多前,玄宗曾提过要御驾亲征,但被杨氏兄妹劝阻,这一次玄宗旧事重提.六月十二日,玄宗登勤政楼,下制书说要亲自率兵讨伐安禄山,人们当然不信了.玄宗这么说有两个可能,一是虚晃一枪,二是真的想率兵征讨.如果是第一种可能,那玄宗后来等于是把大臣们骗了,而骗他们对玄宗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皇帝下诏说要亲征,对稳定人心稳定局势还是有帮助的,不然长安城里会更乱;我觉得玄宗这时这么说,或许还是有些出自"真心"的,他仍然保持着帝王的矜持,不甘心就这么逃出去,也是实在放不下脸来,所以嘴上依然强硬,也是做最后一次挣扎.但大臣们的反应有些让他泄气,再加上这时杨氏兄妹肯定又加大力气劝他,所以最后玄宗还是同意了西逃.他任命原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原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让边令诚掌管宫殿的钥匙.之后假称剑南节度使颖王李璣将要赴镇,命令剑南道准备所用物资,其实就是为逃跑做准备.当天,玄宗便移居到大明宫.

天黑以后,玄宗命令当初曾协助他成功发动唐朝第四次"玄武门之变"的陈玄礼(他也几乎是那群人中唯一一个依然为玄宗所用的人了)集合禁军六军,重赏他们钱帛,又挑选了良马九百余匹,这些都不为外人知晓.于是,六月十三日,天刚发亮,皇宫中就上演了我们开篇描述的那种情形,玄宗带着杨氏姊妹和自己的儿孙,还有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这些亲近大臣,及亲信宦官、宫人等,从延秋门出发,之前对大臣们说的话,不管当时出于什么考虑,这下彻底沦为骗人的把戏,就像是对他们念了一遍"俺嘛呢叭咪吽(俺把你把你哄)",然后逃之夭夭.

想起很多人都是在自己最得意的方面上栽了跟头.霸王在鸿门大度的放过了日后的对手,而垓下的刘邦却不会错过同样的好机会;隋炀帝曾在突厥牙帐中趾高气扬的赋诗,几年后在雁门看着城门下的突厥兵,却只好抱着儿子痛哭流涕.而当初极宠安禄山的玄宗,现在则是被干儿子打的落荒而逃.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图解唐诗,差不多就是给儿童看的漫画,解析都比较幼稚,但也挺有意思,其中有一幅图是讲白居易的《长恨歌》,上面画着杨贵妃边哭边埋怨:你这没良心的……不知玄宗从皇帝出来的那一刻,心里是不是也这样埋怨过安禄山……

当玄宗路过左藏库的时候,杨国忠请求放火焚烧,理由是不要把这些钱财留给叛贼。玄宗阻止了他,满心凄凉的说:"叛军来了找不着钱财,就会向百姓征收,还不如留给他们,以减轻百姓们的苦难。"这时的李隆基方才回到了原来那个以苍生为己任、关心天下黎民疾苦的明皇帝。然而,晚了。被人重重一击才清醒过来,原先的昏聩都可以不记了么?当然不会,因此,为着曾经的昏聩,他需要清醒的付出代价。当宫门打开后,来到的官员们才知道,依然响着的漏壶滴水声,还有整齐站在那里的仪仗卫队都只是一个平静的假象。平静过后,这个黎明"热闹"了起来。宫门打开,宫人乱哄哄跑出来,宫里宫外顿时一片混乱。至此,所有人都明白了,皇帝已经走了,自己也该有所打算。于是长安城中,王公贵族也好,平民百姓也好,都忙着四处逃命。有些山野里的村民,争着进入皇宫或是王公贵族的府第宅院,盗取金银财宝,甚至有的骑着驴就跑到了那曾是肃穆无比的大殿中——或许昨天还是一派庄严的景象,而今日却被人骑驴蹈踏,实在有些幽默,冷的幽默。玄宗为了满足叛军贪婪、减轻百姓苦难而故意留下来的左藏大盈库,也在这时被放火焚烧了。崔光远与边令诚带人赶来救火,又募人来守护,杀了十多个人,局势才稳定下来。

这里想说说边令诚,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他就是前面介绍高仙芝时提到的那个宦官。在众多宦官中,边令诚似乎还是比较受重用的,若干次监军,而最后又由他掌管宫殿的钥匙。但玄宗出逃时却没有把他也带上,不知是忘了或是来不及去找,抑或本就有意如此?在玄宗前一天任命的三人中,只有魏方进跟着一起出逃了,另两人都被无情的甩下。看来玄宗就是拿他们来稳定人心(崔光远是稳定百姓之心,边令诚则是稳定宫人之心),也就是说,多半玄宗本意就是不想带他们走。如此说来,这二人也挺悲惨的。后来边令诚把钥匙交给了安禄山,最后又抓住机会逃了出来,回到了那时已即位的肃宗的身边。可他的运气不好,被杀掉了,原因多半就是钥匙。但面对安禄山的威胁,边令诚有办法不交出钥匙么?怕是没有,安禄山杀了他之后照样可以拿到钥匙,所以这一点也不必苛责边令诚。但这个下场对边令诚来讲也有些罪有应得,不管怎么说,高仙芝、封常清是因他而死,我们就当是肃宗为高仙芝、封常清报仇吧。

二、试看今日之宫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玄宗这么快就西去避难,大大出乎安禄山的预料。

这时,安禄山又犯了第二个失误,就是没有即时派人去追,估计是对于能够攻打下潼关这件事,也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吧,所以都没有为胜利做好准备。他让崔乾祐留兵守潼关,十天后(玄宗早跑的没影了)才派孙孝哲率兵进入长安,又让安忠顺率重兵驻守在禁苑,镇抚关中。由于崔光远也留了下来,所以不得不投降,派他的儿子去见安禄山,于是安禄山仍任命他为京兆尹,同时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其实这些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安禄山本末倒置,如果他一举把唐朝皇室杀光,则唐朝没有了领导阶层,群龙无首,他就很有可能统一天下了。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大家共同立一个高祖某代孙、太宗某代孙的人,以延续唐朝的寿命。这种可能必须建立在大家对唐朝都很忠诚的基础上,由各镇首领的人选及对唐朝的忠诚度来看,确实也有可能,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天下会更乱。因为边镇失去了效忠的主人,不一定会这么放弃,说不定自成一家,和安禄山争一争,也未尝不可。就像隋末,各大集团无不找了一个隋朝的皇室成员作为自己的傀儡,而后又取而代之。虽然这时唐朝的藩镇还不成气候,但由于外力的作用,也许会瞬间成长壮大起来。反正不管怎么说,安禄山任由玄宗一千人等逃走,实在是大大的失误。

进入长安后,安禄山将凡是跟随玄宗避难而家还留在长安的官员的家人,即使是婴儿也都杀死。当然,后来还有一场大屠杀,主要是针对皇族,那些来不及走的皇孙、郡主、县主等二十余人,都被杀死,而和安禄山之子安庆宗之死有关的人物,死的更是惨,比如霍国长公主以及王妃、驸马等人,就被挖出心肝,祭奠安庆宗。至于杨国忠、高力士这些人的党羽,或是安禄山平时憎恨的人,被杀掉的总共八十三人。有的人被叛军用铁棒揭去脑盖,然后血流满街。怎一个惨字了得!

安禄山又命令搜捕朝臣、宦官和宫女,每抓到一定数量,就派兵"护送"到洛阳。说是护送,但实际上就是押去洛阳。总之,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好端端的得去,病怏怏的也得去。有些人装病,结果只能是使自己更受罪,因为安禄山根本就不照顾老弱病残,而且很不客气。这些事情后世的史家记载的不多,幸好有当事人给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看来都是绑着去的,而且周围还都有刀戟"护驾",着实是惨啊。于是,这些人无论想还是不想,最

终都被迫做了唐王朝的“叛徒”，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职。

忽然想起我的语文老师讲到王维的时候，提起了周作人，本来从未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但经过老师的点拨，细细品味，觉得有些心痛，因为确有相似之处。促成周作人最后“落水”的，是一桩至今仍无定论的刺杀他的公案，而安禄山招待王维的，也是刀枪之类的东西。二人都是敌人来犯时，没离开所在地，周作人是没离开沦陷的北平，当时北平沦陷，胡适、叶公超，还有鲁迅笔下那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个人认为，鲁迅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过了，最初引起争论的是关于尼采的问题，最后竟至那种地步，实是出人意料）“梁实秋，都撤离了，周作人本有机会一起离开，却久久没有他的消息，最后，人们才得知，周作人“落水”了。那么，“王维”们呢？王维，或者说大部分唐朝的官员，似乎是来不及从长安撤退。然而，安禄山六月十日占领潼关，十日后进占长安，玄宗则是六月十三日逃走，这之间有七天的时间，离开也并非完全办不到。也许对于有着一群儿女、若干亲戚的人来说，确实有些不易，但王维几乎就是一个人，逃走按说也可以办到的，为什么不走？但王维和周作人毕竟有所不同，周作人最后心安理得的接受了日本人的保护，真正的保护，而王维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装病的人的当中一员，以前曾打趣的说，他装病装的不是地方，文人本来可以利用的就只有嘴了，而他喝暗药装哑巴，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后来王维写了一首《凝碧池》（原题目相当于一段小的记叙文，太长，不写也罢），其政治态度相当明朗。唐朝的大部分官员，确实是非常无奈的做了伪官，事实上，他们并未泯灭良心，即使不能人人都去做烈士，只要不助纣为虐、主动投敌，也是好的。

但总有叛徒不是？比如晚年失去玄宗信任的陈希烈，心怀怨望，就与同样怀有怨望的张均、张垪兄弟一起投降了叛军。张垪是玄宗的女婿，按说不应如此，但由于玄宗有一次跟他说要任他为宰相，结果却失信，所以张垪心里也十分不快。于是安禄山任命陈希烈、张垪为宰相，其余朝臣也都授以官职。

当然，也有烈士，洛阳陷落之后有若干就义的官员，其中还包括后来奸相卢杞的父亲卢弈，但长安陷落后，这样的官员却少有，死的也都是“被动烈士”。也许出人意料，真正死难的人非是什么官员，也不是什么有身份地位的人，而是一名梨园弟子。雷海清，这位宫廷乐工，忍不住心中的悲愤，掷乐器于地，西向恸哭，被安禄山肢解而死。古时人们看不起伶人，雷海清死后是连唐书的忠义传都进不去的，因为他没有官职，然而他却是真正值得敬佩的烈士。“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只怕太宗地下有知，也会苦笑了吧。

此外，叛军进入长安后，除了烧杀，还要抢掠。由于安禄山听说长安城陷时，百姓们曾趁乱盗窃府库中的财物，于是在攻克长安后，命令部下大肆抢掠三天，将百姓的财产抢夺一空。而后又命令官员审讯，哪怕一点财物都穷追不舍，就这样大肆搜捕，株连了很多。这种情况下，自是民不聊生，因此百姓们思念起大唐王朝来——可是，当初玄宗好心留下的府库，难道不是他们贪财抢掠的么？这些“愚民”，体会不到玄宗的深刻用意，只顾自己眼前利益，他们也不想，一旦叛军到来，这些财物难道能留得住么？说来也是有些“罪有应得”。尽管他们从来都是受害者，都是我们课本上同情的对象，但他们确有愚昧之处。由此可见，提高全民素质是多么重要……当然，即使他们不抢，叛军也仍然不会放过他们。

由于占据两京，占据优势，一时间，叛军势力大盛。不过，和迟迟不去进占长安一样，安禄山占据长安之后，仍是不思进取，沉迷享乐，“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而叛军内部的将领也都刚猛有余，智谋不足，没有人向安禄山提议西追玄宗，所以玄宗后来安全地逃入蜀地，太子北上也没有什么危险。《新唐书》载：“甲戌，安禄山寇扶风，太守薛景仙败之”。那是后来李亨即位后的第十天，直到此时安禄山才想起来“宜将剩勇追穷寇”，实在有点晚了。

总之，长安的皇宫中，皇帝走了，百姓来了；百姓走了，叛军来了。一百多年的金碧辉煌，终于随着世势的混乱变迁而物是人非……

三、“哗变”

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不用说,一提起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这一段谁都知道,玄宗出逃整个事情的高潮部分到来了.也就是马嵬之变。

不妨先说下这次事件的名称,由于是在马嵬坡发生的,自然就叫"马嵬坡之变",有的是把"坡"字去掉,又因为确切发生在马嵬坡的马嵬驿(驿站),所以也有人称为"马嵬驿之变".还有不用"之变"而用"兵变"的,当然也有说"事变"的.对于一次事件有这么多不确切的叫法,这只怕在历史上也是少有.地名上无所谓了,着重的是"马嵬"二字,至于那三个"变",其实要说区别,也不很大,只不过"之变"似乎包括的面更广一些,所有变故都可以称为"某某之变",只要确实变了就行;事变则是"事之重大而有非常之变者也",即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性事件,比如战争及天灾流行之类;兵变顾名思义,当然就是用"兵"来"变"了,此外还有一个"哗变",意思是"部队叛变;两个以上下级军事人员反抗或攻击其上级的公开行动;有时也指非军事性质的反抗或攻击".对于这次事件的称法,其实也没必要死钻牛角尖,虽然它几个定义都还算符合,但感觉用"之变"更好一些,因为它还达不到"事变"那种重大程度,兵变感觉意思就差了,而从表面来说,用哗变则最为贴切,但这个词往往单用,或者是作谓语.总之,本文为统一起见,一律称为"马嵬之变".

(一)、谁是幕后黑手?

且说玄宗从皇宫中逃出来,走过便桥后,杨国忠派人放火烧桥,玄宗不忍心,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我们逃走,也得让别人逃走.于是就把高力士留下,让他把大火扑灭后再跟来.杨国忠的想法是,万一有敌人追过来,烧断桥梁至少可以延迟一下时间.玄宗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当时叛军是否追来他们也不清楚,所以肯定要为此担心,但玄宗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想到要让百姓也有逃生之路,也堪称有德之君了.事实上如果安禄山大军真要追来,一座桥梁应该难不倒他们,确实也只是延迟时间这样的作用,但对于逃难的百姓来讲,这就可以要了他们的命.再次让我们为玄宗这迟到的清醒感叹一声。

可惜他的好心并未给他带来好运.玄宗派宦官王洛卿先行,告诉咸阳县要提前做好准备(玄宗大概还没进入角色,这是出逃,不是出游).然而,"食时(食时者辰也)"的时候,皇帝一行人抵达咸阳望贤宫,而王洛卿与咸阳县令都已经逃跑了.宦官去征召,官吏和百姓,没有一个人来.到了中午,玄宗还没有吃饭,"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玄宗长这么大估计也没这样挨过饿,于是杨国忠就亲自去买胡饼献给玄宗.一看皇帝放下架子肯吃这些山珍海味以外的东西,便有百姓来进献粗饭,并掺杂一些麦豆之类的东西,饿的发慌的皇孙们争着用手抓着吃,不一会儿就全吃光了,可是这样还没吃饱.玄宗按价钱付给百姓们,并且慰劳众人.此情此景,不免凄凉,大家都有些伤心,于是就流泪涕泣,惹得玄宗也忍不住哭出来.这时有一位名叫郭从谨的老人,进言道:"安禄山一直以来包藏祸心,阴谋叛乱已经很久了,其间曾有人到朝廷去告发他,但是陛下却常常把这些人杀掉,终致安禄山奸计得逞,而陛下只好逃出来.所以先王务求延访忠良之士以广视听,就是这个道理.我还记得宋璟为相的时候,敢于犯颜直谏,所以天下平安无事.但从那以后,朝中大臣都忌讳直言进谏,只是一味地阿谀奉承,取悦陛下,所以,宫门之外所发生的事情,陛下都不得而知.草野之臣早知道会有今日,但由于宫禁森严,区区忠心无法上达.如果不是安禄山叛乱,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又怎么能够见到陛下当面诉说呢!"从这些话来看,这位老人即便不是饱学之士,但至少是位有学问的老人,之所以没有当官,很可能是当年某位落第书生.玄宗听后,说:"这都是我的过错,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玄宗安慰了一番之后,郭从谨便走了.不一会儿,负责皇帝吃饭的官吏终于给玄宗送饭来了,玄宗先让随从的官吏吃,然后自己才吃.固然玄宗先人后己值得表扬,但也要考虑到他先前是有那几个胡饼的铺垫的,不然就算玄宗是做样子,大臣们也不敢把皇帝饿坏了.大臣们是吃完了,可是还有士兵没饭吃,玄宗又让士兵分散到各村落去寻找食物,约好在未时集合,继续前进.快半夜的时候,到了金城县,县令和百姓都已逃走(当时逃的人很多,就是跟随玄宗的官吏当中也有,比如宦官袁思艺,就借机逃跑了),幸而食物和器皿都在,士兵们才能够吃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未吃饱,否则也不会心怀怨望了.在驿站中,没有灯火,累了一天的人们,此时谁也顾不上身份上的差异,不管贵贱,都互相枕藉而睡.这便是玄宗出逃第一天的悲惨遭遇。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四日,玄宗一行来到了马嵬驿,随从的将士们由于饥饿与疲劳,都心怀怨怒(可证明前面说他们没吃饱没睡好确实是有道理的).这时,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认为天下大乱都是

杨国忠一手造成的,很想杀掉他.虽然天下大乱杨国忠确实有责任,但这时众兵士们的怨气需要有一个发泄的对象,无疑杨国忠就成了大家的出气筒.于是陈玄礼找到了东宫的宦官李辅国,由他转告太子,据史书载,"太子未决".

按理来说,此事既已奏报太子,等于已经禀明上级,如果太子没有决定,那么陈玄礼是不能够将之实施的,如果实施,又恰好没合太子的意思,那必会给自己造成麻烦.但事情并未因太子"未决"而停止,这时有二十多个吐蕃使节拦住杨国忠的马,向他诉苦说没有吃的东西,杨国忠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士兵们就喊道:"杨国忠与胡人串通谋反!"说着,有人用箭射击,射中了杨国忠的马鞍.杨国忠见势不妙,急忙向马嵬驿内逃命,逃到西门里面,被士兵追上杀死,将他的尸体肢解,又把杨国忠的头颅挂在矛上插在西门外示众.杨国忠死后,士兵们进而杀了他的儿子杨暄,和他的姐妹韩国夫人、秦国夫人.杨国忠的妻子裴柔与她的小儿子杨晞、虢国夫人与其子裴徽虽然乘机逃走,但在陈仓县被县令薛景仙带人抓获并杀掉了.御史大夫魏方进说:"你们胆大妄为,竟敢谋害宰相!"结果士兵们又把他给杀了.韦见素听见外面很乱,就跑出驿门察看情况,也成为受害者,被乱兵用鞭子抽得头破血流,众人喊道:"不要伤了韦相公."这才使韦见素免于死.

事情来得很突然.太子还在"犹豫",大家仍然把杨国忠杀了,而且陈玄礼好像并未参与.真的是这样吗?

杨国忠等人的死,并不是事件的终点,相反,这倒像一个试探,一旦试探成功,下一步就自然而然向下发展下去.所以紧接着,士兵们包围了驿站,吵闹声惊动了玄宗.玄宗问发生了什么事,侍从回答说杨国忠谋反.于是玄宗走出驿门去慰劳士兵,让他们撤走,可是士兵们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话,这时,前面似乎没有露面的陈玄礼,站出来回答说:"杨国忠谋反,已被诛杀,其妹杨贵妃不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割爱,将杨贵妃处死."闻听此说,不知玄宗做何感想,相信他一定很惊讶,不是因陈玄礼提出的要求惊讶,而是因整个事件惊讶.他当然意想不到,仅仅一天,他由一位天朝皇帝,沦到这种地步.而陈玄礼提出要杀杨贵妃,玄宗应该早就预料到了,当他一听说杨国忠叛乱时,这几乎就是必然的结果.玄宗说:"这件事由我自行处置."然后走进驿站,拄着拐杖侧首而立.就在侧首而立的这一会儿,玄宗一定是左右为难,从本心来说,他当然不想杀杨贵妃,只是眼前的形势,怕也由不得他了.但玄宗依然对他的威严很有自信,他迟迟不做反应,就是想拖延时间,想看看最后能否挽回.过了一会儿,那位差点也被打死的韦见素韦大人的儿子,京兆司录参军韦谔,上前劝玄宗道:"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说着向玄宗跪下叩头,磕的血流满面.玄宗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可见玄宗是十分聪明的,昨天还亲自为玄宗去买胡饼的杨国忠,怎能说反就反呢?而且他一点谋反的实力也没有,因为他手中没有兵权,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玄宗自然知道杨国忠是被冤枉的,但于大家为什么恨杨国忠,相信他心里也清楚,只是,这时士兵们显然已经不听自己号令,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已经定性,即使想为杨国忠平反,显然这也不是时候,所以玄宗顺着大家的意思,承认了杨国忠的确是谋反,但承认之后,无疑杨贵妃确实就该杀了,没办法玄宗又替贵妃开解,说她一直在深宫里,哪里知道她哥哥的阴谋呢?其实谁都知道杨贵妃没有罪,但是历来人们总喜欢把责任推到后妃的身上,杨贵妃自也逃不了.何况,杨国忠死了,万一将来贵妃要为哥哥报仇,他们又该怎么办?所以此番杨贵妃必死.高力士劝玄宗说:"杨贵妃确实是没有罪,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还在陛下的左右侍奉,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呢?望陛下好好考虑一下,将士安宁,陛下才会安全."高力士很有眼光,看出其中的厉害关系,一语中的,且当时能这样劝玄宗的人,也只有他了.这样,玄宗终于下定决心,让高力士把杨贵妃引到佛堂内,缢死了杨贵妃,然后把尸体抬到庭中,召陈玄礼等人去察看以核对身份.看到果然是如假如换的真杨妃,陈玄礼等人忙脱去甲胄叩头谢罪.唐书上有关于陈玄礼和玄宗的对话,通鉴中没有,当时陈玄礼谢罪说:"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輿播越,此而不诛,患难未已.臣等为社稷大计,请矫制之罪."玄宗则回答:"朕识之不明,任寄失所.近亦觉悟,审其诈佞,意欲到蜀,肆诸市朝.今神明启卿,谐朕夙志,将畴爵赏,何至言焉."玄宗不可能降罪于他们,就算心中埋怨也不能表达出来,只有安慰他们,并告谕其他将士.于是陈玄礼等人高呼万岁,拜了几拜,出了驿站,然后整顿军队准备继续行进.马驿之变即宣告收场.

其实事情发生的经过,说来还是很简单的,但整个事件都有可疑之处,如果认真分析一下,确实非常之不简单.突破口不妨从那二十个吐蕃使者说起,我觉得拦住杨国忠的这二十人很可疑.他们不知从何处突然一下子冒出来的,如果说是长安一直跟过来,那不可能,玄宗好多子孙都没带,几个吐蕃

使者,而且又不可能让他们住到皇宫中,怎么可能记得一起带上?如果说是碰到的刚好来朝的使者(《旧唐书》上就是这么写的),那也太巧了,另外,若说是这些使者循消息而来,也不对,这样的话那他们的消息实在灵通的可怕,玄宗刚出长安一天,居然就能知道他到了哪里?他们刚和杨国忠说话,就有人说"杨国忠与胡人串通谋反",这个反应是不是也太快了,岂是普通士兵能想出来的?唐时与胡人说话并不算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不是怀有某种目的,当下就想到用里通外国来诬陷杨国忠,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这是预谋,是早就定好了的,为的就是找个借口杀杨国忠.那二十个吐蕃人,说不定就是士兵假扮的,或者这些人根本就没假扮,总之目的达到即可.那,既然大家这么恨杨国忠,直接杀岂不痛快?不行,杨国忠毕竟是宰相,杀也得找个理由.

可是,又是谁这么处心积虑,提前设好圈套的呢?有一种说法是高力士.有人认为高力士其实是"内相",是可以和"外相"李林甫、杨国忠相抗衡的人物,陈玄礼就是受他指使,才最终发生了马嵬之变.但真的是高力士么?首先,虽然玄宗对他很亲近,也很尊敬,称他为"将军",但高力士从来就没掌握过可倾朝野的大权;虽然他可以在玄宗面前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但他正直的言论玄宗从来就没听过.高力士很谨慎,虽然与李杨二人并不同伙,但好像也没与他们敌对,比较可疑的也就是劝玄宗不要把权力交给宰相,其出发点是军国政柄未可假人,是为玄宗着想,从中看不到什么刀光剑影,因此有人说他这次是劝玄宗杀杨国忠,只怕有些离谱.而陈玄礼,又凭什么要听高力士的话呢?陈玄礼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中官益盛,而陈玄礼以淳朴自检,宿卫宫禁,志节不衰",看出来还算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但玄宗对于过去帮他平定韦氏之乱和太平公主之乱的功臣,几乎一个不用,就是当时冲锋在前立下大功颇有些类似于玄武门之变中的尉迟敬德的葛福顺,后来都没有什么消息.这些人中,后来只有王毛仲和陈玄礼还有消息,但王毛仲因轻视而得罪于宦官,最后被高力士一句话陷害而死——这件事就是高力士不对了,但高力士平生害的人也并不很多,只能说王毛仲把宦官得罪的太厉害,也是有些自讨苦吃.那么,和王毛仲命运相反的陈玄礼,会不会依附宦官,或者说,依附高力士呢?这倒有可能.那最后,果真是高力士指使的么?我不那么认为.高力士必定是跟在皇帝身边的,给玄宗去买胡饼的是杨国忠而非高力士,就说明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高力士都不曾离开核心.而陈玄礼带兵,当然是在外面了.两人要商量的话,不可能在玄宗跟前嘀咕,但如果高力士外出太久,也势必引起玄宗疑心.所以,高力士就算真的想杀杨国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何况,他并没有必杀杨国忠的理由.

既如此,那马嵬之变真正的幕后黑手又是谁呢?高力士这个人选基本可以排除,那么此刻玄宗身边,唯一有能力、有威望、有理由这么做的,就只剩下李亨.看来非他莫属了?我们不妨也分析一下.

李亨是太子,而且是当了玄宗朝十几年的太子,其间经历若干风浪,但最后都化险为夷.可以说,基本上他的继承人地位是巩固的了.因此,安禄山才会担心以前得罪太子,给自己带来麻烦.地位如此,少不了趋炎附势的人,当然,作为皇子,本身都会有一些府僚,只不过太子的人更多一些.从威望来讲,李亨是玄宗的太子,是理所当然的国家第二把金交椅,下一任皇帝的话,有谁敢不听?至于理由,在第一章已经介绍过,不在赘述.何况,安禄山叛乱之初,玄宗曾想亲自带兵征讨,而让太子监国,那一次被杨氏兄妹阻止,一是说明他们不想让太子早些得到权力,二来,有过这一次劝阻,李亨更会厌恶杨氏兄妹.

当时,和杨国忠有关的人,不管当场被杀也好,后来追杀也好,总之,是一个不剩,即使是说了一句"汝曹何敢害宰相!"的魏方进,也被杀死了,只有韦谔大人的父亲韦见素没杀.那么,魏方进是不是杨国忠提拔的人呢?从现有资料来看,几乎找不到魏方进以前的事迹,很难拿出什么确切证据说他是杨国忠的党羽,不过我倒的确相信他是亲杨国忠的,因为在玄宗任命的三人当中,只有魏方进跟来了,另两人,不能说没受到玄宗赏识,但身在宫廷之中的边令诚都对玄宗出逃的消息不知道,魏方进又是从何得知呢?应该是杨国忠通知他的,要么就是他在杨国忠家里作客,忽然听到消息要离开长安,急忙回家做准备.当然这是猜测了,但魏方进地位不高,有谁能顾得上管他呢?若不是他自己打听到消息,恐怕他最后也是要做个伪臣了(这也比被乱军砍死强).但如果这样说,那会产生同样的问题,就是,韦见素和韦谔父子,又是从何得知的呢?陈玄礼是带领御林军保护玄宗的将领,自然要带上,而跟来的主要朝臣中,除杨国忠、魏方进外,就是韦氏父子.如果说杨国忠是皇亲国戚不必发愁,魏方进又疑似是党于杨国忠,那韦氏父子呢?"国忠访于中书舍人窦华、宋昱等,华、昱言见素方雅,柔而易制士,知门下省事,代陈希烈.见素既为国忠引用,心德之.时禄山与国忠争宠,两相猜嫌,

见素亦无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顺,不措一言."韦见素是由杨国忠提拔的,而且上任后对杨国忠也颇感恩戴德,当时安禄山与杨国忠相争,韦见素从来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公文来了只是签个名罢了.那据此可以断定,韦见素也是杨国忠一党,因此士兵们杀他理所当然,但为什么有人喝止呢?我们不能忽略他的儿子韦谔.

我们先推测一下,馆驿分内外,诸兵士当然都在外面,陈玄礼作为统帅也得在驿外,而皇帝与大臣则在驿内;馆驿的房屋当也有内外之分,女眷当然得在内庭了,而玄宗以及宫人也是在内,大臣们则相对靠外.整个结构差不多可说是里、中、外三层.事发之际,韦谔又在哪里?韦谔后来劝玄宗早下决心杀掉杨贵妃,可见他这时,是在最里层,那他又是怎么进去的呢?首先,他不可能一直在这里,但有可能从外面两层进去.如果事发时,他和他的父亲在一起,也就是说,他是在中层,当听到外面很乱的时候,理应由儿子出来看情况才是,但韦见素却是自己出来的(正因为此才被打倒在地),这可以反证,韦谔当时没有呆在中层.因此,韦谔多数是从外面进到驿内.我认为,韦谔也是参与了这次哗变的.后面玄宗让陈玄礼进来,所记的都是"陈玄礼等",有身份能与陈玄礼一起进去的人,不大可能是普通的小兵,除了其它一些将领外,应该包括韦谔.

既如此,韦谔参与哗变,也就是事先知情,为何他的父亲却毫无防范的被人打倒了呢?韦见素可说是与杨国忠较亲的,而且从他处在安、杨之争中不敢有所作为,说明其胆量不大,所以这件事如果提前告诉了韦见素,难保怕事的父亲不会告诉杨国忠,那一切就完了.而且,遭殃的三人中,韦见素是明确在屋内的人,听到外面喧哗,这才出来,可能是他儿子事先要他在屋中不要出来,但却不敢说"无论出什么事都不要出来".在众人打伤韦见素之后,有人喊不要打伤韦相公——魏方进,这位没有明确证据说是杨国忠一党的人都被打死了,而韦见素相对更有理由说是依附杨国忠的人,却没有事,如果没有他儿子的这层关系,只怕老人家也难逃厄运.

可是,韦谔参与哗变,与太子李亨有什么关系么?从后来李亨对待韦氏父子的态度,的确瞧不出来有多好,先是"以韦见素本附杨国忠,意薄之",后来又把韦见素等一批老臣架空,最后韦见素自己也很无趣,便告老致仕了.而韦谔,也只是当到给事中,再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了.李亨没有特别照顾他们,但这不是否定韦谔参与哗变的理由,因为陈玄礼后来也没有得到肃宗的抬爱,于上元元年致仕.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哗变不是李亨指使的?不.前面已经说了,陈玄礼将此事向太子禀报,之所以要向一个上级人物说明,当然是因为他底气不足,怕事后会受处罚,如果能找个领军人物(当然不是实际"领军"),只要有个名义上的领导就够了,同时也是壮壮胆量.如果太子不同意,陈玄礼还会再继续做这件事么?多半不会.而此时虽说玄宗落魄逃难,但未曾礼崩乐坏,将军尚不敢自作主张,士兵们胆量再大,又哪里闹翻天呢?而且陈玄礼在杨国忠死后,带人去"请"玄宗杀贵妃,更像是计划之内的行动,而不是突发事件之后的顺手牵羊.总之,既然李亨知道了此事,那它的发生就不能不说是与他有关.那李亨为何不善待陈玄礼等人呢?原因很简单,当初玄宗发动政变之后,便不再用那些随同自己的人,李亨自然将来也不会用,何况,这些人也算不上是为李亨服务,他们想杀杨国忠,一来是怨气积累的太多需要发泄,二来则是为玄宗尽忠(相信玄宗本心并不喜欢这种方式),他只是问太子此事是否可行,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李亨,李亨也没"义务"奖励他们.

这么说,李亨的作用其实就是点头默许——甚至没点头,只是默许,无疑他心里肯定是支持这件事的,再多点也就是帮帮出个主意,但在陈玄礼来之前,他没有主动要求他们去杀掉杨国忠,则"指使"二字似乎就不大恰当了.以往人们在研究马嵬之变时,矫枉过正,有些过于强调李亨的作用了,合适的说法是李亨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所以,马嵬之变,整个的经过或许是这样的:先有了士兵们的积怨,这才有了陈玄礼向太子的禀告,有了太子的默认,于是发生"哗变".归根到底,说是哗变并不为过,只是和一般兵士自发的哗变相比,这一次是有组织的哗变.

(二)、杨贵妃生死之谜

马嵬之变之所以有名,还在于杨贵妃的香消玉殒.

杨贵妃的美,众所周知,与其它三大美人不同的是,她是比较胖的,有一句话叫"燕瘦环肥",说的就是杨玉环是个胖美人.唐代的审美比较别具一格,以胖为美,我们看唐代的壁画、雕塑,人物都是很丰满的,没有太瘦的.但唐朝真的不喜欢苗条一点的么?记得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说是唐玄宗下诏选女子进宫,其中有一条要求就是身材要苗条一些,忘了确切的用词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用的不是丰满,由此可见,唐朝不单是以胖为美,只要是美的,不管胖瘦都能接受,这也比较符合唐兼容并蓄

的特点.所以,其它朝代的美女到了唐朝,也不会失业,照样可以很风光.

好了,闲话不多说.要唐玄宗杀杨贵妃,确实是一件残酷的事情.玄宗侧首站立的那会儿,柔肠寸断,苦不堪言.但玄宗与贵妃的爱情,真的像白居易的《长恨歌》写的那样,那么缠绵悱恻么?非也非也."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與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他们生离死别的场面没有那么夸张,连个抱头痛哭都没有,而且杨贵妃死后,玄宗还大大方方的叫陈玄礼等人"入视之",核对一下身份.这里似乎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核对身份呢?如果说是大臣信不过皇帝,认为皇帝会做假,那也实在有点大不敬.究竟,陈玄礼等人有没有这样去看过杨贵妃的遗体呢?如果有,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的杨贵妃呢?再引申一下,杨贵妃有没有真的命丧马嵬?

首先,我觉得史官记载此事,从行文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主观倾向.这位史官没有与陈玄礼等人一个鼻孔撒气,否则就该把陈玄礼的行为再上升一个台阶,并且将这个人也抬高一下,但实际上陈玄礼甚至没有个人的独立传记,只是作为"附"才在《旧唐书》中出现一下.另一方面,一般来讲,都是为尊者讳,从玄宗这个角度来说是不该记下这件有损皇帝颜面的事的,从两唐书来看,也确实未曾记载,但到了司马光的时候,就与唐朝的皇帝无关了,可以大胆的直书其事.所以这样说来,这件事应该确是发生过的,不过就像史书中所写,是玄宗主动让陈玄礼去看,否则,陈玄礼等人也不好提出这个要求.考其心态,大概也是为了平息祸乱,否则只怕自身难保.但又有问题,那就是,既然两唐书没记此事,司马光又是依何而言呢?去查通鉴考异,这里没有相关记录,没说是取自哪里.从《唐国史补》这些唐代笔记来看,和两唐书所记大同小异,至于核对身份,未曾提到——麻烦了,莫非是司马光老人家自己杜撰出来的?不过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应该相信史家之笔的,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的史料绝对远远多于我们.像司马迁记下的商朝,由于现存史料匮乏,因此后来甚至有人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个远古的青铜时代.但安阳发现的甲骨文有些上面有类似"甲、乙、丙、丁"这样的天干,人们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太丁、太甲、中丁这样的字,这些正是商王的名字,由此印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

唐朝当然没有甲骨文这些东西来作印证了,能参考的也就是墓志铭这些东西.杨贵妃的墓虽然还在,但似乎并未有什么特别的石碑,有的也只是和史书上记载差不多.至于泰陵(就是玄宗的陵墓)里面,或许有这样的东西,但泰陵并未打开,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从我个人来讲,我宁可相信通鉴的记法.玄宗让陈玄礼等人去看杨贵妃的尸体,其实想想也是顺理成章的.马嵬驿不是皇宫,往日极听话的士兵们现在是在哗变,玄宗还有什么理由来耍他那皇帝派头?如果能耍,贵妃就不会死了,而且在玄宗第一次让士兵回去时,他们就该出去了,结果呢?结果就是,玄宗很清楚他无力挽回局面.因此,应将士们的要求杀了人,但只派个人去跟他们说"贵妃已死"显然并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只有让他们看到尸体,才有说服力.比如学校收学费(由于前两天刚去交钱,所以深有体会),收完之后会给一张收据,表示已收了钱.虽然大不相同(交钱的学生像是被迫杀杨贵妃的玄宗,而学校则像是陈玄礼,不过出示证据角色换成了学校,如果类比一下的话,就像是陈玄礼拿出笔来写了张证明书:今确认杨贵妃已死),但本质是一样的,都得有确凿的证据才行.

既然陈玄礼看到了杨贵妃的尸体,那么杨贵妃的生死之谜是否就这样解开了呢?也不尽然.我们都知道,缢死的人死相都不怎么好看,眼往上翻,然后还吐着舌头,我们俗称吊死鬼的这种东西往往都是这样一副形象.无独有偶,有一次看到一部外国电影中,绞死的人们也都是这样子.但也有不伸出舌头的,《洗冤集录》中有一段:"若勒喉上,即口闭,牙关紧,舌抵齿不出;若勒喉下,则口开,舌尖出齿门二分至三分."其实我们自己拿手试着勒一下自己(放心,自己用手绝勒不死自己的,这已经经过我的同学亲身验证,不过她也只是好奇,可没什么想不开的),如果放在位置偏喉的上部,舌头确实不好出来,如果放在下面,则有种想咳嗽的感觉,那舌头离出来就不远了.所以,可怜花容月貌的杨贵妃,死后相貌有没有这么惨,完全取决于高力士绳子勒的位置.但分析一下,若是人工拿绳索勒的话,位置多半应该靠下,或是靠中间,而上吊的人由于重力,位置应该多靠上才是一——奇怪为什么吊死鬼的形象多是吐舌头的,不过我们不是研究上吊,还是回到杨贵妃这里来吧.绳索与喉的位置我们现在确定是在中间或者下面,在下面的话只怕贵妃死后的确是那样子了,若是在中间,则又取决于她是否有保持自己美好形象的毅力,如果坚持下来了,也有可能是不吐舌头的.但无论如何,人死后肯定都好看不了,杨玉环固然相貌可以羞花,却也无法摆脱自然规律,而且一来年龄也不小了,肯定已没有十几年前的动人,二来死前必然受到惊吓.所以,尸体的面貌若是这个样子,只怕并不好确

认那就是杨贵妃,只要找一个也是非常美貌而且有些像杨贵妃的后宫中人(这也不难,只要有点像即可),照样可以掉包.这么一想,玄宗大方的让陈玄礼来看尸体就显得有点可疑了.至于陈玄礼是否能认出那是不是真的杨贵妃,也很难说,就算有疑点也不敢提出,皇帝让他来看已经是相当的没面子了,难道还要再给玄宗脸上剥层皮么?

虽然玄宗确实有造假的可能,哪怕真能蒙混过关也行啊.但我真的不相信后人所说,杨贵妃是到了日本.此说如果要想找证据的话,可以上溯到白居易,《长恨歌》中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这几句中提到的那座海上仙山,有人就怀疑是日本.其实白居易这首诗,很多地方都有诗人的想象成分,还有他刻意美化杨贵妃的地方,比如隐去她曾为寿王之妻,所以这样的诗歌并不能作为信史.法学上,一个证人只要说了一句谎话,那么他的其它证词也全部无效(因为无法判定他究竟说了多少谎话),因此我们已知有了一处伪案的《长恨歌》,决不能拿来作杨贵妃到日本的文字证据.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它文字上的证据呢?不知道,至少在中国是没有了.日本的记法可能不同,但只怕牵强附会的成分较多.现在很多日本女子,坚定的宣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人(奇怪,难道不从父系要从母系?),这就更加牵强,同时也更加的不可信了.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编呢?其实日本对于唐朝是很崇拜的,若唐朝有一位十分美丽的皇妃到了他们那里,在他们来看当然是蓬筚生辉.而且白居易的诗在日本流传也很广,说不定他们就是看了《长恨歌》之后才产生的这种说法.其实杨贵妃也不是第一个到日本的人了(鉴真那样主动去的不算),比如黑泽明名作《乱》中就提到姐己去了日本,而日本流传的百鬼夜行中,有些鬼神是来自于中国的《山海经》.有了这么多"前辈",杨贵妃的出国也就不稀奇了(不过唐朝出国可没这么流行).有人替杨贵妃把出国路线都找好了,说是她从周至的悦骆道出发的.这只能说是有了结果之后寻找出来的途径,譬如告诉你一加上一个数,结果是二,那么自然能找出另一个数是一;预定结果是杨贵妃没死,那么自然能找着一条逃生之路.总之,我不相信杨贵妃还活着的说法,要知道,被勒完之后再苏醒的可能性太低了,以至于真有人这么醒过来,全世界都会当作新闻,我就曾在报纸上看到某国一名囚犯,绞刑之后又醒过来,倒把执法人员吓的不轻.杨贵妃没有死,只是善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而且不排除这件事有"名人效应".

好了,正题似乎说完了,那下面让我们休闲一下,讨论讨论李隆基与杨贵妃那千古流传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前面说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很可能没有这么轰轰烈烈.史家的笔记得比较无情,玄宗除了犹豫不忍之外,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现,当然这也许是史家不愿多记这些儿女情长的东西,另一方面,历史上皇帝与后妃之间的爱情,本就没没什么特别好看之处,少数几个或许还有流传价值.李、杨二人的爱情算是典型一例,所以唐有白居易歌长恨,元有白朴叹梧桐雨,清则有洪升咏长生殿,经过文人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美化升华,玄宗简直就是情圣一般.但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的情圣,应是宁愿自己死,也不忍心让爱人去死的吧.玄宗说到底还是皇帝,而且是一位曾经很有为的皇帝,也是曾经发动过政变的皇帝,没有什么割舍不下,虽然心痛,但再让他选择一次,仍然是这样的结果.虽然没有达到这种高度,玄宗之宠杨贵妃,在历史上也属罕见了,虽然他曾次把杨贵妃遣送回家,但后来又接回到宫中,起作用的当然不仅是杨玉环的美貌,如果单是那样,当她三十多岁时就快人老珠黄了,玄宗本可以再找其它美貌女子,但是没有,无论怎么说,仅以最低标准来看,十几年的夫妻总也总会有些感情.

可怜"宛转蛾眉马前死",杨贵妃传说是被缢死在一棵梨树之下.六月的梨树上面,或许结了一些小梨了,但相信谁也无心去注意树上,因为树下的人儿更像是"梨花一枝春带雨",可叹却是"君王掩面救不得"……杨贵妃死时年龄是三十六岁,也有说是三十八岁,无论是哪个年龄,都还很年轻,很可惜.所以,自古红颜多薄命,看来说的一点也没错.

小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唐明皇》,当时基本上是看不懂,也没怎么注意马嵬坡一段,它的片尾曲中好像提到"只剩得马嵬坡前草青青",然而印象中最深的倒不是这句,而是有一句:"难道他不爱江山,爱美人,呐(本是'啊'字,但由于前一字'人'的尾音有n,因此自动要在a之前加n,即na)——啊啊啊啊啊……"曲调比较古朴,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有点怪,所以小时候觉得听这首歌实在有点不舒服,以至于到现在都记得这一句.不禁想起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持续》,莫非这句古怪音调(和现在很多歌曲比起来,当然不算怪了,但小时候确实不怎么习惯)对我来讲,就是画中那几个软钟表么……

四、又一次"马嵬之变"

什么叫又一次"马嵬之变",难道陈玄礼等人还不过瘾,又惹出什么是非来了么?

当然不是,再借他一个胆,也不至于敢把玄宗怎么样,所以杨氏兄妹死后,事情便平息了.那这又一次"马嵬之变",又是什么意思呢?啜口茶,容我慢讲.

在马嵬之变的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五日,玄宗要从马嵬驿出发了,这时带来的朝臣中就只有韦氏父子随行,于是玄宗任命韦谔为御史中丞,兼任置顿使.但这时在前进的目标问题上,大家产生了分歧,将士们似乎都反对去蜀地,说:"杨国忠谋反被杀,他的属下亲信都在蜀中,不能去那里避难."不去蜀地,又去哪里?有人提出来去河西,有人说去陇右,有人请求去灵武,有人主张去太原,还有人想回长安.首先最不可能的就是长安,当初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如果长安能呆干嘛要离开呢?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估计是脑子发昏了,如果真回去,几天后正好被安禄山抓个正着.其次,去太原可行么?不见得.前面介绍过,安史之乱暴发的时候,负责太原守卫的是王承业,他盗取了颜杲卿的功劳向上汇报,所以朝廷中很可能以为他的太原很牢固,提出这一建议的人很可能是基于这个想法.不过,太原是在长安之东,唐军正面作战失败,整个东线都岌岌可危,此时能依靠的也就是西北的兵力,如果去太原,也有点自投罗网的感觉.去河西和陇右又如何呢?地理志中写:"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河西节度使治,在凉州,管兵七万三千人,马万九千四百疋,衣赐岁百八十万疋段."高仙芝和哥舒翰都曾作过河西节度使.同时,地理志又说:"陇右节度使,以备羌戎,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等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陇右节度使治,在鄯州,管兵七万人,马六百疋,衣赐二百五十万疋段."王忠嗣和哥舒翰曾任过陇右节度使.而灵武又在哪呢?唐天宝元载将原来的灵州改为灵武郡,"天宝领县六(意为天宝这次修改是让灵武郡统领六个县),户一万一千四百五十六,口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在京师(长安)西北一千二百五十里,至东都二千里."这三个地方对玄宗来讲,都不是很重要,可去可不去,此时的玄宗,已经失去了当初想要亲自挂帅御敌的锐气,一心想要逃亡,所以这三个可以利用的地方,都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但灵武对太子李亨来说,就不一般了,因为灵州是朔方节度使治所,李亨未做太子之时,就是任职朔方节度大使.朔方,根据地理志所载:"捍御北狄,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朔方节度使,治灵州,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四千三百疋,衣赐二百万疋段."所以,如果唐朝要和安禄山开仗,的确需要以这几个地方为根据地,组织好力量进行反击.事实上后来唐确实是这么做的,但那时的领导早已不是玄宗.

玄宗此时一心要去蜀地避难,以前开玩笑说他这是想去领略一下秦川八百里栈道的险峻,事实上当然不可能如此,玄宗一把老骨头了,哪里还经得起如此折腾.但他为什么坚持去蜀地,实有些费解,难道他不再管他的天下、他的苍生了么?难道他已失去反击的信心了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确实怕了,只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躲起来,或者是,至少要找一個不容易为敌人攻破的堡垒躲起来,再进行反击.所以听到大家七嘴八舌的说,却没一个人说中自己的心思,又怕违背了大家的意思,所以沉默不语.这时韦谔说:"如果要返回京师,需要有足够的兵力来抵御叛军.现在兵力单薄,不能轻易回去.不如暂时到扶风郡,再慢慢考虑去向."玄宗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也都同意,于是准备出发去扶风.等到要出发的时候,当地的百姓便当路拦着玄宗请求他留下,并说:"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宫殿是陛下的住所,陵寝是陛下列祖列宗的坟墓,现在都不要了,究竟是要去哪里呢?玄宗在马上想了许久,其实他也很不甘心,真的这么一走了之吗?但话又说回来,他也很无奈,自己的皇帝威严被一再挑战,先是有人大叛乱,被逼离京后又有人小叛乱,自信心难免减弱.所以,最后,玄宗让太子留下来安慰这些父老乡亲.不用很久,玄宗就会发现,这是他今生做的第二大失策,当然第一大失策就是当初无比信任安禄山了.

既然太子断后,这些父老们有什么话只好对太子讲,他们说:"既然皇上不想留下来,那我们愿意率领子弟跟着殿下您向东讨伐叛军,收复长安.如果殿下与皇上都逃到蜀地去,那么谁又来为中原的百姓做主呢?"不久,来到李亨跟前请求的人的多达数千.但李亨并不同意,他说:"我父皇冒着艰难险阻,远出避难,我怎么忍心不管他、早晚都不在他身边呢?再说我没有当面辞行,所以得回去告诉父皇一声,然后听候他的吩咐."说着涕泣流泪,便要回马西行.其实"且吾尚未面辞,当还白至尊,更禀进止"这句话已是答应了众人的请求,真不同意的话又何必说去当面辞行呢?当然也有可能以

辞行为借口,赶紧回去.不过从李亨角度来想,他绝对愿意留下来,因为他已经 46 岁了,这么老了仍然是太子的比较少见,李亨心里多半会有点着急吧.如果继续留在玄宗身边,那么也就是要等到皇帝老死之后自己才能即位,可是玄宗的身体硬朗的很,从长安一路赶来,也没听老人家念叨哪里不好受,其势大有"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的意思.可是李亨自己的身体就未必吃的消了,从后来的情况看,他当皇帝的后几年一直有病,此前也必有征兆才是,当事人李亨自己自然很清楚这一点.唐朝皇帝很多正常死亡的都是五十左右,李亨现已 46 岁,的确也是时日无多,如果一直当下去,最后也不过是位老太子,怎么也心有不甘吧.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今年 81 岁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在他 82 岁的国王哥哥死后即位,他们 78 岁的弟弟苏丹成为新一任王储,这条消息刚看到的时候瞠目结舌了半天,不禁觉得有些好笑.李亨是要命也活到不到这么大年纪的,七老八十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属罕见,七老八十的太子更是一个都没有.而且他这十几年的太子当的也不甚舒服,又有人陷害(李林甫等人),又有人轻视(比如安禄山),所以这一次如果能够单独留下来,则是一个脱离父皇的好机会,李亨能放过吗?从私人角度来讲,李亨没有理由不想留下,再有,我们也不能忽视太子留下来的积极作用,从后面来看,正是即位后的李亨组织起反击的力量(虽然玄宗在蜀地也有所行动,但不能不承认,真正起作用的是李亨),这里我们不妨对李亨的思想境界想的高一些,就是他留下来排除个人因素,确实也出于抵御叛军的目的,小一点则是为了祖宗的基业,大一点则是为国为民,无论怎么看,都是正确的.

既然如此,李亨只要派一个人去和玄宗说一下便可,自己又何必去呢?李亨心里并非不明白,若是当面辞行,有可能就不会留下了.确实,如果是他亲自辞行,变数会很大的,玄宗究竟会持何态度,真是不好说.一种可能是,"啊,什么?好啊,你这小子,翅膀硬了,想脱离你老爹了么?"皇帝当然不喜欢有人背叛自己,自己的亲人当然也不例外,也许不但不会答应,反而从此对李亨会防备起来;另一种可能是,"啊?哦,这样啊……唉,我老了,这里的事就交给你了."这种可能也是会发生的.但我倾向于前者,因为李亨如果自己来请的话,那对玄宗发出的信号只是"想要脱离",玄宗未必就会同意;如果是让别人来说,那发出的信号就不只是"想要脱离"了,而是"已经脱离,有力量脱离",所以玄宗心理上产生的感觉绝不会一样.

众人想必也是认为李亨若亲自去辞行,多半会不批准,所以也劝他乘机留下.这时李亨的三子建宁王李倓与东宫宦官李辅国,一起拉着他的马笼头进谏道:

"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区区温情,为儿女之恋乎!"

我倾向于这是建宁王所说,无论是学识还是从后来表现出来的谋略,"飞龙厖小儿"李辅国都不大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段话翻译起来不难,说的是"逆胡安禄山举兵反叛,进犯长安,使四海沸腾,国家分裂,如果不顺从民意,又如何能兴复大唐天下呢!现在殿下随从皇帝入蜀避难,如若叛军烧毁栈道,那么中原大地就拱手送给叛军了.人心既已分离,难以再聚合起来,到那时就是想有所作为,又怎么可能!不如现在聚拢西北守边的兵将,再召回河北作战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与他们合兵东讨叛贼,收复两京,平定四海,使国家转危为安,让大唐帝业得以延续.然后再扫除宫禁,迎接皇上返回长安,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孝道吗!何必因为区区温情,而作儿女之态呢!"其中提到叛军烧毁栈道的可能,一旦唐朝皇室全部进入蜀中,蜀地之外无人领导,叛军想要拿下来易如反掌,虽然蜀地易守难攻,但总困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只要安禄山命人将栈道烧毁,断绝蜀地向外的通道,坐困于此的唐朝情势就危急了.三国时的蜀国就是这样,诸葛亮屡次北伐,并非不知己弱敌强,但是"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为了不坐困在益州,就只有拼命往外攻了,以求得发展的前途.可是几次北伐下来,效果何如呢?不怎么样,而且诸葛亮本人还出师未捷身先死.那还是栈道没烧的情况下,而且还有个汉中在前面.可不也有占据蜀地、汉中成功夺取天下的实例吗?刘邦就是一个.但是,刘邦的主要对手项羽可是在彭城啊,刘邦相对来讲已有足够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而魏国则是靠西了不少,在洛阳,所以对蜀国的压力当然更大.安禄山大有建都于洛阳之势,何况此时还占据着长安,如果唐王朝再主动放弃长安以西以北的广大土地,那么安禄山对蜀地的压力就远远大于魏国对蜀国的压力,只据有弹丸之地的唐那时绝不是叛军的对手了.而且,如果持这种消极态度的话,

确实不利于收复人心。这是从反面说皇帝与太子都去蜀中的危害,然后建宁王又从正面提出将来的计划,聚集西北边兵的力量,然后起用郭子仪和李光弼为统帅,合力讨贼。唐后来的行动确实是按照这个计划来实施的,建宁王的这番话虽然是在仓促之间说的,但是却并不浮躁,足见其谋略之不凡。还有一点,不是很重要,就是唐朝皇室中的人之间几乎从来没有爸爸、哥哥、弟弟之类的称呼,而是那个人是什么身份就用什么叫法,皇帝当然称陛下、至尊,太子都称殿下,像什么"父皇"、"父王"之类的称呼,明以前都少见。古人的称呼其实大有学问,尤其是贵族,礼仪更多。譬如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李氏一家,李渊喊子们为"尔曹"、"儿等",要么就是"汝",反正他是长辈,怎么喊都行,说不定还谦称过"犬子"(对这一称法一直觉得奇怪,固然这是自谦,但自己的孩子都是'犬'子了,那自己又是什么?);孩子们则喊李渊为"大人",就和其它下属称长官是一样的,而成为皇家之后则全统一为"陛下"、"臣"之类的称法。明明是至亲,却并不这么叫,显得有些近人情,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公私分明"呢?只是分明的不是地方。

这时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也劝他留下来。一看有人替自己撑腰,于是父老们胆子都大起来,拦住太子爷的马,让他无法前行。好说歹说,我们的李亨太子终于答应留下来了——心里说不定十分高兴呢——于是就派广平王去向玄宗报告。这时玄宗还在马上等待太子回来,半天也不见人影,又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情,就派人去打听,派去的人回来报告了太子那边的情况,玄宗听了之后,别的话没有,只是说了两个字:"天也!"——"也"是助词,其实就是说了一个字:天!天意啊……看到自己的长孙广平王李俶来辞行,玄宗没有为难他,而是表现出非常支持的样子,从后军中分出二千人,又把一批最好的飞龙厩马一起交给太子,还告谕那些分出去的将士说:"太子仁义孝顺,能够继承我们大唐的帝业,你们要好好辅佐他。"然后又告谕太子说:"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你要努力啊,不要牵挂着我,西北的蕃兵蕃将,我一直对他们很好,这对你必然大有用处。此外,玄宗还派令高力士与寿王李瑁将太子内人及服御等物都送给太子,同时宣旨说要传位。太子看到不但自己的人全部来齐,而且还有派来的卫队,又听说玄宗要传位给自己,当下十分感动,不过当然是不敢接受。既然玄宗已经摆出这样一副高姿态,那自己也得有所表示吧,于是李亨向南号叫泣恸哭起来,表示感激。

从玄宗的做法来看,应该是属于我们前面分析的第二种情况,但这是他在确定了太子不只是有心脱离,而且已经脱离的实际情况后的反应,这时如果发怒要太子回来,多半怕是自讨无趣,李亨完全可以一边痛哭着说要回来,一边在簇拥的人群中止步不前,自己对此又能奈何?玄宗自己就是由政变起家的,本来身为三郎的他,并无可能染指太子一位,但他诛杀韦氏之后,为自己挣足了资本,吓得他父亲睿宗皇帝和他哥哥宋王成器,一个赶紧立太子,一个则是拼命让太子,生怕自己成为第二个李渊、李建成。所以李隆基深谙政变之道,知道这件事的本质含义,就是太子向自己发出的"您该退位了"的信号,因此不等别人说出口,自己主动表示让位,反正将来这也是必然发生的事,自己表示支持的态度,说不定将来还可以得到一个"宽大处理",就像自己对自己的父亲那样,也算是尽到了为人子的孝道。若能如此,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归宿了,总比面对刀光剑影来的优越。但玄宗是不是有点支持的太过了呢?前几件事都好理解,但是有必要传位吗?就是说,玄宗必须考虑说完这些话,太子是否能够接受。当然这个"接受"指的是客观上能不能接受,而不是主观上愿不愿意——还有谁不愿意当皇帝的么,就算是不愿意,也必是因为某种客观原因导致不敢当。当时那种情况下,就算再轻浮的人,也绝不可能说,好的,老爸,您多歇歇,我替您当这个皇帝吧。玄宗当了几十年的天子,能不清楚这点?刘备临终前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有人认为这是古代君臣风云际会的典型,并为刘备大度的胸怀而感动非常——慢着,刘备这么说,真的出自真心么?虽然我们这里不是研究三国,但也不妨来讨论一下。当时外面跪着一大帮人,诸葛亮怎么也不能答应,答应了则为乱臣,在场诸人就会敌视他,即使真的篡位,也长久不了,当然也许等不到诸人来讨征,刘备一听他答应了,可以立刻动手铲除诸葛亮。所以刘备本心确实是出于警告,另外,他这么一说,诸葛亮必须得向他表示一番忠心才行,也就是说,刘备其实是逼着诸葛亮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誓效忠于自己的儿子。玄宗应该了解李亨这时是断然不能答应的,但他这么说,目的只能有两个,其一即为前面所言,是提出来通告一下:"我知道你是想当皇帝,你想当就当,我绝不会阻拦你",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其二,玄宗的目的可能在于想延迟这件事的发生。一般皇帝要是谁说了比较重的话,那原本可能发生的事情要么不会出现,要么就是延迟,否

则正中皇帝所说,岂不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玄宗又为何要延迟太子当皇帝呢?当然了,谁不想在这个位置上多呆些时候?后来玄宗入蜀之后,依然自以为是皇帝,说明他的确没想到太子会那么快"奉命即位".也许我们是多想了,也许熟谙皇帝权术的玄宗并没有把这些用到自己的儿子身上,但谁又能保证,他真没这么想过呢?反正就一句话,随你怎么想.无论李亨怎么来理解,最后玄宗都不会吃大亏(出现意外不算).

于是,太子便这样留了下来.这件事最终导致了唐朝皇家内部权力的又一次非正常交接,后来就是有人以此为理由劝李亨即位,因此称为"又一次马嵬之变"也不为过.

从玄宗怠于政事开始,埋下了唐衰落下去的祸根,最后安禄山终于起兵反叛,虽然有河北几位义士的反抗和唐朝几位将军的抵御,但由于唐军主力战斗力极差,根本无法托起各方的抵抗,再加上策略失误,强要出兵潼关,因此潼关一丢,玄宗等人就只好逃出长安.至此第一阶段以玄宗的出逃告终,我们的第一部分也该结束了.不过唐是有恢复能力的,而安禄山叛军内部也并不太平,因此这才有了后面的拉锯战,即下一部分——相持.

第五章惊魂甫定,聚焦灵武

第一个回合,双方各有失误,不过安禄山的失误在于一再贻误战机,没能够一举消灭敌人,有点放虎归山的意思.但最后是老虎厉害,还是猎人的猎枪厉害,还要看双方后来的发展,因此安禄山的失误,至少短时期内并不致命,而唐朝犯的错误就严重了许多倍,所以他们败了.

肃宗在灵武即位后,唐朝便立刻开始了反击.同时叛军内部也一再更换领导人.形势似乎对唐有利起来了,可是唐又一再失误,这才有了双方的持久战.

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小猫玩蝗虫,蝗虫本在小猫掌握之中,但它并不急于将这个跳来跳去的家伙弄死,而是用爪子"啪"的一下,将蝗虫按住,然后慢慢抬起爪来小心翼翼的看,不想蝗虫又跳出猫爪,于是小猫又"喵呜"的一声用嘴制住这个不听话的家伙,松开嘴之后又用爪子按住,然后又被它逃脱,如是者再三.最后,蝗虫被这顽皮的小猫咪弄的精疲力竭,再也跳不起来了,这时小猫才会一爪子拍死,或者是一口咬定,总之蝗虫既已到了猫爪之下,就注定了它悲惨的命运.

唐与叛军的战斗,当然比不上可爱的小猫与蝗虫之间的"戏耍"(蝗虫实在被动的很)好看,但却有相似之处.唐朝好像是抱定了不想一下子杀尽叛军的决心,非要与他们斗个几年才肯罢休.然而,猫是出自好玩的天性,而唐却是因为失误,而且唐也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轻松制住叛军的程度.所以,叛军不像蝗虫,倒像是个大螃蟹,有时夹住猫的鼻子,让猫也尝尝痛的滋味.

场景一:猫与螃蟹"玩耍".

场景二:螃蟹挥舞着两个大钳,神气的说:"我也不是好惹的!"

场景三:猫用爪子揉揉被夹痛的鼻子,咬牙切齿的说:"谁敢侵犯我就叫它灭亡!"

马嵬坡前草青青,当年何等风光的杨氏兄妹,如今皆化作尘土.李亨没有随同玄宗一起入蜀,而是留了下来.事实上玄宗入蜀也正是他政治生涯中作为皇帝的最后一段路程,而且还是一条充满了悲凉的路.而当他入蜀后不久,忽然间发现,自己被升级了.有一句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对玄宗来讲,则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首已成上皇身".

一、唐玄宗西游记——剑阁闻铃

大家都看过明小说《西游记》吧,就算没看过原著,电视总也该扫了两眼.那一次西游的是唐僧师徒(小说里的唐僧和历史上的玄奘相去甚远),而这一次"西游"的则是唐玄宗李隆基;前者是取经,后者是避难.不管怎么说,玄宗这一次西行也算比较重要,让我们先"流水账"似的看看他的行程:

通鉴记载,玄宗一行从马嵬(今陕西兴平县附近)出发,六月十七日,到达岐山.

这时有传言说叛军的前锋立刻就会到,玄宗吓的不敢停留,继续前行,当夜宿于扶风.按说攻下长安后安禄山应该马上发兵追击唐玄宗等人,奈何他也并不怎么精明,所以玄宗也是多虑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察看一下地图,现在的岐山是在扶风的西侧,从马嵬出发,应该是先到扶风后到岐山才是,怎么玄宗是往回走呢?路线实在有点怪啊.莫非是迂回战术?应该不是,玄宗正担心安禄山追来,哪里有心情迂回.怀疑是由于地名更改造成的,宋时的地名与唐朝也肯定不一样.这点还是参考《旧唐书》为妙,其中说十六日到达扶风县,十七日到达扶风郡.扶风县大致在今扶风一带,而扶风郡治所大致在凤翔附近,或许是与岐山之间的某个地方吧.

情势如此,连皇帝都这么惨,随从保驾的士兵们也只好暗谋出路,常会出言不逊,这回是连陈玄礼都

无力控制了,玄宗对此十分担忧.这时正赶上成都进献给朝廷的"春彩(就是春织丝绸)"十多万匹到了扶风,玄宗命人把这些丝绸都陈放在庭中,召来随从的将士,自己站在殿前的台阶上跟他们说:"朕比来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知卿等皆仓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劳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长,郡县褊小,人马众多,或不能供,今听卿等各还家;朕独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达.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就是说:"我老了,老糊涂了,任人不当导致现在这步境地,你们仓促之间跟着我来,来不及与你们的父母妻子告别,一路跋涉至此,非常辛苦,我心里感到十分惭愧.入蜀的道路艰险漫长,而且那里地方又狭小,难以供应如此众多的人马.现在听凭你们回家去,我只带着儿孙们还有这些宫人也足以保护着我到达那里了.现在就与你们分别了,你们把这些丝绸都分了吧,聊以为资费.等你们到了家里,见到了自己的父母和长安的父老,代我向他们问一声好,让他们多保重."玄宗褪下皇帝的威严,呈现出他仁慈友爱的一面,这番话更像是一位邻家爷爷在谆谆劝导面前的这群孩子们.玄宗言罢,眼泪流了下来,此时的他,倒真的很可怜.即使我们只看文字,仍然不得不对这位古稀老人报以同情的态度,更何况眼见着老人落泪的将士们.听完玄宗的话后,这些士兵哭着说:"我们生死都愿意永远跟着陛下,不敢有二心!"当然,留下来的人越多越有利,玄宗自然是盼望留下来的人更多一些,但话已出口,他也并不反悔.这点还要佩服一下玄宗,不管他是否出自真心,也不管这是否是他为了挽留人定下的计策,在自己落迫的时候,能做出这样的高姿态已经很难了.如果是欲取先予的计策,那么此前已经有过一次背叛的这些士兵,难保不会再背叛一次,玄宗就算还保留着极度的自信(事实上执意入蜀说明他这份自信已经受到打击了),也不一定相信自己这么一哭,就全都能留下来.总之,冒这么大的风险,弄不好真会树倒猢猻散,玄宗是个明白人,且此时又谨慎的很,应该不会这么做.我倾向于这确是玄宗出于真心,他前面留下府库、不让烧桥,说到底都是慈心大发,这会跟来的士兵们又一百个不情愿,与其让他们怨天尤人的跟到蜀地,还不如放他们回家,两面都落个清静,岂不是好?但玄宗老人家这么一哭,大家也都受了感动,表示愿意留下,玄宗心里当然愿意,但一来要等他们的确下定决心,二来自己也不能这么快就答应下来,否则别人会怎么看?于是他等了一会儿说:"去留都由你们自愿."也就是默认了.从此那些怨尤的言语便平息了下来.

十八日,玄宗任命剑南节度留后崔圆为剑南节度副使,十九日从扶风郡出发,当晚,在陈仓(今宝鸡)住了一夜.

六月二十日,玄宗到达了散关,以陈仓到散关的距离来量一下,与从兴平到武功的距离大致相等,由此可见,推测他十七日是到了武功而非岐山是有一定道理的.玄宗在这里把护卫的士兵分为六军,派颖王李璣先去剑南,让寿王李瑁分别率领六军随后.这本也无甚可说,不过散关可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同时也是军事要地,"铁马秋风大散关"说的就是这里.有这样的说法:东函谷、西散关、北萧关、南武关.此说见于《史记集解》中引东晋徐广(字野民)的话,而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也持此说:"关中,谓咸阳,秦所都也.东函谷关,南峽关、武关,西散关,北萧关,故咸阳曰关中".后来又有说是东潼关、西散关、南武关、北锁关.无论哪种说法,都体现了"关中"名称的由来,即指四关之中的地方,铁马秋风的散关,正是关中的西大门.

玄宗一路马不停蹄,于六月二十五日到达河池.这时蜀郡长史崔圆前来迎接,并说蜀中富饶,粮食大丰收,且兵马又强壮.这一路上逃跑的官不少,难得有个这么殷勤的,可以想象玄宗是多么高兴,当天就任命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仍兼任蜀郡长史.同时又任命其它一些官员,不是很重要,不细说了.崔圆本人也没什么特别的政绩,要说有什么事值得一提呢,除了这次马屁拍的恰到好处之外,就是他曾让王维、郑虔、张通三位画家去给他家作画.这话怎么说?因为那三人都接受了伪官,当时都在等候处理,由于崔圆是宰相,又有大功,所以三人都想求得这位宰相大人的解救,据说三人"运思精巧,颇绝其能".唉,看来就算是诗佛王维也未能免俗,可叹可叹.

然后,玄宗走了好久,至七月十二日,才又有他行程的消息,这时是到了普安.二十天左右才刚到这里,难道是安禄山在长安享乐的消息传到了玄宗耳朵里,所以玄宗放松了警惕,以致后面的行程变慢了?抑或是路程加长了?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查地图,于是找了一张四川地图,又找了一张陕西地图.据说河池是在宝鸡西南的风县一带,于是拼命在地图上找.可怜我眼睛都看花了,连张良墓都找着了,居然没找到目标.郁闷之下,忽然一瞥看到了两个浓黑大字:风县.原来正因为太醒目了,所以

才没看到,再郁闷一下.那翻过头来再找普安吧.也是先找了半天没什么眉目,忽然间看到剑阁的旁边有个括号,括号里写着:普安.噫,莫非后世流传的令人愁肠百结的剑阁就在这里?不过,玄宗在剑阁的遭遇我们后面再说,先说路程.由凤县到普安,确实距离远远大于从散关到河池,粗量了一下(当然是量地图),直线距离前者约是后者的四倍左右.从散关走到河池,用了五天,四倍的话恰好是二十天.确切的说,玄宗应该是走了十七天,离二十天还差三天.看来他们非但没有放松警惕,反而走的越发的快了.

在普安,时任宪部侍郎(宪部即刑部,陈冠明《房琯行年考》中说,天宝年间改刑部为宪部)的房琯赶来晋见玄宗.这充分印证了如果及时得知玄宗出逃的消息,还是有机会从长安跟来的.当然能否及时知道情况也和官位高低有一定的关系,小官多数怕是不会晓得的.当玄宗曾问过高力士,说谁会跟来?高力士回答道:"张均、张垪兄弟和他们的父亲张说受到陛下的恩惠最深,何况张垪还是驸马,所以他们兄弟一定会先赶来.当初大家都认为房琯应该拜相,但陛下却并没有重用他,且安禄山也曾举荐过他,所以房琯可能不会来."玄宗摇摇头说:"未必."房琯赶到后,玄宗就问起张氏兄弟的情况,房琯说:"我约他们一起跟,可他们却犹豫不决,看他们的意思,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玄宗看看高力士,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不会来."玄宗这一次预料的很准,虽然房琯真的来到了,但张氏兄弟真的没有跟来,固然说明了玄宗这一次看人没看错,但玄宗本人当是很郁闷的吧.于是当天,玄宗就任命房琯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七月十五日,玄宗——啊不,这时得说是高升一级的太上皇,似乎是累了,三天都没有离开这里,而是在此下了一道后来颇有争议的制书(此制为跟随入蜀的贾至所写),这个不妨回头再写.除了制书起到的副作用之外,制书起到的另一个作用(可惜就是没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是大家终于知道了李隆基的行踪,使他免于被列入失踪人口.

不知玄宗是否当日起程,反正三日后,他们已到达了巴西,即今天四川绵阳附近.考其行程,手测一下地图,大约是从河池到普安的 $1/2.5$,即五分之二.其实具体是多少也不必弄的太清楚,因为即使弄清楚了,玄宗的真正行程,也不可能是直线,所以怎么也都会有误差,只能说是大致的情况.不管取二十天,还是取十五天,计算一下,这一次应用的时间是六至八天,玄宗三天左右便走了两倍的路程,似乎太快了一点,但若加上十二日算起的三天,时间却正好.所以,十五日玄宗很可能并不在普安,而那道制是在普安下的则没有问题,也许这是障眼法,又或许是流传时间上的误差.在巴西,又来了一个迎接的太守,崔涣,当然玄宗又很高兴了一回,加上与他谈话很投机,另有房琯的推荐,当天即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又任命韦见素为左相.这一路上玄宗任命了三个同平章事,再加上一个左相,等于共封了四个宰相.这若是到太平时期,绝对属于滥赏,但乱世谁也顾不上了,多封几个宰相说不定还能再招几个人来.

玄宗的蜀中行总算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十天后,即七月二十八日,历尽千辛万苦的唐玄宗终于到达了成都.史书上这里只写了一句:"庚辰,上皇至成都,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大约是史官和玄宗一起累的不行了,连话都懒的说了,所以玄宗没什么行动,而史官也正好偷懒.再量一下行程,基本上是从河池到普安路程的一半,所以十天的时间还算正常.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路上,玄宗都是马不停蹄,不曾有丝毫懈怠,历经一个月零十一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了——这可是曾让李白喊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登天之路啊,真难为了老人家.想来玄宗居于深宫之中,肯定谈不上天天锻炼,也没喝壮骨粉之类的东西,可身体实在很棒.众人当初都不想入蜀,除却遥远之外,可能也担心自己受不了路途的艰险,玄宗却是一往无前的抱定入蜀的念头,现在想想,也难怪呢,人家体格有这个资本,所以不怕,不然换李亨试试,这么走一个多月,到成都之后非病倒不可.其实走上栈道的不止是一位老人,还有另一位老人,高力士.从记载来看,高力士比李隆基大一岁,但有人考证出来高力士比李隆基又小那么几岁.无论如何,"高将军"也是一位老人了.

也许曾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相互搀扶着,步履蹒跚的走过栈道.栈道下的绝壁,可曾使他们后怕?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也逐渐暗淡下去,听着山中猿猴凄哀的叫声,玄宗可曾黯然神伤?杜鹃那"不如归去"的悲啼,可曾引起他对长安的思念?——也许,兼而有之吧.然而更动人的,是剑阁那些在冷雨凄风中颤抖的铃儿们,它们无助的清脆铜音,谱成了玄宗心中一曲无限惆怅的悲歌……

不错,剑阁闻铃.

玄宗在剑阁的一夜哀伤,历来是文人们不肯轻易放过的题材.《长恨歌》里面写到了"行宫见月伤

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长生殿》里二十九出直接题为"闻铃",里面有一段《武陵花前腔》,很是经典: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莹.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崢嶸,似我回肠恨怎平!

其实这些应该都来自于唐代一些笔记的记载,如《明皇杂录》里写道:"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这也便是词牌《雨霖铃》的来历.除此之外,不能不说当事人李隆基的一首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幸蜀西至剑阁》(阁一为门):"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单看词意,并未写到铃声什么的,其情调也并不很低沉.但既然有了这么一首诗,说明玄宗在这里还是很许多感慨的,否则也不会诗兴大发了.

不过留在剑阁的也不都是凄凉,张邦伸《云栈红程》卷六:"二十里至上亭铺,古名郎当驿.明皇入蜀,雨中于此闻铃声,问黄幡绰:'铃语云何?'"对曰:'似谓三郎郎当!'"类似的记载在《历代诗话》等很多书中也有.但不同的是,很多地方都写作"唐明皇自蜀还京道中",且听到的不是阁楼上的铃声,而是驼铃.究竟是在去的途中听到的,还是回来时听的?抑或是两次都听到了?这就不得而知了,但两次作用则明显不同,前者是给文人们准备的题材,可以尽展其才华,大作感伤文字;后者则是给唐宋诙谐调侃的人准备的,一句"三郎郎当"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就连玄宗自己听后都"愧且笑".

"郎当"的意思有很多,如破败、紊乱,衣服不合身、不整齐,样子狼狈、颓废,还有形容不成器的意思,另外也通"银铛".虽则如此,其大意基本都一样.三郎郎当,郎当了自己,也郎当了天下.

二、李亨的"西行漫记"——灵武之行

玄宗到了成都,他的行动就算告一段落.下面该说说本章的主角李亨了.

太子李亨留下来以后,却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广平王李俶也一样没主意,问道:"天快黑了,此地不宜久留,大家觉得该去哪里好呢?"结果众人都不说话.这时建宁王李倓说:"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

插点题外的东西,李亨曾任过朔方节度大使,就是他这个"节度大使"费了我一番功夫.为何不称朔方节度使呢?这个"大"字有什么特别么?《唐六典》:"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其福州经略使、登州平海军则不在节度之内.凡亲王总戎则曰元帅,文、武官总统者则曰总管.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焉,有副大使焉,有副使焉,有判官焉."《旧唐书》则说:"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对这个问题解释的似乎都不是特别清楚,而《新唐书》中写道:"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节度副使十人……其后有持节为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者,正节度也.诸王拜节度大使者,皆留京师."这就比较清楚了,诸王任节度大使,但都留在长安,真正起作用的正节度,其实就是副大使知节度事.

建宁说当初朔方的将领每年送书信的时候,他大略也记得他们的姓名,这说明他们对朔方是很熟悉的,这是去朔方的一个有利条件.而当时河西与陇右的兵都靠不住,因此那两地都去不得,只有朔方,距离较近,军队完好,兵马也强盛,且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出自名门望族,必定不会有二心(意思是名门望族的后人要顾面子不想辱没先祖的话,多半不会变节,倒不一定全是因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虽然从这话中也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这又是一个去朔方的条件.既如此,去朔方是有必要了,可是此时能不能去呢?建宁认为叛军正在长安大肆抢掠,一时还顾不上向外攻城略地,这正是前往朔方的好机会,如果再迟一步,也许就来不及了,到朔方以后再图谋大计,那时便可无忧,"此上策也".确实,这称为上策毫不为过.在所有人当中,只有建宁王李倓看到了叛军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一面,所以他的建议恰好是抓住了这一点,比起玄宗的胡乱担心一口气跑到蜀中,是气定神闲了许多——当然也只体现在计划上,真正行动起来,李亨一行也不比李隆基差.但总归建宁这番话,令人无可辩驳的信服,于是太子李亨确定了前进的方向——朔方.

如果说玄宗的前进方向是西南,则李亨的前进方向是大西北.两方面要走的路程都不近.实在是患

难父子。

和玄宗比起来,李亨在行程途中就倒霉的多了。在渭河的岸边,他们遇上了潼关败退下来的士兵们,误以为是叛军,双方交战,打了半天糊涂仗,死伤了许多人,这才搞清楚对方是什么人。李亨大约很是气恼吧,白打了一仗,损失这么多人。如果元曲里要写这件事,李亨的唱词中多半会有: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也罢,运气不好,认命就是了,于是重又收罗散兵,选择一处水浅的地方,让大家乘马渡过渭水,没有马骑的人就只好流泪返回了。其实去朔方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不求功名的话回家倒也不是多痛苦的事情,也没必要流泪。唐书中说"军既济,其后皆溺,上喜,以为天之佑",那么其后的当是追兵,虽然安禄山大部队的追兵没追来,如果追来那就什么都完了,但可见确实有小股人马出来作怪。因此,李亨后面才会拼了命的向朔方逃跑。

李亨从奉天向北走,到达新平,即从今天陕西省的乾县走到邠县。据说一个晚上就行进了三百里,实在是超快速了,逃的实在算不上从容,"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要是放在他们身上就成了"时间就是生命"。在地图上找找吧,乾县很好找,而邠县在哪呢?既然说三百里,那必是很远了,可是找了三千里,也没找着"邠"县的影子。一查,原来这里改叫彬县了——真是命啊,好端端的改什么名嘛,不然早几个时辰就找到了,我实在比李亨还要郁闷啊……粗量了一下,两地的距离与从散关到凤县即河池的距离差不多,玄宗当时是花了五天的时间走到的,平均每天走六十里,也相当的快了。但李亨一行这一个晚上就走了这么多路,速度实在惊人的很。就算是骑马,人没有被颠的骨架松散,身体也是十分结实了,至于步行的人,那多半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李亨清点士兵和武器装备时,发现武器已丢失大半,留下来的人不过数百,比之于玄宗到成都后清点出来的一千三百,又惨了不少。当太子李亨到达新平的时候,发现太守薛羽弃郡逃跑,于是就杀了他。那这人都逃跑了,太子是怎么杀的他呢?按这里的记法,估计是他不走运,逃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太子,被抓个正着,如果是逃到了别的地方,太子也就无能为力了,总不能因为满大街找一个逃跑的太守耽误自己去朔方吧。经过一夜的劳累,然后还有力气杀人(当然不是亲自动手了),看来李亨身体也还算可以,但也就是这几天的事,若是这么走一个多月,太子爷就累得要吐血了。

不过《新唐书》上稍有差异,说十五日夕至永寿县(唐时的永寿与现在的永寿地理位置应该差不多),十七日到保定(治所在现在甘肃的泾川),这时才抓住逃跑的太守。查诸《旧唐书》,则说是自奉天以北,夕次永寿,十六日到新平,十七日到安定,安定曾一度称为保定,可以认作是一个地方。结合唐书与通鉴的记法,十五日从奉天出发,当晚到达永寿,这里才是太子一夜狂奔的起点,夜里大家马不停蹄,十六日白天到新平,十七日到保定。这样的话路线就算清楚了,只是通鉴接下去的记法有点不对劲,说是就在到达新平的当天,太子一行又前进到了安定郡,与唐书的记法相差了一天,今取唐书的记法。在安定,李亨又杀了这里要逃跑的太守,而两唐书则说是两个逃跑的太守都是此时杀掉的,反正是杀了,也无所谓一天两天。

六月十八日,太子李亨到了乌氏驿,即今天甘肃平凉西北。总算遇上个没逃跑的太守,彭原太守李遵。李遵出来迎接太子一行,并献上衣服和干粮,于是太子便去彭原补充"能源",在那里招募了数百士兵。彭原在今天甘肃宁县附近,在平凉的东北方向,且距离不近,李亨也只能说是有特殊目的才去,否则应该直奔西北才是。十九日,到达平凉郡。平凉郡治所是否就在今天的平凉呢?唐初平凉治所在高平,也就是今天宁夏的固原,平凉县只是郡中的一个县,应该还是有所区别的。想想也是,李亨前一天已经到了乌氏,从彭原出发后,又何必再回去呢,所以应该直接向西北走去。在平凉郡,李亨察看监牧所养的马,有数万匹之多,然后又招募了五百多士兵,其力量又得到一些加强。

李亨在平凉郡呆了数日,没有再往前走,想来也是累的不行了,另外,虽然有建宁的建议,但李亨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究竟要去哪,所以也犹豫着。而这时朔方那边的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还有崔漪、卢简金、李涵等人商量着说:"平凉地势平坦,无险可守,不是屯兵之地。灵武兵精粮足,如果太子能到这里,再向北召集诸郡之兵,向西征河西、陇右的精骑,然后挥师南下,平定中原,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几人推出来李涵做代表来到平凉和李亨说这件事,并把朔方的士兵、马匹、武器、粮食、布帛以及其它物资的情况一同报告给李亨。李亨当然很高兴,而裴冕由于路过平凉,这时恰好遇上李亨,他也劝太子去朔方,李亨乐得同意。于是杜鸿渐和崔漪让魏少游留下来修葺房屋,准备食物用具等等,自己则去平凉迎接太子。见到太子后,说:"朔方,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辔长驱,移檄四方,收

挽忠义,则逆贼不足屠也。”基本上就是前面几人商量的话的意思.其实不用多劝,李亨早已决定去灵武了,既如此,大家上路吧.

李亨起初从平凉出发时,据说“有彩云浮空,白鹤前引,出军之后,有黄龙自上所憩屋腾空而去”,吉兆啊,可是黄龙什么的太让人难以置信,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史家的编造.这不妨后面再说.当李亨走到丰宁南部,看到了牢固的黄河天堑,因此打算“整军北渡,以保丰宁”.丰宁比灵武更靠近前方,由此可见李亨是很想有为的,可惜上天不给他这个机会,“忽大风飞沙,跬步之间,不辨人物”,所以只好回军灵武,而这时风沙却停止了,天地一片廓清.有人认为这里又是史家作怪,怎么风沙来的这么是时候,又停的这么是时候呢?明显是为了宣扬李亨到灵武是符合天意的,所以才编出来这么一段.这么说未尝不可,但李亨这一路上“符合天意”的行为不少,为何却没有再多写点什么吉兆呢?我觉得未必是编出来的,按照史书所载也可以解释一番.譬如风沙可能之前就有,只不过后来越发的大了.前面说的什么彩云浮空、白鹤引前,还有黄龙腾空而去,可能就是风沙的预兆.“彩云浮空”,也许是阳光照在悬空的细沙粒上散射产生的景象;“白鹤引前”,要知道古时甘肃、陕西等地并不是现在黄土高原这个样子,尤其是在远古,水草丰美,所以才会孕育中华文明,因此那时有白鹤一系列的水鸟也不算奇怪;最荒诞的当属“黄龙腾空而去”,但这个“黄龙”会不会是龙卷风呢?如果不是,那可能也是当时黄沙飞满天,然后人们夸张说当时天空中有一条黄龙在飞.风沙最严重时,李亨不得不回趋灵武,而最严重的时候往往也就快要平息了,所以他回军灵武时碰上风沙静止,也合情合理.

一路上还算比较平静,比前面暴风骤雨似的赶路从容多了,在七月初九,李亨终于到达了灵武,他的这段“西行漫记”也宣告结束.

三、新皇即位——西唐小朝廷

咦,知道有个南唐,这个西唐又是哪一个?别误会,历史上没有这么个朝代,这只不过是本人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一个叫法,不作准.

那这个“西唐”又是怎么回事呢?

七月初九,李亨到达灵武之后,发现这里的准备有些“过分”——不是可怜的过分,而是好的过份了.当初杜鸿渐等人去接李亨来灵武的时候,把魏少游留下来做准备,魏少游的想法当然是要讨好太子,认为李亨“远离宫阙,初至边藩,故丰供具以悦之”,在李亨将至灵武的时候,魏少游探得消息,便带着千余人,在灵武南界鸣沙县举行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这还不算,他此前命人修整宫室,据说“殿宇御幄,皆像宫闱,诸王、公主各设本院,饮食进御,穷其水陆”,这对于一个逃难中的皇帝来说都已算是奢华,何况是一个逃难中的太子.所以李亨认为不妥,说:“我来这里本是想要成大事,安用此为!”就下命让有司稍微减少一些.虽则如此,但李亨心里肯定还是很高兴的,这总比给他冷炙残羹、粗茶淡饭要好.

魏少游之所以这样准备,一是讨好太子,二来,也说明当初他们几人商量的时候,就已定好奉太子为帝.李亨在灵武才刚过了一天,七月十日,裴冕、杜鸿渐等人便上表,以当初在马嵬时玄宗曾想让位为由,请求他遵照玄宗的意思即皇帝位.李亨没有同意,一是因为来的太突然了,二是第一次上表怎么说也不可以答应的,否则有点不成体统.太子不答应,裴冕等人当然就得劝,他们说:“将士皆关中人,日夜思归,所以崎岖从殿下远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离散,不可复集.愿殿下勉徇众心,为社稷计!”为了社稷啊,您就即位吧.历来劝谁即位的话总是要这么说,实在有点落入俗套.至于他们提到的将士冀尺寸之功,如果太子不当皇帝便会人心离散,多少有点危言耸听.太子嘛,反正早晚是要当皇帝的,这会儿不当也不至于人心马上就分崩离析,只是早些时候当皇帝,这些大臣们就早些受益,否则将来劝进的人越发的多起来,这拥戴皇帝的功劳又会多分出去一些.裴冕等人一连五次上表(唐书则说是六次),太子这“大腿”也宁不过“胳膊”,所以只好登基了.

公元756年七月甲子,也就是七月十二日,李亨于灵武城南楼即位,是为肃宗.

现在拍的电视剧里某某皇帝一即位,往往要走一段很长很长的用红毯铺出来的路,然后皇帝坐在宝座上不怒自威,下面一大群人跪拜,山呼万岁,场面好不壮观.对了,雄浑盛大的就职典礼伴奏也是不可或缺的,不过古时宫廷音乐可和现在电视里的配乐大大不同,听起来倒很像道教音乐.不知是因为有了这么个先入为主的观点,还是本身就确实如此,听现代人演奏的《霓裳羽衣曲》也多少有这种感觉.当然我们也只能听现代人演奏的乐曲,古人的乐音就算再余音绕梁也传不到我们的耳朵里.其实现代人无论怎么想保持原味,也是不可能的,一来流传过程中会有衍变,二来现代人多

少都会注入现代气息.尽管如此,听的时候脑海里仍然不由得想起了道观……事实上宫廷音乐,尤其是唐朝的宫廷音乐和道教音乐的确大有联系.但二者的关系,是谁影响在先,我们这里无暇说得太多,总之,是它们互有影响.唐代由于皇帝们自承是老子的后人,所以这时宫廷音乐与道教音乐的关系十分紧密.唐高宗曾下令让宫里的乐工制作道调,玄宗则命道士、大臣献道曲,并且亲自创作道乐,同时兼任音乐"教授".《混元圣记》中记载:"二月辛卯,帝制《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荐献太清宫,贵异于九庙也."薛涛有诗云:"每到宫中歌舞会,折腰齐唱步虚词."知道了这些,也就不会再奇怪听宫廷音乐时的感受了.也许肃宗就是在一片这样的宫廷音乐声中登上皇位的——且慢,肃宗即位的地方好像是个城楼啊,城楼上有什么皇帝的龙椅?不错,要想找大明宫里那个龙椅是不可能了,但是非常时期自然有非常办法,城楼上随便放个豪华一点的椅子来充数,就算可以了.

实际上古时皇帝即位并不一定都要多么的隆重,像肃宗即位就是想搞的更隆重一些也没那个条件.从劝进到即位就只有两天的时间,略显仓促,乱世之中也只能如此,还能再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面对跪拜自己的群臣,肃宗不禁歔歔流泪.为什么要流泪呢?我想肃宗是没时间来埋怨条件简陋的,多半是为自己终于熬到这一天,有点激动罢了,他这十几年太子当的也实在是不容易,眼泪中包含着多少辛酸与后怕啊.

肃宗即位后,把当年的年号由天宝十五载改为至德元年.一般来讲,新皇即位之后,改元要在次年,只有发生了什么特殊事情的时候,皇帝才会迫不及待的改年号.比如唐太宗即位后第二年才改为贞观,虽然此前是发生了玄武门之变,但后来的权力交接则是正常的;而宋太宗即位的当年便改年号为太平兴国,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这也成为后人怀疑"斧声烛影"的一个佐证.肃宗在即位当年改元,自也有他的原因.肃宗的登基从根本来讲毕竟是自作主张,算是非正常即位,所以他当年改年号有利于让大家知道此时新皇已登基.一个皇帝即位,尤其还是在混乱时节,除了年号上的差异可以迅速为人知晓并确认以外,其它方面消息根本不会传的太快,而且也无法验证是否为真.肃宗改元至德,其实是发出了一个信号:今后的事情要由我来作主了.不过,肃宗确实喜欢改年号,而且这都是心血来潮,说改就改,大约是从这时养成的习惯吧.

年号的事情解决后,下面就该封赏了.肃宗首先是请玄宗从皇帝岗位上名誉的走下来,然后光荣的高升一级,当上大唐第三任太上皇.而后则开始任命大臣.肃宗任命杜鸿渐、崔漪为中书舍人,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将关内采访使改为节度使,迁其治所到安化郡;任命前蒲关防御使吕崇贲为节度使;又任命陈仓县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陇右节度使郭英义为天水太守,兼防御使.这些人中大多为拥护肃宗的有功之臣,也有李亨一路上觉得可靠的人,还有一些人至少是没犯错误的.然而肃宗并没有封自己的妻妾与子女,他们原来是什么还是什么.之所以肃宗没有加封他们,是因为太上皇不在,也不知此事,故而不能擅自作主——皇帝是擅自作主当的,但如果再擅自加封皇后、太子、诸王等等,就有点过分了.肃宗这样做,无非是表示自己即位是为社稷着想而非为自己,说明自己仍然是个听太上皇的话的皇帝.其实这也只是权宜之计,肃宗既然当了皇帝,早晚不会亏待他的妻子儿女,加封也不急在这一时.

只是新即位的肃宗有点惨,当时塞外的精兵都调入内地去讨伐叛军了,留下来的只有老弱残兵,文武官吏加到一起也不到三十人.此时的大唐王朝倒有点像个微朝廷,加之制度草创,因此武将们难免骄横傲慢起来.当时就曾发生过一员大将在朝堂上背对宫阙而坐并且言笑自若的事,这要是放到太平时期绝对是不可原谅的罪过,而乱世中肃宗也只有忍气吞声.好在这时有监察御史李勉出来维护朝廷尊严,他上书弹劾不守规矩的那员大将管崇嗣,并把他关了起来.肃宗心里未必不想这么做,但他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尤其还是武将,所以不好冲着大家发作,另外也是想显示自己的仁慈,就下令赦免了管崇嗣,只是感慨的说:"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这便是小朝廷的可悲之处,连应守的礼法大臣们都遵守得那么不自觉.假如肃宗后来失败了,他成立的这个政府在后世的史书上大约就会有个别号,也许就是我在本节加上的标题——西唐小朝廷.四、白衣卿相——神仙弟弟

肃宗在灵武即位,正是用人之际,这时一位传奇人物飘然而至.

谁呢?李泌.

史载,李泌,字长源,"其先辽东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国司徒徒何弼之六代孙".李泌不是姓李么,

怎么六世祖是徒何弼呢?和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一样,徒何弼的这个"徒何"也是赐姓,他们原本也是姓李.《太平广记》说李弼是唐太师,这是不对的,那李弼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前面已经说了,是八柱国之一,不过他本人虽然厉害,知名度却远不如他的一个曾孙——李密.而后来同为八柱国中姓李的这两家,又都恢复了原姓.这对于李渊一家来说,尤其有必要,因为"大野"实在不如"徒何"好听,像李虎就是"大野虎",一只大野老虎,而李渊则是"大野渊",谐音有点像"大野猿",难怪这么急着姓回李去呢……大家都知道李密在李渊不动声色的逼迫之下投唐又反唐,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反".按说这是族诛的罪过,史书中也没有记载李密死后他们家族的情况,如此看来在杀掉李密之后,李渊父子对他们家族还算留情,或许正是因为知道李密反叛的真相,所以"做贼心虚"的他们没有再得寸进尺,但更有可能的,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瓦岗将领投唐,所以李氏父子才不会赶尽杀绝,否则就不好得人心了.

李泌也许是李密这一支,又也许不是,反正李密是李泌的曾祖父一辈的人是没错的了.当初李渊称李密为"大弟",自认两人是同辈,那么算起来李泌比李隆基的辈份还要大一级.不过算这个也实在没用,因为两家根本没什么关系,李隆基连远房叔父李林甫都没认,更何况当时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李泌.

但年幼的李泌却不可小看,因为他实在可称得上是个神童.唐书中记载的比较简略,只说是"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当时的张九龄、韦虚心、张廷珪还有贺知章等人都很器重他.这几个人都是当时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何这么看重一个小孩子呢?显然唐书中的记载不能说明问题,倒是《太平广记》里有详细的情形.开元十六年,当时李泌姑姑的孩子也是一个神童,令玄宗大为惊讶,而后听这个孩子说他有个表弟比他还要聪明,于是就让一个宦官按照这个九岁神童的办法,去李泌家里,不让他的父母知道,偷偷把他抱来——有点像拐卖儿童.宦官依言果然把七岁的李泌抱来了,看到了这个孩子,玄宗对张说言道:"后来者与前儿绝殊,仪状真国器也."张说当然得点头称是.玄宗想看看李泌才能究竟怎么样,就让张说考一考他.张说出题要李泌写首诗,内容是关于"方圆动静".李泌问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张说就打了个比方,"方如棋局,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而且说只要不犯"棋"字,随意而作便可以了.李泌一听,啊,这个简单,随口便道:"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李泌的确很厉害,所以张说这回真正的佩服起李泌来,向玄宗恭贺道:"圣代嘉瑞也."玄宗也乐得心花怒放,把李泌抱在怀里,抚摸着他的头,叫人端来水果蛋糕(那时候哪有什么蛋糕,原文是"果馅",总之是这一类的东西)给他吃.后来玄宗还舍不得放李泌回家,又把他搁到忠王院中呆了两个月.忠王就是当时还未做太子的三皇子李亨,这时的李亨还叫李浚(这是第二个名字,此前叫嗣升).李亨比李泌大十一岁,这时十八岁的李亨大概很有些大哥哥的风范吧,总之这一次相处为两人后来的交往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来,玄宗对李亨确实是有些偏爱的,否则为什么不让李泌到别的王府呢,忠王院又不是托儿所、幼儿园,所以玄宗的确是想让李亨和这个孩子多交往一下的.两个月后,李泌终于回家了,玄宗嘱咐他的父母要好好培养他,然后就和唐书上所写一样,很多朝廷大臣也都很器重李泌,认为他将来必可为卿相,张说还曾把他接到自己家里,让他和自己的儿子张均、张洵兄弟在一起交游.总觉得张说很会投资,总是提前给两个儿子找好后路,譬如他极力捧李亨,对李泌也一样有拉拢的性质.可以说,张说的眼光实在太准了,只可惜他的两个儿子没有乃父的眼光锐利,后来错误的投降了安禄山,而且是主动的,惹得玄宗大怒.这要到后面再说了.

但有个道士给李泌算命,说他十五岁时一定会白日飞升,原因是他小时候体重很轻,甚至可以在屏风、熏笼上行走.身轻在道家来看是有缘修道,但其它人可不这么认为,如果放到今天,他的父母一定发愁了:这么轻,是不是营养不良?还是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要么是脂肪多于肌肉?……是哪种情况呢?我们也不清楚,但李泌似乎却是正常的很.道士的这个预言可害苦了李家,让他们整天提心吊胆——"升天"嘛,可能意味着他们会失去这个神童儿子,那么怜爱他的父母又怎么舍得?从这时起,李家,或者说怜爱李泌的亲族,以及和李泌的父亲李承休要好的朋友,生活中便多了一件事,就是一闻到空中有异香之气,或听到有音乐之声,就要破口大骂,把这些东西都赶走.神仙升天往往会伴有异香、乐声,所以这两样成为了李家的敏感源.终于熬到了李泌十五岁,这年的八月十五,据说"笙歌在室,时有彩云挂于庭树",然后李家齐动员,捣大蒜,捣出来有数斛之多,等闻到异香之气时便泼过去.没考证过鬼神怕葱蒜究竟是从哪里起源的,《楞严经》中有一段:"...盞食

有才如此,李泌自己当然也很自豪,十七岁的时候,李泌写了首《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这口气相当大了,相当于说:我就是日月之精华,我就是天地一丈夫,看我成就大业后,也学他范蠡泛舟游五湖……当然,李泌的诗可不是这么张狂,而是别有一股昂扬雄壮之气,只不过从中也确实透露出他的傲慢来.这大概在他的一生,也是唯一的一次了吧,以后的李泌,只有清高,没有嚣张.这就要感谢张九龄了,是他提醒李泌:"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不要这么张扬,写些赏景怀古的诗就可以了,千万别这么夸自己.正是有了这次教诲,李泌后来和张九龄成了忘年之交,张九龄呼李泌为"小友".

然而好景不长,张九龄不久便被贬到荆州去也,所以他无法再引荐李泌了.这段时期李泌曾应邀在荆州呆了一阵,后来则游于衡山、嵩山这些地方,结交一些道人.从这时起,李泌正式学习道家的一些"学术",包括什么长生、羽化、服饵之类的东西,"自是多绝粒咽气",估计就是吐纳、导引、辟谷这些吧.不知古人修道是不是真的要绝食,《史记》写张良辟谷也是一年没吃饭.单从这一点上,我就与道家无缘了,饿一顿就受不了,饿两顿家里就鸡犬不宁了——不过真要饿急了,也不至于鸡犬不宁,因为鸡犬都被吃掉了.说实话,饿的厉害的时候,眼睛发绿光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极不相信这些辟谷的说法.李泌在山中的隐居,其实和当时很多人一样,想走一条"终南捷径".这点李泌又和李白特别相似,李白就是不想走"正常渠道"即科考,借以迈上仕途之路,而是梦想着自己能够一步登天,李泌也以"随常格仕进"为耻.后来两人的确都没去考试,同样也都是待诏翰林,只不过,李白是纯粹因为诗名受到皇帝召见,李泌则是从嵩山中上书言事.玄宗看到李泌的上表,想起了当年这位神童,便下旨召见他.回到京城的李泌,一如既往的成为各高台阔府中的座上客,只是时过境迁,当初的张说、张九龄、贺知章都不在了,邀请他的多是宁王、玉真公主这些皇室成员,虽然身份有所提高,但不想做帮闲文人的李泌大概并不怎么喜欢这样,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以前和他有过两个月交情的当朝太子李亨.

李泌最终在玄宗朝并未得到重用,原因是杨国忠的"排挤",通鉴则说是玄宗想要他入仕,被李泌拒绝,没办法才让他以布衣的身份与太子交往.据说后来杨国忠连这也容忍不了,上奏非要玄宗把他迁移到蕲春才行,就这样,李泌便回家隐居,住在颍阳一带.这正应了道家祖师爷老子的话:"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李泌此时没有当官,看起来像是有所失,但实际上却是"得"大于"失",起码他不必在李林甫、杨国忠当朝的时候因为正直而担心,安史之乱中也不会陷于贼庭,不必去接受什么伪职,当然也就不必受什么惩罚;同时,也正由于他是布衣,所以叛军不会太注意他,让他得以来到灵武,从而开始他"白衣卿相"的另一段传奇经历.

肃宗在灵武即位后,很快想起了这位"神仙弟弟",就派人去召李泌快些过来.李泌果然飘然而至,令肃宗大喜过望.历史上,形容君臣风云际会相得益彰,往往都是用如下语句来形容: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出则联辔,事无大小皆咨之.总之,是像个宝贝一样供起来,言听计从.肃宗是真的看重李泌,至少这时候是,因为任免将相这样的大事也都与李泌商量.那么,在我们看来,李泌理所当然要担任宰相,肃宗也是这样想的,但李泌却没有同意,他坚辞不受,说:"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这理由冠冕堂皇,做皇帝的宾友确实比做皇帝的臣子还要尊贵,肃宗一时也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只好作罢.其实肃宗有句话不好开口,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大唐现在落到这步境地,连自己这个皇帝都是这么惨,还哪里有胆量像他的祖辈一样底气十足的这么说上一句呢?而且对老朋友这么说,也略显霸道了些.但你也不可小看肃宗,他二十年的太子能坚持当下来,说明他有着有一股"韧劲".那眼前,李泌不肯答应出山,怎么办呢?肃宗有些奸险的"嘿嘿"一笑:不着急,朕自有妙计……

李泌这时还没有正式当官,但已有着卿相的"地位"了,至少皇帝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卿相的,因此称为"白衣卿相".这样的身份地位,令后世多少文人羡慕万分啊;这样的身份地位,历史上又能有几个?

曾经的"神仙弟弟",此时的"白衣卿相",以后再出场时,则难免要食人间烟火了.

五、熙熙攘攘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熙熙攘攘"就是这么来的,后来不知怎么,意思就成了"指

路上行人多,喧闹杂乱".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天下顿时开了锅,基本上也是人来人往的样子.前面说了玄宗和肃宗的活动,下面还是说说其他大臣以及百姓们都做了些什么吧.

譬如,当初劝哥舒翰杀掉杨国忠的王思礼,在潼关战败后曾经赶回来报告玄宗"哥舒翰被俘"这个让人郁闷的消息,这时玄宗才知道具体情况,于是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并且让他立刻去赴任,收聚散兵,准备向东讨征叛军.结果王思礼到达平凉后,得知河西胡人作乱没法统率,就又返回玄宗行在.河西胡人作乱,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河西各部落听说他们的都护跟随哥舒翰战死于潼关,所以这时都忙着争相自立为王.其实这也不算是什么谋反大乱,但这种情况下混乱却比大乱还要命,也难怪王思礼仅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当然他们得到的情况并不属实,那些都护没有战死,也没有投降叛军,只好像是下落不明——这又是一种非常要命的状态,因为不确定,所以最让人放心不下.见王思礼无法统帅河西,玄宗又任命河西兵马使周泌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耀为陇右节度使,让他们与都护思结进明等人一起去赴任,安抚胡人部落,改命王思礼为行在都知兵马使.

哥舒翰潼关一败,影响剧大.正如前面所说,潼关的唐军是主力,主战场上失败,其它就谈不上能成功.当时正在率兵攻打博陵的李光弼,得知潼关失守的消息后,再加上后来肃宗即位后,召他回去,因此这时便向南撤退.好在并非仓惶而逃,所以虽然有史思明的追击,也被李光弼击退了.李光弼与郭子仪率兵回撤并陝关,留下常山太守王甫来率领景城,又安排河间团练兵守卫常山.这时也恰好是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将要偷袭范阳的时机,刘正臣就是第三章中提到的刘客奴.可惜若这时郭李二人还能再拖些时候,史思明的军队就不会那么快回军了,正是史思明这部分军队杀得刘正臣大败,连妻子儿女都顾不上,只好单身而逃,其部下将士战死的有七千余人.而在张兴带领之下一年都未被攻克的饶阳,在其它的郡城陷落后,遭到史思明的全力围攻,实在无法抵抗,饶阳太守李係无计可施,只好投火自尽.城陷后,史思明抓住了张兴,想劝他投降,张兴说:"兴,唐之忠臣,固无降理.今数刻之人耳(意思是说自己就只有几刻时间的命了),愿一言而死."史思明没有料到他会说什么,也没反对,就让他说出来.张兴说:"圣上对安禄山如同对自己的亲儿子一般,其它大臣谁都无法相比,可是安禄山忘恩负义,非但没有报答皇上,反而兴兵攻打长安.生为大丈夫,不能平叛除逆本就是件可耻的事,又怎能跟着一起做逆臣呢!我有一点浅见,不知道足下愿意听否?足下之所以跟随安禄山,贪图的非是富贵,但富贵就只燕子在帷幕上作巢一般,怎么可能长久呢?不如乘机消灭叛贼,可以得到长久的荣华富贵,这岂不是一件好事?"以史思明的力量,当时肯定是办不到的,一旦反叛安禄山,他能坚持的时间也并不长,所以他此时也并未有此想法.听完张兴的话之后,史思明大怒,令人把张兴捆起来,用锯子杀了他.张兴被杀的情况有点类似颜杲卿,但是他的名气远没有后者大,《旧唐书》中甚至没他这个人,《全唐文》中也查不到他,只有宋代成书的《新唐书》和通鉴上有,此人究竟有没有存在过?如果有,那么他也够得上烈士的等级了,为什么没有受到同等待遇呢?至少也该有人写一篇悼文才是.莫非,张兴是直到宋朝才发现的一位前朝烈士么?这且不管,反正安史之乱中后来的烈士还有很多,也无法挨个介绍,这里也只好存疑了.至此,河北地区全部陷落.

再说说长安这边.当初安禄山举兵的时候,联合了同罗、突厥的部队,在占领长安后,就让这部分人屯驻在长安的禁苑中.六月二十二日,突厥酋长阿史那从礼带着五千骑兵,盗走了二千匹马,准备回到朔方,联结其它部落占领边地.可见此时的确有人在打割据的主意.后来阿史那从礼果然联合九姓府与六胡州诸部落总共六万人马,聚集在经略军北边,准备侵略朔方,肃宗只好派回来不久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去讨伐.当阿史那从礼带的这部分人离开后,长安又大乱起来,官吏们到处流窜躲藏,只高兴了监狱中的囚犯,因为无人看管,他们不必多费心去策划越狱,都自己逃了出来.原来京兆尹崔光远不是投降叛军了么,但他也并不想真正投靠安禄山,只是当时情况迫不得已尔,现在看到长安大乱,以为叛军要离开了,就派兵看守住叛军在长安带军的将军孙孝哲的住宅.孙孝哲情知不好,就报告给了安禄山,这样一来崔光远只好带着一帮县令县官逃出长安来投奔肃宗.和边令诚得到的结局不一样,崔光远被肃宗任命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并让他在渭水北岸招集逃散的官吏和民众,仍然受到朝廷的重用.之所以结果不同,就是因为崔光远有了前面派兵守住孙孝哲宅院的事情,这说明他是反对安禄山的,就算有前面的降贼过失,也可以将功补过了.这时相继逃到肃宗行在(肃宗即位后也一直在转移,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就以行在来称肃宗所在地吧)的大臣多

了起来,又有侍御史吕諲、右拾遗杨綰、奉天县令崔器等人,大约后来还有个杜甫.凡是从贼庭来到行在的,肃宗一律礼待,而且都封了官,像杜甫困于长安那么久也没怎么样,一来到肃宗这里就被封为左拾遗.叛军那边,京兆尹走了,安禄山便以田乾真继任.

但肃宗的对大臣们的召唤也不是都能生效,他曾让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率五千人马来灵武,可是李嗣业却与节度使梁宰商议,打算延缓发兵的时间以观形势有何变化.这时观望的绝不只是这一家,其它节度使也不曾听说有人来"勤王".但皇帝没下令,那还好说,如果皇帝下令了再不来,的确有点说不过去,这时段秀实责备李嗣业说:"岂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进常自谓大丈夫,今日视之,乃儿女子耳!"李嗣业听后很惭愧,当即就请梁宰如数发兵,并任命段秀实为自己的副将,率兵赶往灵武.不过李嗣业还是很忠于大唐的,后来就是在安史之乱中牺牲了.

而段秀实又是谁呢?他和高仙芝、封常清一样,原来也是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手下的将军,后来跟随高仙芝、封常清多次出征,也多次成为李嗣业的助手,但他主要发挥作用是在代宗、德宗时期,尤其是他后来的悲惨壮烈更是让人同情.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朱泚在泾原兵变,迫不得已假装投降的段秀实和其它几个人商量好到时一起诛杀反贼,然而,当朱泚在大堂上提到譚越之事的时候,只有段秀实挺身而出,用笏击破他的额头,其它人却没有响应,就这样,段秀实成为那一次反叛中的烈士.后来德宗听到这件事后,"垂涕久之",看来德宗确实是真心感动,因为《全唐文》中德宗有两篇和段秀实有关的文章,一篇《赠段秀实太尉诏》,一篇《赠太尉段秀实纪功碑》,不管是不是他亲自所写,至少是挂了他的名.后来宪宗也有《命裴冕配享肃宗李晟段秀实配享德宗庙庭诏》,文宗也有《太尉段秀实庙诏》,而柳宗元也写了一篇《段太尉逸事状》.总之,这样一位烈士,确实得到了唐朝从皇帝到大臣到百姓的尊重,可惜他生前却因为杨炎的缘故而遭贬.不过在安史之乱中,段秀实的作用则并不是很突出.

河西发兵了,对肃宗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几乎同时,肃宗向安西征兵也有了收获,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很干脆的发来七千精兵,之后,郭子仪等人率兵五万从河北也来到灵武.至此,灵武的军势开始强盛起来,大家觉得大唐的复兴总算有望,这才有了些底气.八月初一,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北都即太原),两人也都是同平章事,其它的职务依然如故.然后让李光弼率领景城、河间的五千人马赶去支援太原.

好了,以上基本上是至德元年内官员、将军们的行动,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好说个大概.下面该说说百姓们了.

自从肃宗离开马嵬北上以来,民间传言说太子集兵要来收复长安,于是长安市民都翘首盼望.有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人们一起惊呼:"太子大军来了!"然后全都跑散,市里为之一空,远远不是那种夹道欢迎的场面.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军队开来必是要打仗了,不躲远点才怪,与那个"翘首以盼"也不算矛盾,盼唐军来是想让他们尽早赶走这些叛军,不是盼来给自己雪上加霜的.

这些传言果然有用,叛军一旦看到北方扬起沙尘,就会以为李亨的大军快要开到了,所以也在惊惶着.叛军内部的这些混乱,给了百姓们一些机会,所以京畿地区常有"豪杰"起来杀掉叛军任命的官吏,与官军遥相呼应.这些豪杰,除了百姓中起来反抗的领袖,其它估计多半是游侠之类的人,或者是豪强,甚至可以是怀着爱国心的市井无赖.这些人在和平时是社会的动荡因素,而在动荡年代有时又会主动去维护和平,不过客观上他们的作用并不明显,叛军要对付他们力量上还是好对付的,问题是叛军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而且不好推断他们什么时候会突然袭击一下,因此后来搞得叛军也很头疼.而且,越是在尘,就会惊恐之一空.主意,

这会儿天下大乱,唐朝也正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对抗叛军,不料也闹出一场"攘外必先安内".

事情的起因是玄宗在入蜀途中,于七月十五日在普安下的一道制书,下面是挑拣出来的其中的有用部分:夫定祸乱者必仗于群才,理国家者先固其根本.太子亨,忠肃恭懿,说礼敦诗,好勇多谋,加之果断.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皆孝友谨恪,乐善好贤,顷在禁中,而习政事,察其图虑,可试艰难.夫宫相之才,师傅之任,必资雅善,允属忠贞,况四海多虞,二京未复,今当慎择,实惟其人.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都大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长沙郡太守李岷为副都大使,仍授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

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依前江陵郡都督府长史刘洎为之傅,以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副都大使.兼御史中丞.丰王珙宜充武威郡大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以陇西郡太守邓景山为之傅,兼武威郡都督府长史御史中丞充副都大使.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其授京官九品以上并先授名闻,奏听进止.其武官折冲以下,并赏借绯紫,任量功便处分讫闻奏.其有文武奇才,隐在林藪,宜加辟命,量事奖擢.

这是由贾至所写,在《全唐文》中可以找到全文,不过,相信大家也是没这个兴趣来看前面的——前文是"我唐受命百有十载,德泽浸于荒裔,声教被于殊邻,绍三代之统绪,综百王之礼乐"这些文字,然后,几乎是把当朝历史大致说了一遍,我高祖如何如何,太宗又如何如何,然后高宗、中宗、睿宗也都一一提到,最后说到自己,五十年怎么怎么样,现在闹到这个地步,"上愧乎天地,下愧乎庶人,外愧乎四海,内愧乎九族",都愧了一遍,有点类似检讨书.

这是玄宗升级为太上皇之后的第一道制,如果是罪己诏一类的东西,到此也差不多了,但玄宗后面还有内容,即"思雪大耻",以及为此做出的具体措施.玄宗虽然有些输胆,但他毕竟未忘他的江山,在入蜀的路中终于回过神来,想起该交待一下天下大事了.可是,从内容来看,玄宗几乎是把天下都交到自己儿子的手中,他所任命的这几人,规定一人掌握多少地盘,这是否可以看成是他把收复天下的重任彻底的交给别人,自己不想再主持了呢?抑或是他本人来操纵大局?不管他自己是如何规划的,此后的玄宗,在天下大事的问题上,更像是一位名誉顾问,顾得上就问两声,顾不上也就不问了.

玄宗安排自己的几个儿子分掌天下以反攻叛军,遭到谏议大夫高适的反对.没错,就是那位诗人高适.高适只怕是凭着自己的才力做官做的最高的诗人了,曾任过节度使,非李白、杜甫、王维等人所能比.高适反对这件事,可见是有政治眼光的,的确比其它诗人更有做官的天分.当然,玄宗没有答应.如果玄宗知道后来的结果,他一定会后悔自己做的这第三个错误决定:难道自己真的老糊涂了?

(一)、永王之反

事情的发展出乎玄宗的意料,除肃宗李亨外,真正出阁赴任的就是永王李璘,而偏偏正是他那里出了事.

不妨先说一下永王的来头.史载,永王李璘"少聪敏好学,貌陋,视物不正".相貌丑陋是没办法的事情;看东西只能斜视,这个会不会是近视呢,要不就是散光,因为看东西不舒服侧眼来看也是很正常的,这两种都是比较常见的眼疾,当然更有可能本身就是"斜视".那时候没有眼镜,相信李璘一定非常痛苦.相貌丑陋这些记载,多半不会是史家诬蔑,因为还记了一个"少(自幼)聪敏好学"的优点,不过,如果真写什么"少顽劣"的字眼,只怕别人也不大相信,因为玄宗不可能让一个顽劣的人去独当一面.比眼睛斜视更痛苦的,应该是李璘生母的早逝.永王是玄宗的第十六个儿子,母亲是郭顺仪,可惜去世的很早,因此从小失去母亲的李璘很可怜,由他的三哥也就是后来的肃宗抚养(唉,现在不得不怀疑玄宗是否真把忠王院当成托儿所了),李亨常常把他抱在怀中一起睡,可见是很疼爱这个小弟弟的.如果没有玄宗这道制书,李璘最后也就是像他的叔父、伯父那样平安的过完作为亲王的一生.

后来李璘跟随玄宗一起逃向蜀地,在玄宗下的这道制书中,被任命为"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原来的江陵大都督的职务仍然如故.玄宗在河北、关中陷落之后,抓住了西北、江南、四川这些地方,还是颇具战略眼光的.李璘正是坐镇江陵,当时江淮地区征收的赋税都是积聚在江陵,给李璘募兵提供了财力上的支持,尽管如此,每天耗费仍然十分巨大.由于叛军主要集中在北方,又有张巡在睢阳坚守,因此江南受到的影响小了很多,这时就有人给李璘出主意,认为永王李璘手握四道重兵,疆土有数千里之多,应当抓住机会占据金陵,以保自己能拥有江东之土,这样便可以像东晋那样占据一方江山了.且不说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但这能够带来的巨大利益,很难让人不动心.史书写李璘"生长深宫,不更人事",其实这句话用来形容任何太平时期皇宫中长大的孩子都不为过.不更人事,也就难免不知天高地厚.史书上的这句话无疑是暗示李璘的确是动心了的.李璘奉玄宗之命在江陵聚兵反击叛军不假,但借此时机发展自己完全有可能、有条件,简直

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至少在肃宗看来是这样.当肃宗得知有人劝他取金陵自立的时候,心下疑惑,不敢小视,当下便让李璘往蜀中朝见玄宗,但李璘不听.从肃宗的反应来看,也没有什么地方说不过去,当时他地位不稳,对此难免会特别在意.不过他只是让李璘回蜀中一趟,算不上特别严厉,只不过是一次试探而已,未必是存心为难,当然,试探的后面是隐藏了夺目的剑光的.这种情况下要想打消肃宗的疑虑,避免发生什么事件,李璘就该依言回蜀地.李璘没有回去,确有可疑之处.从客观上讲,如果是从关中由陆路向蜀中进发,就像玄宗这般逃到蜀中,确实辛苦,但是从成都由水路经白帝城离川,则好走了很多,江陵正是在长江一线,当初战国时秦国就是以蜀国为跳板,实现了对南方大国楚的征服.李璘到江陵走的也一定是这条路,如果按原路返回,绝不困难,除非他实在懒的回去;从主观上讲,若李璘真有心自成一家,离开江陵则可能意味着永远失去实现这个愿望的机会.客观条件没有太大问题,但对于主观条件的猜测,不确定性就非常大了.因为李璘也可能是以为自幼和三哥关系好,所以才有胆量违抗此时已为皇帝的三哥的命令,若是如此,也正符合史书上对他的描述"不更人事".试想,谋反事大,再不更人事也必然知道关系非同小可,不见得哪个人都有这份胆量.而自大就难免了,很多时候人都会犯这个毛病,比如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舅,但他后来万难想到自己会是那样一个结局.永王的想法无外乎两种,其一,他心怀鬼胎,不愿错过时机,又倚仗自己曾和皇帝哥哥关系良好,大胆抗命;其二,他在江陵主要是抗击叛军,有意无意间扩展了一下自己的实力,但并未上升到与李亨争夺天下的地步,是无心之失,所以胸怀坦荡而又以为三哥不会加害自己的他,并未注意肃宗的警告.是哪一种呢?这个留到后面再说.

永王拒绝回到蜀中,江陵长史李岷嗅出了其中的味道有些不对劲,便借病辞别李璘奔赴肃宗行在,肃宗又召来高适,几人一起商量计策.高适分析了一番江东的形势,认为李璘谋反必败.于是当年的十二月,肃宗设置淮南节度使,掌管广陵等十二郡,以高适为节度使;又设置淮南西道节度使,管辖汝南等五郡,任命来瑱为节度使.这样,这两人就可以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合力共同对付李璘了.

假如历史止步于此,那么李璘绝对是冤枉的,但是李璘不该擅自率兵东巡.十二月二十五日,永王带兵顺长江而下,其军势浩大,从方向来看,确实有可能向金陵进发,不过史书上的写法是"犹未露割据之谋",大概沿途中也没有什么明确目标,看哪个地方碍事先打哪里.这个举动不小,一位亲王,带着军队,莫非兜风来了?不可能啊.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觉得此事非同一般,就写信责问李璘为何要擅自发兵东下,他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李璘大怒,说"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李璘的话中,提到"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太上皇的儿子这没什么特别,那何谓"友于"?《尚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后来割裂用典,以"友于"代"兄弟".一般情况下,皇弟与其皇兄的关系不好,只怕也不敢轻易拿来逞强,所以永王敢这样说的,确是以此自恃的.只是他的这个"友于"派了三个节度使看着他,他难道毫无察觉?不是吧……若果真如此,那他也太缺乏政治敏感了.再看看李璘发怒的原因,似乎只是认为李希言对他无礼,别无其它.一个无礼,罪不至死,永王又做何反应呢?李璘的动作大了一点,派部将浑惟明袭击吴郡的李希言,又派季广琛袭击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其实永王李璘应该不是个很鲁莽的人,这样的手段未免显得太莽撞,而且李希言的话并不是很过分,在李璘随玄宗逃亡的过程中听到比这个还不尊重他的话应该更多才是,难道是怒火积压的太多,忍不住爆发了?可是李璘是个聪敏好学的人啊,这样做未免与"聪敏"有矛盾.

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李璘派兵进攻,李希言等人不能坐等,所以派元景曜和阎敬之率兵抵挡,李成式也派出李承庆迎击.李璘进兵,杀掉了阎敬之,并且将他的首级示众,吓得元景曜与李承庆赶紧投降,江淮地区因此大为震动.这下,肃宗派来的三个节度使就有用武之地了,高适、来瑱和韦陟三人在安陆会合,结盟讨伐李璘.

李璘是真的想谋反么?看来想推也推不干净了.再联系此前李璘的大发雷霆,忽然觉得他是以李希言无礼为借口.但我们无法同时也没必要再以更多的事实来推断,只这一件事,足以要了李璘的命.此前,肃宗接到李璘不肯听命的消息,便派出宦官去征讨他.他们到达广陵后,碰上河北招讨判官李铤也在,再加上李成式,几人合兵讨伐李璘.李铤驻扎在扬子的军队有数千,李成式也派出判官裴茂率三千人马在瓜步洲伊娄埭驻扎,他们在长江沿岸广树军旗,大有张良在峽关给刘邦出的"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之计的意思.这一招真的管用了,李璘与他的儿子李瑒登上城楼,眺望远方,看到一排排军旗,心中不免有些害怕.这时他的部将季广琛和其它将领们商量说:"我们跟着永王走到这

一步,都是老天不帮我们.人谋不成,不如趁没交战的时候,赶快自谋出路,要不然兵败身死,我们就永远成了逆臣贼子."有句话叫树倒猢猻散,现在树还没倒,猢猻就已经散了,季广琛逃向了广陵,浑惟明逃向江宁,冯季康逃向白沙.猢猻不在了,树也有些空虚,李璘来不及气愤,因为这些将军带兵一走,他势力减弱,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就更加觉得害怕了.当天晚上,长江北面的军队点明火炬,映照在水中,分不清是火光还是水光,李璘的军队中居然也列火炬来响应.这下李璘可受不了了,以为官军已经渡过了长江,匆忙之中带着家眷与部下潜逃出去.等到天亮的时候,却没看到有过江的唐军,于是又返回城中收集军队,准备乘船而逃.实在是虚惊一场,真怀疑李璘军中是否有唐军派来的间谍在捣乱.而后,李成式部下赵侃等人渡过长江,到达新丰,李璘派自己的儿子李瑒与部将高仙琦出兵迎击.交战中,李瑒的肩膀被箭射中,永王的军队被杀的大败.李璘带领残兵逃到了鄱阳,收拣库中的军械物资,想逃向更南方的岭南,却被江西采访使皇甫旆追赶上,成了俘虏.后来永王李璘被皇甫旆秘密杀害,他的儿子李瑒也死在乱军之中.这时是至德二年的二月.从永王疑似谋反到丧命,不过几个月的时间,至此被肃宗平息.

肃宗的反应并不很过分,只是大敌当前,如果他把这份雷厉风行的劲头拿到平定叛军上,岂不更好?永王自己也十分不明智,不管他想不想谋反,都不该带兵沿江而下.不想谋反,当然不该这么做,想谋反,就要有可以谋反的缜密心思才行,现在这里有三个节度使来看管自己,难道就不能忍一时吗?至少等肃宗放松警惕再办事也好,这算什么呢?所以,永王之败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永王之败的余波,就是肃宗对皇甫旆擅自杀害他的好弟弟十分恼怒,说了一句:"既然生擒了我的弟弟,怎么不把他送来却擅自杀害了呢!"然后把皇甫大人的官撤了而不录用.其实皇甫大人的做法未必不好,不然肃宗又要如何处置这个"爱弟"呢?处罚的太重,难免有反对的声音,处罚的太轻,又无以警示他人,肃宗亲自下命杀永王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而皇甫旆又为何要杀永王呢?没得到太上皇、皇帝的命令,擅自杀死皇室成员,怎么都有点太大胆了,尽管永王是戴罪之身,但"疏不间亲"这个真理是一万年不变的,而且皇甫旆的身份地位都不足以支持他杀皇帝的子弟.难道,皇甫旆本人和永王有什么过节吗?似乎也没有啊,那皇甫旆何必非要在押送到灵武之前杀永王,而且还是秘密杀害的.里面好像有问题.我的怀疑是,这中间是不是有人传了什么话?皇甫旆是不是听了这些话才会去杀人?可是,传话的人是谁呢?幕后主使又是谁呢?其实传话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要杀死永王.肃宗的嫌疑最大,他碍于仁慈的名义不敢轻易下手,但永王留下来也是不安定因素,毕竟还是杀了保险,所以完全可能偷偷派人去让皇甫旆杀李璘,然后自己再把他贬官,那么此事皇甫旆也是不会说出来的,因为他绝不敢惹怒皇帝,否则就不是贬官这么简单了.这样既可以达到目的,又可以保全自己友于之名,岂不善哉?只是这么推测的话,肃宗的形象就有点可怕了.是不是呢?反正就算是,肃宗也不会留下什么证据来.但综合一下肃宗的为人,似乎还不大像他所为.再余一波,就是关于李白了.李白年近花甲,兴冲冲跑去投奔李璘,一心想为国家出点微薄之力,却不想最后永王居然是谋反,自己也被牵连进来,要流放到夜郎去.被李白"牵连"的是杜甫,他整日为故友担心,晚上梦李白,白天忆李白,"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杜甫为李白喊冤,那是在大家对李白的一片批判声中,他的呼声更显得弥足珍贵.与此同时,同为故友的高适却是袖手旁观.高适当初准确的站对了队伍,从反对玄宗的制书开始,到他坚决站在肃宗一边,甚至对故友都置之不理,只能说明他比李、杜更具有政治上的适应性,也难怪会做到这么高的官呢.

(二)、太上皇的意图

前面说到永王不回蜀中的可能是有两个,从后面的情况看,似乎永王确实是心怀鬼胎不想回到蜀中,但多少也对肃宗的命令没太在意.此外,原因其实还可以有一个,就是关于太上皇李隆基的意图.永王的"谋反",有人怀疑他的背后指使者正是玄宗.

是这样吗?

于戏!咨尔元子等,敬听朕命;谨恭祗敬,以见师傅;端庄简肃以莅众官;慈恤惠爱,以养百姓;忠恕哀敬,以折庶狱;色不可犯,以临军政;犯而必恕,以纳忠规.往钦哉!无替朕命.各颁所管,咸令知悉.

这是玄宗下的制书的最后一部分——还是说一下皇家成员下达的命令的称呼吧,唐朝的规定是:"凡上之所以追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天子曰制,曰敕,曰册.皇太子曰令.亲王、公主曰教."但是"上皇曰"什么,似乎没有明文规定,因为这一职务不是常有人担任(条件太苛刻了,必须得是皇帝的爸爸才行,而且是没死就退位的),有时是临时规定,比如睿宗退位后,"上皇自称曰

朕,命曰诰,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皇帝自称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玄宗此制比较特殊,因为七月十五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三天前儿子已经登基了,所以依然是以皇帝的口吻来写的,后世称此文的时候,用的也是"制".不过此后,玄宗既已是太上皇,"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也要改称为"诰"了.

诰也好,制也好,玄宗这里完全是在教导孩子们要怎么做,比如要慈恤惠爱,忠恕哀敬.当然这完全可以当成是例行文本的正常出现,但玄宗花费的篇幅也不小了,说明对此还是很上心的.他应该是希望孩子们团结才是,从制书中,瞧不出一点剑拔弩张的气息.

玄宗要李亨充当起天下兵马元帅,总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四镇.此前马嵬分别时玄宗就是要李亨去西北的朔方等地,而李亨也不出所料的果然去了那里,这当然和他曾为朔方节度大使有关,玄宗考虑到这一层,所以将这西北四镇交与李亨,并且给李亨定的任务是南收长安、洛阳,长安、洛阳二京是唐的重要城市,玄宗当初就是因为洛阳之失才大怒而最终杀掉高、封二人的,可见对此二京的重视.玄宗让永王李璘掌管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地,又让盛王李琦任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丰王李珣则任武威郡大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四镇.划分一下的话,李亨基本上在战线以北,南方西侧由李璘统领,南方东侧由李琦统领,而唐朝边地的陇右、河西等地,则为李珣统领,四人的势力正好形成一个包围圈,将安禄山围在当中.这样的话,玄宗真的是要永王来对抗太子吗?恐怕不是.一,时间对不上,他现在不知道太子已成为皇帝了,无所谓去争权;二,势力范围安排的也不像是要为难太子——南方是唐的防御重地,包括玄宗自己所在的剑南道,可以算是二线,陇右这些边地,顶多算是三线,从其地点来看,也可以作为支持朔方、河东几镇的后方,而分给李亨的四镇,则实实在在是一线了.假如玄宗真跟李亨过不去,就该让李璘统领能对朔方四镇有影响的地方,比如李珣所领之处,而他所领的地方,根本谈不上与李亨对抗,至少还得跨过叛军占领的地区才行.那会不会是玄宗给自己留的后路呢?若是这样,那就是说,玄宗先让李亨来平叛,然后再和他算帐.从地理上分析,这倒有其可能性,因为若平叛之后,玄宗完全可以出蜀中,到李璘所在之地.但是这又回到第一个问题来了,玄宗下制的时候还不知道李亨已即位,有什么理由要这样算计自己的儿子呢?玄宗对肃宗,即使谈不上特别宠爱,但前面说过的几件事,比如让他抚养李璘,又把李泌交给他两个月,后来第二次立太子的时候又一心想立李亨,都反应出来他对李亨还是很不错的.另外,玄宗在马嵬驿的表现,也是积极配合太子的,并没有委曲求全的意思.因此,玄宗的安排,用意当然是对付安禄山,两京之地尤其是有祖先陵寝的长安都要由李亨来收复,也说明"太子"的地位不可动摇.

八月十二日,整整过了一个月,灵武派来的使者到了蜀中,将肃宗即位的消息报告给玄宗.如果我是这个使者的话,总感觉事情不大好开口.排除像始皇帝那样尊其已过世且未曾当过皇帝的父亲为太上皇的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太上皇都是自己开口让位的(不管被逼与否),或者是像刘邦那样尊其父为太上皇,总之,都是在其知情的情况下.而玄宗相当于硬生生被赶下来的,无论使者怎么说,即使是最朴素的一句话"您儿子已经当皇帝了,您现在是太上皇"在玄宗听来都难免会有失落感.这倒有些像李渊逼尊杨广为太上皇的情形,虽然大有区别,但意思却是一样的.杨广听到自己被尊为太上皇,史书虽没有记下他的反应,也肯定是火冒三丈,设身处地的为他想想,这一切是由外人操纵的,他的儿子也是被别人控制,当然不会甘心.玄宗则是高兴的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高兴是真还是假呢?玄宗或许早有准备了,因为在马嵬驿的时候他敢这么出口,必然要做相应的心理上的两手准备,所以似乎这条消息也没有太出他的意外.而且事已至此,就是不高兴又能如何?不过,既然李亨当了皇帝,说明他还是愿意挑起这副重担的,对玄宗而言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玄宗在这方面与其父睿宗一样"睿智",想当初睿宗就是很有自知之明的退位,在玄宗解决太平公主集团之后表示彻底的不再参与政治,然后就是父子和平共处,睿宗颐养天年.玄宗知道自己不可避免的走上父亲的老路,如果也能像父亲一样善终,不失为一件好事,自己毕竟是古稀老人了,哪里还有精神和安禄山耗到底(形势的发展又超乎人的预料)?所以玄宗一再表示支持肃宗,正如前文所说,是想让儿子将来能够善待自己.玄宗的一贯态度都是比较倾向李亨,因此猜测玄宗是要李璘来反对李亨,可能性又打了折扣.

四天后,也就是八月十六日,玄宗下制,正式承认了肃宗的即位,也就是说,他也承认了自己太上皇的地位.这道他平生最后下达的制上说:"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

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玄宗对安禄山攻下长安十分愤恨,这让他跌了一个很大的跤,所以玄宗发狠要夺回京城,在此之前,军国大事还是要奏报与他知晓的,等收复了京城,玄宗就不再参预政事.有了这句话,肃宗当然就要拼命的收复两京了.

又过了四天,八月十八日,玄宗临轩,命令韦见素、房琯与崔涣奉送玉玺前往灵武传给皇帝.玉玺出手,皇帝的大权就算交出来了.

四十四年前,自己从父亲手中接过玉玺,那时节年方二十八岁立志有为的李隆基是多么英姿勃发啊.而今,四十四年后,已成古稀老人的他,又亲手将玉玺交出,让人带给远在灵武的儿子.不知玉玺出手的那一刹那,太上皇是否生出许多无奈的感慨?

七、灵武的准备工作

好了,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话说回来,就是不具备,也得要反击了,何况,玄宗不也有话么,他要等到"克复上京"才肯彻底罢手.所以为了自己的大权真正牢固,至少两京是要拿回来的.虽然肃宗并不一定有这种想法,怎么都是他来主持大局,对于玄宗这句话也不必太认真.然而,叛军占领两京的问题,不能无限期的拖下去.灵武,要反击!

(一)、元帅之争

说是元帅之"争",当事人却是没争过.但在这件事的背后,确实有一场"争"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肃宗在灵武安稳下来,近沉舟

看来肃宗对李倓也是很满意的,想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元帅,统帅诸将东征.这时李泌表示反对,他说:"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李泌不否认建宁是帅才,那好,既然其才堪当大任,为何又要反对呢?岂不是不合理么?李泌反对,是由于建宁和其它人的身份不一样,如果他不是皇子,而是一名普通的大臣,那也无所谓;但是,若是普通大臣的话肃宗也不会想到让他当元帅了.正因为他是皇子,所以这又牵扯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将来的嗣位,是立嫡以长呢,还是立嫡以贤,抑或立嫡以功?按传统是立嫡以长,在和平时期这么做没有异议,因为贤者自贤,却无法立功,他的能力得不到证实,人们无法断定他将来是否会有现在想的这么好.拿杨广来说,晋王时期的他和炀帝时期的他判若两人,就是一个"立嫡以贤"却得非其人的生动例子.而赶上动乱时期,适者生存,有能力的人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就像李世民平定天下、李隆基平韦氏之乱一样,人们总还是倾向于贤者的,当他建立了功勋,自然会受到特别的瞩目,往往也因此会闹出嗣位之争.唐代最典型的就要属玄武门之变,后来的睿宗和宋王李成器因为有了榜样在先,所以不敢走李渊、李建成的老路,玄宗可谓捡了个便宜.终究,太宗与玄宗是例外,是因为他们建立了功业,才造成了"麻烦".要杜绝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出路就是扼制住那个非嫡长却是更有能力的皇子建立功业,或是想办法培植长子的威望——这多么无奈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让广平将来做吴太伯么?想想,也未尝不可,却不晓得李倓本人会不会同意.李倓后来的表现一直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识大体的,也许真能像宋王成器那样,甘愿让位于自己的弟弟,不过他的识大体一直是以他是成功者为背景,如果真的让他处在要让出他的位置的地步,他还会保持这种心态吗?不知道,不能确定.可以通过史书来了解李倓一生的我们都确定不了,何况当时还并不知道将来广平会有什么变化的李泌?所以他这番话是出自对将来的考虑,而且是从最平稳的出发点出发,不能不说他是有远见的.

甫闻此言的肃宗却不这么认为,他的想法和我们一开始的反应是一样的,既然建宁有才,又怎么不行呢?肃宗说:"广平是嫡长子,将来自然要继承皇位,何必把元帅之职看得那么重!"肃宗的这个想法,有点类似于在一种解释下的唐高祖李渊.什么叫"在一种解释下"的李渊?那是因为,对李渊做法想法的分析出现很多种类,其中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李渊觉得已立建成为太子,将来自然是入承大统,没考虑到世民建功之后会带来的影响.这种观点恰好套在肃宗这番话上.对李渊的这种解释,未尝没有道理,但我还是倾向于他对世民的许诺也是出自真心.好了,李渊的问题不多说了,不然要跑题了.显然肃宗这么说,是没考虑到这样一来会有什么变数、会有什么麻烦,他很单纯的认为自己的儿子都会守本分,虽然事实上建宁看来是这样,但是他真的建立了功业的话,他的追随者会答应吗?

李泌下面的话便提到了这一点:"广平虽然是长子,但现在还没有册封为太子.现在天下大乱,众心所向,在于元帅.如果建宁大功告成,陛下就算不想立他为太子,他的追随者会答应吗?太宗和上皇

就是典型的例子啊。”广平现在不是太子,也就是说他的继承人地位并不明确,在大臣们看来是会有变数的,这比当初建成已身为太子的情形还要复杂,可是广平一时又不能被封为太子,因为这些得等到太上皇回来后才能决定(也就相当于总统在议会把一切都决定好了之后签个字)。可是谁能领导大家平定叛军,必然会建立他人无可匹敌的威望,到时四海归心,人心所向,其势已成,奈何奈何?便是你不答应,他自己也不答应,跟随他的人,为着自己的荣华富贵,或者再说的崇高一点,为了天下苍生,又岂肯答应!”太宗、上皇即其事也。”想想日夜劝李世民发动兵变的那些大臣吧,哪个不是秦王府死党?再想想拥护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那些人吧,哪个不是跟着他一起消灭韦后的人?结果怎样了呢?苍白的说教,谁都会,但听的人却没几个,但只要有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其效果要十倍于千言万语。李泌举了两个例子,当下肃宗便决定,由广平王李俶担任天下兵马元帅,统领诸将。

纸里包不住火,而且李泌也没有刻意隐瞒,所以建宁王得知此事,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感谢李泌说:“此固倖之心也!”我本就是这么想的啊……建宁能做到这么坦荡,是因为他毫无野心,如果他谋图当来能入继大统,就算再怎么装,也装不出来这样诚恳,况且,李泌是何等人物,伪装的话焉能逃过他的眼睛?也正因为李泌是个厉害角色,又有谁敢在他面前装呢?除非自认为演技高超,而一般怀有阴谋的人,都不敢轻易冒险。所以他对李泌这么说,的确是出于真心,同时也是让李泌安心。想到未建立奇功的李世民,在听到李泌对他的承诺之后,也是一口拒绝。很多人认为这件事是假的,因为秦王有野心,而且李泌不会这么说。李泌为什么不会这么说?这么说很正常啊,排除从最坏处考虑的这是李泌在试探李世民的这种可能性,李世民一直是他的爱子,而且从册封秦王、尚书令和立太子的时间来看,大有可能是先问过了李世民,李世民没同意,才封他为秦王,过了七天才立的太子。而李世民虽然素有大志,但这时还很年轻,是比较单纯的,他拒绝固然有其无奈,但也不能完全否认主观因素上的恪守本分。

好,元帅就这样定下来了,由肃宗长子此时的广平王担任。而建宁王李倓,他的才气品性,让我们看到了太宗、玄宗的影子,但是仔细看去,却又大不相同:后二者素怀大志,甚至可说是野心,而建宁却纯洁的仿佛天人一般。他后来的悲剧,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份纯洁——纯洁的让人心痛。

(二)、肃宗:我想有为

“我想有为”——肃宗当然不会突然间冒出这么一句,但从他的做法来看,的确是想有一番作为的。肃宗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平定叛乱。唐朝此时是连自己的京城都让人家占了,只要不想偏安一隅,不想有为都不行。其实唐也有条件早二百成为“南唐”,但安于现状的事毕竟让“天可汗”有些不甘心,再加上有玄宗的那句话,所以长安、洛阳是非夺回来不可了。单凭这一点,唐肃宗就比宋高宗强了很多倍。

任命元帅后,肃宗做的第一件事是“算计”李泌。一天,他和李泌出外行军,士兵们指着他们两个窃窃私语:“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皇帝穿的衣服的颜色是黄色的,而李泌作为隐士,穿的是白衣。古时着白衣者为平民,所以老百姓又称为白丁、白衣或白身。在现在的小说或电视中,白衣人往往都是天人一般,相貌英俊、玉树临风、气质高雅……例子就不举了,实在太多。李泌歪打正着的穿起了白衣服,正符合现代人们的审美,只是李泌本人相貌如何,没记,估计也就是一般般——往往长相好的要记下来,长的奇丑无比的也要记下来,长的没什么特点的……既然没特点,也就不必记了。然而士兵们的话,看来是多少有些对李泌不恭,至少他身为“山人”,和皇帝在一起是有点不大协调。肃宗听说后,就把这些话告诉了李泌,并且说:“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群疑。”我不敢违背阁下的意志委以官职,但既然有人说闲话,那你就该暂时穿上紫衣,免得别人猜疑。不经意间,肃宗给李泌准备多时的紫衣派上了用场。唐时三品以上服紫,一二品当然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李泌不得已,只好接受了紫衣,等他换上紫袍后,入宫去谢恩,肃宗哈哈一笑,说:“既服此,岂可无名称!”官服都穿上了,哪能没有相应的官职呢!于是就从怀中掏出诏敕开始宣读,任命李泌为待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以“阴谋论”的角度来看,这大概是肃宗定下的诡计,至于他有没有串通士兵来帮忙,那就不得而知了,或者是借题发挥,总之,觉得这个时候的肃宗倒很有些可爱,就像《三国演义》里给侄儿刘琦出主意骗诸葛亮上阁楼下不来的刘备一样。李泌仍然坚辞不受,肃宗说:“我不敢强任你为宰相,只是现下是艰难时期,你暂时就担任一下吧,等叛贼平定后,就任凭你行归隐之高志。”既然皇帝这么说了,李泌也只好接受。李泌青少年时曾经向往的“一步登天”,现在真正的实现了,只

不过而立之后的李泌,对此的心态却是异常平和,宠辱不惊。

肃宗在宫中设置元帅府,广平和李泌轮流值班,一个入宫,另一个就留在府中,反之亦然。李泌又对肃宗说:"诸将畏惧陛下天威,向陛下陈述军务大事时,有时难免会拘束无法都说出来,一旦出现哪怕很小的差错,都将会召致很大的损失。请陛下允许我先与广平王商议,等商量好了再向陛下报告,可以执行的就命令执行,不可行的就加以否决。"肃宗同意,此后每日每夜各地不断呈上来的奏疏,肃宗让都先送到元帅府去,由李泌批阅,如果有紧急的事情或者烽火战报,李泌就重封,隔门传进宫中,其余不重要的事情就等到天亮后再奏报。肃宗对此十分放心,把宫门的钥匙和符契全部交给广平和李泌掌管。

然而就在这时,贼心不死的阿史那从礼又引诱九姓府与六州诸部胡人总计数万人,聚集在经略军的北边,准备侵略朔方,肃宗只好又让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到天德军去发兵讨伐。交战中,左武锋使仆固怀恩的儿子仆固玢另率一军与胡人交战,不料却战败了,只好投降,没过多久自己逃了回来,仆固怀恩认为这是十分有伤家族面子的事,大骂了一通仆固玢之后,狠心杀掉了自己的儿子。于是"将士股栗"——也难怪呢,就算我们现在听起来也觉得有些可怕。历史上不乏拿自己儿子开刀的统帅,但大部分是做做样子,真正忍心下手的却不多见,何况就算真生气,其手下部将难道不求情么?有了别人的求情,往往也就"免去死罪,打多少大板,以观后效"。岳飞也只是让人打了一通岳云,而仆固怀恩居然说杀就杀,难道他自己就不能心疼么?不是啊,后来仆固怀恩被逼造反的时候给当时的唐代宗上书,就是流着眼泪写到了自己为了不废军法将仆固玢杀掉的事情。说残暴也好,说铁面无私也好,仆固怀恩这么做之后,将士们谁敢不拼命?所以作战时都奋勇争先,以一当百,一下子打败了同罗军——看来士气很重要啊,哪怕是被逼无奈不得不去好好打,也十分管用。

这件事过后不久,在李泌的劝说下,肃宗决定离开灵武。不能不说突厥阿史那从礼的几次进攻是促成肃宗这一决定的因素,因为唐主要是想一心对付安禄山,现在朔方这又有个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的阿史那从礼,实在让人郁闷。这里插一句,此后不久,南诏乘机攻陷了越郡的会同军,占领了清溪关,寻传、骠国等国都归降了南诏。南诏后来被郑氏取代,最后段氏终于把南诏搞定,建立了大理。相信喜欢看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对大理都不陌生,只不过大理的皇帝可不是什么武林高手,什么一阳指、六脉神剑,都是编出来的。李泌是这样劝肃宗的,他说:"不如先暂时到彭原,等西北征兵到的时候,再前往扶风接应他们,那时丝帛等物品也运到了,可以供应军队。"九月十七日这一天,肃宗从灵武动身出发。

走了八天,九日二十五日,肃宗一行到达顺化。这时韦见素等人也从成都赶到,奉上玉玺和玉册,肃宗不肯接受,并说:"比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遽为传袭!"我只是因为近来中原有动乱,才暂时管理一下百官,怎能够乘机传袭皇位呢?这听来实在太假了,皇帝都当了,还谈什么不敢遽为传袭?但肃宗却好像是认真的,他命人把玉玺和玉册都放置在别殿中,晨昏定省,就像礼拜父母那样去礼敬。肃宗的做法其实是对的,尽管后来的"腐儒"们(唐朝当然没有敢说三道四的,而唐以后的人就不客气了)已经大大的对他擅自即位不满,这么做也无法减轻一些他的"罪过",但总比接受的好,可以想见,如果肃宗笑呵呵的接受了,那么会被骂的更惨。

玄宗从蜀中派过来的这几人,肃宗因为韦见素和杨国忠的关系,对他很冷淡;而他久闻房琯的声名,因此对他很热情。房琯也是"人来风",对肃宗谈论时事的时候,慷慨激昂,以至令肃宗大受感染,所以一有军国大事的时候就和房琯商量。房琯"亦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热情还是很高的。当年杨国忠初任宰相时,也是"以天下为己任",虽然杨国忠很不怎么样,但是这份热情还是要肯定一下,房琯现在也是踌躇满志,他的这种激昂"吓"得其它宰相只有拱手避让的份。房琯任相又如何呢?下一节再说吧。

肃宗闲暇的时候,有一次对李泌谈到了李林甫。仇人啊仇人,肃宗想起来李皇叔——不对,现在得说是皇叔爷爷了——想起皇叔爷爷当年做的好事,害得他担惊受怕不说,还被迫与韦妃离婚,所以现在一定是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扒皮抽筋。肃宗当时就要下诏说等攻克长安后,把李林甫的墓挖开,焚烧他的尸骨,弃骨扬灰。李泌劝解道:"陛下正在的大事是平定天下,何必与死者为敌呢。那尸骨又知道什么,这样做只能表示圣上胸怀德行还不够宽宏。再说回来,现在跟随安禄山反叛的人都是陛下的仇敌,如果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恐怕不会再有悔过自新之心了。"肃宗听后不大高兴,又说:"李林甫这个奸贼,过去千方百计想要致我于死地,那时候我可是朝不保夕啊,之所以能活到现在,实在是

老天爷垂怜,况且李林甫那厮也十分憎恨你啊,只是还没来得及害你他自己就死了而已,你怎么倒可怜他?还替他说话?"李泌从容回答道:"这些事我哪里能不知道呢!但是陛下想到没有,太上皇在帝位将近五十年,一直太平安乐,不料一朝祸起,天下大乱,只好远避巴蜀.南方气候恶劣,太上皇年纪已经很大了,如果听到陛下有这样的诏命,必将以为陛下是为了报韦妃之仇.老人家心里肯定很惭愧,万一因此再生病,天下人就会认为这是陛下心胸狭隘,容不得君父."还没等李泌说完,肃宗就泪流满面的走下台阶,仰天礼拜说:"我没想到这一点,是上天让您来告诫我的!"然后抱着李泌的脖子哭个不停.李泌总是能够找到对肃宗的制胜法宝,即足以打动肃宗的理由,所以往往他说的话都能起到作用.不过,这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是不是有点危险呢?肃宗对李泌很好,最后也没怎么起疑心,但李泌自己不能不有所考虑.这是后话了,后话当然后面说.只是肃宗抱着李泌的脖子哭个不停,实在有点那个,感动可以理解,可也没必要这么个哭法,好像是史家为了美化肃宗有多仁孝,所以才会让他如此举动,只是这样一来,倒有点搞笑的气氛,真是事与愿违.

肃宗在顺化没有呆太多时间便出发了,十月初三,到达了目的地彭原.肃宗在彭原的时间要多一些,既然他不走,我们也先暂时停在这里.

在这里,有一行人的到来,一定使肃宗十分高兴.肃宗想要平叛,但觉得单纯依靠朔方的兵力还不够,想要借胡人的兵力来壮大威势,于是就封幽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承案为敦煌王,与仆固怀恩一起去回纥借兵.又向拔汗那征兵,并让他们转告西域各国,如果能跟随安西兵一起来支持的话,必有重赏.敦煌王李承案依命来到回纥牙帐,回纥可汗把女儿嫁给了他,并派大臣与唐朝的使者一起回来,在彭原晋见肃宗.肃宗对回纥使节自然厚加赏赐,并且封回纥可汗的女儿为毗伽公主.

就在这时,肃宗下诏要革除以前的一些弊政.什么弊政呢?这就要向上追溯到李皇叔爷爷的时代了.李林甫为宰相的时候,限制向皇帝进谏的谏官,让他们在上诉前前告诉他一声,退朝之后也要把与皇皇谈话的内容告诉他,御史进言也须御史大夫署名.李林甫把关很严,凡不利于他的声音一律切断,至于发出声音的"声源",当然也要想办法铲除.至此肃宗大开进谏之路,又让宰相分别在政事堂值日,每十天更换一次,大大的改善了李林甫、杨国忠那样的宰相专权局面.

言路是开放了,可是效果如何呢?言路上本有三重门,第一道门是士庶通向朝廷的大门,第二道门是由高官把守的大门,第三道门是皇帝本人的耳朵.第一道门已经堵住了很多人,当人们好不容易迈进了朝廷的大门,忽然发现仕途上有时会有拦路虎出没,当皇帝把拦路虎驯的柔顺了,谏官们觉得终于拨开云雾见天日了,于是大谏而特谏起来,却发现声音却怎么也撞不开第三道门,搞不好皇帝的脸还会阴沉下来……当然也会有谏言比较顺利的通过三道大门的情况,不过正常情况下第三道大门的通过率并不高,像太宗那样以纳谏著称的皇帝,则是少而又少了,而且太宗本人忍的也是相当辛苦呢.

肃宗的情况就属于第三道门还开的不够的情况,事就坏在杜甫身上了,是他让肃宗的"励精图治"露了馅.杜甫的性子是比较直的,肃宗任命他为谏官,实在是给自己找苦头吃.比如唐初,魏征的进谏是很有学问的,而李纲劝李建成的那些话,比如游猎啊饮酒啊这些比芝麻大不了多少的事,估计放到李世民身上也照样改不掉,只是李世民很会用人,让魏征这样的进谏者来做谏官,而对李纲,则给他很高的待遇,却是束之高阁,结果就是皆大欢喜,而你又实在挑不出来李世民什么错,因为李纲年纪也很大了,退下来也是很正常的事.肃宗任人就欠考虑,基本上就是从叛军那里逃过来一个就封一个官,虽说当时乱哄哄,几乎没什么时间来考查一下这个人的履历,但好歹也得先摸清人家的性格.杜甫跟随肃宗的时间并不长,便不得不辞官,看来合作的相当不愉快.但直接导致杜甫"失宠"(虽说本来也没怎么宠过)的,便是房琯的罢相.好吧,既然前面也说到了房琯,现在这件事又和他有关,下面就好好说一说房琯的"浮沉录"吧.

(三)、房琯"浮沉录"

浮沉录,沉浮录,两个词都是惯用词,用哪个来做标题,就要看主人公的遭遇了——房琯正是先浮后沉,所以当然是"浮沉录"了.

房琯是武后时期平章事房融之子,他主要当官的时间是在玄宗朝,之前要提到什么特别突出的政绩,好像也没有,就是李林甫陷害李适之、韦坚的时候,顺便也把房琯贬了官.但皇叔爷爷对他已经很客气了,因为和李适之有关的人很多都被"追杀"——前脚被贬,后脚赐死诏书就到了,是为"追杀".

房琯和韦见素等人一起被玄宗派来进献传国玉玺,肃宗对他很是看重,房琯自己也以天下为己任,诸相均要避他之位,春风得意,快哉快哉.这个时候称为"浮"一点都不过,但是房琯本人,"密度"较大,浮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沉了.密度是什么?物理上是物质质量与其体积的比值,不过我用的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房琯本人对宰相一职的不适应性较大,尤其是不能像李泌那样抓住重点,所以沉下去也是早晚的事.

房琯的性子,大约是喜欢热闹的,史书上说他"喜宾客,好谈论,多引拔知名之士",这本是好事,不过他轻鄙庸俗之辈,所以招致很多人的怨恨.按说这是优点,说明他为人正直,又有什么不对?"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人都是有毛病的,只怕房琯对人的要求有些苛刻,是否一些本非庸俗之辈的人也被列入了他的黑名单?有可能,所以人们才会对他不满.大家还记得蜀中拜相的崔圆吗?肃宗到扶风的时候,崔圆才刚来朝谒.房琯认为他来的迟了,当即免相,态度也不怎么好.可是崔圆却厚结李辅国,过了两天,就得到肃宗看重,所以他也对房琯颇有不满.

有一件事,导致了肃宗对他的疏远,归根到底也是缘自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当然,这件事上房琯自己也有错.当时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到达肃宗行在,肃宗本来让房琯任命贺兰进明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任岭南节度使,而房琯却让贺兰进明"摄(就是代理)"御史大夫.贺兰进明入朝谢恩,肃宗觉得奇怪,自己任命他是御史大夫,怎么现在多出来个"摄"?贺兰进明说自己与房琯有矛盾,还说:"西晋任用王夷甫为三公,而他却尚浮华虚名,致使五胡乱华.现在房琯专门在迂阔大言上面下功夫,来求得虚名,他所引用的人也都是轻浮之辈,简直就是第二个王衍啊.陛下任用这样的人为宰相,只怕对国家不利吧.而且房琯在蜀中辅佐太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各道节度使,把陛下安置在荒凉空虚的塞外沙漠,又把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在各地,让他们统领大权.房琯的用心是不论皇帝的那一个儿子得天下,自己都不失富贵,这岂是忠臣所做之事!"玄宗这样的安排究竟是不是出自房琯的主意,不知道,也许有他参议的份.但玄宗让肃宗统领朔方等四镇,也是出于就近的考虑,不然难道让肃宗千里迢迢从朔方的灵武赶去南方不成?而且要提到沙漠荒凉,朔方固然是这样,贺兰进明的话不无对处,但李璣的安西四镇岂不更荒凉?所以说,这些话也有点谗言的味道.有了贺兰进明的挑拨,肃宗果然疏远了房琯.贺兰进明确实不对,但是房琯先改变肃宗的任命在先,也不怪人家不乐意,至于肃宗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虽然谈不上有多好,但也满正常的,历史上真正能做到这点的并不多.肃宗此后下诏任命贺兰进明仍然是"御史大夫",也算给房琯一个警告.

房琯这时也正好上疏,请求亲自带兵去收复两京.考其用意,是想建立功业,当然也是想为国家出力了.肃宗一听有人要去收复两京,那还不高兴,当然就同意了,于是加封房琯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房琯又请求由自己挑选部下参佐,肃宗也满足他的要求,房琯便以御中史中丞邓景山为副将,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诰贾至、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给事中刘秩为参谋,临行前,肃宗又让兵部尚书王思礼去协助房琯.所有人中,除了肃宗任命了一个有打仗经验的王思礼,房琯自己任命的那些,的确没几个是有名的,一个魏少游,给人的感觉是他拍马功夫大于实干的能力,其它的就一个贾至,在与王维、杜甫、岑参的"大明宫唱和"中,好心写了首诗呈两省僚友,还被称为是抛砖引玉之作——当然了,贾至、李揖、刘秩这些都是文弱书生,不懂军事,房琯把军务大事交给李、刘二人,真是一个糟糕的问题.王思礼夹在这些人当中,想必也是十分郁闷,说不定他这个武人,还会被房琯认作是"庸俗之辈",从后面的情况来看,王思礼确实没得到房琯委派什么任务,估计就是被房琯抛开了.所以,房琯带着一帮纸上谈兵的人去打仗,不用看后面,我们也觉得事情不妙啊.

房琯对人说:"贼曳落河虽多,安能敌我刘秩!"什么叫曳落河?这个不是说掉进河里,而是安禄山的精锐亲兵,安禄山"养同罗、奚、契丹降者八千余人,谓之'曳落河'".房琯夸口说虽然曳落河厉害,又安能敌得过我的谋士刘秩呢!他把军队分成三部分:由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宜寿进攻;刘贵哲率领中军,从武功进攻;又派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北军,从奉天进攻.他自己则是自将中军,为前锋.

我们房大宰相战绩如何啊?十月二十日,唐军前进到便桥一带.第二天,房琯的中、北两军与叛军安守忠所部在咸阳的陈涛斜(一个颇像人名的地名)相遇.房琯此战效法古人,居然用起了几千年都没用过的老掉牙的战车进攻战术,实令人匪夷所思.而且战车所用的牲畜也不对呀,人家是要用马,房琯却用牛来代替,牛虽然粗壮了许多,但灵活性就差了,所以战将都是骑马,骑牛的可太少了,单挑的时候骑牛岂不要吃大亏?《封神演义》里黄飞虎是骑牛,可人家是神牛,你一般牛能比么?何况

又是小说,更不能算数了.房琯组织了二千辆的牛车队伍,并让步、骑兵护卫左右——士兵们都用来照顾牛了,真是得不偿失.没准骑兵的马和牛们还聊天呢:"喂,牛兄,您怎么也上战场了?"牛说:"唉,没办法,房大人心血来潮,不敢不来啊."咳咳,说到哪了?——双方交战后,叛军顺风擂鼓呐喊,牛哪里见过这阵式,都吓的不轻.叛军又放火焚烧战车,顿时唐军乱了阵脚,人畜相杂,死伤多达四万余人,逃命活下来的仅有数千.不难想象啊,因为经过专业培训的西班牙斗牛士们还经常会出事,何况和牛一样也没见过这种阵式的唐军?荒唐啊荒唐.总结一下,不提房琯任命的人合不合适,也不管他总体战略如何,单说这一战,最大的错误在于战术不对,雪上加霜的是错用了牛——战国时田单败燕,用火牛阵用的就是这股乱劲,而房琯这次用牛车阵,却乱了自己.这是房琯东征的首战,首战很影响士气,这一仗失败,不但带来兵力上的损失,在士气上也是个打击.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当时唐军中的某个士兵,一想到有个荒唐的主帅在带队,是不是很泄气呢?十月二十三日,房琯亲自率领南军与叛军作战,又被杀得大败,杨希文和刘贵哲都投降了叛军,这是南、中二军的主将,他们投降了,仗也就别提再打了.至此,房琯东征宣告失败.

战败之后,房琯等人"奔赴行在,肉袒请罪".肃宗得知大败的消息,十分愤怒.想来肃宗也没想到房琯会用这么个战术,而肃宗可不像房琯那么理想主义,以为牛车真能取胜,从肃宗让王思礼辅助房琯来看,他比房琯更有战争的头脑,只可惜王思礼没派上用场.肃宗听说败的情形,自然十分郁怒,幸好有了李泌的营救,肃宗才赦免了房琯.不知李泌是怎么说的,居然说动肃宗像原来那样对待房琯,所以房琯要想取代李泌在肃宗心目中的位置实在太难了.

《旧唐书》上有一段,讨论了房琯为什么失败:"管好宾客,喜谈论,用兵素非所长,而天子采其虚声,冀成实效.管既自无庙胜,又以虚名择将吏,以至于败.管之出师,戎务一委于李揖、刘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尝习军旅之事.管临戎谓人曰:'逆党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等?'及与贼对垒,管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有些事情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再补充几句.《旧唐书》的看法是,房琯喜欢高谈阔论,未免轻浮,用兵并非是他的长处,所以皇帝听他虚夸的厉害便任用他,自然难有什么作用;房琯本人又不会择将吏,选的都是徒有虚名的人,出师之后把事情都交给不习军事的儒生,再加上交战之际本是要持重以待,却被宦官邢延恩等人催促交战,仓惶之中失去自己的根基,所以才会惨败.《旧唐书》是在后面交待了这里面"中人邢延恩"的作用,通鉴中却未涉及.房琯本打算持重,牛车阵也确实需要持重,如果真的坚持下去,面对敌军时,也许不会一下子就大乱起来,但叛军终究还是会赢,就算这一战不败,早晚他的牛车阵也是个事.邢延恩的催战,无疑使失败提前来到.虽说宦官监军又让人郁闷了一把,不过房琯的东征也是早一些结束的好,如果一直这么打下去,伤亡惨重都是无法避免的,但唐朝的粮草——灵武也好,顺化也好,彭原也好,粮食还是节省些好.

房琯回来之后,常常称病不朝,对政事也变得懒于过问,大概是受到了打击.另外,他不上朝,每天与刘秩、李揖等人高谈佛老,说些释氏因果、老子虚无的东西,有时还听听门客董庭兰的琴声,或招集琴客来大排筵宴.未败之前房琯也有空谈的爱好,好像惨败之后,连"以天下为己任"的劲头也没有了.颜真卿当时弹劾何忌不孝,而何忌恰好是房琯空谈一派,所以房琯不想太让他没面子,就以他酒醉入朝为借口,贬为西平司马.更糟糕的是,董庭兰因为朝官们往往通过他谒见房琯,所以开始弄权谋利,大收贿赂.有司又弹劾董庭兰受贿,房琯十分不理智的在肃宗气头上入朝向他说明情况,被肃宗"叱出之,因归私第,不敢预人事".这时谏议大夫张镐上疏,说房琯是朝中大臣,他的门客受赃,与他无关,不应该因这件事连累他.至德二年五月,将房琯贬为太子少师,以张镐代替他为宰相.

后来房琯再也没有像在顺化、彭原的时候受到肃宗看重了.最后死于广德元年,时年六十七岁,死后赠太尉.

杜甫传中则说至德二年春因房琯罢相,杜甫上书言房琯有才,不宜罢相之事而被贬,似乎时间上有出入,而且杜甫传说还写肃宗一怒之下,"贬管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杜甫确实是被贬了,而房琯则没有被贬出去,当年十一月便随肃宗回到了长安.究竟哪个对?房琯确实被贬出去过,不过是乾元元年六月,时间上又有矛盾.这里我们还是相信房琯本传为好,因为杜甫传中是连他的官名都写错了的,应该是左拾遗,写成右拾遗了.

房琯之败,似乎在玄宗的预料之中.玄宗在蜀中的时候,和给事中裴士淹讨论宰相.那时肃宗在凤翔,每任命一个宰相,就报告给玄宗.一听到肃宗任房琯为将,玄宗说:"此非破贼才也.若姚元崇在,贼不

足灭。”他很清楚房琯言过其实,有点赵括的意思,所以知道他破不了叛军。可见玄宗看人比肃宗要准啊,一眼便看到了房琯的不足之处。之后又讨论到其它人,说到宋璟的时候,玄宗说:“彼卖直以取名耳。”只怕这个评价会有些让人吃惊。大唐三百宰相,最有名的贤相就那么几个,有唐初的房玄龄、杜如晦,还有玄宗时期的姚崇、宋璟。看来玄宗对姚崇还是相当满意的,而宋璟也是善终,并未与玄宗有什么芥蒂,怎么玄宗会这样评价他呢?虽然玄宗这话绝非称赞,也微微透露出一丝不满,却并不激愤。《新唐书》评价宋璟就是“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有时他的“正”也确有取名的嫌疑。宋璟的问题还是就此打住吧。玄宗又接连历评了十余人,都十分得当。评到李林甫时,玄宗不无愤怒的说:“是子妒贤疾能,举无比者。”裴士淹当时反问了一句:“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邪?”你明知他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任用他这么久?“帝默不应”,玄宗无言以对。那我们再问一声,为什么玄宗明知李林甫阻挡贤路,还要任用他呢?只怕玄宗当时已经倦了,所以有个挡着进谏的人,未尝不是件舒服的事,而且高力士也曾反对过玄宗“朝事付宰相,边事付边将”,玄宗并非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只能是他自己的问题。

然而玄宗又想念起张九龄来,想起当初张九龄说安禄山会谋反的先见之明,不禁痛哭流涕,派宦官到韶州曲江祭祀张九龄,并重赏了他的家人。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第六章内讧·对峙

双方第一阶段的交手早已结束,唐朝重伤之下也已定过神来了,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叛军那里烧杀掠夺,该享乐的也享完了,却不料自己内部也出现了顶级权力的非正常交接,而且比唐朝发生的事情还要过分……

一、安庆绪:大刀向安禄山的肚子上砍去

唐朝那里惊魂甫定,着手反击叛军,安禄山这边却也不轻松。

《红楼梦》中的“好了歌”,甄士隐解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年底,安禄山派兵攻颍川。由于城中兵少,没有多少积蓄,尽管太守薛愿、长史庞坚全力拒守,周围环绕颍川百里的庐舍、林木全部被毁。历经了一年,救兵仍然不至,安禄山派阿史那承庆增兵攻击,昼夜连续作战,殊死搏斗了十五天,最终颍川被攻陷。薛愿等人被送到洛阳,“禄山缚于洛滨冰上,冻杀之”。是被活活冻死的,不过比颜杲卿那个肢解是来得好受的多。但安禄山大概不知,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捷报了。

自从起兵反叛以来,安禄山的视力逐渐下降,据说至德二年初已经看不清东西了,怀疑也是散光或者近视,由于本人是“进士(谐音近视)”,所以知道近视是看不清楚东西,只是散光如何,不大清楚,同学曾经把一根黄瓜看成两根,大概是看东西会有重影。安禄山究竟是看不清楚,还是看着有重影呢?不管它,反正看不清东西很令人烦躁,大大的影响了他的心情——还是那句话,可惜当时没有眼镜。恰巧这时安禄山身上又长了毒疮,性情变得更加暴躁。这下可苦了安禄山左右的官员,还有侍奉他的宦官们,只要稍不如意,就用鞭子抽打,有时把触怒他的人干脆杀掉。此外,还有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安禄山称帝以后,居于深宫之中,一下子在自己与将军们之间加了一道屏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沟通了。大将们难得见他的面,所以都是通过严庄向安禄山报告。一旦皇帝与大臣们之间出现了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沟渠来沟通的情况,那就很容易出问题,一旦这个沟渠堵死,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严庄本人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也免不了被安禄山鞭打。安禄山还有个侍奉他系腰带的宦官,名叫李猪儿,挨到的打尤其之多。在第二章写安禄山时候提到过他那个有名的大肚子,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也在不断增长,当初系腰带的时候就已经得要旁边的人扶着肚子才能系上的地步,现在肯定是越发的不好系了。而且力道怕也不好控制,太松了起不到作用,万一当着人前皇帝裤子掉了下来,李猪儿就别想活了;或是太紧了,也不行,要是把安禄山憋坏了,他照样难逃一顿臭揍。所以,李猪儿被打的最多,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由于安禄山的脾气一落千丈,他左右的人都感到自身难保。这种“恐怖统治”是无法持久的,安禄山这样做无疑是自掘坟墓。

有句话叫家贼难防,安禄山最后是死在了家贼手里。

安禄山有子十一人,长子庆宗,聚了荣义郡主,在安禄山叛乱之初,已经夫妻双双“殉难”,被玄宗杀掉了。庆宗死后,次子庆绪成为兄弟中年纪最大的大哥,加上他是嫡子,所以嫡长子的地位十分有利于他成为继承人。安庆绪的母亲是安禄山的糟糠之妻康氏——也许她也是昭武九姓中的胡人,安禄

山生父也是姓康,难道都是出自康国,源出出族?那岂不是近亲结婚,难怪安庆绪的智商……啧啧,那我们就管不着了,反正这位是正妻就是了.安禄山本来很疼爱这个善骑射的儿子,庆绪本名仁执,后来的名字是玄宗所起,并且把年未二十的他封为鸿胪卿,兼广阳太守.容我插一句,玄宗一辈子赐的名字不少,其中还有应邀给贺知章的儿子起的名"孚",可是贺知章虽然叩头谢恩,但心里一定不好过,因为"孚"就是"爪子".玄宗未必想到了这一层,他也没理由来嘲笑贺知章,只是贺知章既然想到这一点,心里就有个坎,未免觉得气闷.所以,安庆绪的名字就算起的不错了.可是后来,安禄山有个爱妾段氏,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庆恩,安禄山很喜欢庆恩,想由他取代安庆绪.失位的太子多半下场都很凄惨,安庆绪自然也明白这一点,自己的地位差不多可以确立了,如果有什么闪失,很难说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常常害怕被杀,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这关头,严庄抓住安庆绪的这种心理,对他说:"事情总有迫不得已的时候,现在可是机不可失啊."出人意料,安庆绪连客气都没客气一下,居然就同意了,说:"严兄如果想有所行动的话,我怎敢不敬从."就这么简单,安庆绪这边就搞定了,连让我们多猜测一下的机会都不给.接着,严庄又对李猪儿说:"你前后挨的毒打还有数吗?如果再不做大事,恐怕你离死就不远了."于是李猪儿也答应一块行动.天大的阴谋啊,居然这么容易就定了,这三人实在是——"痛快"!

计划已定,几人雷厉风行.这晚,严庄和安庆绪手持兵器站在帐幕外面,李猪儿手执大刀直入帐中,向安禄山的肚子上砍去.安禄山左右的人知道出了大事,由于害怕谁都没敢动弹.一击之下,安禄山急忙用手去摸枕旁的刀,却没有拿到,所以连最后这个给自己报仇的机会都没抓住.安禄山用手摇着帐竿,说:"这一定是家贼干的!"想必声音一定十分凄厉.他在最后时刻明白了"家贼难防"这个道理,可惜这时肠子已流出一大堆,随即死去.

安禄山就这么死了,死的太简单了,起码壮烈一点也好啊,人家根本没怎么费心计划,打了一声招呼就把事情搞定了.曾经兴风作浪的安禄山,一代"枭雄"这样收场,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那么,这个"枭雄"又是谁封的呢?如果按字面意思来理解,枭雄的两个意思中"强横而野心勃勃的人,智勇杰出的人物",安禄山当是符合第一个释义,也只能是符合第一个,因为他的智勇可算不上很杰出.而说到枭雄,我最佩服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庄公,不过在《东周列国志》中他是以奸雄的身份出场的.不好,奸雄已经有了一个经典的曹操,以庄公之智勇,划分到枭雄也不错啊.

安禄山死后,严庄等人在他的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的坑,用毡布包裹了安禄山的尸体,就这么埋了进去,还告诫宫里的人不许泄露出去,否则严惩不怠.后来也没提到安庆绪将他埋在床下的父亲改葬,莫非安禄山在那个小坑里一呆了几年?这个不清楚,像这种事情按理不至于漏记,也许真的是这样.那么,直到后来史思明以王礼将安禄山改葬,安禄山才重见天日.只是不得不佩服一下安庆绪的心理素质,他在那宫里居然就这么住下了,丝毫不怕三更半夜会从床底下钻出个冤魂来,想当初太宗杀完建成、元吉之后,尚且会做恶梦,安庆绪却能睡的很踏实,真是没心没肺啊.正月初六的早晨,严庄对外宣称,就说安禄山病重,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不久安庆绪做了皇帝,尊称安禄山为太上皇,然后才发丧.唉,远在蜀中的玄宗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也该知足了,自己至少是个活的太上皇,而安禄山已经是个死太上皇了.

就这样,大燕也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本想多写几句,可是这种情况,也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事情进展的相当顺利.或者是因为记史的人是唐朝这方面的,所以对敌情不甚了解,只记了个大概?无论如何,色子就这么抛出去了,安禄山就这么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和曾经最信任的谋士,还有十分亲近的侍者共同杀死了.死者已矣,安禄山自己也有取死之道,而安庆绪等人,说他们道德沦丧也好,说是心狠手辣也好,或者像有些观点所认为的"胡人本性(五胡乱华时,胡人给人的感觉确是比汉人更野蛮好杀,但统称胡人都是如此,也不一定)"也好,安庆绪也确有被迫的成分.否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果将来他上了安庆恩的案板等着被别人杀死的时候,肯定也会后悔为什么当初不果断一点.

安庆绪顺利的即位了,可惜后面的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史载安庆绪"性昏懦,言辞无序",就是说他性情昏庸懦弱,说话时语无伦次.昏庸还好办,懦弱?如果真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被逼到不得不弑父的地步,可见安禄山有多可怕.至于言辞无序,想安庆绪一介好骑射的武夫,没经过专门的培养,又哪来的什么口才呢.据说严庄就是为了这个,怕众人不服,所以不让安庆绪出来见人.安庆绪也不在

乎,反正自己已经是君王了,还怕什么?于是每天饮酒享乐,称严庄为兄,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封为冯翊王,事无巨细都由他来作主.同时安庆绪加封诸将官爵,借以笼络人心.由于严庄总揽大权,所以不免让人生出疑心来:严庄的用心看来不怎么地道啊,只怕安庆绪十分无能是假,严庄欲总揽大权是真.但安庆绪居然任由别人来掌权,也是有可能不到哪去.

此时金殿之上的安庆绪,万万想不到,将来自己也会被他人取代,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如果他不动手,别人似乎也不敢动安禄山,倒是自己给那人帮了个大忙,去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使自己家族的权力旁落他人之手.因此,安庆绪的作为,到头来,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二、肃宗的隐患

肃宗着手反攻叛军,但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几乎与此同时,肃宗朝的隐患也开始出现了.

(一)、李泌之计

由于颍川被攻破,再加上房琯东征的失败,肃宗一时间觉得一筹莫展,就和李泌说:"现在叛军如此强大,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平定啊."李泌回答说:"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邪!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

李泌的观点是对的,叛军攻下长安之后,并没有长久占据的迹象,反而把抢到的东西都运回了老巢,这确实表示他们并无争夺天下的大志,否则,关中之地,按汉朝张良的话说,是"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自西周的镐京,到秦咸阳、汉长安,尤其是长安,十二朝古都,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帝都.也有说是十三朝,差在哪一个呢?看了一下,是王莽那个二十年的"新朝".把这么一个"朝代"也算上,实在是凑数之嫌.总之,唐包括唐以前,很多王朝都建都关中,如果安氏父子真有吞吐天地之志向的话,占领了长安,就该把家当都搬过来,范阳虽是老家,但尚不足以成事.正是安禄山造反的李唐,当初不也是以太原为家么,可是一旦攻取长安,便不再离开,即使曾有过突厥的骚扰,在当时犹为秦王的李世民的坚持之下,仍然没有迁都.这就是差别.玄宗、肃宗一心收回长安、洛阳,固然也是为了祖宗之地、为了唐王朝的面子,但能守住两京,对唐朝将大有裨益,无论如何也比安禄山要高明一些.此外,李泌还看到了叛军的"寡助",说只有胡人将领为安禄山卖力,汉人中只有高尚等几个,其余的都不过是一些胁从.不过,这个似乎给肃宗打气的成分居多了,因为帮助安禄山的人也不少.总之,基于这两点,李泌认为,不过二年,天下就会平定.李泌认为两年能平叛,事实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不过那是在超出正常的情况下.可惜李泌有点高估唐朝,出现一些特殊因素,所以真正的时间,是延长了三倍.而且,李泌看到的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上的优势,也得通过具体行动才行啊——根本优势可以决定战乱的最终结果,而具体的行动则能左右平叛事业进展的是否顺利和时间的长短.

肃宗一听两年就能平叛,又惊又喜,不大敢相信,就问:"这是什么道理?"李泌回答说:"叛军中的骁勇之将,不过是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这几个人.现在我们要命令李光弼率军从太原出井陉关,郭子仪率军从冯翊进入河东,这样一来史思明与张忠志就不敢轻易离开范阳和常山了,安守忠和田乾真则不敢离开长安,我们以两支军队便可拖住叛军的四员骁将,这样一来,跟随安禄山的就只有阿史那承庆了.望陛下下诏,命令郭子仪不要攻取华阴,以便两京之间道路畅通,陛下则率领所征军队驻扎于扶风,与郭子仪、李光弼交互攻击叛军:叛军如果救援这边,我们就攻击他们的那边;如果救援那边,我们就攻击这边.总之,使叛军在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往来奔波,到头来疲于奔命,我们以逸待劳就好下手了.叛军若是来交战,则避其锋芒,如果要撤退,就乘机攻击,不攻占城池,不切断道路.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再任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从塞北出击,与李光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来夺取范阳,颠覆叛军的巢穴.这时叛军要想撤退,则后路已被切断;要留在两京,却不得安宁.我们再以各路大军合力进攻,一定能够平息叛军."肃宗听后很高兴.

高兴是高兴,但高兴之后,也没后文了,后来并没照这个来.此时肃宗对李泌真的很好,即使不听他的话,也不表示反对,只是说好,然后不照办就是,这样至少可以保住李泌的面子.但对李泌来讲,还有什么比皇帝的阳奉阴违来得更无奈、更郁闷呢?肃宗后来用的战略,仍然是玄宗时期以两京为根基,进而正面与叛军作战,以敌后截击扰乱为辅.这条策略不能说不坏,但代价也是很大的.理论

上的分析,就是唐军可以凭险守住长安,但无险可守的洛阳则需耗费唐大量精力,这么个地方易攻难守,得不偿失,唐最初的失误就在于对洛阳过于执着,如果花费太多的人力在洛阳,不如选择放弃;实践上的验证,就是后来的平叛过程,果然四面无险的洛阳得而复失,唐军在洛阳一再消耗力量,虽说后来和叛军比谁的底子厚时是唐赢了,但代价确实太大了。

那么叛军就没有弱点吗?当然不是.安禄山的老巢是范阳,但河北、河南一带都是平原地区,属于攻下的快败的也快的地方,直到河东地区,才有险要可言,所以安禄山若能占据险要,肃清河东以东地区内的唐军,那么他们的形势与唐占据关中以潼关为大门是一样的.但安禄山也没有在意自己这个可以用来作大门的河东,他们轻易放过太原就是一例——其实安禄山后来派史思明等人攻打太原,也是下了大力气的,但是他们迟到了一步,唐肃宗已派李光弼来守卫太原,这一点上,肃宗又高出一筹来.叛军没有赶在太原最薄弱的时候来攻取,实是失策.后来,太原虽然守卫很艰难,但始终在唐朝手中,这就使叛军无法关闭河东这个大门.所谓关起门来打狗,门没关上,狗自然也打不死,因为总会有外援.再加上安禄山后方唐军一直顽强抵抗,致使安禄山在潼关之前都得想着家里是不是太平.其次,安禄山的战线太长了,几乎就是一条线,我们不妨美其名曰"一字长蛇阵",如果唐军用把菜刀分别把这条长蛇阵切成几段,各个击破,那就完了.纵然唐军办不到这一点,但攻击他们的侧翼,骚扰一下他们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从一开始叛军的这个无奈的阵型就是处处被动挨打的.

李泌的计划,是有点类似于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巧了,游击战对付的日军也是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李泌建议由李光弼出井陉关来牵制范阳、常山,以郭子仪入河东牵制长安,正是让叛军首尾不能相顾,而又故意不阻断两京之间的道路,使叛军不能因为支援无望而死守其城,然后唐在郭李之外再分出来一支兵力,三方交互骚扰叛军,让叛军疲于奔命,最后再由第四支兵力与李光弼合力攻取范阳这些地方,然后就可以平叛了.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唐可以不急于得到两京,使这两地成为叛军的累赘,然后自己可以占据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引敌人围着自己团团转——妙啊.如果唐军真依此而行动,就算不能两年平叛,但相信必定会有效果的.而且唐军比叛军更有条件进行游击战,怎么他们也比叛军更有民众基础.

但李泌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肃宗这个因素.这个策略只怕肃宗本人承受不了,因为李泌说让肃宗亲自率军与郭李二人去交互打击叛军,一来肃宗没有郭李二人的军事才能,万一哪次不小心反倒被别人袭击了,岂不是太糟糕了?二来,肃宗的身体,能禁得住这般折腾吗?想必肃宗对一夜行三百里的经历记忆犹新,可那是迫不得已,如果再来几次,甭说肃宗,就是壮汉怕也吃不消.肃宗必然想到了万一反中敌人之计,自己必须得逃跑的问题,如果跑不了,自己丧命不说,唐军的士气将会大大的降低,说不定朝中又要乱成一团,确实比较麻烦.那可否换将来完成这项工作呢?只怕也不好,因为如果是派遣一员大将,或是干脆让广平、建宁去扰敌,他们虽然可以办好此事,但相应的,肃宗的行在就必须有重兵守卫.这样势必使兵力分散,如果待叛军疲劳了,再分兵去取范阳等地,那时还有胜算,但敌未疲就分兵,起到的作用怕是有限,也就不能达到目的;如果不分兵,重兵去扰敌,那叛军在情急之下,若出其不意围魏救赵来袭击肃宗,那岂不是比上面那种情况更糟?这种情况有点像汉初,楚汉相争,刘邦彭城之败后,以彭越、英布、韩信分别去攻击项羽侧翼,英布、韩信两方面不说了,韩信取赵、齐等国,肃清了周边,而主要起诱项羽去攻打的是彭越.他在项羽之后劫粮也好,攻城略地也好,都减轻了刘邦所受的正面压力.就是在这种来回的拉锯战中,项羽被打的疲惫了,最后死于垓下.但刘邦自己也是项羽的诱饵,他的到处奔波也带动了项羽的疲于奔命.肃宗没有像刘邦一样肯亲自作诱饵,胆量上的问题也不必过于苛责他,毕竟刘邦有几次也是很惨的,甚至不得不找人来当替身.而李泌,怕也不能和有"谋圣"之称的张良相比,以张良之多智,再加上个陈平,刘邦尚且如此,肃宗可恃的谋士,除了李泌,还有谁呢?种种考虑,再加上既有的方针,而且玄宗还有一句"等攻下了京城,我就把权力全部下放",这些都促使肃宗采取原来的办法,至少在两计之间的取舍问题上要徘徊一阵.有人说李泌平叛之计是万全之策,而肃宗急于夺回两京则是务虚名轻实效,孰不知,肃宗坚持的才是最稳妥的办法.他本人不必去冒什么危险,这首先可以保证唐朝政局的稳定.除此之外,还有比这个更稳的吗?而且这个办法,怕也是这两条平叛计中最笨的一个,所以,当然也就是最稳的了.

(二)、建宁之死

终于还是写到了建宁的悲剧……安史之乱中悲惨的事情很多,但若说最可惜的人,我觉得首先就是建宁王李倓。

建宁之死,和李良娣、李辅国两人有关,也和肃宗、广平有关。前两人是陷害他的主犯,广平是被他们用来陷害建宁的借口,肃宗则是最终决定杀建宁的人。

这话要从头说起,张良娣何许人也?张良娣的祖母窦氏,是玄宗生母的妹妹。武后长寿二年,和睿宗正妻同被陷害而死,可怜李隆基九岁时便失去了母亲。于是窦姨便替她姐姐来抚养这个孩子。后来李隆基长大了,最后又当了皇帝,对他的姨母十分尊敬,她的儿子们也都被封为大官。所以肃宗和张良娣也算是亲戚关系,所谓亲上加亲。

在肃宗随玄宗逃出长安的时候,张良娣也跟着逃了出来,但当时她正怀孕,居然也捱过了这份苦。在肃宗离开玄宗独自去灵武的时候,她也跟上了,真是不佩服不行啊,那是什么速度?是比急行军还急行军,很多人都掉了队,张良娣固然不能骑马,但相信坐在马车里也是颠簸的像筛子一样,受的苦也是很大的。当时沿途又有很多贼寇,危险重重,当建宁带人保卫他们浴血奋战的时候,张良娣也挺身挡在肃宗之前。肃宗以为她要为他御敌,就说,打仗的事不是你们女人可以做的。要张良娣去御敌,这当然不可能。肃宗也不想,就算她身怀绝世武功,可现在又怎么能打呢?张良娣当然不是这么想的,她的想法是,如果真有人冲到他们跟前,她就用身体挡在前面,好让丈夫快跑。肃宗听后十分感动,患难夫妻,感情最为难得。由这件事,除了我们看到了一位体贴丈夫的妻子形象,还可以推测出来,当时肃宗应该也是在马车里,因为张良娣不可能去骑马——连肃宗都不敢骑马而要坐马车,可以想见,那段旅途是多么令人痛苦。

后来到了灵武,张良娣生下了定王李侗,三天之后,就起身给战士们缝补衣服。肃宗不无心疼的劝她:"产忌作劳,安可容易?"张良娣却说:"这并非是我自养之时,应该先办大家的事,以大局为重。"张良娣这么说,确实是出自真心,否则不必让自己这么苦,她这个时候休息休息很正常,谁也说不出什么。假如张良娣在这个时候真的累死了,在今天的史书中,她将是位难得的贤后——当然是追封了。但是,张良娣没死,后面的形象便发生了变化,也实在是可惜。对于建宁王来讲,是可惜他在不该死的时候死了,而对张良娣,则是可惜她在该死的时候没死。

从以上情况来看,张良娣还算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子,那么后面的祸事又是因何而起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后来有几件事,可以看成是导火索。

由于张良娣在此前的表现很出色,大大的感动了肃宗,所以后来肃宗赏赐给张良娣一个七宝马鞍。李泌知道此事后,对肃宗说:"现在天下大乱,四海分崩,陛下当以节俭处世,张良娣也不该使用这样贵重的马鞍。请撤去马鞍上的珠玉,把它们交给府库的官吏,将来赏赐给那些立功的将士。"这时张良娣在阁中对李泌说:"我和您本是同乡,您又何必这样呢?"肃宗说:"李泌先生是为了社稷着想啊。"于是立刻便撤去了。肃宗为了李泌的社稷之计而不顾儿女私情,这点还是很值得肯定的,如果他能一直坚持下去,就更好了。此时就听到廊下有一人在哭泣,这个人便是建宁王。肃宗听见哭声,十分惊讶,好端端的哭什么呢?就召李倓进来询问。建宁回答说:"我近来一直担心战乱难以平定,现在看到陛下从谏如流,看来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中以看到陛下迎接上皇返回长安了,所以这是喜极而泣罢了。"张良娣当然想要那个七宝鞍,但因为李泌的一番话却被撤走了,而且自己开口求他都不管用,自然愤恨,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帮腔的,更让李良娣恼羞成怒,从此憎恨起李泌和李倓来。

又有一个晚上,肃宗对李泌说:"张良娣的祖母是太上皇的姨母,太上皇很尊重她。所以我想把张良娣立为皇后,以此来慰藉太上皇之心,如何?"李泌回答说:"陛下在灵武时,由于群臣都希望建功立业,所以才会当皇帝,而并非是陛下私心想要做皇帝。至于家事,还是应该等到太上皇的命令,不宜操之过急,再说这也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肃宗一听有理,于是就同意了李泌的意见。阻止自己早日为后,张良娣当然高兴不起来了,所以对李泌的恨意自然又跨上一个台阶。

既然有了裂痕,那就意味着斗争将会出现。朝廷里的斗争经常出现,如同家常便饭一样,而且往往是无奈而必须的。本来是张良娣对李泌怀恨在心,后来双方人员上各有发展,最后发展成为宫廷斗争。那么现在再提一个人,李辅国。肃宗为太子时,李辅国在宫中侍奉,一直跟随肃宗,所以深受肃宗的信任。而且李辅国外表恭谨,虽寡言少语,而心里却极有主意,是比较阴险的一个人。他是以后一位很"重要"的人士。说重要,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物有多大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为唐中后期的宦官干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是唐代第一个掌兵的宦官。对于他,没什么说的,连像对张良娣那样的可惜

都不必了.此时张良娣正是与李辅国勾结在一起.估计还是李辅国讨好张良娣在前吧,他看见张良娣很受肃宗的宠爱,就暗中依附她,与她内外勾结.宦官要想自己在后宫中能够讨好,当然得拉拢一个受宠的妃子,而后妃要想得到皇帝宠爱,有时也得找个能在皇帝面前说上话的宦官,所以这两人走到一起,毫不让人意外.张良娣恨李泌,李辅国似乎也恨,不过他和李泌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为何他也要恨呢?用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来想的话,就是:既然李辅国的定位是小人,而李泌是君子,因为小人肯定和君子和不来,所以李辅国也肯定和李泌和不来.这么绝对的话当然不对了,但李泌那样正直的人,肯定早晚会对李辅国的切身利益有影响,所以早晚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过此时李辅国大概是跟着张良娣一起恨的.

而李泌那边,由于建宁知道张良娣和李辅国两人都恨李泌,很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对他说:"先生在陛下面前举荐了我,使得我有机会去施展臣子之效用,我无以为报,就请让我替先生除掉大害吧."李泌说:"啊,什么大害?"李倓就说到张良娣和李辅国他们.李泌听后说:"这种话不是臣子所应该说的,希望你暂时把这件事放下,不要这样做."但建宁没有听从李泌的话.李辅国和张良娣都是在后宫中生活,所以容易走到一起,结成同盟.建宁是皇子,当然对后宫的事也很清楚.原本张良娣在恨李泌的时候,就稍带着把李倓也恨了一回,而他们的立场存在很大分歧,为敌也是迟早的事.开始看似无事,但内中却潜伏着巨大的波浪,只是此时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至德二年初,肃宗有一次对李泌讲:"广平当元帅已经过了一个年头,现在我想让建宁专管征讨叛军的事,但一想到你先前所说的话,又怕大权会分散,对广平不利.现在立广平王为太子,这怎么样?"李泌回答说:"我早就说过,现在战事急迫,形势紧急,必须马上处理.至于立太子这一类的家事,都该等太上皇的命令.不然,后世的人会怎么看待陛下在灵武即位的用意呢?这肯定是有有人想要挑拨我和广平王的关系,我请求把这些事情都告诉广平,他也一定不敢接受太子之位."肃宗同意,李泌出宫后,就把此些话告诉了李倓.广平说:"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于是他也入宫,向肃宗表示坚持不敢做太子,他说:"陛下即位后无法向太上皇晨昏定省,我又怎么敢当太子呢.希望能够等待太上皇还宫,此臣之幸也."肃宗听后,赏赐并慰勉了广平王.李泌猜测是有人在皇帝面前挑拨他和广平王的关系,可见他是保持着很高的警惕的.有挑拨动机的人,想来多半应该是张良娣、李辅国二人,如果把建宁想成是一个阴谋家,倒也可以把他算在嫌疑人当中,但也仅是嫌疑而已,不久便发生了祸事……

建宁不听李泌的话,很率性、也很不理智的在肃宗面前多次揭发张良娣和李辅国做的坏事,所以张、李二人的目标重心由李泌转向了建宁.他们在肃宗面前进谗言陷害建宁,说:"建宁王因为没被任命为元帅,一直怀恨在心,所以想要谋害广平王."肃宗听后大怒,立刻下令将建宁王李倓赐死.

事情来的太突然,也太简单,几乎没有任何曲折,肃宗便杀了建宁.不禁有些冒冷汗,肃宗真是一个狠心的父亲啊.建宁向肃宗揭发张、李二人,确实很不明智.李辅国此时专权还没到最严重的时候,从他身为皇帝亲信宦官的身份来说,他的职权是皇帝所予,其行事只要没有超出范围太多,只要不干涉皇帝,肃宗对他不会产生不满;而张良娣又正在受宠,她贪图的无非是富贵,而且这是在肃宗有条件给她富贵的时候,在肃宗来看这么贪一下也根本不成问题,至于卖弄权力,以后张良娣会干涉到朝政,现在这个问题还不明显.所以肃宗怎么看这两个人都不是罪大恶及.当你认为一个人挺不错的时候,有另一个人跟你说他不好,开始你可能半信半疑,如果经过自己的验证,发现所谓不好也不过如此,那么自然反会对说"闲话"的人产生反感.建宁说的多了,而肃宗又没有发现更大的问题,难免会认为建宁太是非,而且不能容物,久而久之,不说厌倦,也至少有些不喜欢.但张、李二人抓住的地方可谓得其要领.对皇帝而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皇储,很多皇帝在这上问题上闹得焦头烂额,肃宗也正是因为嗣位问题才决定了元帅的人选.二人诬陷建宁的谗言,让肃宗觉得建宁有夺嫡之心,这正是他最忌讳的事情.他之前提出让建宁为元帅,正是在认为建宁没有野心的基础上,而今一听说他有异心,当然很生气.肃宗听到、看到的争位的例子一抓有一大把,他本人也是从惊涛骇浪中过来的,以至后来回想一下都觉得害怕,否则也不会那么恨李林甫了.所以,他必然不允许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先不必比较什么证据,这件事已经比张、李二人的事情要严重的多,大大的提高了肃宗神经的敏感度.至于证据,张、李二人既然要致建宁于死地,必然会捏造出来一些事情.后来李泌和肃宗提到此事的时候,肃宗说"渠尝夜扪广平,意欲加害",李泌当即指出这是小人的诬陷,可见张良娣和李辅国确实举出来一些不曾发生过的"事例".而让人叹息的是,肃宗没有核实这

些事情是否属实,就下令赐死建宁王,从侧面也反应出他实在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哪怕只是有可能会发生,也都要扼杀在摇篮里,不准它成事实。

而建宁这边,父皇为什么要杀自己,他真的清楚吗?他也许只以为肃宗是听了别人的谗言才会这么做,至于说了什么,他大概也并不知道,否则这明显冤枉的事情,为什么不为自己辩白呢?记得在哪本书里好像有人说建宁是个傲气的人,让死就死。如果是这样,那建宁自杀就有赌气成分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还会赌气,不是过于刚强傲气,就是太孩子气。若是后者,那这不像是在马嵬那个建宁能做出来的;而刚烈傲气,李世民算得上了吧,而当他看到李渊交给他傅奕的奏章时——那奏章里面说“太白见于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这个东西由李渊拿给他,就说明李世民的末日到了——仍然吓的够戆,所以建宁就算再刚烈一筹,也断然不会那么容易自杀。那会不会是建宁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呢?他并没有做那些事情,已经很清白了,诬陷他的那些话一查便可以搞清楚,只要找来当事人广平王一对质,还怕不能说清么?用得着这么来证明?当然,要是抱着“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想法,那就没辙了,若是这样,建宁的死和扶苏差不多,都属于愚忠愚孝型。不过,我觉得是肃宗没有给他辩白的机会,诏书一经下达,收回的可能性很低。另外,建宁根本没有什么挣扎行动,这也说明他的确没有什么阴谋,否则岂肯这么轻易死去?不管怎么样,将来很可能大有作为的建宁王李倓,过早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又忍不住叹了两声“可惜”。建宁确有才能,但他没有野心,反而害了自己。

后来肃宗把自己的儿子们都升级为亲王了,没有追封死去的建宁。建宁得到“齐王”的封号是在他哥哥广平当了皇帝(即唐代宗)之后。后来代宗觉得还不够,和李泌商量,说要追封李倓为皇帝,李泌认为元开中一般都追赠太子,还是按这个来好,代宗说:“吾弟首建灵武之议,成中兴之业,岐、薛岂有此功乎!竭诚忠孝,乃为谗人所害。向使尚存,朕必以为太弟。今当崇以帝号,成吾夙志。”然后果然追加建宁为“承天皇帝”。据说在迎丧彭原的时候,柩车在城门却怎么也不动,代宗对李泌说:“岂有恨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倓艰难定策者。”就上让李泌去告慰李倓的在天之灵。于是李泌做了两首挽词,命人唱了一会儿,再推灵柩,终于走动了,“观者皆为垂泣”。姑且不论李倓那句立李倓为皇太弟的话是否真实,起码他能如此有心,真的很不容易,试想,又有几人能做到像他这样呢?尤其唐朝宫廷斗争那么多又都那么激烈,广平、建宁两人的这份兄弟之情真的很难得了。

而当时,建宁之死使得广平和李泌都心怀恐惧。广平因此也想谋划要除掉李辅国和张良娣,李泌赶快劝住了他,说:“此事不可行,难道您没看见建宁遭杀身之祸吗?”李倓说:“我私下里很担心先生的安危啊。”李泌说:“我曾和陛下有约定,等收复京师之后,我就回到山中去做隐士,这样大约可以免灾。”广平则说:“先生如果离开,那我就更危险了。”李泌说:“您只管尽孝心。张良娣是一个妇人,大王如果能够委曲求全,顺从她的心意,她还能怎么样呢?”

之后,果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端,尽管广平的处境也相当危险,但和他的父亲一样,不管多辛苦,李倓熬到了“终见天日”的一天。

三、睢阳保卫战始末

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

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

提到睢阳保卫战,就不能不提张巡。上面正是张巡在睢阳城困守时所作的诗,也是他最后一首诗了。不过张巡本身写的诗就不多,全唐诗中收录两首。这一首《守睢阳作》虽然不能和大诗人的名篇相比,但也往往被选入很多诗集中——因为张巡守的太苦了,诗中一片爱国报君之心,读来确实令人感动。在整个安史之乱中,睢阳保卫战,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一卷。

(一)、雍丘保卫战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二月,安禄山任命张通儒(大家还记得前面写的张通幽吗?就是那个害苦了颜杲卿的人,这个就是他哥哥)的弟弟张通晤为睢阳太守,与陈留长史杨朝宗一起率一千骑兵向东攻掠,一时间郡县官吏望风而逃,也有很多投降了叛军,只有东平太守吴王李祗和济南太守李

随起兵反抗.这位李祗大人,是何许人也?在玄宗诸子中找了半天,没有,在高宗、中宗、睿宗诸子中找了半天,也没有,一时间觉得奇怪,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忽然间想起来,太宗的三子就是封为吴王的,李祗该是他的后人吧.一查,果然,他是吴王恪的孙儿,算来和玄宗同辈.吴王祗能够顶住压力坚持反抗,确实不容易.于是各郡县不愿意投降的官吏还有民众,都借吴王的名义起兵.其中,单父县尉贾贲,率领着本县人马向南攻打睢阳,杀死了张通晤.叛军大将李庭望想率兵攻打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后,却不敢进军.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二月,玄宗任命吴王祗为灵昌太守、左金吾大将军、河南都知兵马使,当月又加御史中丞、陈留太守,持节充河南道节度采访使.同时贾贲带二千兵将到达雍丘.此前淮郡太守杨万石投降了安禄山,并将城池献上,还逼着真源县令张巡做他的长史,一起去迎接叛军.张巡当然不肯,率领民众在玄宗皇帝庙中大哭了一场,然后宣布起兵,讨伐叛军,响应他的多达数千人.张巡挑选了其中强壮的一千人组成精兵,向西到达雍丘,与贾贲合兵在一起.

为什么两人都去了雍丘呢?原因是,原来的雍丘令令狐潮,已经投降了叛军,被任为将军,反而到襄邑去攻打淮阳派来的唐军.不料令狐潮居然获胜,还俘虏了一百多人,都关在雍丘城中,准备杀掉他们,然后去见叛军大将李庭望领功.但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一百多淮阳兵乘机杀掉了看守的士兵,起来反抗.令狐潮见事不妙,丢下妻子和儿子便逃走了,因此贾贲得以借机进入雍丘.这件事唐书的记法和通鉴不一样,唐书上说是:"雍丘令令狐潮欲以其城降贼,民吏百余人不从命,潮皆反接,仆之于地,将斩之.会贼来攻城,潮遽出斗,而反接者自解其缚,闭城门拒潮召贲.贲与巡引众入雍丘,杀潮妻子,婴城守备."那百余人不是唐军官兵,而是雍丘中不愿投降的官吏和民众;而这一百多人抓住的机会是令狐潮仓促去应战,结果反被关在了城外,所以他的妻子儿女并不是他主动丢下的,而是他带不出来.除了那一百人的身份有差异之外,其它的倒都可以解通.

贾贲占领雍丘不久,十六日,令狐潮带领叛军精兵回来攻打雍丘,贾贲出战迎敌,兵败而死.于是张巡领人奋战,击退了叛军.此后,张巡便将贾贲的部队和自己的人马合并,自称为是吴王先锋使.

三月初二,令狐潮再次与叛军大将李怀仙、杨朝宗、谢元同等人,率兵四万蜂拥来到雍丘城下,准备攻城.贾贲的兵有二千,张巡自己带来的兵有一千,加上原来雍丘城中的兵马,就是不算前几次的伤亡,也到不了一万,如何抵御这四万多人呢?城中的士兵们十分害怕,担心守不住.张巡很镇定的对他们说:"贼兵精锐,有轻我心.今出其不意击之,彼必惊溃.贼势小折,然后城可守也."叛军人多,必会轻敌,这时就该出其不意攻打他们,他们只要受挫,士气就会下降,守城就有望了.然后张巡几乎是把能用的兵都用上了,派其中的一千人登上城墙防守,自己亲率一千人,分为数小队,打开城门,突然冲了出去.战斗中,张巡身先士卒,直冲到叛军阵中,叛军果然惊慌躲避,然后退去.此战叛军其实是吃了突然袭击的亏,当然败退的不甘心.转天,叛军又来攻城,这次加强了攻势,环城架起了攻城设备,向城头发射石炮,于是城楼和矮墙在一阵大石头中被摧毁了.见此情景,张巡在城上架立木栅抵御叛军的进攻.不过木头对付石头似乎效果不怎么好,叛军仍是蜂拥登城.张巡又让士兵们扎起蒿草并往里灌入油脂,点上火投向敌人,使叛军不能登城.于是,叛军虽然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人多往往漏洞也多,张巡就是很善于抓住敌军的漏洞进行袭击,有时乘深夜的时候,从城头用绳子把士兵放下来,突袭敌营.就这样,张巡几乎是把所有的办法都用上了,居然把城给守住了,而且一守就是六十多天,大小总共打了三百余战,张巡忙到连吃饭也顾不上解甲,即使是负伤也得继续作战.叛军见无法攻克,那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只好退兵了.不想苦守之中的张巡竟敢派兵追击,而且还俘虏了二千多人,军势一下子大振.叛军那几员大将,实在笨的可以.但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巡的能耐,这毕竟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攻守之战啊.

五月中,令狐潮又率兵来攻打雍丘.由于令狐潮和张巡是旧交,两人就在城下像平时好友会面时那样见了一面,并且互相问候.令狐潮借机劝张巡说:"现在唐朝大势已去,您还在为谁苦守这么个危城呢?"张巡说:"你平常总说自己如何如何忠义,可现在你背叛朝廷的这种行为,那有一点忠义的味道?"令狐潮听后,惭愧而退.

既然话不投机,令狐潮也不能白来一趟,双方仍然在继续着攻守战,这次又相持了四十多天.由于被围,朝廷中发生什么,张巡根本不知道.令狐潮在城外,消息当然要灵通许多,当他得知玄宗逃往蜀中的消息后,就又写信招降张巡.这个消息确实很打击人,张巡部下的六名将军,都因此动心,劝张巡说兵力弱小,难以抵御,且皇帝的生死又不得而知,不如投降.张巡假装答应,第二天,在堂上供上

玄宗的画像,带领将士们朝拜.大家想到眼前的情景,还有皇帝的悲惨遭遇,都泣不成声.张巡见状,便把六员部将带上堂来,责备他们不忠不义,然后便杀了他们,表示无论如何也决不背叛.

不背叛,那就得接着打了.可是雍丘几乎是连续守了一百天,其中间歇的时间根本不足以恢复力量,所以城中物资紧急起来,别的不说,箭几乎全都用尽了,而守城最离不开的就是箭.怎么办呢?张巡很聪明,想到了一个办法,原理和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差不多,但诸葛亮本人其实是没过用的,而张巡就迫不得已得用一次"草人借箭"了.他命令士兵们扎了一千多个稻草人,给他们套上黑衣服,夜晚的时候用绳子放下去,让敌军以为是来偷袭的军队.令狐潮中计,叛军果然一起射击,射了很久才知道原来是草人——真是太笨了,他们也不想想,这么大密度的箭群,能有几人躲过呢,而且人身上中一箭就已经很难受了,中了这么多箭,谁还能坚持半天不死?所以,射了一阵不要紧,要紧的是射了很久还没发现人是假的,这就比较笨了.张巡用这个办法一下子补充了数十万支箭."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令狐潮看来还不是很厚道,没有全面补给张巡,但这数十万支箭已经好大"人情"了.但张巡没有就此罢休,他充分发挥了"草人借箭"的后续功效.过了几天,叛军又看到城头上人们在用绳子放下来什么东西,想到几天前吃的亏,都大笑起来,以为是张巡又要借一箭,所以不加防备.可这次是真人了,是城中的五百名敢死队,他们趁叛军不作防范,偷袭他们的大营.令狐潮的军队顿时大乱,烧了营垒而逃,张巡率兵追击了十多里才返回雍丘.

阴魂不散的令狐潮,此次兵败后又气又恨,又增兵把雍丘紧紧包围起来——见过卖命的叛徒,没见过这么卖命的叛徒,令狐潮给我们展示了他极为无耻的一面.这一次怎么办呢?没办法还得打啊.张巡让郎将雷万春在城头上与令狐潮对话,叛军利用这个时机用弩箭来射他,结果雷万春脸上被射中了六个地方,却仍然巍然不动在城头挺立.令狐潮怀疑是木头人(说实话,我也怀疑雷万春究竟还活着没有),就派人去察看,最后惊讶的得知这确实是雷万春本人,远远的对张巡说:"看到雷将军如此,才知道将军的军令是多么严格了,可是这样岂不伤天道?"张巡回答说:"你已经丧尽人伦了,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天道!"不久,张巡率兵出击,擒获叛将十四人,杀死一百多叛军.屡战屡败的叛军只好趁夜而逃,在陈留驻足,不敢再出来交战了.

看来雍丘可以歇歇了……不料,不几天,叛军七千余步、骑兵进驻到白沙涡.不怕!张巡趁夜袭击叛军,大胜而归.张巡回军的归途中,在桃陵遇到了来援的四百多叛军救兵,张巡毫不含糊的把他们全都俘虏了.对这群俘虏,张巡的处置办法是分开处理,舩、檀两州以及胡兵,全都杀掉,而荥阳、陈留的胁从兵则遣散,让他们回家去.这个办法大得人心,十日之间,脱离叛军来归附张巡的百姓多达一万多户.

又是短暂的歇息,八月间,叛将李庭望率领总共二万多蕃汉士兵,向东侵袭宁陵与襄邑.可是他们很不明智的在雍丘城外三十里处宿营,要么就是没把雍丘放在眼里,要么就想趁这个机会顺便把雍丘也拿下.可是不管怎么样,晚上在此宿营的敌军,实在危险的很.他们遭到张巡亲自带领的三千士兵的袭击,死伤大半.李庭望只好连夜收兵而逃.

十月初四,回过神来的令狐潮,和王福德一起率步、骑兵一万余人来进攻雍丘,照样被张巡大败,死伤数千人,于是又败逃而去.十二月,贼心不死、阴魂难散、破裤子缠腿、烦死人不偿命的令狐潮,又率一万人马来打雍丘,然后又是老套路,败,然后退.

至德元年年底,安禄山见令狐潮、李庭望等人多次率兵攻打雍丘,却始终未能攻克,于是就设置了杞州,在雍丘的北面筑起了杞州城,以断绝雍丘的粮道.这下有点麻烦,因为叛军经常用数万的兵力来进攻,张巡才有一千多人,力量上的对比太悬殊了.就是这样,每次交战时张巡都能击退叛军.

当时河南节度使虢王李巨(高祖子李凤的后人)率兵屯驻在彭城,命张巡为代理先锋使.就在当月,鲁郡、东平、济阴等城全部落入叛军之手.叛将杨朝宗率领二万步、骑兵要去袭击宁陵,以断绝张巡的后路.为保自己的后路,张巡率兵撤出雍丘,向东到达宁陵,坚守这里以抵御叛军,在这里碰上了后来合作了一年的伙伴,睢阳太守许远.当天,杨朝宗也率兵赶到,在宁陵西北,与张巡、许远交战,一昼夜共打了数十次,最后叛军大败,被杀一万多人,"流尸塞汴而下",从而击退了叛军.得知消息的肃宗,下诏任命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张巡认为这是部下将士的功劳,派使者向虢王李巨请求给予有功之将赏赐,但虢王李巨却只给了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的三十通委任状,而且没有赏赐的物品.张巡很生气,就写信责备李巨,李巨看了竟也不回信.

当时,安禄山攻陷河洛之地的時候,有许叔冀守灵昌,薛愿守颍川,许远守睢阳,都是沒有外援的城孤。薛愿守了一年被攻陷,许叔冀守了一年后只得撤退,只有许远在睢阳坚守。后来安庆绪命尹子奇为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正月二十五日,尹子奇率领归州、檀州以及同罗、达奚部兵总共十三万来进攻睢阳。危急之中,许远向张巡求援,张巡随即带兵从宁陵来到睢阳。

张巡的兵有三千人,加上许远的兵,总共也才六千八百人。叛军全力攻城,张巡亲自带兵与叛军昼夜苦战,有时一天交战多达二十多次,这么激战了十六天,睢阳却没有明显落于下风,反而俘虏了叛将六十多人,杀死叛军二万多士兵,于是士气大振。许远看到张巡这么能打,就对他说:"远懦,不习兵,公智勇兼济;远请为公守,公请为远战。"意思是他性情懦弱,又不懂得军事,而张巡智勇双全,许远希望更有能力的张巡能够代替他指挥作战,而他本人,则愿意为他坚守睢阳。许远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很信任张巡,从此以后,许远便做起了后勤工作,管理调集军粮、修理作战器具等事务,而作战指挥权都交给了张巡。两人各自发挥其能,张巡的军事才能自不在话下,而许远的后勤部长干的也很出色。叛军在这里得不到什么便宜,就趁夜撤退。

张巡从此便守在睢阳。历时十个多月的"雍丘守卫战"是整个睢阳保卫战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前奏,但张巡却不知道,这只是个痛苦的开始罢了,后面守卫睢阳远比这个要艰苦的多。

(二)、壮烈睢阳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三月,叛军大将尹子奇,又率大军来攻打睢阳。张巡对将士们说:"吾受国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诸君捐躯命,膏草野,而赏不酬勋,以此痛心耳。"我身受国恩,死守此城为国家效命是应该的,可是大家为国家不顾性命血染战场,而赏赐却并难以酬劳诸位的功勋,所以我感到万分痛心啊。一席话说的将士们十分激动,纷纷请战。于是张巡杀牛设宴,犒劳将士们,然后率全军出战。叛军由于人数上有优势,看到唐军兵少,却出来拼命,所以都嘲笑张巡。哪知道张巡手执战旗,率领众将叛军阵中直冲过来,倒杀得叛军全军溃败,被杀的将军达三十多人,阵亡也有三千多,还被张巡追赶了数十里。这个情形有点像刚守雍丘的时候,也是张巡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取胜,不过这次叛军吃亏在轻敌上了。第二天,叛军又兵临城下,张巡自然又要迎战,昼夜打了数十回合,屡次挫败了叛军的进攻,但叛军仍然不停的攻打睢阳。

见久攻不下,尹子奇又增兵包围住睢阳。这天夜里,张巡在城中鸣鼓整军,摆出一副要出击的样子。叛军听到城中的鼓声,整夜加强防守。可是等到天亮,张巡也没出来,反而偃旗息鼓。叛军登台向城中眺望,发现什么异常也没有,虚惊一场,就让大家解甲休息。这时,张巡与南霁云、雷万春(就是前面那位脸上六伤的将军)等十多名将军各自率领五十名骑兵打开城门,然后突然杀出,冲进叛军的营地,直杀到尹子奇的战旗下。叛军大营顿时乱作一团。此战张巡又杀敌五千余人。

然而双方在睢阳还照样相持。张巡想到"擒贼先擒王",如果能直接杀掉尹子奇,起码可以有个喘息的时间了。可是这有个困难,就是张巡根本不认识尹子奇,黑压压的一片人,究竟哪个才是他呢?张巡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命人用蒿草当作箭头,然后大家一起用这种蒿箭射向城外。城下的叛军发现射下来的都是这种东西,都十分高兴,以为城中的箭已经射完了,就有人去向尹子奇报告。这一下,张巡就知道了哪个是尹子奇,立刻让南霁云射箭,射中了尹子奇的左眼,还差一点抓住了他。遗憾的是,没有把尹子奇射死,但尹子奇重伤之下也只好收兵离去,睢阳终于可以有喘一小口气的机会了。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老电影《虎虎虎(偷袭珍珠港)》,影片的最后,和所有欢呼的日本军人都不同,山本五十六不无担心的说:"美国这个巨人已被我们吵醒了"。尹子奇被射瞎了一只眼睛,也被激怒了,所以后来全力攻打睢阳,以报一目之仇。七月初六,尹子奇果然又征兵数万,重新围攻睢阳。

睢阳非常不走运,本来许远准备的粮草达六万石,后来虢王李巨强令睢阳分一半给濮阳和济阴两郡,当时许远坚决反对,可是李巨不听,没有办法,睢阳只剩下了三万石粮食。如果另三万石能支持那两郡坚守,倒也罢了,可气的是济阴得到粮食后,随即连城带人一起投降了叛军,粮食等于白扔了,许远和张巡听到这个消息一定痛心疾首。不过李巨也是为了那两郡好,他也并不知道济阴会投降,只是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埋怨起他来。此时,睢阳城中的粮粮已被吃光了,睢阳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将士们每人每天只能给米一合(合是旧时量粮食的器具,容量为一合,木或竹制,方形或圆筒形),而且其中还夹杂着茶纸、树皮这些"作料",那味道,啧啧,一定不怎么样,可是不加这些量又不足,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多锻炼一下大家的胃口了。叛军那里粮道畅通,兵员充足,人、物都能够得到及时补充;相反,睢阳这边则是多伤一人,就少一人守城,吃了一天的饭,就少一天的粮食,外面的东西

进不来,城里也长不出,最后士兵们仅剩下一千六百人,还都因为饥饿和疾病,战斗力很弱。

由于睢阳只能防守无法出城攻击叛军,所以被叛军紧紧包围住,张巡见此情景,便准备守城战具,用以抵御敌人。叛军也相应的制成了高大的云梯——云梯是什么东西?云梯典出《墨子·公输》,是鲁班为楚国造的一种攻城的梯子,但是是什么形状,没有具体描述。顾名思义,云梯,好像是高耸入云的高大梯子,不过如果是单纯的梯子,也不必鲁班爷费心了,无非是做的更高一些而已,据说远古时期的有巢氏是住在树上的,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像猴子一样爬上去,必有辅助的工具才行,相信那时就已有梯子的雏形(此处未经考证)。所以云梯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宋代的云梯有飞梯、竹飞梯、蹶头飞梯、避橹木飞梯、杞车、行天桥、搭天车、行女墙等多种,只怕已经是引申过的了,宋以前单纯的云梯,或者说张巡那个时代的云梯,会是什么样子呢?会有这么复杂吗?司马光的记载是说,"势如半虹",并且上面安置了二百名精兵。根据这个,我的猜测是:一个大大的梯子,上面有像彩虹一样的弧形走道,上面可以让人走动,尹子奇做的这个,则是可以容纳二百人同时上面,然后下面估计会有轮子,因为叛军把这个云梯推到城下,想让上面的士兵由此跳入城中,如果没有一个轮子,大家怕是搬不动的。不由得想到了特洛伊木马,但尹子奇是没时间去做一个那么复杂的东西了,而且张巡肯定不会轻易把那么个东西弄到自己的城里来,因此尹子奇这个倒是更直接,更有用。

要知道,能容纳二百个人的云梯,必是一个庞然大物了,睢阳城中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张巡事先有了准备,他带领士兵在城墙上凿了三个洞,等云梯快接近时,从其中一个洞中伸出一根大木头,头上装了铁钩,钩住云梯不让它离去,然后又从一个洞中伸出一根木头,顶住云梯使它也不得前进,剩下的那个洞中也伸出一根大木头,顶头上装了一个铁笼,笼中装着火,用来焚烧云梯。在三根大木头的作用下,云梯进退不得,十分难受,又有火在上面燃烧,结果从中间烧断,梯上的那二百人全部被烧死。

叛军气急败坏,改用钩车去钩城楼。钩车所到之处,城楼纷纷塌陷。张巡就在大木头上安置了连锁,锁头上安装大环,用来套住叛军的钩车头,然后用革车把这些钩车拔到城中,去掉车上的钩,再把车放掉,这样钩车就等于废了。尹子奇不死心,又制作出来木驴去攻城。木驴当然好对付了,张巡让士兵们熔化铁水去浇木驴,木驴立刻就销毁了。钩车、革车、木驴,这些又是什么东西呢?从作用来看,钩车大约和现在的挖掘机什么的差不多,可惜我不晓得专业术语是什么;而那个革车,疑心就是吊车一类的,能把钩车弄上去;木驴,木头做的驴,和木牛流马什么关系呢?木牛流马是用来运粮草的,尹子奇不会气急败坏到用这个来打仗了吧?不过自诸葛亮之后,木牛流马这个东西再也没有出现,尹子奇应该手里也没有这种东西吧,而且木驴这么容易被干掉了,看来是最没用的一个。有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这场攻守之战"机械化程度"满高的嘛,尹子奇很有些机械师的意思,要放到现在,没准就是一个机械工程师,那可是人才啊;而张巡,更是人才了,居然连浇铁水的办法都想到了,而且来一个破一个,为机械化的不断进步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但两军交战,尹子奇也没功夫再想弄出个什么东西来取巧了,最后派人在睢阳城的西北角,用土袋和柴木累积成磴道,大约就是台阶一类的,想用这种最原始、最实在的笨办法来登城。聪明的办法尚且被破解了,笨办法更是不在话下。张巡也不与叛军交战,也不去派人拆除台阶,只是每天晚上,暗中把松明和干草等物投进正在城下堆积的磴道中,就这么过了十多天,叛军居然始终没有察觉。这十多天中,估计张巡经常没事偷着乐。之后,见时机成熟,张巡挑了一个风向有利于自己的日子,出军与叛军大战,让人顺风势纵火焚烧城下的磴道,于是熊熊大火冲天燃起,叛军无法救火,经过了二十多天大火才熄灭——想必当时空气污染一定十分严重。大火挡住了叛军,同时对城里没什么好处,搞不好跟火炉一般,又是盛夏时节,睢阳成了一座名符其实的"火焰城"。虽说大火会烧酥城墙,但毕竟可以抵叛军二十多天,也是个办法。但当时尹子奇并不知要烧多少天,所以面对大火一筹莫展,只好先撤兵了,不然这二十多天也是在这白耗。这一轮大有传奇色彩的机械战,宣告结束。叛军撤退后,张巡在城外挖了三道护城壕沟,并设置木栅来围住睢阳,然后张巡也同样在城内挖了壕沟以对抗能够侥幸进城的敌人。

通鉴评价张巡随机应变,雷厉风行,所以叛军都信服他的智谋。这话不假啊,以张巡的智谋,在古之名将当中也是很突出的了,而且他必能胜任现代黑客的职业,什么都能破解。另外,张巡在军事上灵活多变,譬如他练兵从不按什么古人的兵法,而是让部下将领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方法去教习。有人就问其中的原因,张巡说:"现在和叛军作战,叛军主要是蕃兵蕃将,特点是忽合忽散变化不定,所以

就需要我们锻炼应付突发的事件的能力.如果将士们动辄请示上级,一旦有突然袭击,那就来不及了.所以我让士兵们了解将领的心意,将领又能够熟悉士兵的情绪,这样再作战的时候,就如手指指挥头一样自如了."张巡除了智谋高超,他的身先士卒也很令人敬佩,而且军令甚严.有时战斗激烈,有些将士会不自觉的后退,张巡就在阵地上对他们说:"我就在这里绝不离开,你们都应该为我回去与敌人继续交战."所以将士无人敢再后退,又都纷纷向前,与叛军死战,最后都能打退敌人的进攻.但张巡并不是一个霸道的人,他待人很诚恳,胸怀坦荡,加之他随机应变,出奇制胜,并且赏罚分明,能够与部下同甘共苦,在军中威信很高,他部下将士都肯为他拼死效力.

但睢阳毕竟已经十分凄惨了,坚守睢阳的士兵只剩下六百人,张巡和许远把全城分成两部分,各带一人,亲自率兵固守,张巡就守在东北,而许远则守在西南.二个人和士兵们共患难,一起吃茶纸饭,日夜苦战,再没有下过城楼.对于攻城的叛军,张巡则动之以理,晓之以情,以他们的这种逆境,居然说动了前后二百人来投诚,并为之死战,看来张巡的口才也是很出色的.

睢阳一直是在自己坚守,孤城向敌——当是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可是谁都拥兵不肯来救睢阳.不过我们也不能太责备这三个人,因为这就和当初许远不愿分粮给另两郡是一样的道理:万一那座城投降怎么办呢,岂不是白派兵去了?一旦分兵,若叛军转而猛攻自己的城,那自己又如何守得住呢?事实上,如果是这种担忧的话,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但说什么,见死不救都十分让人遗憾.没有援兵支持的睢阳城,守卫起来日益艰难了,别人不肯主动来援,如果自己去求援呢,未必不会没用吧.张巡这么想着,便让南霁云带三十名骑兵突围出城,到临淮去求救.南霁云出城相当不易,有数万叛军来阻挡,但南霁云十分勇猛,帅这三十骑兵直冲敌阵,左右开弓,几乎所向披靡,等突出重围后,南霁云这边仅伤亡了两名骑兵.来到临淮,南霁云见到了贺兰进明,向他表达求援的意思,贺兰进明则说:"现在睢阳城不知存亡,就算派援兵去,怕也没什么用."南霁云说:"我以死向您担保,睢阳现在绝没有被攻陷.再说睢阳如果被叛军攻下,下一个就轮到了临淮,我们两城就好像毛和皮相依,皮之不附,毛将焉存?将军怎能见死不救呢?"贺兰进明很喜欢南霁云的这份率直和勇猛,但终究还是不肯听他的劝告,并强行把他留下,酒食侍候,好好的招待他一番.南霁云见此,十分悲伤,哭着说:"我突围出来的时候,睢阳城中的将士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粮食吃了,就算我想在这里吃下这些美味,但又怎么能咽得下去?将军您手握强兵,眼看着睢阳就要陷落,却丝毫没有救援之意,这岂是忠臣义士的行为?"说罢,南霁云咬下来自己一个手指头,交给贺兰进明,并说:"我南霁云既然不能完成主将交给的任务,就请留下我的一个手指以表示信用,我也好归报主将."座中的人见此都很受感动.但感动归感动,贺兰进明最终也没有派出一个人.贺兰进明之所以不敢轻易分兵救援,除了担心张巡、许远将来的功名会超过自己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房琯当初嫉恨他,任命他为河南节度使,又让许叔冀作他的节度都知兵马使,两人都兼御史大夫,而许叔冀自恃所部兵力强壮,而且与贺兰进明又是一样的官职,不肯接受贺兰进明的节制,所以贺兰进明担心许叔冀会乘机袭击他——那么,我们怨尤的黑名单上,除了李巨、贺兰进明,现在又加上了一个许叔冀,睢阳城破的责任,他们都有份.这样,南霁云只好离开临淮,重又回到危城睢阳.但,三十人出城还好办,入城却是怎么也不可能,所以他又到达宁陵,还好,宁陵城使廉垣肯与他一起去睢阳,于是他们率步、骑兵三千人,于八月初三的夜晚,突进叛军的包围圈里,边战边进,终于进到睢阳城中,伤亡十分惨重,只剩下了一千人得以入城.当南霁云将贺兰进明不肯来援的消息说出来时,城中将士和官吏得知救兵无望,最后一点希望都被这无情的拒绝击的粉碎,无不痛哭起来——虽然一千二百多年了,我们不可能听到当年睢阳城中悲凉绝望的哭声,但单看文字足以使我们也难过起来.前面已经难过了几次,记忆犹深的是悲情三人组的悲惨下场,还有颜杲卿和建宁的死,而睢阳未破,已足以令我们先难过一阵子,后面的事情,可想而知,是比这还要凄惨的.叛军知道没有睢阳无援兵来救,又加紧了围攻.

终于,睢阳城中的粮食吃尽了.这时有人建议:放弃睢阳,向东撤退.张巡与许远就此商议,一致认为:"睢阳是江淮的屏障,如果放弃睢阳,那么叛军将长驱直入,侵占江淮.如果能守住睢阳,哪怕只是守一天算一天,也比放弃要好.而且睢阳将士在饥饿病累的折磨下,体质都已经很弱了,要撤退也必定是走不掉的.战国时七国争雄,同盟国之间还会互相救援,说不定我们周围的将帅还会来救我们的."如果说这是三个理由,第一点是从大的角度出发,是为了国家而守睢阳;第二点是从自身条件考虑,即使走也未必能跑得过人家;第三点则是有点画饼充饥了,虽然他们很难得的没有绝望,但却

注定要失望.在这三点理由下,许远、张巡最终没有主动离开睢阳半步.

睢阳城中没有粮食了,怎么办?起初不是还用粮食混着茶纸吃么,后来就单吃茶纸;茶纸也吃完了,就把马杀了食用——马是战将最亲密的伙伴,如今为了生存,不得不杀这些最好的朋友,只怕吃的时候也是和着泪下咽的;但马也被杀光了,大家只好到处去抓鸟雀,鸟是会飞的,不好抓,但地上的动物就好抓一些,于是大家同时也挖地寻觅着老鼠.鸟还好些,但老鼠这么恶心的东西都不得不吃了,睢阳将士是多么无奈,但鸟鼠也有吃完的一天,还有什么替代品呢?——人.张巡先做出了榜样,杀死了自己的爱妾,给士兵们吃,许远也起带头作用,杀死了他的家奴.但几个人无非也只能是吃几顿,要解决问题,给所有人找着食物,该怎么办?没有办法,张巡下令,把城中的女人全都搜寻出来,杀死后吃掉,然后女子也都被吃光了,接下来就轮到了老弱病残的男子.我们可以想象,这时间拖的也太长了,食物的更换历经了好几个阶段,最后终于到了最顶级的吃人.而城中的人都知道,无论怎么样,最后都是死,城不破,会饿死,也许还没等自己饿死,先被人吃了,而城破的话,叛军屠不屠城都是没准的事,但叛军烧杀掠夺几乎是必然的.反正都是死,那人们也就不存在叛变的想法了——只怕是叛变也没机会,不叛变,也许被吃的还晚点,叛变的话就会有一群忠心耿耿却又饿的眼睛发绿的将士围上来……到最后,总共吃了两三万人,城里剩下的来的就只有四百将士.唉,想当初张巡初守睢阳时,士兵有一万人,城中百姓有数万,张巡每见一个人就询问他的姓名,后来几乎都认识了,可是现在,除了战死的、饿死的,被吃掉的也有这么多,张巡自己心里也一定不好受.睢阳前后大小战斗总共有四百多次,杀敌十二万人,用的守城器械和武器却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但,他们真的没有力气了.

十月初九,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睢阳城,被攻破了.叛军登上了城头,城中将士们因为病弱,无法再战,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张巡知道大势已去,向西拜了两拜,说:"我已经尽了全力,但没有守住睢阳,既然生时不能报答陛下的恩德,死后也要化成厉鬼杀死叛贼!"城陷,张巡和许远都被俘虏.叛军士兵把张巡押到尹子奇面前,尹子奇问张巡说:"闻君每战裂齿碎,何也?"尹子奇是个出色的机械师,医理知识却很匮乏,建议他至少看看一个广告:"牙好,嘿,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人如果营养不良,对牙齿确实有影响,后期睢阳城中虽然开荤,可是那是人肉,想想就很难受,而且还要天天吃(是真正的难受啊,光凭看文字胃口里就已经要翻江倒海了),必会造成肠胃不适.张巡回答说:"吾志吞逆贼,但力不能耳."尹子奇就让人用刀撬开了张巡的口中探视,发现确实只剩下三四颗牙齿,印证了传言的真实性.尹子奇当真以为是张巡因痛恨他们所以日夜咬牙,因此十分欣赏张巡的忠义,不想杀掉他.其实张巡这数月来肯定是痛恨叛贼痛恨到咬牙切齿的地步,但没有营养不良的条件,要想把牙咬碎也不是件容易事.尹子奇也堪称大将,他能遇到这样的对手,惺惺惜惺惺,所以本心上还是不想杀的,但他的部下对他说:"张巡这样的人到底是忠于唐朝的,怕不能为我们所用.再说他深得军心,如果不杀掉他,后患无穷."

于是,张巡、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人全部被杀害了.临刑前,张巡面不改色,慷慨就义.之后,尹子奇把许远送往洛阳,和哥舒翰、程千里等人囚在一起.这位被《新唐书》归到"奸臣传"中的许敬宗的曾孙,最终也没有投降,在安庆绪离开长安时,被严庄杀害.

最后,睢阳终于没有成为唐朝彻底的弃婴,他们的救兵终于赶到了,是当时刚上任不久的河南节度使张镐,在得知睢阳危急后,率兵日夜兼程来到这里.路途中,张镐一边紧赶,一边向浙东、浙西、淮南、北海等节度使还有谯郡太守闾丘晓发书告急,让他们也来救援.可惜,当张镐到达的时候,睢阳已经被攻破三天了.张镐在城下一定十分悲愤,但我们真的不能怪他来晚了,他尽了力,日夜兼程,而且他是唯一的一个不计能否援救成功使自己担负什么责任、或是计较张巡功劳在自己之上而前来救援的人,我们除了跟着他一起悲愤,对张镐也油然而生出一种敬意.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人怕失败,怕担责任,没有赶来.此人便是闾丘晓.悲愤之下的张镐把他召来,然后杖杀.其实张镐的棍杖,实在应该多杖几个人才是.但说什么都太晚了……

睢阳保卫战,意义重大,正是由于有了张巡、许远在睢阳的死守,扼住了叛军向南方进军的咽喉,防止战乱波及更多的地方.但对于张巡最后迫不得已的吃人,则遭到了非议.在当时就有人认为,张巡死守睢阳,不肯撤离,与其在城中杀人而食,不如弃城以保全人命.于是张巡的朋友李翰,为张巡作传并上奏肃宗,说:"张巡率兵以寡敌众,以弱制强,奋力保全江淮地区,一直等待着援军来救,然而援兵赶到,睢阳却已陷落.张巡的功劳确实很大.而有人却认为张巡杀人而食是罪过,就连死守睢阳也

是愚蠢的行为,这样的贬善扬恶、指斥缺点却不讲其功绩的行为,让人很痛心.张巡之所以固守睢阳,是想等待有人来救援,救兵不至,而城中粮绝,只好杀人而食,这也不是他所愿啊.即使张巡在守城之初就已有杀人而食的用心,以杀害数百人而来保全天下,尚还可以认为他是功过相当,何况他起初绝不可能这么想.现在张巡已为国战死,死者已矣,告慰死者的就只有留下身后美名了.如果不及时记下他的功劳,只怕不久就会被人们淡忘,烈士而不得其名,这才真正可悲.我谨撰张巡传记一卷奉献给陛下,希望能够编列于国史之中."有了李翰为张巡正名的呼吁,人们才停止了非议.但一千多年来,睢阳城的惨剧仍然不断有人质疑张巡的做法,真的应该这样吗?

和张巡有过相似经历的是鲁炅.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的鲁炅在南阳守卫,先是叛军将军武令珣攻打南阳,武令珣死后,田承嗣接替他与鲁炅相持.比张巡到死都没看到援军的身影要幸运一些,来瑱和魏仲犀派军来支援,可惜魏仲犀派出应战的将军(就是他弟弟)胆子小,走到明府桥的时候看到了叛军,吓的立刻就跑了.鲁炅大约比张巡更气闷吧,虽然有援军来,可是又和没来有什么区别呢?于是,南阳城也陷入困境,粮食被吃光,人们也相继吃起了老鼠,路上有很多互相枕藉的饿死的人.肃宗得知南阳的情况,虽然没办法支援,但派个人去慰问一番总是办的到的,所以肃宗派宦官曹日昇去南阳宣慰将士.可是曹日昇到南阳之后,因为有叛军的包围,无法入城.曹日昇没有退缩,请求魏仲犀让他单枪匹马冲进城中,传达皇帝的旨意,魏仲犀没有答应,说如果叛军抓住了身为使者的你,那么我也会有责任.这时颜真卿正好从河北赶到,对魏仲犀说:"曹将军冒着生命危险要去传达旨意,您为何要阻拦他呢?如果他不能到达,也不过是死一个使者;如果能够到达,那么就会加强城中人的信心."这时又有一个宦官冯廷环也表示愿意带着两名骑兵相助,曹日昇自己本身也有随从,魏仲犀当然也得派几个人帮忙,最后,凑成了十骑.于是,曹日昇带着这十名骑兵一起冲进去.大约没见过这么能打的宦官,叛军有点害怕他们的骁勇,不敢逼近.最后曹日昇成功的来到南阳城中.本来南阳城中的人已经绝望了,而一见到曹日昇,果然信心大增.之后,曹日昇又去襄阳为南阳将士们搬取粮草,然后领着一千人带着粮食进入了城中,叛军这次仍然无法阻挡.南阳城中有了粮食,和叛军又相持了数月.我们真得佩服这位曹将军,说他是真正的将军一点不为过,可惜两唐书中并没有为他写上一笔,甚至宦官列传中提也没提一句,也许和那些掌权的宦官相比,曹日昇确实没什么可以拿来铺陈的,但他应该受到尊敬.

后来,鲁炅在南阳城中守了一年,力尽而无法再坚守下去,想要突围而出,奔向襄阳,遭到田承嗣的追击,连续两天辗转交战,杀敌甚众,大家都抱着必死之心,所以叛军当然害怕这些拼了命的人,也不敢逼他们太急.因而,鲁炅虽然没有战死,最后也撤退了,但多亏有了他这段时间的坚守,扼住了战略要地,江汉地区才得以保全,可以说也仍然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睢阳城的腥风血雨早已不复存在,就是当年的游魂也该各自转生了.再回到前面的问题,张巡真的应该选择坚守吗?也许,九泉之下的张巡,也曾无数次这样问过自己.如果他也像鲁炅那样离开南阳,会怎样?田承嗣和尹子奇都是大将,田承嗣奈何不了鲁炅,尹子奇又凭什么阻挡的了逃出睢阳的张巡呢?和睢阳一样,南阳也是被困了一年多,中间有过一次粮食补充,也并非兵强马壮,他们能逃出去,张巡就不能吗?我想,不同点在于,睢阳在城破前,没有援兵,因此张巡和许远即使在南霁云回来之后,也仍然抱着"可能会有援兵前来,援兵一来就有救了"的希望;而奔赴南阳的救兵却是根本没派上用场,使鲁炅明白了援军即使来了也救不了他们.这样,张巡选择了坚守,而鲁炅则在不能再坚持之后,选择了离开.而士兵的心态怕也不同,南阳城中都知道,他们出城会有一线生机,而且他们怕是早就有出城的心理准备,一旦真的出城,这一线生机使他们振奋起来,对于鲁炅来说,就是"逃也得逃出去,逃不出去也得出去";而睢阳,战士们一直坚守城池,一旦说要离开,首先于士气上是个打击,而且许远、张巡既有逃不出去的担心,已是怕了,心态和鲁炅是不一样的,因而睢阳守军未必真能逃出去.简单来说,两方都是求生,但求生和求生还不一样,一种是南阳守军那样的"反正都是死,撞出去就能活",还有一种是不想死的求生,决心比第一种要差,睢阳守军若离开,心态便会如此.所以,同样是背水一战,韩信赢了,因为他用的是第一种心态,而马谡败了,因为他的军队不幸陷入了第二种心态.但不管怎么说,睢阳凄惨的几万父老,拼尽全力的悲惨将士,还有因睢阳的抵挡而避免被祸乱波及的南方百姓,无论选择哪一方,都意味着重大的牺牲.

也许,再重新来一遍,张巡仍然会流着无奈的泪,选择死守睢阳……

第七章大会战

内讧、混乱俱已过去,应该打仗了.再不打,难道要永远对峙下去么?也许安庆绪有这个想法,但肃宗不想偏安,起码也要把两京收回来.然而,如果两京收回来了,那也就不成为偏安了.

一、攻守平衡

广平王李俶,虽被任命为元帅已经过了一年,但一年的时间中,唐军除了准备工作和房琯的那次征讨,并没有什么作为.唐军现在所能倚靠的将军,也就是郭子仪和李光弼,但肃宗却为如何赏赐他们而苦恼.

肃宗问李泌:"现在郭子仪与李光弼都已贵为宰相,如果他们克复两京,平定天下,我也没有更高的官赏赐他们了,这该怎么办呢?"李泌说:"古时官职任命给有能力的人,爵位酬答给有功勋的人.汉魏以来,虽设立郡县来治理民众,而对功臣则赏给土地,可以让他们传给子孙后代,直到北周、隋朝都是如此.我们大唐建立之初,由于还没有取得关东,所以封爵都只有虚名.所谓实封,也只是把从封地上征收的物品上交而已.贞观年间,太宗想要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因为有大臣们的反对而没有实行.因此便将高官赏赐给有功的人.这样做,有两种危害:若所任非其才就会误事,若权力过重则尾大不掉.所以被封高官的有功之臣,都不为子孙的长远利益着想,只是贪图眼前利益,滥用权力,无所不为.假如当初封给安禄山的不是那么多高官,而是给他百里之国,那么他就会珍惜封国,以传给后人,也就不会谋反了.从现在的情况考虑,等天下平定以后,不如以土地、爵位赏赐功臣,即使是大国也不要超过二三百里,相当于一个小郡,这样不就好控制了么?而这对于大臣,则是万世的利益啊."

肃宗听后,很是同意:"好!"我们从李泌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是支持"封建制"的——我们知道五个社会形态当中,有一个是封建社会,英语里是"thesystemofenfeoffment",enfeoffment的本义就是分封,而我们古老的汉语中正好有一个词与之相对应,那就是封建.所以,这么翻译这个社会形态绝无问题,只是,"封建"后来似乎已经成了落后、愚昧、迷信的总概括词汇,而它的本义,实在无辜的很.其实,后来引申的包含落后的这些意思,在英语中对应的是另一个词,"feudalism",这才是封建主义,头脑封建,都是用它.我们的语言,既极其精确,有时又极含糊,比如曾看到一个笑话,说是外国人对于"老"和"小"十分头疼:老当然是年老,可有时又是指最小的那个,比如老叔;但"老婆"的那个"老",则没有年老的意思,如果为了形容妻子年轻,那前面也万不可加上"小"字.估计最初人们说那些留有封建社会时的落后思想的人是"那个人有封建社会的落后思想",后来就简化了,成为"那个人太封建",久而久之,连"封建"也一起落后了.总之,正是因为汉语的无限灵活,而且哪怕只是一个字的差异,就可以生出千万变化来,细细品味,却又意味无穷.小时候学都德的《最后一课》,颇为作者的那句"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而愤愤不平,不过人们总有热爱自己民族文化、文字、语言的趋势,我们是这样,都德也是.啊,差点忘了正题,李泌支持封建制,实际上按现在的观点来看是不对的,用书面的语言来说,就是"分封是历史的倒退".以高官来赏赐有功之臣,固然有缺憾,但如果分裂土地的话,问题会更大.西汉的七王之乱,还有推恩令的实行,实际上都是由分封制带来的结果,何况,安禄山反叛的理由,并不会因为给他土地而消失,只怕那样更会助长他谋反的动力,该谋反还是要谋反,而不想反也没理由要反、反了未必能成的人,给什么也不至于谋反,像郭子仪就是.不过在代宗眼里,郭子仪要想得到天下也不会太难,但郭子仪当然很忠心.不过李泌提出这个建议也当是有所指的,因为唐朝现在根本拿不出来足够的财物来赏赐有功的将士,所以只得赏官.为了不造成混乱,军队中以职务大小来相互统辖,而不看官爵高低,因为官封的确实太滥了,以至于服紫的人很多.为了避免更大的滥赏,李泌建议用封地来解决问题,只是这个办法也是"好"的有限呐.肃宗得知安西、北庭,以及拔汗那、大食的援兵分别到达了凉州、鄯州,便于一月十五日,前往保定.二月初十,又到达凤翔.

肃宗到达凤翔十天,陇右、河西、安西等镇的援兵,还有西域派来的兵都赶到了,江淮的庸调也运到了洋川、汉中.肃宗从散关向成都的玄宗上表,信使络绎不绝.同时长安城中的百姓听说皇帝到达了凤翔,纷纷从叛军的统治下逃脱出来,奔向肃宗所在,人流日夜不绝,这才有了类似夹道欢迎的气氛,也不负大唐一百五十年的升平了,毕竟给百姓留下的印象还是美好的.既然援军已到达并且也休整得差不多了,李泌便请求按当初他为肃宗制定的战略来实施,派遣安西及西域胡兵向东北进军,从归州、檀州向南攻取范阳.肃宗一反常态,说:"现在大军已集,江淮输送的物品也已到达,军势正强,此时应该直捣叛军腹心,而你的计划则是向东北数千里,先攻取范阳,在现在来说,有点迂

腐。”李泌回答道：“现在让大军直接攻取两京，当然能够收复，但是叛军还会东山再起，那时我们又要陷入困境，这并非长久之计。”肃宗问：“你说这些又有什么根据呢？”李泌说：“我们现在所依靠的是西北各镇的守兵以及西域各国的胡兵，他们能够耐寒但却怕热，如果借他们新来时的锐气以攻击叛军疲惫之师，肯定能够取胜。而两京则不同，现在已到了春天，等叛军收集残兵逃回老巢，那时关东天气就已经到了炎热之际，我们的大军必定会因受不了这种气候而想要西归，这样难以在那里久留。看到我们的大军撤退，叛军一定会卷土重来，因此我们与叛军怕会陷入无休止的的交战中。不如先向北方寒冷地区用兵，倾覆叛军的巢穴，使叛军无路可退，就可以一举彻底平息叛乱。”李泌想的很对，对于一个怕热的人来说，炎热确实难受，因此习惯了寒冷气候的士兵们多半是禁不住炎热的折磨，李泌想到了这一点，真的很细心。但肃宗这一次没有听他的话，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意图：“我急于收复两京，迎接太上皇回来，不能按照你的策略行事了。”

但不久，有一件事使得凤翔的肃宗惊骇了一下，就是王思礼的败退。当时，任关内节度使的王思礼屯军于武功，郭英义在东原驻军，王难得则在西原。二月十九日，叛军将领安守忠等人率兵进攻武功，郭英义与叛军交战不利，被箭射中了脸，只好败走。“见死不救”的王难得却也随之败退（王难得还是很难得的一员将军的，后来作战中受了重伤都没退下阵去，所以也不能因为这一次没救援郭英义就否定他），王思礼也只好撤退到扶风。这样，叛军的游兵到达大和关一带，离凤翔就只有五十里，肃宗只好进行命人加强戒严。不过唐朝也不是都处于劣势，李光弼、郭子仪那里就传来了捷报。此前，史思明和李光弼在太原相持了一个月，唐军虽然人少而且也基本上是乌合之众，但李光弼却硬是守了下来。此后，由于安禄山被杀，安庆绪命令史思明回守范阳，只留下蔡希德等人继续攻打太原。安庆绪让史思明回到范阳之后任命他为范阳节度使，这实际上是给自己找了一个麻烦，因为先前安禄山攻陷两京时，把两京的珍宝财物都运到了范阳，这样一来，史思明手握重兵，又拥有这些财物，变得骄横起来，不服安庆绪的调遣，安庆绪渐渐不能节制史思明。而史思明一走，蔡希德不是李光弼的对手，至二月，李光弼大败蔡希德，杀敌七万余人，蔡希德只好逃走，太原也暂时摆脱了困境。而郭子仪那边，他认为河东居于洛阳与长安之间，如果占据河东，则东可取洛阳，西可取长安，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当时叛军守卫河东之地的是大将崔乾祐，也是一个有实力的对手，不容忽视。一月二十八日，郭子仪暗中派人潜入河东，与陷那里的唐朝官员密谋，让他们在唐军来攻打的时候作为内应。然后郭子仪从洛交向河东进发，途中攻取了冯翊。二月十一日晚，河东司户参军韩旻等人果然在内接应唐军，杀死叛军近一千人，崔乾祐跳过城墙才得以逃脱。然后崔乾祐召集城北的叛军来攻城，并阻挡郭子仪的军队，被郭子仪击败。郭子仪率兵追击败退的崔乾祐，杀敌四千，俘虏五千。崔乾祐败退到安邑，安邑城门打开，不想人马进城进到一半的时候，安邑城门却突然被人关闭，然后守军发起袭击，将进入城中的叛军全部歼灭。幸而崔乾祐没有进城，而是等在城外，看到有变，便从白径岭逃走。这样，郭子仪平定了河东。紧接着，二月二十二日，郭子仪派他的儿子郭晔和李韶光、王祚率兵渡过黄河，攻下潼关，杀敌五百人。可惜的是，此时时机明显还不成熟，安庆绪派兵来援救潼关，又将郭晔杀的大败，李韶光和王祚都战死沙场，唐军死者达一万多人。于是仆固怀恩只好渡过渭水，退保河东。这次唐军急于攻下潼关，得不偿失。叛军获胜后，三月二十三日，派安守忠率骑兵两万进攻河东，被郭子仪击退。双方又回到攻守平衡中。

四月，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并让他赶赴凤翔。四月十三日，叛军大将李归仁，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在三原北面截击郭子仪。郭子仪则派出部将仆固怀恩、王仲升、浑瑊之、李若幽埋伏在白渠留连边桥。此战唐军几乎全歼叛军，李归仁因为会游泳才游水逃脱。此后，郭子仪和王思礼在西渭桥胜利会师，两人一起进军驻扎在漓水西岸。安守忠和李归仁则驻扎在长安西面的清渠，两军相持了七日，互无进攻。五月初六，安守忠开始撤退，郭子仪率全军追击，不想这是叛军一计。叛军的九千精锐骑兵排成长蛇阵，唐军便从中间进击，对付长蛇阵基本上就是如此。但这正中叛军下怀，他们忽然变首尾为两军，共同夹击被包在中间的唐军，于是唐军大败，判官韩洄与监军孙知古都被俘获，军需物资也全部丢弃。郭子仪只好退保武功。名将郭子仪，确实不该犯下这样的错误，于是他赴朝自请贬官，五月十七日，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左仆射。左右仆射是尚书省的高级官员，本来该是宰相，但中宗以后，若没有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话，便不是宰相，只能处理尚书省内的一般事务。所以肃宗确实是贬了一下郭子仪，但又不敢大贬，只是让他在高官的位置上来回晃荡而已。

此后几个月虽然没什么大事，但唐军有一个收获。八月二十六日，崔光远在骆谷击败了叛军。叛军在

武功的军队得知后,逃回了长安,在禁苑北面与唐军相遇,虽然唐军战败,但从此叛军便不再占据武功。

忽然想起来,此后不久,有一位命不好的将军,虽然也被收入唐书中的忠臣传,但唐朝官方似乎并不认为他是忠烈之士,原因就是他是被"生执贼庭".叛军多次进攻上党,都被节度使程千里打败.而后在太原败给李光弼的蔡希德也来围攻上党.九月初二,蔡希德再次挑战,程千里率一百骑兵突然杀出,想要活捉蔡希德,不料此时叛军救兵赶到,程千里只好收兵退回城中,可人如果要倒霉的话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上党城门的过桥居然坏了,程千里一下子跌进了城壕之中,反而被蔡希德俘虏.程千里仰天大叹倒霉,对随从的士兵说:"我被叛军俘虏,这简直就是天意(言外之意,怎么就我掉了进来呢?).你们回到城中转告各位将领,让他们坚守上党,宁可失去将帅,也不能失去城池."有了程千里这句话,上党城果然坚守,所以蔡希德一看攻克不了也便作罢.他把程千里送到了洛阳,不知程千里是否表示过要投降(和同样被活着送到洛阳的许远的差别大概就是在这一),反正安庆绪任命程千里为特进,据说和哥舒翰等人囚禁在一起.最后,程千里和许远一起被严庄杀害.

二、收复两京

现在,我们甩开一些琐事——像什么一个会用炮火却杀了人的王庆荣该不该被处死,史书上花了大量笔墨来写贾至是怎么看的,然后房琯等人又是怎么看的,最后,肃宗谁的话都没听,还是赦免了杀人犯.这种事情不重要,就不多说了.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相持,肃宗终于决定要攻打长安了.此前郭子仪虽然败了一次,但肃宗平叛还是需要他的.八月二十三日,肃宗犒劳诸将,算是壮行,席间肃宗对郭子仪说:"事情成功与否,在此一举!"郭子仪回答说:"这一次如果不能战胜,我一定以死相报!"

郭子仪认为回纥兵精,而且能征惯战,就劝肃宗多借回纥兵来平叛.回纥怀仁可汗果然应允,派他的儿子叶护和手下将军帝德,率领精兵四千余人来到凤翔.肃宗接见了叶护,设宴款待,"宴劳赐赉,惟其所欲".九月十二日,元帅广平王李俶终于出兵了,他亲自率领朔方等各镇征兵以及回纥、西域各国兵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从凤翔出发.广平见到了回纥叶护,与他约为兄弟,叶护也十分高兴,称李俶为大哥.回纥军队到达扶风后,郭子仪留下他们宴请三天.叶护则说:"国家正在危难之中,我们远来援助,还没打仗,怎能现在就大吃大喝!"回纥人倒也热情,宴会过后立即出发.唐朝每天向回纥军供给羊二百头,牛二十头,米四十斛,给的东西实在不少啊.而且,回纥之所以这么热情,是有条件的.肃宗急于收回长安,和回纥约好:"收复京城之日,土地与男子归唐朝所有,金帛与女人都归回纥."这个约定有点让人郁闷,肃宗似乎是不择手段、不计一切后果.不过,先这么约着,到时执行不执行,另说.

九月二十五日,各路大军同时出发,两天后便到达了长安城西."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这是诗人王维的诗《过香积寺》,现在,原本深山之处幽静安详的香积寺,已成为大军列阵之处.广平和郭子仪大军在香积寺北面的泮水东岸阵列,以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叛军的十万人马则在北面列阵.叛将李归仁出阵挑战,看来情形是处于"下风",怀疑他们仍是用诈败之计.于是唐军追击,逼近到叛军阵中,叛军忽然一齐进发,唐军只好退却,此时追与退的角色调换了一下,叛军乘机突进,唐军阵内顿时大乱,叛军争着抢夺物资.这时李嗣业说:"今天如果不拼死抵抗,我军就会彻底灭亡."于是像许褚一样,袒露着上身,手执大刀,立于阵前,大声呼喊,奋勇杀敌,接连杀死数十人,才稳住了唐军的阵脚.然后李嗣业率领前军,每人手里拿着一把长刀,排成横队,像一道人墙一样向前推进,李嗣业自己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李嗣业的裨将王难得,被箭射中了眼眉,他嫌垂下来的眼皮挡眼,就自己把箭头拔掉了,然后肉皮也被扯掉,满脸是血,即使如此,仍然毫不退缩.叛军又被杀得纷纷后退,唐军再次获得优势.这时唐军终于侦察出叛军在阵地的东面埋伏了一支精兵,想要从后面袭击自己,因此仆固怀恩带领回纥军队去袭击这支伏兵,把他们全部消灭.叛军几次作战,均靠伏兵取胜,而今伏兵被消灭,士气顿时大落.李嗣业率部与回纥军绕道至叛军阵后,与唐军主力前后夹击,从午时杀至酉时,共杀敌六万余人,很多人都填到了沟壑里.此战叛军大败,残兵逃回长安.

之后,仆固怀恩提出追击叛军的建议,对广平王说:"叛军必将弃城而逃,请让我带二百骑兵去追击他们,捉住安守忠、李归仁这些人."广平王则说:"将军作战已经很辛苦了,不如暂且休息,等到明天再作计议."仆固怀恩说:"李归仁和安守忠都是叛军中骁勇善战的大将,现在一下子被我们打败,这是

天赐良机啊,怎能放虎归山呢?如果他们重整军队,再来与我们作战,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而且'兵贵神速',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再去追!"可是广平王李俶怕有闪失,坚决不答应,就让仆固怀恩回营歇息.仆固怀恩坚请不已,来来回回,一晚上向广平说了四五回,谁也没睡好.天亮时,侦察人员回来了,报告说叛军安守忠、李归仁、张通儒和田乾真等都已经逃跑了.广平就这么让机会从手边溜过,比朱自清《匆匆》里时间滑过的还要无奈.

但不管怎么说,唐军获胜了.九月二十八日,唐朝大军进入长安,终于将首都夺了回来.

既然长安夺回来了,叶护要求按当初的约定办事.幸好广平这点上还是很明智的,没有放纵他们,就跟叶护推脱,说现在刚得到长安,一旦大肆抢掠,那么洛阳的人就会担心遭到同样的命运,如果他们为叛军死守,我们就难以再攻取了,等到洛阳时再说吧.叶护听后,觉得倒也有理,洛阳号称东京,比长安差不到哪去,也罢,洛阳就洛阳.然后他"惊跃下马答拜,跪捧王足",也许这是回纥的一种礼节,不过我们暂且认作是对广平的尊敬吧.叶护请求让他率军立刻前往洛阳——立刻去洛阳,干什么呢?叶护没往下说,其实潜台词就是:立刻让我去洛阳,把他们干掉,然后让我们大大抢掠一番.广平倒也不反对,反正那也是将来的事,不过同一个条件能让他们跟着再去打洛阳,也算不错了.于是让仆固怀恩带领回纥和西域的军队从长安城南经过,驻扎在浐水东岸待命.

唐军得胜,长安百姓、军士和胡人们见到广平王,纷纷下拜,哭着说:"广平王真不愧是华夷之主!"后来肃宗得知后,十分高兴的说:"我不如也."于是李俶整军入城,一年多了,唐军终于重又回到了自己的都城,百姓们不分男女老幼,夹道欢迎,有的喜极而泣.应该说,长安百姓支持唐朝是正常的,但是史书记的会不会有夸张呢?也许吧,但想想,大家受了叛军一年的统治,而今看到广平带军攻克了叛军,或许真的会对他生出一种高于现实的感觉.广平在长安足足安抚了三天,然后才带着大军向东准备收复洛阳,长安这里则由从河南回来的虢王李巨留守.

九月二十九日,长安大捷的消息传到了凤翔,收复京都,自然大喜,百官都入宫向肃宗祝贺.肃宗激动的泪流满面,当天即派宦官啖庭瑶入蜀中上奏玄宗,又命令左仆射裴冕先行入京,告慰祖宗陵庙,并安抚百姓.不过肃宗这边的事,下一节再说.

广平王收复了西京之后,又向东京洛阳进发.当时郭子仪率领蕃、汉兵追击叛军,追到潼关,杀敌五千人,攻克了华阴、弘农二郡.关东此时向朝廷献俘一百多人,肃宗本来是让他们都杀掉,但监察御史李勉进言说:"现在叛乱元凶还未除掉,战乱波及大半个国家,许多人都受到了牵连,他们得知陛下即位,率兵平叛,都想洗心革面重归大唐,如果把这些俘虏都杀掉,等于是逼那些跟随反叛的人继续作乱."于是肃宗改变初衷,下令赦免了他们.

安庆绪得知唐军要来攻洛阳,当然不干了,因此派他极信任的严庄严大哥率领几乎是洛阳的全部兵力,到陕郡与退保那里的张通儒等人汇合,最后一合计,共有步骑兵十五万人,觉得够用了,便来阻挡唐军.十月十五日,广平率军到达曲沃.叶护命令他的部将鼻施吐拨裴罗率兵沿着南山寻找叛军,然后驻扎在岭北.郭子仪则率兵与叛军在新店相遇.叛军占据有利地形依山布阵,郭子仪初战不利,被叛军赶到山下.幸好这时回纥军队从南山袭击叛军的背面,在漫天黄尘中射了十余只箭,叛军回头一看,吃惊地说:"回纥兵来了!"然后军心大乱,就此溃败——看来回纥兵名声在外,居然吓得叛军如此.于是唐军与回纥军前后夹击,大败叛军,战后又是一片尸横遍野的血腥场面.仗打败了,既然陕郡守不住,严庄与张通儒等人便向东败逃,将陕郡拱手让与广平.占据陕郡后,唐军吸取教训,由仆固怀恩率军分头追击叛军.

回到洛阳后,严庄先进城中向安庆绪报告败状.安庆绪一听,啊,败了,那咱也别打了,干脆撤吧.于是,十月十六日夜,安庆绪带着他的部下从苑门逃出,逃回河北,并在逃走前杀了俘虏的朝廷将领如程千里等三十余人,许远则死于偃师.这里说哥舒翰也是这时被杀的,而哥舒翰本传则说是安禄山时所杀,到底哪个对呢?觉得还是依其本人传记为妙.

安庆绪自己跑了,这对唐军来说真是个好消息.十月十八日,广平率兵进入洛阳.这回,当初对回纥的承诺该兑现了吧?李俶对此十分忧虑,最后还是洛阳百姓请求把万匹罗锦给回纥军,这才暂时罢休——这时回纥还没有得寸进尺,等到再后来,回纥可说是相当霸道了.

但唐的进攻并未结束,二十一日,郭子仪派张用济和浑瑊之率兵攻占了河阳、河内二郡,而安庆绪的顶梁柱严庄也在此时投降了唐军,后来被任命为司农卿;尹子奇则被陈留人杀死,陈留全郡来降.本来田承嗣也派使者来请求投降,但由于郭子仪接应慢了一步,田承嗣再度反叛,退保河北.河南节

度使张镐这时也率领着鲁炅、来瑱、吴王李祗、李嗣业和李奂等五节度使攻打河南、河东道,除北海有能元皓坚守、大同有高秀岩坚守,其余全部收复。

好了,至此,长安、洛阳,都被唐军收复了。虽然后来洛阳又曾被叛军夺去,但这一次的胜利,的确大大鼓舞了士气。

三、重回长安

安史之乱后,长安城又丢了几次,除了末世的几个帝王,代宗、德宗也都逃出过长安,但哪一次都没有安史之乱中的这次时间长。当脚步踏上阔别了一年多的都城时,相信无论是肃宗,还是玄宗,都生出许许寸进尺回纥的一种礼节,不过我们暂且认作是对广平的尊敬吧,肃宗立刻让宦官奉第二道表入蜀,这才放心的与李泌一起饮酒,然后同榻而眠。当时李辅国就侍候左右,他请求把宫禁中的符契与钥匙都交付给李泌,李泌当然不会接受,又请求这些由李辅国来掌管。三人怎么提到这个了呢?可能是肃宗知道了李辅国和李泌之间有矛盾,想替他们开解一下,也有可能是李辅国看到李泌这么受肃宗信任,所以主动让出一部分权力向李泌示好。当然他也有把握李泌不肯接受,试想,李泌一个外臣,要宫殿的钥匙做甚?

李泌当晚提出归隐,肃宗说:"我和你这么多年共患难,现在到了同富贵的时候,你为何想要这么快就离开我呢?"李泌说:"我有五条理由不能留下来,希望陛下能够答应让我离去,使我免于死。"李泌提到"免死",肃宗很是诧异,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李泌回答说:"我和陛下相遇的太早,陛下任用我太重,宠信我太深,我的功劳太高,事迹又太奇异,这五条就是我不能留下来的原因。"肃宗一听,原来是这么五件事啊,他觉得这五条无足轻重,哪个都没涉及重点,也没当回事,就说:"还是先睡觉吧,以后再说这件事。"李泌说:"陛下现在与我同榻而眠,我请求的事情都不答应,以后在大殿之上又怎么会答应我的请求呢?陛下不答应让我离去,这就是要杀我啊。"李泌这些话令肃宗更为惊诧,因为大臣总难免会为自己的将来担心,但李亨要命也没想到李泌居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所以有些不高光的说:"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疑心我,我怎么可能杀你呢?你真是拿我当越王勾践了!"勾践是个杀功臣的典型,所以君王历来都忌讳说自己和他一样。李泌回答说:"正因为陛下不杀我,我才请求归隐;如果要杀我,我又怎么敢再提这件事呢?再说要杀我的不是陛下,而是我所说的那五条理由。陛下一直对我很好,可我有时遇事尚不敢尽言,何况天下安定了,我还敢说的出口吗?"

肃宗闻言,想了一会说:"莫非你是因为我没听你的北伐之策?"李泌回答说:"不是这件事,我所不敢直言的是关于建宁王的事。"肃宗说:"建宁是我的爱子,英勇又果断,艰难之际立了大功。这些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可惜他受到小人的教唆,想要谋害他的哥哥广平,图谋为太子,我为了社稷大计,不得已才杀了他,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吗?"李泌说:"建宁果若有谋害太子之心,广平应该怨恨他才是。但广平每当与我言及此事,总是哭着说建宁是冤枉的。我现在决定要辞别陛下,所以才敢说这件事。"肃宗说:"建宁曾夜扣广平,这是想要害死他。"李泌说:"这是他人进的谗言,建宁王孝友聪明,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再说陛下曾想任用建宁为元帅,我则请求任用广平。建宁如果有野心,应当十分恨我才是,但他却认为我是出于忠心,从此对我更加亲密友善,陛下通过这件事就能够看出建宁的心意究竟是如何了。"肃宗听完后,也觉得有些难过,流着泪说:"你说的话都很对。但既往不咎(你就别追我的错了),我也不想再听关于这件事的话了。"李泌纠正肃宗说:"我之所以谈起这件事,并不是要说陛下以前的错误,而是想要陛下谨慎处理将来的事情。"然后李泌提到了武则天的四个儿子,说到了李贤的《黄台瓜辞》:"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然后说"现在陛下已经摘一次了,千万不要再摘一次!"意思是说,肃宗已经杀了一子,不可再杀一子。已杀的即是建宁,而有危险的则是广平——广平是长子,是既定太子,如今又立有大功,但他却不是张良娣所生,而张良娣自己也有儿子,所以必然会有矛盾。肃宗听后很惊讶,因为他并没有听过这件事,就让李泌将这首诗写下来,李泌说:"希望陛下能把它记在心中,也就没有必要要形之于外了。"建宁之事成为后来的一个典型案例,此时李泌以此来提醒肃宗,要知道保护广平王李俶,后来,李泌年老时,面对想要立侄子的德宗,也举出当年的事例,希望德宗不要废太子。毕竟后生晚辈的德宗与李泌不像他的父亲、爷爷那样有交情,虽说他也曾学文于李泌,但交情还是差了点,所以当李泌触怒了他的时候,德宗也不客气起来,直问道:"卿不爱家族乎?"这话里已是杀气腾腾了。但在李泌的开导之下,德宗虽然没有完全想通,但也没有下废立太子的决心。隔了一天后,德宗终于想通了,这才知道李泌劝自己是正确的,哭着对他说:"幸好有你劝我,不然我后悔也来不及了。"不过

这是后话,而且是安史之乱后的话,所以不多说了.这一次李泌没有走,总不能太不给皇帝面子,反正早晚的事,又何必在乎这一时呢.

十月初三,啖庭瑶到达了蜀郡(速度真是快啊),向玄宗报告了情况.但当使者从成都回来时,带回玄宗的诰命很让肃宗头疼了一阵子.上面说:"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这话很明显意思就是:你给我一个能容身的地方,我绝不会回来和你争.这是置肃宗于何地呢?肃宗觉得好愁啊,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好在只是一阵子,后来派去的使者也回来了,报告肃宗说:"上皇初得上请归东宫表,彷徨不能食,欲不归;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这就要归功于李泌了.李泌猜透了玄宗的心思,料到这样他必会回来.肃宗也很高兴,对李泌说:"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但李泌去意已决,肃宗挽留的也有麻木了,最后不得已,只好允许他回衡山.肃宗还是很礼待李泌的,下诏让郡县官为李泌在山中建造房屋,而李泌的"退休金"是三品俸料.等李泌再回到朝廷,已是代宗时期.至此,我们的神仙弟弟、白衣卿相李泌,在安史之乱中的登场宣告结束.

(二)、六等定罪

十月十九日,肃宗从凤翔动身,返回长安,同时派玄宗时期的老臣韦见素去蜀中迎接玄宗.二十二日,肃宗到达咸阳的望贤宫,在这里收到了克复洛阳的捷报.第二天,肃宗进入长安,城中百姓出城二十里来迎接,络绎不绝,众人"舞跃呼万岁",甚至有人哭泣起来.于是肃宗入居大明宫.当初那般狼狈出逃,今番终于可以回到自幼居住的皇宫中,而且这回是以皇帝的身份——不知面对长安中高大的、虽无昔日的金碧辉煌却仍有着往日气派的皇宫,肃宗是否会想起灵武那个简陋的城楼来?宫殿情况不详,但李唐王朝的太庙则是确定被叛军烧毁了,肃宗身着白衣,向着太庙大哭了一天.私下里替肃宗捏把汗,第一天哭还好办,后两天可怎么熬啊……当天,玄宗也从蜀中出发.

当初被留在长安没有带到洛阳的一些朝臣,现在重又归于朝廷.御史中丞崔器命令这些接受过伪职的人都解下帽子,光着脚站在含元殿前,自己捶打自己的胸口(估计可能还有痛哭一项,以表示痛心),然后顿首谢罪,并且让百官都在含元殿的台上观看.这个办法实在是有点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好歹人家也是官员啊,顿首请罪倒也罢了,只是那个"搏膺",这动作总让人想到动画片里的大猩猩,只怕做起来比较没面子.可是不做也不行,因为周围立着持武器的士兵呢,不做的后果大约是要吃皮肉之苦了.

过了几天,洛阳的那批陷贼的官员也被带到了.当广平王李俶进入洛阳后,百官中接受过伪职的大臣,包括陈希烈等在内的三百余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悲泣着请罪.广平按照肃宗的吩咐,先释放了他们,不久把他们集中押往长安.二十五日,又是崔器,命令这些人到朝堂上向肃宗请罪,就像长安的这群大臣一样,在依次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叩首请罪之后,把他们关进了大理寺和京兆府的监狱中,便是府县中为叛军干过事的小官吏,被抓到后也关了进去.忽然明白为什么陷贼一事对王维影响那么大了,要知道,陷贼后的王维,很以此苦恼,每次给皇帝写奏章都写的相当沉痛.原以为是"诗佛"王维受儒家忠君思想很深,虽然以释家心态来处世,但大事的原则上仍以中国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思想标准来衡量.当然事实上也是如此,只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怕是那顿"捶胸顿足"给他的刺激太大了,王维一直都是很清高的,如今要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做,真是件痛苦的事情.

这时朝廷树立了几个模范.第一个是汲郡人甄济.甄济本来隐居在青岩山,安禄山曾任他为掌书记.后来甄济觉察到安禄山的野心,就假称中风,让人抬回到家中.安禄山反叛之后,不放心甄济,就让蔡希德带着两个手持大刀的剑子手去召唤甄济,甄济就伸着脑袋让他们杀,蔡希德一看他这样,觉得的确是有病,否则要是没病谁也不敢再欺骗下去,因此回去报告了安禄山.后来安庆绪也曾派人把甄济强行抬到东京,等广平收复东京的时候,甄济便起来到军中去谒见李俶.这么个模范,当然要好好抓住大做文章了,肃宗让被送到长安的甄济住在三司的馆舍中,命令陷过贼的人列队向他拜伏,目的是让这些人惭愧.还有一位,国子司业苏源明,当初他假装有病(实在幸运很多,没像王维那样装哑巴),没有接受安禄山的委任,肃宗也提拔了他.

二十八日,肃宗登临丹凤门,颁诏说:"士庶受贼官禄,为贼用者,令三司条件闻奏;其因战被虏,或所居密近,因与贼往来者,皆听自首除罪;其子女为贼所污者,勿问."意思是:官吏和百姓中接受过伪职、俸禄或为叛军干过事的人,三司要分不同情况上奏.在战斗中被俘的将士,或与叛军住的近因而与其有往来的人,一律允许自首而免其罪.家中有妇女被叛军污辱的,都不问罪.

对这些"罪人"的处理是要到十二月才有了定论.十二月初八,肃宗任命礼部尚书李岷、兵部侍郎吕

譚为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一起处置这些案件,李岷又任命李栖筠为详理判官.吕、崔二人很严酷,而李栖筠、李岷则多从宽处理.当时崔器和吕譚上书说:"那些投降过叛军的官吏,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依附于伪政府,按照法律都应该处死."这实在是太严厉了,光洛阳回来的大臣就有三百多人,真这么做的话就太过分了.肃宗本是想按照他们的意见来办,幸而李岷不支持这么做,他觉得:"贼陷两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属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今一概以叛法处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贼者尚多,若宽之,足开自新之路;若尽诛,是坚其附贼之心边.《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理.'器守文,不达大体.惟陛下图之."叛军攻陷两京时连天子都避难去了,人们也只好各自逃生,别说投降的人中有皇帝的亲戚,若杀了他们会有违皇帝的"仁恕之道",何况河北还没有平定,那的大臣中也有很多是类似于这些人的,若看到这些人被宽大处理,那他们也照样可以自新;如果有很严厉的处罚则会坚定他们投敌的决心.这样大臣们争论了数日,最后肃宗还是依从了李岷的建议,决定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虽然是比全部都处死要强,但很多人都是被迫接受伪职的,至少都要贬官,还是有点严厉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达奚珣等十八人在长安西南独柳树下被斩首,陈希烈等七人则被赐死于大理寺,其它那些人则是该贬的贬,该打的打.按说张垪、张均兄弟的罪不轻,但肃宗顾念他们的父亲张说,也算对他有救命之恩,所以想免去他们的罪过,就向后来已回来的玄宗求情,但玄宗其它人都无所谓,对张氏兄弟却是恨之入骨,说:"张氏兄弟投降叛军,都被委以要职.张均还在叛军面前诋毁我们家里的事,罪不能赦."肃宗叩头再拜:"我如果没有张说父子的保护,就没有今了天.我若不能救他们兄弟,魂如有灵,我又有何面目在九泉之下去见张说!"说着伏地流涕,是很卖力的求情呢.玄宗让人把肃宗扶起来说:"因为你的请求,就将张垪流放到岭南;张均罪大,不可饶恕,你不要再给他求情了."通鉴的记法是张均被杀,而张垪则流于岭南,但按旧唐书的说法则是前者被流放,后者死于贼中,但又有地方说是两人都没死,不知出自哪里.总之又是一个有出入的地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张说的儿子中至少有一个在唐朝秋后算账的时候活了下来.

但很快,肃宗便得知严厉所带来的麻烦了.在众多接受过伪职的官员中,只有张万顷因为保护了百姓而不加问罪,其余的人按那些坐着不怕站着腰疼的人来看,就是受到了应有的处罚.不久有人从叛军中回来说:"跟随安庆绪在邺郡的唐朝诸臣,听说广平王赦免了陈希烈等人,都十分痛心悔恨自己失身叛国.后来得知陈希烈等人被杀,就不再这么想了."肃宗听后,好生后悔,但已经晚了,如果他要是把所有那些大臣都杀了,情况就更糟了.

司马光先生在此大发议论,说为人臣者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就该死节才对,但他们贪生怕死,肃宗对他们六等定罪是应该的,又何必后悔呢?反正司马光高高的坐在宋的朝堂之上,哪里能体会到那些大臣的心情呢?千古艰难唯一死,如果真是那么好办,怎么这么多人,也没见几个是真正自杀的呢?只怕的确不好办,因为都拖家带口,万一家人遭殃可如何是好?所以烈士可敬,值得学习,但大多数的人被迫任伪职,只要不去主动帮助叛军,问题也不大.至于肃宗后悔,是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的后果是使那些本有心回来的大臣们坚定了跟随叛军的决心,这于唐朝来讲是损失.但如果不罚,等于是纵容,不能起到国法的作用,罚了就是这样的结果——大约是罚的太早了,如果等完全平叛呢?那也不行,过了多少年的事情,秋后算账就差不多了,如果隔三秋再算账,这账就算不清了,而且那样显得也不大合适.

于是,次年六月十八日,肃宗下诏说,对于三司没处理完的那些官吏,全部免罪释放,被贬谪降官的人保持原有的处置.

十月二十九日,叶护带领着回纥军队从洛阳返回来,肃宗命令百官到长乐驿去迎接,然后又在宣政殿设宴招待叶护.叶护说:"军中缺少战马,请让我把军队留在沙苑,自己回国取马,然后为陛下扫除范阳残余的叛军."肃宗很高兴,对叶护重加赏赐,然后让他回去.但回纥人的热情是有条件的,十一月十五日,肃宗任命叶护为司空,封为忠义王,并答应每年赠给回纥丝织品二万匹.十一月,广平王和郭子仪从洛阳回到了长安,而后来任东京留守的是又是那位魏王李巨.肃宗慰劳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这个评价很高了,只是这么高的评价,大约有些令郭子仪害怕.

(三)、玄宗归来

下面的重头戏,当属玄宗回到长安.

十一月二十二日,玄宗到达凤翔,随从士兵有六百多人,玄宗让他们把兵器都交到凤翔的武器库中.

玄宗此举的意思是自己绝不是来和肃宗争位的,所以提前就缴械了.肃宗则派出三千精锐骑兵去迎接.十二月初三,玄宗到达咸阳,肃宗准备了皇帝的法驾迎接玄宗.这一天肃宗没有穿皇袍,而是穿了紫袍,远远望见玄宗所在的望贤宫南楼,下马来急趋于前,伏身下拜.玄宗这时也从楼上下来,抚着肃宗哭泣,肃宗手捧着玄宗的双脚,也呜咽不已——真是一幅父慈子孝的温馨画面啊,本来想质疑一下其真实性,当然其中确有做戏的成分,这么中规中矩的父慈子孝就是做给别人看的,不过玄宗、肃宗父子二人也有一年多没见了,相互总还是会惦念一下的.排除两人利益的交叉点上兴许会存在冲突,毕竟父子天性,何况玄宗在一切方面上都让步了,肃宗完全可以放下心来大表一番孝意.玄宗向左右要来了黄袍,亲自为肃宗穿上,肃宗伏地叩头,坚辞不受.玄宗说:"天命人心都归于你,如果你能让我安度晚年,就算你尽孝了."肃宗推辞不过只好穿上了黄袍.这时外面的百姓们见此情景都高声欢呼起来.肃宗命令士兵们散开,让千余人进来谒见玄宗.这些人说:"我们今天重又看到二圣相逢(按:意为大唐兴复有望),死也无憾啊."玄宗不肯住在正殿,说那是天子住的地方,他是太上皇,理应搬出去.肃宗坚请,不过最后还是同意了.到了吃饭的时间,肃宗亲自扶玄宗上殿,这时尚食官进上食物,肃宗亲自品尝后才献上去给玄宗吃——这个莫非是肃宗向玄宗证明饭里没毒么?不过玄宗也不会有此担心吧,众目睽睽之下,就算肃宗真想毒死他,也不会选这么个场合.这应该是肃宗为了表示孝顺,所以自己先尝.这个道理大约与黄香温席、亲尝汤药是一样的.第二天,玄宗要从行宫出发了,肃宗亲自驯马之后才把马奉给玄宗.玄宗上了马,肃宗亲自去牵马,走了几步,被玄宗制止.然后肃宗又骑马在前面引导,不敢走专供皇帝马、车驰行的驰道.见到儿子这么孝顺,玄宗放下心来,对左右说了一句:"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五十年的皇帝,却不如现在做太上皇的感觉尊贵?想想也是,给自己引路的便是皇帝,别人谁又有这等待遇?不过这得有个条件,就是皇帝得听话才行,所以乾隆的太上皇做的就很逍遥自在.本来玄宗希望自己能够这样度过晚年,不失为一个好的归宿,只是可惜……当时左右的人听到玄宗这句话后,都高呼万岁.咸阳离长安很近,所以不多时玄宗一行已经由开远门进入了大明宫,先是驾临含元殿抚慰百官,然后又到长乐殿中拜祭宗庙,恸哭了很久.当天,玄宗便到兴庆宫居住.这倒没什么问题,反正玄宗也不是皇帝了,确实不宜住在大明宫中,而兴庆宫本是玄宗还做着临淄王时的府邸所在,于开元二年修成兴庆宫,本也算是玄宗喜欢呆的地方,不过看通鉴的话,似乎也并没有经常前去.回来后,肃宗曾多次上表请求归还帝位,他自己仍然回到东宫去当太子,玄宗不答应.其实,真正能像子鱼(春秋时宋襄公的哥哥,他的论战也很有名,是为"子鱼论战")那样归还君位而无危险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二月二十一日,玄宗在宣政殿把传国宝册授给肃宗,肃宗痛哭流涕地接受了,从此皇帝大权紧紧在握.

玄宗的回归长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皇后也可以立了,皇子们也可以升级了.就在玄宗传下传国宝册的前几天,十二月十五日,肃宗登临丹凤楼,大赦天下,不过叛贼和李林甫、杨国忠的子孙则不在赦免之列.之后,封广平王李俶为楚王,其它活着的儿子也纷纷进爵为亲王——肃宗曾对李泌说不愿再提起建宁那件事,果然此时也没有再提到他,按说如果是冤死的,那么就该恢复名誉,而且进行追封,否则就等于仍然让建宁背着谋害广平的罪过,肃宗尽管应当知道建宁是冤枉的,但他没有给建宁平反,不免令人心寒,另外,很明显,他这是照顾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面子.建宁赶上这个父皇,真是呜呼哀哉.张良娣则被封为淑妃,次年三月初六,又立为皇后,从此便称为张皇后了.然后又对大臣们进行封赏,擢升郭子仪为司徒,李光弼为司空,其余有功之臣,都加官进爵,而且也加封了一些食邑.对于为平叛而死的忠臣们,比如张巡、颜杲卿等人都追赠官职,封他们的一些子孙为官,也算是妥善安置了吧.还有死难的将士们,他们的家人也得到免除二年徭役、次年租庸免除三分之一的优待.这几年所改的郡名、官名,全都恢复为原来的旧名,然后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为中京.本来唐是以长安为京城,洛阳为东都,但他们好像很喜欢让都城再多几个,所以王业之基太原则成为北都,肃宗此时又弄出来什么南京、西京、中京,后来又搞出来个南都,只是幸好没有再进一步弄出来东南京、西北京什么的,总之真是越发的乱了.

好了,两京收复后,唐朝这里的事件大致就是这样,至德二年年末的唐朝,真是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優勢啊.可是,范阳那里还有个安庆绪,叛乱尚未平定,唐军岂能善罢罢休?

四、史思明再次反叛

安庆绪退出洛阳后,带领部下来到邺郡,在这里驻扎下来.于是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年号为"天成".这

个年号改的真有些幽默,他被人家打的大败,不得已退到邺郡,年号却改为"天成"——上天让他败到邺郡.这倒像是替唐军叫好一样.

这时跟随安庆绪的骑兵不过三百,步兵也不过一千人,而手下部将情况也不容乐观,像阿史那承庆等人分别逃向了常山、赵郡、范阳等地.如果大家玩过战略游戏都知道,这样的兵力,又没有大将率领,实在是一座危城,这时就该在他们重新补充能量之前尽快攻下来,否则会贻误战机.但我们上节写到了,平定了洛阳之后不久,唐军便回撤,心安理得的让机会再次溜过,这和安禄山曾犯的错误是一个性质,可见双方对于自己能战胜对方,把握都不很大,意志也不够坚决.如果都像狂追刘武周败兵好几天、甚至顾不上吃饭解甲的李世民那样,也许在玄宗西逃之时,也许在广平大败安守忠之时,也许在安庆绪回撤到邺郡之时,这场安史之乱都会提前结束,反正他们浪费的机会都不少.那么唐军一旦追至邺郡,对他们有什么不利吗?应该说,更不利的是叛军,因为他们的司令部被端了的话,就会陷入混乱,虽然几员大将都可能重新起来组织叛军继续他们的反叛事业,可是,那效果怎么也比后来的实际情况要差,政变虽然非正常即位,但中央大权未曾解散过,只是移交给了另一人,这比大权溃散了一次之后再重新聚起来要省事的.

果然,十天之内,蔡希德从上党、田承嗣从颍川、武令珣从南阳,各自率领本部人马投奔邺郡.安庆绪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在河北诸郡招募人马,兵众达到六万左右,军势又一次振作起来.

虽说如此,可以暂时保住平安了,可是安庆绪的祸根也就此埋下.当他率领部下北逃的时候,大将李归仁和曳落河、同罗、六州胡兵总计数万人都逃到了范阳,他们一路之上大肆掳掠,人财一空.范阳,正是史思明所在之处.史思明以重兵防备,又派使者去迎接这些逃归的人,所以曳落河和六州胡兵都投奔了他,只有同罗军不服从史思明的号令,结果被史思明打的大败,他们抢的东西都被史思明抢走,余下的残兵逃回本国,不再参战.

安庆绪早就觉得史思明不好控制,发生这样的事,自是更加猜忌,于是派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前往范阳去征史思明所部,并暗中让他们找机会消灭史思明.史思明的节度判官耿仁智对他说:"大人您官高位重,身边的人都不敢说话,我而愿意冒死进言."史思明听后说:"你想说什么呢?"耿仁智说:"大夫所以尽力于安氏者,迫于凶威耳.今唐室中兴,天子仁圣,大夫诚帅所部归之,此转祸为福之计也."耿仁智是劝史思明归降唐朝,不再为安氏效命.然后乌承玘也劝史思明:"现在唐朝复兴,安庆绪就好像叶上露水,难以长久.大人您何必与他共存亡呢?若归顺朝廷,则可以洗刷以前的过错,易于反掌啊."两人的话都打动了史思明,反正投谁不也是当大臣吗?何况安庆绪既然有疑心,而唐朝那边对投降的严庄也还算可以,投唐倒的确是个选择.

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以五千精锐骑兵为护卫,来到了范阳.史思明领着全部兵众,一共是数万人前去相迎.这个迎接的队伍实在太太壮观了,可是,哪有这么接人的,分明就是以兵相挟.在相距差不多一里的时候,史思明派人对阿史那承庆等人说:"相公及王远至,将士不胜其喜,然边兵怯懦,惧相公之众,不敢进,愿弛弓以安之."我们胆小,怕你们的军队,这么一说,阿史那承庆等人居然真答应了这个要求.其实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的话,那数万人马要是真来迎接了,可是吃不消的.之后,史思明与阿史那承庆到内堂中饮酒作乐,却暗中派人收缴了他部下的兵器,发给那些士兵粮食和路费,让他们回家了,有愿意留下来的,则重加赏赐,把他们分配到自己的军中.于是,史思明很轻松的就使阿史那承庆等人成了光杆司令.第二天,史思明囚禁了这些光杆司令们,然后派自己的部将窦子昂向朝廷上书,表示愿意率自己所辖的十三郡和八万将士归降朝廷,又命令部将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也带领他的部下及管辖地区来投降.十二月二十二日,窦子昂到了长安,向肃宗说明了史思明的归降之意.史思明手中的人和地盘,都很重要,一旦他归降,唐朝几乎不用再在平叛上多费什么力气,所以肃宗听完后想必高兴的要晕了.于是朝廷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把史思明的七个儿子都封为高官,然后又派宦官李思敬和大臣乌承恩前往范阳去宣慰史思明,让他率领部下去讨伐安庆绪.

史思明召回安庆绪任命的常山太守张忠志,让自己的部将薛萼去代理恒州刺史,因此打通了从井陉关出常山的通路,招降了赵郡太守陆济.之后,命史朝义率兵五千代理冀州刺史,令狐彰为博州刺史.一时间,叛军很多都投降了唐朝.乌承恩在所到之处宣布皇帝的诏书,于是沧州、瀛州、安州、深州、德州、棣州这些地方全都投降,除了安庆绪占据的相州,河北其它地方都已归顺.次年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叛军的北海节度使能元皓归降了朝廷,被任命为鸿胪卿,兼任河北招讨使.除此

之外,还有在安庆绪北逃时就投降的镇守平原和清河的王曦和宇文宽,不过次年三月间,安庆绪派蔡希德和安太清攻克了这两地,把俘获的这两人带回邺城杀害。

安庆绪对于谋求归顺唐的将士,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一律处死,而且还会株连到部落与宗族,甚至是部曲、州县民众、属官等,所以因连坐而死的人很多。安庆绪还是不放心,便和他的群臣们在城南歃血结盟,可是谁又能放心这只杀人老虎不杀自己呢?多杀的情况下必会使人心不稳,导致众叛亲离。

这期间,四月的时候安庆绪曾经亲领两万大军,以蔡希德和崔乾祐为将,前去攻打驻守在河内的李嗣业,结果没有攻克下来,只好悻悻而归。

看来形势对唐很有利,可是,虽然郭子仪于至德二年末回到东都准备收复河北之事,但安庆绪仍然很顽强的坚持了下来。就这样,再拖些时候,形势又发生了逆转。

问题出在史思明身上。可是,导致问题的出现,则好像是李光弼的责任。原来史思明的上司乌知义对他很好,他的儿子便是朝廷这时派回来的乌承恩。乌承恩本是信都太守,在安史之乱中投降史思明后,史思明念及旧情保全了他,在安庆绪谋算史思明的时候,乌承恩也劝过史思明归顺朝廷。史思明虽然归降唐朝,但李光弼认为他终究还会再反叛,乌承恩是他亲信的人,就让他暗中图谋算计史思明。另一方面,李光弼又劝肃宗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并且赏赐给阿史那承庆铁券,让他们一起对付史思明,得到了肃宗的同意。

李光弼此举,可以看成是先见之明,但说到底,还是有点逼反性质,可惜找的人又不对。乌承恩用自己的家财募兵,又多次打扮成妇人暗中到其它将领的营中游说士兵,这事岂能瞒得过去?于是诸将报告给史思明。史思明觉得不可信,也就没有追查。在乌承恩到长安的时候,肃宗派宦官李思敬与他一起前往范阳去慰问史思明。乌承恩宣布了皇上的圣旨后,史思明就留乌承恩住在府中。用帷帐把他的床遮了起来,暗中派两个人埋伏在床下,这是应该有的谨慎,也不必怪史思明多疑,他没听信那些话已经不错了。由于乌承恩的小儿子在范阳,史思明就让他去看望他的父亲。半夜里,乌承恩悄悄对他的儿子说:"我是受皇帝的命令来除掉史思明这个逆贼的,那时我就是节度使了。"这时久已伏在床下埋伏的很累的两个人大叫着出来,乌承恩的话便泄露了。于是史思明把乌承恩抓起来,搜查他的行装,搜出了铁券和李光弼的公文,公文说:"如果阿史那承庆能够把事情办成,就付给铁券,否则不要给他。"又搜得一本数百张纸的簿书,上面都是先前跟随史思明谋反的将士名单。这下史思明确信无疑了,责骂乌承恩说:"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竟然这么做!"乌承恩吓的赶忙谢罪说:"我是罪该万死,这都是李光弼的主意。"于是史思明召集来众将和百姓,向西大哭说:"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确实,史思明率十三万人归顺唐朝,确实有大功,但正由于他势力太大了,确实容易让人起疑心。但李光弼的做法,我觉得是不对的,毕竟史思明这时没有明显的反叛迹象,就算势力大些,牵制一下就可以了,也不必在这时非致之死地而后快吧,这么做不免有些让人心寒。向西大哭的史思明,感觉有点像后来写完信大哭的仆固怀恩,如果史思明真被乌承恩他们谋害的话,我们今天又该怎么看史思明和李光弼?不过在李光弼之前还有一人也认为史思明必反,此人即是张镐。张镐为人淡泊,不巴结宦官,当他听说史思明归降朝廷时,就说:"思明凶险,因乱窃位,力强则众附,势夺则人离,彼虽人面,心如野兽,难以德怀,愿勿假以威权。"然后他认为许叔冀也可疑,请肃宗把他征到长安中来以免多事。不过那时肃宗为着史思明的归顺很高兴,又有从范阳和白马回来的宦官说二人忠诚可靠,因此肃宗就认为张镐不识时务,把他贬为荆州防御使,改任崔光远为河南节度使。张镐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开始担忧,但也并未说要杀掉史思明,只是劝肃宗不要假以威权,就是不要给史思明太大权力,这便是牵制、制约之意,而且要有一定的防备之心,这个比李光弼的看法要正确一些。既如此,怎么李光弼说的时候肃宗就信了呢?想来是张镐和李光弼的分量不一样,所以肃宗听了这个,没听那个。

乌承恩虽然把事情全都说了出来,但史思明依然没有饶过他们。不过像乌承恩这样的人,我倒不怎么同情,因为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他贪图的是节度使的高官,贪图的是厚禄,因而首先背叛了自己的好友或者说是恩人。史思明让人用棍子打死了乌承恩父子,被株连的有二百多人,只有乌承恩的弟弟乌承玘因为跑的快才得以免死。之后,史思明囚禁了宦官李思敬,并把此事上奏给朝廷。肃宗又派一个宦官来安慰史思明说:"这不是朝廷的意思,李光弼也没这么想过,都是乌承恩一个人干的,杀了他罪有应得。"反正乌承恩也死了,肃宗便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可是他说这不是李光弼

的主意,史思明又怎么能信?文书都搜出来了,证据确凿.而且朝廷既然答应他们这么做,很明显是对史思明有疑心,史思明又岂能不怕?这时恰巧三司处置陈希烈等人的文书传到了范阳,史思明看到这个一皱眉头,对诸将说:"陈希烈等人都是朝廷的大臣,太上皇当初不顾他们自己逃向蜀中避难,现在他们还是免不了一死,何况我们这些本来就跟着安禄山反叛的人呢?"于是诸将劝史明上表,请求朝廷杀掉李光弼,这正合史思明之意,于是就耿仁智和张不矜写表,说:"陛下若不杀李光弼,我就亲率兵马来太原杀掉他."张不矜起草之后让史思明过目,得到同意,将要入函封缄时,忽然耿仁智把上面的话全都删掉了.有人把此事报告了史思明,史思明命令把他们抓起来杀掉,张不矜死的有点冤,而耿仁智由于跟随史思明较久,史思明不想杀他,就把他召进来说:"你跟随我快三十年了,今天的事不是我有负于你."耿仁智大呼道:"人生会有一死,得尽忠义,死之善者也.今从大夫反,不过延岁月,岂若速死之愈乎!"史思明此时确有再反之心,耿仁智看出他的意思来,可是毕竟史思明还没有反,这么做只能更激起史思明的怒火,更坚定他反叛的决心——连跟随自己快三十年的人都这么认为,何况本就对自己有疑心的肃宗呢?果然史思明听后大怒,乱棍打死了耿仁智,脑浆流了一地.

那边,乌承玘逃到太原后,将史思明这个消息报告给李光弼,李光弼向朝廷上表请封他为昌化郡王,任命为石岭军使.不知李光弼听到这个消息,是高兴,还是遗憾?

假如,史思明的奏表真的上报给朝廷,肃宗真的会为了他而杀李光弼吗?从肃宗本心来讲,绝不愿意杀李光弼,李光弼和郭子仪算是此时朝廷的支柱大将了,肃宗不是没有脑子,当然不想自毁长城,他安抚史思明的时候说这并非出于李光弼的意思,就是为他开脱.但如果他真看到史思明的奏表,又会如何呢?宋高宗为了和金人求和,按要求杀了岳飞,不过宋高宗早对岳飞不满,所以千般理由加在一起,岳飞早就难逃一死了.肃宗既然可以听李光弼的话暗中让人谋算史思明,只怕很难会答应史思明的要求,多半只是调解一下,何况他也并没有必杀理由,将来还要依靠李光弼,所以多半史思明的请求是不会答应了.史思明只怕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的用意大概就是:如果你不杀李光弼,我反的也名正言顺点,如果你杀了李光弼,那当然更好,我就先不反……只是半路里杀出个耿仁智,连这道工序都免了.

五、新任太子

前面一直在写战争情况,而唐朝自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初),朝廷内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在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

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正月初五,玄宗登临宣政殿,授肃宗玉册,并为他加尊号,就是前一年玄宗拟定的"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的称号.肃宗表示坚决不接受"大圣"的称号——当然了,那时他们是不知道后来有个叫吴承恩的人写了本《西游记》,其中一个天然石猴就被称为"大圣".但玄宗不答应,肃宗只好也送玄宗一个尊号:太上至道圣皇帝.

此前,唐军收复京城以后,由于宗庙祭祀要用到的器物 and 府库里的财物都散落在民间,就派使者到处搜寻,烦扰到了百姓.大约百姓们觉得很受不了,所以正月十二日,肃宗下诏停止搜寻,并让现任京兆尹李岷去安抚他们.

二月初一,有个不好的兆头,肃宗任命了李辅国兼任太仆卿,同时李辅国又兼任元帅府行军司马,大权在握,压倒了几几乎所有朝臣,如果说前面的宦官干政还只是在发展阶段,那么此后则一发不可收拾.

三月初二,肃宗又改封楚王李俶为成王,楚王便是先前的广平王.这次的改封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要改呢?史书中并没有记载缘故,不过皇帝隔几年就要把亲王的封号或是所辖地盘换一下也属正常,但当时并没有人与李俶同时改封,所以这不属于那种情况.可是平白无故,肃宗怎么想起把"楚王"改为"成王"了呢?原因也许我们永远知道了,但"楚"是大国,以此为封号当是从其象征地域广大来取意,而李俶的这次改封为"成"则不像地名,更像是取谥号"安民立政曰成"之意,如果是这样,也许说明了肃宗进一步巩固了李俶在诸子中法定继承人的地位.唐初也曾有一次改封,就是当时还做唐王的李渊,将李世民的封号由秦公改为赵公,而后来再升级的时候,李世民的封号仍然为"秦"王,那这一次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肃宗这次改封,还可以从"成"的意思上胡解一下,而李渊的那次改封,就连猜测的方向也找不着了.肃宗这次改封,如果不是上述原因,那就只能是他太喜欢变花样玩了.

确实,肃宗的确搞出很多新花样来,比如前面提到的以凤翔为西京、长安为中京之类的事,还有,本来至德这个年号挺好,用了两年不到,确切的说是一年半左右,然后又改成了乾元.后来还别出心裁的去掉了年号,可惜这没有让中国早一千多年脱离年号纪年法,反倒是因为用着不便不久又恢复了.另外,在这一年的七月,又让人铸一种能以一当十的大钱,名为"乾元重宝",这倒不是肃宗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根据第五琦的建议实行的,但大钱的实行,初衷是为了对付经济上的困难,而最后却造成了通货膨胀,如米价从十钱涨到七千,而且盗铸也很严重,这就不是肃宗所希望看到的了.因此,问题出现之后,人们把此事都归咎于第五琦,肃宗便贬第五琦为忠州长史,就连他的同党贺兰进明也遭贬.可怜的第五琦已经上路赴任了,这时又有人告发他接受黄金二百两的贿赂,于是肃宗派刘期光去审查,第五琦俏皮的说:"琦备位宰相,二百两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凭,请准律科罪."这说的是反话,但容易让人听不明白,刘期光大概就没懂他的反话意思,上奏说第五琦已经服罪.因此,最后第五琦被削除名籍,流放到夷州.

肃宗不知何时起又添了个毛病,就是迷信鬼神.朝廷上有个王玙,专门用鬼神之事来取悦肃宗,每次议论礼仪时,王玙就常在话中夹杂一些巫祝民俗.六月,肃宗按王玙的话照办,在长安南郊的东面立起了太一坛.肃宗曾经患病,卜者说这是山河在作祟,王玙就请求派宦官与女巫分别去祷告天下的名山大河.这些女巫依仗权势,所过之处勒索财物,其中以一名黄州女巫为害尤甚.这天,黄州刺史左震早晨来到女巫所住的驿站,见到馆舍的门锁着打不开,左震大怒,命人把门锁砸坏,把女巫拉出来在台下斩首,跟随她的那数十个无赖少年也全都打死.之后左震检查他们贪污的财物,发现多达数十万,左震便将此事上奏给朝廷,并请求用这些赃物代替贫民百姓的租赋,打发宦官返回长安,肃宗听到后,虽然不高兴,却又拿左震没办法,人家做的是对的,你难道楞把人家杀了么?

这些小事不再多说,那么太上皇回来之后,该补封的都补完了,只是有一个重要位置,目前还空缺,就是太子之位.由于当初的张良娣由良娣而淑妃,最后到了皇后,算是肃宗正妻,所以她的儿子也成为嫡子,有资格成为下一任的皇太子.这就给李俶带来了麻烦,他固然凭借长子的身份占有优势,但最大的不利就是,现任皇后不是他的母亲,往往这种情况下,这个皇子的下场就比较危险了,比如申生为骊姬所害,司马裔为贾皇后所害.李俶的情况稍好,他立有大功,也不是说害就能害的了,另外,李泌也提醒过肃宗,不可再摘一次瓜了,加之肃宗对李俶本来就比较袒护,所以这是李俶的优势.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张皇后现在自己有两个儿子,当然想让肃宗立她的儿子为太子,她完全有理由陷害李俶,一旦她无休止的做着不懈努力,早晚也必会成功.史书虽然说张皇后和李辅国两人也常在肃宗面前说李俶的坏话,但说了什么没有记,而且最主要的,明显没起什么作用.张皇后和李俶肯定有矛盾,但李俶听李泌的劝告,对张皇后比较恭顺,所以张皇后也并没有太和他过不去,而且张皇后想由自己的儿子夺李俶的既定太子地位,只要位子得到便可,没有什么其它理由,这个人留下来也罢(虽说最保险的是斩草除根,但是肃宗在日明显不能这么做,比如隋炀帝杀杨勇,也是在文帝死后),否则后来会是什么情形还真不好说.但张皇后这边也有不利情形,她的稍大一点儿子兴王李适当时年纪也就几岁,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兴王没过多久就死了;在灵武出生的定王李侗,张皇后就算再想争,也没有办法说动肃宗立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为太子.李适死后,被谥为恭懿太子,当时王维有五首诗来哀悼他(王维和一个那么小的孩子肯定没交情了,所以写这组诗不是上面派下来的任务,就是主动讨好张皇后,个人愿意倾向前者,从王维后期心态上看,也该是前者),其中有一首:"苍舒留帝宠,子晋有仙才.五岁过人智,三天使鹤催.心悲阳禄馆,目断望思台.若道长安近,何为更不来?"苍舒是高阳氏颛顼帝的儿子,子晋是周灵王之子,这两人都是幼有成德,聪明博达,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兴王死时也很年幼.

肃宗自己的意思看来还是偏向于李俶的,对李俶说:"成王李年长,并且有战功,我想立他为太子,你看如何?"李俶拜了两拜祝贺说:"这真是社稷之福啊,我们不胜欢喜."肃宗很高兴,说:"朕意决矣."于是五月十九日,肃宗立成王李俶为皇太子,旧唐书则说是四月,这都好办,问题是通鉴记载,十月初五,肃宗册立太子,改太子名为李豫.怎么五月间立了一次,十月又立了一次?还是说"立"和"册"是不一样的?查了一下,似乎没有同一个人立两次太子的规矩,这个大概是下诏说要立李俶为太子,地位虽然确定了,只是没举行正式册封的仪式,到十月才搞了一次隆重盛大的册封活动吧.自此,李俶改名为李豫,再没有变过.而且他的太子之位终于定下来了,虽然后面也经历了一些风险,但总算平安度过,在我们看到的纪年上,肃宗下面的代宗便是他了.

六、宿敌

史思明投唐而复反,总觉得和李光弼有关,虽然没他的作用史思明后来也未必会有多老实,但李光弼的做法,也不免让人疑心这和两个人之间的"宿敌"关系有关.安史之乱中,战场很多,可这世界到底很小,这两人几乎经常对战,或者说,往往一开仗,其中一人放眼望去想看看敌人是谁,一看,多半是两人中的另一个.

那么,史思明和李光弼二人,出身和来历是怎样的呢?

不妨先说史思明,和安禄山、哥舒翰等人一样,他也是蕃将出身,他本名宰干,是"营州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也",大约也是突厥和西域胡人的混血儿.和安禄山的肥胖不同,史思明很瘦,而且头发、胡须都比较少,"鸢肩伛背,钦目侧鼻",钦目侧鼻这是胡人的特征,而鸢肩伛背是什么样子呢?可能是双肩高耸的意思吧.这幅尊容,大约是不怎么好看的.史思明和安禄山本是同乡,他比安禄山仅年长一天,后来二人一直交情都不错,而且都很能打(没参军打仗之前大约就是打人了).史思明的老上司就是乌承恩的父亲乌知义,乌知义对他不错,而史思明也每次打仗,也都有收获.在张守珪为幽州节度的时候,保举他为折冲.天宝初年,累计战功做到了将军,知平卢军事.后来玄宗召见他,和他聊的也很开心,就问他的年龄,史思明说"年四十矣",玄宗抚着他的后背说:"卿贵在后,勉之."你以后还会再富贵的,要加油啊——可玄宗若知道他后来是那样的一种富贵法,一定气的捶胸顿足.另外,我们从史思明这句话中,似乎也可以找到他和安禄山生年的相关信息.天宝元年是公元742年,假如是此年说的这些话,那么史思明的生年当是在公元700年左右.按:安禄山出生时幽州都督张仁愿曾经搜查了半天,因此张仁愿是个可以提供线索的重要人物.他至早于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任幽州督,由通鉴所载,长安二年突厥寇并州,张仁愿本人传中也写他后来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所以任期可以定为公元697年至公元702年,那么安禄山、史思明的生年当在这几年之间.他们大约和公元697年出生的郭子仪差不多,而公元708年出生的李光弼则比他们稍小一些.史思明在天宝初年被玄宗任命为大将军、北平太守,天宝十一载由安禄山保奏为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大致情况就是如此.

下面来说说李光弼.李光弼是契丹人,也是一员蕃将.而且巧了,安禄山、史思明、李光弼都是营州人,又和安禄山一样,都是营州柳城人,正应了那句话,不是冤家不聚头.不过据颜真卿《李光弼神道碑》来看,李光弼该是京兆人才是,究竟是哪里的?也许营州是老家吧,毕竟鲜卑故地也算是契丹人生长的地方,那么京兆或许是他的出生地.李光弼的父亲李楷洛,在开元初被任命为左羽林将军同正、朔方节度副使,封爵蓟国公,通鉴中说他是契丹王,而据马驰先生的《李光弼》则认为唐朝有两个李楷洛,其中一个契丹王、松漠都督(似乎没有入朝),而另一个也是契丹酋长,但是率部归降后,成为了唐朝的蕃将.李光弼的父亲当是后一个李楷洛.但不管怎么说,李光弼的出身算是很高的了.无疑,他们家的姓氏也是由唐朝赐姓,至于他们原来姓什么,似已不可考,联系唐朝时期契丹八部(其实不止八部),也许是其中某部的后裔?据颜真卿所撰写的墓志所载,李光弼是他父亲的第四个儿子,但又据杨炎为他父李楷洛写的墓志,则他是长子,我们该信哪个人?莫非是他前三个哥哥都死了(看颜氏撰墓志中是有相关语句,但没说有几个),因此他就成了长子?不管怎么说,后来李楷洛在一次出征回来的途中去世,李光弼便袭为蓟国公.

和高仙芝从小随同父亲一起出去打仗一样,李光弼也是很早就从军,天宝初年,累迁左清道率兼安北都护府、朔方都虞候,得到当时河西节度王忠嗣的赏识.天宝八年(公元749年),为节度副使.后来安思顺也很赏识他,想把女儿嫁给李光弼,李光弼没有接受,称疾辞官.这时哥舒翰听说这个消息,上奏给朝廷,于是李光弼得以回京.李光弼没有接受安思顺的好意,哥舒翰当然很高兴,但李光弼也并没有介入他们的争斗之中.

李光弼和史思明二人,在安史之乱前,虽也算是世之名将,但都不是高仙芝、哥舒翰那样的封疆大吏,但这又成为他们的优势条件,因为叛乱之初先去应敌的自然那些一号种子,可是初时情况复杂,谁又能保证不出差子,所以玄宗不容分说以失地罪斩了高、封二人,然后又不容分说强令哥舒翰出兵潼关,如果这些让李光弼他们遇上,也是十分无奈的事情.如果高、封、哥舒三人赶上九节度大败都没有降罪的肃宗,该有多好,唉……当这些一号种子选手纷纷落马之后,这些能力很强却在替补席上的人便得到发挥他们才智的机会了.有时想,如果两军对阵的是李光弼和高仙芝,谁会赢呢?这虽然不是"关公战秦琼"那样的荒唐,但同一个时期的这两位将军,无缘一较高下,所以谁强

谁弱,当真不好说.我个人是更同情高仙芝,但更钦佩李光弼的军事才能.当哥舒翰据守潼关之时,玄宗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收兵河西.玄宗想再找一员良将,委以河北、河东之事,郭子仪便推荐了李光弼.

这里不妨也交待一下郭子仪的来历.唉,安史之乱中唐朝的五个副元帅,总算有一个是汉将了.郭子仪,是华州郑县人,父亲郭敬之,历任绥、渭、桂、寿、泗五州刺史,辗转于这些地方之间.按说郭子仪是出身于文职官员的家庭,怎么后来他倒成了武将?和其它蕃将从小就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不一样,郭子仪是中了武举当上的左卫长史,累历诸军使,天宝八年被任命为左卫大将军,领木刺山的横塞军和安北都护府.后来横塞军改为天德军,仍由郭子仪掌管,又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据说郭子仪身高六尺余,体貌秀杰.我们现在看《三国演义》这些小说,人们动辄就是"身長八尺",像最矮的曹操也是身高七尺,我们的郭大将军怎么才身長六尺?这是古时长度单位的不同造成的,越往后一尺的长度越长,所以,三国时的七、八尺大概和唐时的六尺多差不多,只是明朝人写小说的时候没做考证罢了.安史之乱中,郭子仪先是被任命为卫尉卿,兼灵武太守,充朔方节度使,以本部军队东征.郭子仪先击败了叛将周万顷,之后又打败攻打河曲的高秀岩,进而收回云中、马邑,打开东陲,因功加封御史大夫.

史思明则是跟随安禄山叛乱,被委派去征讨饶阳等诸郡.后来和李光弼、郭子仪在河北战场上屡次相逢,在太原的时候又和李光弼相持了很久.还记得前面写颜杲卿的时候,提到过李光弼率军出井陉关的事么?那次正是二人第一次交手.

当时,史思明和蔡希德一起在常山围住颜杲卿,围了九日后攻克.而后又围饶阳,这回围了二十九日都没法拿下来,此时李光弼率军出井陉而来,重新收回了常山,史思明只好解饶阳之围来抵御李光弼.李光弼列兵于城南,和史思明相持一个多月,结果马的草料用尽,便命精兵架着数辆车从周围的郡县去取草,被被败了,后来才弄来两束草料,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只好锉软蒿草喂给马吃.虽然史思明一时也奈何不了李光弼,但总这么拖着可不是个事,于是李光弼便向郭子仪求援.四月,郭子仪率朔方两万兵马也出井陉至常山,唐两军汇合,士气又高涨起来,向南攻下赵郡,于是史思明退保博陵.五月十日,郭、李败史思明于沙河,又打了一次之后,史思明逃奔嘉山,李光弼率兵追击,史思明大败,逃到了博陵.李光弼紧追不舍,又围住博陵猛攻,几乎就要攻下来了,不想此时潼关失守,紧接着肃宗整军灵武,派宦官邢廷恩来征招朔方、河东的兵马.于是李光弼只得带兵先回去,从井陉关向西行军,史思明追击,追了几下之后,又回兵河北,正赶上解决刘正臣袭击范阳的问题.

两人再度交锋,是在太原.当时正是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初,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岩、牛廷介几路总共十万大军,前来攻打太原.李光弼部下的精兵都去了朔方,其余的团练兵都只能说是乌合之众,而且人数不满一万.这种情况下,对于叛军来说,太原城确实是垂手可得,如果能拿下太原,就可以立即长驱直入,直取朔方、河西、陇右.太原城中一片恐慌,将军们商量着如何加紧修城以抵御叛军,李光弼说:"太原周长四十里,叛军说到就到,现在这个时候来修筑城池,还没看见敌人自己先疲困了."但简单的防备是要有的,李光弼率领军民在城外开凿壕沟,又让士兵们做了数十万块砖坯,大家当时也不知道拿这些砖去怎么用.于是,叛军到了,在城外展开攻势,李光弼这时就让士兵们在城内砌砖加高城墙,有毁坏的地方就补修.史思明本来派人去取攻城器具,奈何这部分人马半路上被击破,所以只好继续与城里相持.这样围攻了一个多月,还没攻下来,史思明挑选了一批骁勇善战的精兵,让他们打游击战术,告诉他们说:"我率兵攻打城北,你们就暗中往城南;我攻打城东,你们就向城西,只要是有机可乘,就立刻进攻."但李光弼军令严整,无论有无叛军来攻打,城上四面守军都十分警惕,所以叛军也没得逞.李光弼又找到了安边军中的三个铸钱工匠,这三人善于挖地道,所以李光弼发挥了他们这方面的才干,在城下也挖了一个,如果有叛军士兵在城下叫骂,李光弼就让人从地道中拉住那人的脚把他拽进来,然后在城墙上当着叛军的面杀掉.从此叛军养成了个习惯,走到城前都要先看看地面.有了地道,叛军想用云梯、土山之类的攻城器具的计划也泡汤了,因为那些器具在临近城门时都陷入了地中.李光弼的办法比之于张巡的办法来,没有那么聪明,但却是非常好用.叛军捞不到什么便宜,于是就退到城墙数十步以外,死死地把城围住.太原城中虽不见吃紧,但总这么围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李光弼便假意提出要投降叛军,定好了日子出城,所以叛军非常高兴,不加防备.暗地里,李光弼却让士兵们又去挖地道,这回是挖在叛军营地的附近,挖好后用木头顶住.到了约定的那天,李光弼率兵站在城上,派遣裨将率领数千人出城假装投降,叛军也

没有准备,全都站着观看.忽然间,营中地面塌陷下去,摔死了一千多人,叛军顿时惊慌起来,唐军乘机擂鼓呐喊,出城袭击,一举俘、杀叛军一万多人,大获全胜.李光弼守城,很多地方用到了地道,虽然没有现代的地道战那么发达,但也起到了相当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土拔鼠守城术",不过叛军给李光弼的称呼就好听多了——"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和阎罗王两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不,得说是两神),他们俩都是佛教中人,居然一起掌管地狱,真是"神"才浪费啊.如果史思明围太原也像尹子奇围睢阳围了一年,最后太原的情形未必好到哪去,但谢天谢地,安禄山被安庆绪杀了,史思明被命令回守范阳,只留下蔡希德等人继续进行围攻太原的事业.可惜他们没有史思明那般的能耐,最后被李光弼出击打败,损失了七万人马.

诈降曾经是李光弼对史思明用的一条计,也许李光弼有过亲身体验,更了解真降与假降的个中味道,再加上长期与史思明对战,两人必然都很了解对方,所以李光弼觉得史思明的投降是假装的,只是权宜之计.不过,史思明即使想反,也要考虑到人心士气,无缘无故的反叛只怕不会像现有历史这样令人同情.史思明向西大哭,不管真也好,假也好,他心里也肯定有委屈的成分,因为他当时完全可以在唐与燕之外独立为一支力量,但他选择了投唐,不管怎么说,对唐朝都是有利而无害的.而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则为史思明脱离唐朝提供了正当理由.

可见,史思明在安史之乱的前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李光弼对战,几乎就没怎么赢过.至于蔡希德那么容易就被李光弼打败,看来他们还真不是一个档次的.

不过,下面将要介绍的一场战斗,史思明不但要面对李光弼,还有郭子仪,另有其他好几个人.而史思明与九节度的对战,究竟如何呢?不由得想到《红楼梦》里宝姐姐的《临江仙》:"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七、九节度对战史思明

乾元二年(公元758年),八月十一日,李光弼入朝.十七日,肃宗任命郭子仪为中书令,李光弼为侍中.第二天,郭子仪便返回节度行营.这次两人回朝,可能是有什么事,也许是准备讨伐安庆绪事宜.因为不久,肃宗便花血本准备要消灭安庆绪.

但肃宗仍需要借助回纥的兵力,此前,肃宗为了进一步拉拢回纥,可谓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他册封回纥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然后又把女儿宁国公主嫁了出去.和汉朝和亲差不多,唐朝嫁出去的几乎也都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像李治和武则天,为了不把太平公主嫁到那么远,甚至让她假装做道士.《汉武帝》中说南宫公主是嫁出去的汉景帝亲女,南宫公主是汉景帝的女儿这没问题,但她真的嫁出去了吗?《史记》、《汉书》中没有记,但宋朝的《天工开物》上却说了这么一句,实在无法拿它当成信史——就是口口声声说为了国家绝不爱惜一个女儿的唐太宗,他嫁出去的公主却没一个是他的亲生女儿,想想也是,毕竟自己的亲生骨肉,谁能舍得?当初看《康熙王朝》时,看着蓝齐儿凄伤却无泪的说"北京的鸟儿就是飞断了翅膀,也飞不到这儿来啊"时,很替她难过,不过这位格格更是子虚乌有的人了(虽说她是编出来的,但康熙确有儿女嫁到了蒙古,只是没这么"惨烈"而已).唐肃宗之前出塞和亲的公主,没一个是皇帝亲女,现在,肃宗把儿女嫁到回纥,想必也是心痛不已.查了一下唐书中的记载,肃宗果有一女,封号为萧国公主,初封为宁国公主,看来就是她了.宁国公主先前下嫁郑巽,又嫁薛康衡,乾元元年,嫁到回纥,肃宗亲送宁国公主到咸阳,公主说:"国家事重,死且无恨."弄得肃宗心里很难过,哭着回到了长安.回纥可汗起初很是傲慢,说他和肃宗都是君主,所以要唐朝使者下拜,王瑁和鲜于叔明说"我们大唐和亲的公主从没一个是真的(反正也是公开的秘密了,自己说出来倒也很实在),这次让宁国公主出嫁那也是看可汗有功才抬举你的,可汗既是我们皇帝的女婿,哪能坐在榻上受册命呢?"一席话说的这位"英武"可汗无言以对,乖乖的下拜受命.第二天便立宁国公主为可敦.不过,公主第二年就回来了.通鉴中记载说是可汗死,回纥人差点杀了公主为人殉,公主哭着说:"回纥慕中国之俗,故娶中国女为妇.若欲从其本俗,何必结婚万里之外邪!"虽然免死,但还是得劈面才行,由于她无子,回纥人八月间便让她回到唐朝.这时,由于有了这层关系,回纥可汗派遣骨啜特勒和帝德两人率领精骑三千来助唐讨伐安庆绪,肃宗让同是回纥亲家的仆固怀恩带领他们.

当初安庆绪刚到邺郡时,势力分散,但仍占据着七郡的六十余座城,兵粮充足.但安庆绪显然不如安禄山,安禄山好歹也是等到把唐朝皇帝赶出了长安之后才日夜享乐的,安庆绪被唐朝从洛阳赶到邺郡,居然这时有心思享乐,也真是够颓废的.他不理朝政,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庭台、楼船池沼,"白

日放歌需纵酒"（可怜杜甫的诗啊，居然被我用在这里），不说他没心没肺，也是醉生梦死了。而他的
大臣高尚和张通儒等人又争权夺利，闹的不和，所以朝政也是混乱的很。可惜追随安庆绪的大将蔡
希德，虽然很有才略，部下兵马又精锐，但在他性格刚正，经常直言不讳，张通儒就进谗言杀死了他。
蔡希德一死，无疑是安庆绪的一大损失，别的不说，他这一死，他部下的数千人都四散而逃，其它将
军物伤其类，也都怀有怨望，不肯卖力。安庆绪任命崔乾祐为天下兵马使，总揽兵权。崔乾祐虽然也
是名将，但他刚愎好杀，士兵们都不愿意为他出力。

九月二十一日，肃宗一下子派出九个节度使，共同去讨伐安庆绪。开始是先派了一批人，这前一批包
括：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旻、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及北庭节
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和河南节度使崔光远，这是七个节度使，此外还有一个平卢兵马使
董秦。这几人率领步、骑兵总计二十万前去讨伐安庆绪，接着肃宗又命令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关内
及泽潞节度使王思礼率兵助战。所以是九个节度使，外加一个兵马使，总计十员大将，出兵征讨安
庆绪，看来肃宗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想要彻底解决叛乱的问题。

肃宗有此决心甚好，但他同时又有疑心，甚是不好。史书上说是李亨因为考虑到郭子仪和李光弼都
是元勋功臣，而且不相上下，难以相互统属，因此没有设置元帅，只是让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
置使来监军。可能这一点也确实有些不好办，不过李光弼也曾任郭子仪手下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
如果任命郭子仪为主帅，不致产生多大异议，肃宗何苦在这么个问题上犯愁呢？所以，只能说是借
口，肃宗还是不放心的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朝臣。这么说，那让一个皇子当挂名元帅不就解决了么？
肃宗既然曾经这么干过，此时为什么不用这个办法呢？我觉得，这并非是肃宗没有想到，而是他想
到了也没这个条件。我们可以看看肃宗十四个儿子的情况，其中有五六个都是早薨，自九子横开始，
都是至德二年始封，之所以晚封，当然只能一个理由，就是他们年纪太小。而前八个当中，排除夭折
的两个和在这几年当中就死了的彭王仪，其余五个，李豫已做了太子，当初肃宗让他立功以树威的
目的早就达到了，何况十月的时候又得举行册封大典，因此不宜再轻出；本来建宁是个非常（这
个非常指从身份而言）、非常（这个非常指从才能而言）、非常（这个非常指从包括我们在内的人
望来言）合适的人选，奈何早已被杀，剩下的就只有此时为赵王的李係，和兖、涇二王。后两人为肃
宗的六、七子，可能年纪也不大，再加上他们的生平介绍几乎就只有一句，可见两人即使是后来也
是非常平凡的，肃宗不可能任命他们。因此，此时就只能指望肃宗次子赵王係任元帅了，但肃宗没有
这么做，原因何在？我们后面还会说到李係，从后面的事情来看，这个人比较平庸。知子莫若父，肃
宗当初既能看出建宁的出众，也肯定能看到李係的缺点，对比之下只怕对李係难免有些失望。肃宗
如果觉得自己哪个儿子适合当元帅，他是不会不提出来的，他当初一再想用建宁为帅，就是出于这
个原因，而他任赵王为帅，只能说明他并不觉得赵王可担负得起这个任务。虽然后来的确是以赵王
来做天下兵马元帅了，但那时的确只是个招牌。广平当初还曾亲自出马，而赵王则是寸步未离长安。
所以，肃宗的十四个儿子，此时没有一个可以出征的，那么元帅之职，宁缺毋滥。肃宗宁可让一个宦
官来指挥、监军，也不要大臣掌权，疑心也是太重了，哪怕是平时极“亲任”的郭子仪、李光弼也不
行。其实这也是拜安禄山所赐，玄宗当初对安禄山那么好，最后又如何呢？肃宗不得不加倍小心，生
怕大权旁落，生怕又出现一个尾大不掉的祸根。但九个节度使，居然没人来做主帅，这也为后面埋
下了伏笔。

这次征讨安庆绪，起初唐军几乎占了压倒性优势，但由于有了史思明的参与，后面的情形却是令人
大跌眼镜。

郭子仪率兵从卫州汲县的杏园渡过黄河，向东到达获嘉，击败叛军大将安太清，安太清退保卫州，郭
子仪进兵包围，十月初七派使者入朝报捷。其它几路，鲁炅从阳武渡过黄河，季广琛、崔光远从酸
枣渡河，最后他们和李嗣业所部一起在卫州城下与郭子仪会师。安庆绪则将邺郡的全部兵力，总
共七万人马来救卫州。叛军分为三军，崔乾祐率领上军，田承嗣领下军，安庆绪亲自率领中军。郭
子仪命令三千弓箭手在军垒后面埋伏，命令他们说：“我如果领兵退却，叛军必定来追击，那时
你们就登上垒墙，擂鼓呐喊然后就射箭。”这差不多是叛军总用的办法，如今请君入瓮，郭子
仪也用起了伏兵。交战之际，郭子仪假装退却，引叛军追赶，来到垒下，伏兵一齐射击，箭如雨
下，于是叛军败退，郭子仪便率兵追击，杀得安庆绪大败。此战，唐军俘虏了安庆绪的弟弟安
庆和，并立即杀了他。卫州平定。

安庆绪败逃，郭子仪率兵一直把他追到邺城，这时许叔冀、董秦、王思礼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也都

领兵相继赶到.安庆绪重整残兵与唐军又战于愁思冈,结果又被打败.叛军损失了三万人,被俘虏的也有一千人.这样,安庆绪只好入城固守,被唐军包围.危急之下,安庆绪派薛嵩向史思明求救,并答应把帝位让给史思明.史思明想要发范阳的十三万兵马来救援邺城,但他不敢贸然进军,就先派部将李归仁率领一万人驻扎在滏阳,和安庆绪遥相呼应.

在郭子仪那里取得胜利的同时,崔光远也率兵克复了魏州.肃宗本来任命萧华为魏州防御使,可这时史思明又把军队分为三路,一路出邢州、洛州,一路出冀州、贝州,还有一路从洹水进军魏州.战事紧急,郭子仪上奏请求由崔光远代替萧华,肃宗同意.史思明趁崔光远初到魏州之机,率兵大举进攻,崔光远派部将李处崐迎战,结果李处崐连战失利,退回城中.叛兵追到城下,扬言道:"李处崐召我们前来,怎么他现在不出来呢?"这是叛军的离间之计,可怜崔光远没有好好辨析,中计将李处崐腰斩.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却也不能轻斩大将,李处崐作战勇敢,深得军心,他被杀后,士气大降,军心涣散,崔光远抵敌不住,只好脱身逃回汴州.九个节度使中的一个,已经退了下来.十二月二十九日,史思明攻陷魏州,杀死三万余人.

过了两天,也就是次年(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正月初一,史思明在魏州城北筑坛祭天,自称为大圣燕王,此时史思明已是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有野心了.李光弼说:"史思明攻占魏州后却按兵不动,这是想令我们松懈下来,然后趁我们不备,用精兵突袭我们.请让我与朔方军联合进逼魏州,向史思明挑战.史思明鉴于嘉山之败,必然不敢轻易出战.这样旷日持久,拖住了史思明,安庆绪那边就好办了,我们必将克复邺城.一旦安庆绪兵败而死,史思明就失去了号召力,难以指挥叛军."这本是一个围城打援的好主意,虽然有点冒险,但如果制住史思明,安庆绪这边的确好办的多,假如安庆绪是个很厉害的角色,李光弼也不会轻易提出这个计划.如果真按这个办法来,或许唐军可以再创围洛阳破虎牢那们的神话,可惜鱼朝恩认为此计不可行,最后只好作罢了.

这时唐军剩下的八个节度使中,镇西节度使李嗣业在攻打邺城的过程中,被乱箭射中,于一月二十八日去世.李嗣业是一员大将,他的战死无疑是唐军一大损失.于是镇西兵马使荔非元礼接替李嗣业来指挥军队.

由于唐军人数众多,而且围城日久,打仗需要花钱,需要消耗粮食,唐军这一来二去,消耗甚多.原来李嗣业任命段秀实为怀州长史,主管留后事宜,到这时管后勤的人中就只有段秀实仍在运送粮草,招兵买马,用以供应镇西行营兵.

郭子仪等人包围邺城,不能总这么耗着,也得想办法攻城.于是唐军筑垒两道,挖壕三重,堵住漳河水,然后放水灌城.可怜邺城中,井里、泉里都是"水满为患",人们只好构栈而住——奇怪,有个地方想不明白,当时正是从冬天到春天的这个时候,这时节北方应当早就结冰了,这水怎么这么抗冻?幸好邺郡的水没冻起来,否则郭子仪此计也无法实施了.安庆绪死死坚守,等待史思明能够率兵来解围,城中的粮食已经吃尽,这时候一只老鼠价钱能有四千(老鼠往往成为粮绝之时的后续食品,也有点可怜点险准备讨伐安庆绪事宜.因为不久,唐

三月初六,唐军步、骑兵总计六十万人(即使没有六十万,也起码有二十多万了),在安阳河北岸摆开阵列,史思明没有出动自己的全部人马,因为就算全出来,也是十三万,人数上根本没有优势.而唐军几十万大军,虽然气势宏大,但是必然行动不便,史思明便从这方面下手,以自己的灵活来对战唐军的笨重,于是他亲率精兵五万前来交战.唐军远远望见,以为那只是一支游军,并不介意.这时史思明身先士卒,率军冲锋,唐军中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和鲁炅率先领兵迎战,与叛军杀伤各半,结果鲁炅还被乱箭射中.叛军是五万人,损失一半是两万五千人,唐军四路节度使人数怎么也超过叛军人数,所以其实是唐军损失更大.这时郭子仪率兵紧跟在后,还没来得及布阵,忽然刮起了大风,吹的尘土飞扬,甚至树木都被拔起,一时间天地一片昏暗,"风萧瑟而并兴,天惨惨而无色",咫尺之间人马不辨,两军都大吃一惊,然后各自撤退.唐军向南退,叛军向北退,丢弃的兵器盔甲到处都是.郭子仪命令朔方军队切断河阳桥,以确保洛阳的安全.唐军损失惨重,一万匹战马只剩下来三千,十万甲兵差不多全部丧失.洛阳城中的官民十分惊恐,纷纷逃到山中,东京留守崔圆和河南尹苏震等官员向南逃到了襄州、邓州,各路节度使也都率领本部兵马逃回本镇.这些败兵沿路大肆抢掠,胡作非为,当地官吏和军中将帅都无法制止,闹了十多天才安定下来.众军中,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严肃军纪,全军返回.

郭子仪率军退回到河阳(今河南孟县附近),本想坚守城池,结果军队自相惊扰,只好又逃奔到缺

门（今河南新息附近）。这时其它部将也都陆续赶到，大家一起点检人马，发现才有几万，从几十万到几万，的确是场大败了。几人一商量，洛阳怕是保不住，因此也不必死守，认为退保蒲州、陕州比较保险。但张用济认为蒲州、陕州连年饥荒，不如坚守河阳，如果叛军来攻，就全力坚守，郭子仪同意，当下便派韩游率领五百骑兵先进军河阳，张用济率领五千步兵继后。果然叛军周挚随后领兵来争夺河阳，由于他们晚到一步，无法入城，只好退去。张用济在河阳让士兵们筑南北两城准备坚守。此时段秀实带着镇西将士们的家眷和物资从野戍渡过黄河，在河清待命，荔非元礼到后也驻军于此。至此唐军才稳下阵脚来。从各处记载来看，似乎此战唐军主要吃亏在天气上，如果不刮那阵大风，等郭子仪列好阵，或许不会是这样的结果。可是，单是大风的作用，唐军便败退的为何如此狼狈？主要是唐军心理上的防线崩溃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否则史思明也是因大风而退兵，却没有像唐军这样狼狈。史思明先前敢于只带五万人前来冲击，对唐军士气影响是很大的，并且唐军是四个节度使包括李光弼、王思礼这样的大将来迎战，也未见能把这五万人怎么样。因此，如果大风不起，双方战斗的会持久一些，也许最后唐军能获胜，但赢得也必定相当辛苦。

此战过后，各路将帅纷纷上表谢罪，肃宗必定十分气恼，但将来平叛还要依靠他们，因此都没责问罪过，只是把逃跑的崔圆和苏震削爵贬职，以泄心头之愤。不过，鲁炆后来因为自己手下兵士抢东西抢的最厉害，畏罪自杀了，荔非元礼则正式代替李嗣业。至于挂名的副元帅郭子仪，肃宗起初任命他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暂代东京留守，后来因为鱼朝恩忌恨他，便借相州之败，在肃宗面前进谗言诋毁他。七月，肃宗召郭子仪回长安，改任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但朔方士兵们都舍不得郭子仪离开，痛哭流涕，拦住朝廷派来的宦官，请求把郭子仪留下来。郭子仪没办法，只好骗他们说：“我只是先去送别朝廷中使，不是要离开。”于是便跃马而去。

唐军的副元帅换成了李光弼，而李光弼和史思明正是一对老冤家，两人再次相逢于战场之时，又会如何呢？

第八章烽火再燃

唐朝失败了一次之后，并没有就此罢休。而叛军中又发生了一次最高权力的交接，而且也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当初杀了安禄山当上大燕皇帝的安庆绪，被史思明杀掉，虽然国号没变，仍然是大燕，但皇帝的姓氏却发生了变化，因此后人才会称这一次的叛乱为“安史之乱”。

一、大燕的第二次内讧

邺城的大会战结束后，史思明得知唐军败退，而且败退的比自己还要狼狈的多，就在沙河整顿兵马，然后还军邺城之南。

唐军走后，安庆绪收集了唐军败退时留在营中的粮食，多达六、七万石。有了这些粮食，安庆绪认为自己可以固守邺城了，而史思明退而复返，目的不纯，安庆绪本来就是因为对史思明有疑心，才会使史思明有了那一次的投唐。向史思明求援也是迫不得已，答应以皇帝之位为交换条件，这无异于是剜肉补疮——当然，这也是无奈之举。可是唐军现在退去了，你倒是把皇位让出来啊，不，安庆绪心里一定在想：让位？这可不行……而今唐军走了，你史思明又来做什么？分明是要夺帝位。于是安庆绪与孙孝哲、崔乾祐等人计议，决定闭城不出，不让史思明进来。既然不让人家进来，那你就客气的请人家走吧，可安庆绪既不容纳史思明，表面上的功夫也没下到，连犒劳都没有。不过，史思明也不可能因安庆绪一句客气的“请您离开”就当真离开，但这样的话理亏在安庆绪身上，如果他理不亏，也许后面还会给史思明带来些麻烦。这时众将都说：“我们现在怎能再背叛史王（史思明在前一年已称王）呢！”这个“再”字何解？安庆绪曾有一次派阿史那承庆等人去图谋史思明，造成了史思明投唐的后果，众将所谓的“背叛”当指此事吧。史思明这里，也不急着进城，什么情报也不通知安庆绪，当然更不会南下去追唐军，只是每天在军中宴请将士们。

邺城中，张通儒和高尚等人对安庆绪说：“史王远道来救援我们，我们应该去迎接表示感谢。”安庆绪说：“任公暂往。”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安庆绪还是不想让他们去的，否则说“善”、“好”就行了，干嘛说一句“随你们便”呢。史思明见到张通儒、高尚二人，痛哭流涕起来，摆出一付非常可怜的样子，令人无限同情。然后又对二人重赏，让他们回去。

史思明本是想通过眼泪策略让安庆绪中计，没想到安庆绪很是迟钝，居然无动于衷，等了三天，还是没等到他的人影。这下史思明可等不下去了，毕竟人家在城里，自己在城外，若唐军再来攻打的话自己就成了人家的挡箭牌，说什么这回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史思明暗中把安太清召来，让他去诱骗安

庆绪出城一趟。不管安太清用了什么办法,弄得安庆绪无计可施,派安太清向史思明上表称臣,并说等史思明安顿好部队入城后,就奉上皇帝的印玺。可能史思明用的是威逼的方法,所以安庆绪很无奈,但他仍然没有出城。史思明看了表后说:"何至于此。"然后把表拿给将士们看,他手下的将士们都山呼万岁。史思明亲笔作书安慰安庆绪,但信中并不自称臣,只是说:"愿意和你结成兄弟之国,互相援助。我们之间地位平等,与唐鼎足而立,这还差不多;如果你向我称臣,我是万不敢接受的。"前面都是假话,后一句,倒真是大实话,像安庆绪这样的人,谁又敢把他任用为自己的大臣呢?安庆绪看到回信后十分高兴,请求与史思明歃血为盟,史思明表示同意。史思明大概琢磨着:你总算要出来了,哼哼哼哼……

这一天,安庆绪带领着三百名骑兵来到城下史思明的大营中,不料却看见史思明部下全副武装守备着的将士。眼见这阵势,安庆绪不免有点害怕。史思明带领着安庆绪和他的几个弟弟一起进入庭中。安庆绪知道身在人家的地盘,又是这样的情形,自是不敢造次,很识相的叩头再拜请罪道:"臣不克负荷,弃失两都,久陷重围,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远垂救援,使臣应死复生,摩顶至踵,无以报德。"安庆绪此时提到了他的父亲安禄山,可能是指望以此打动史思明的恻隐之心,但他却忘了,安禄山正是由他亲自派人去杀害的,所以现在提起太上皇来,他自己能不理亏吗?史思明望着拜伏于地的安庆绪,忽然大怒说:"丢失两京,这又何足挂齿?可是你身为人子,弑父篡位,为天地之所不容。我是为太上皇讨伐你这个逆贼,怎能受你这些假话的欺骗呢!"说罢,命令左右将安庆绪连同他的四个弟弟,还有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等人全部杀掉。据说杀的时候,本来史思明是让人将他们斩首,安庆绪便看了好几眼周万志,周万志明白他的意思,就说:"安庆绪毕竟是君主,应该赐死(全尸而死)。"史思明这才改让人缢死了他们。

随后,史思明任命了自己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像张通儒、李庭望这些人被授予官职。然后史思明整军进入邺城,兼收了安庆绪的兵马,打开府库将财物赏给将士,以收取人心。原先安庆绪所有的地盘及兵马,现在统统归史思明所有。史思明让安太清攻取了怀州,从此留他在怀州镇守。同时史思明打消立即率兵西进的想法,原因是他考虑到自己的后方还不稳固,就把他的儿子史朝义留下来镇守相州,自己率兵返回范阳。

就在当年的四月,史思明原先自称是大圣周王,现在自称为大燕皇帝,改年号为顺天,立辛氏为皇后,立史朝义为怀王,任命周挚为宰相,李归仁为大将,改范阳为燕京,洛阳为周京,长安为秦京,各州改称为郡,又铸了"顺天得一"钱。

大燕还是那个大燕,但皇帝却不是那个皇帝。就这样,安庆绪的势力倒了,叛军中安氏从此再没能发展起来。那么,史思明以为太上皇安禄山报仇的名义杀了安庆绪,之后他又也并没有多礼遇这位异姓已故太上皇,改葬的时候只是以王礼葬之,然后追谥为"燕刺王"。这是把安禄山"大燕皇帝"的地位都剥夺了,只承认他是"王"的等级。也难怪,安氏已倒,史思明根本没必要再举着安禄山的大旗,这样还算是客气的了。假如安庆绪当年不杀安禄山,后来史思明未必有此胆量,所以安氏父子忙了半天,三年的时间,家族由兴而衰,最后只是为人作嫁,安禄山的"江山"就这么落入他人之手。

一句话,大燕完成了第二次内讧。

二、宿敌再相逢

由于九节度在邺城战败,所以唐军走马换将,由李光弼来代替郭子仪。李光弼晓得要让皇帝放心,只有主帅由皇子来担任才行,所以奏请肃宗委派一个主帅。肃宗便任命赵王李係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为副元帅,仍兼统诸节度行营。

李光弼率领河东五百骑兵驰往洛阳赴任,晚上进入了朔方军。和郭子仪的宽厚不同,李光弼一向很严厉,这也不是有意要如此,而李光弼自幼就很严肃。上次大家一起败退的时候,李光弼手下的兵士独不敢沿途抢掠,由此可见一斑。李光弼到朔方军营后,号令一经下达,朔方的士兵、营垒、旌旗等军容都为之一变。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王熙凤到宁国府帮忙的那次,几乎就是一夜之间,下人们原本松懈的态度全变了。

但朔方军的士兵们一直在宽厚的郭子仪手下习惯了,而且也很有感情了,忽然间来了一个厉害的角色,一时不太适应。如果是士兵也就罢了,不适应多适应两天也就适应了,但如果是部将也不适应,就像朔方军的左厢兵马使张用济这样,就惹麻烦了。张用济屯军于河阳,李光弼发檄书召他。张用济从李光弼上任以来,早有不满,说:"朔方军又不是叛兵,李光弼在晚上来到军中,怎么这样猜疑我们

呢。”于是他就和其它将军商议,想用精锐骑兵突入洛阳,赶走李光弼,再把郭子仪请回来。说罢命令士兵们被甲上马,整装待发。这时仆固怀恩说:“邺城之败,郭将军率先领兵退却,朝廷责罚元帅,所以罢了他的兵权。如果现在赶走李将军,强行请郭将军回来,这是要造反啊,怎么能行呢!”康元宝也说:“你们率兵强请郭将军回来,朝廷一定会怀疑这是郭将军暗中指使你这么干,这不是要让他家破人亡吗?郭将军百口之家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左右武锋使都不同意,而且说话很有道理,所以张用济听后也便做罢了。后来,李光弼率数千骑兵东出汜水,张用济单枪匹马来晋见,李光弼责备他接到命令后没有及时赶到,便杀了他,以部将辛京杲代替张用济。这属于元帅树威,像张用济这样不服号令的人确实该拿来做个典型教育一下诸将,否则,还不反了你们。

那么和张用济持反对意见的仆固怀恩,是否真的很服李光弼呢?未必,只不过这时还不明显。李光弼东出汜水,召诸将前来,仆固怀恩先期到达,李光弼引他入座谈话。不一会儿,看门的进来报告说:“外面来了五百名蕃、浑骑兵。”李光弼听后很惊讶——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时仆固怀恩走出来,假意责备他部下的将领,说:“我告诉你们不要来,怎么还是违抗我的命令呢?”李光弼打圆场说:“士兵愿意跟随自己的将帅,这也不是什么过错。”然后让部下杀牛置酒款待这些士兵。这等于是给李光弼一个下马威:你也不要那么神气。七月二十七日,肃宗任命仆固怀恩兼任太仆卿,进爵大宁郡王。朝廷如此任命仆固怀恩,首先当然是仆固怀恩立有战功而且能力突出,不过除却一个挂名主帅和一个真正的主帅,军队确实应该再有一个副帅,仆固怀恩的地位便相当于此。排除辅助作用,肃宗任命仆固怀恩也有牵制李光弼的意思。过了两天,肃宗又任命李光弼为幽州长史、河北节度等使。

史思明那边也有所行动。史思明让他的儿子史朝清守卫范阳,然后命令各郡太守率兵三千随自己南下进攻河南。他把军队分为四路:由部将令狐彰率兵五千从黎阳渡河进攻滑州,他自己率兵从濮阳渡河,史朝义率兵从白皋渡河,周挚则从胡良渡河,约好在汴州会军。

李光弼正在巡视黄沿岸各部军队,得到史思明率兵南下的消息后,立即返回汴州。李光弼对汴州节度使许叔冀说:“你如果能坚守汴州十五天,我就有时间率兵来救了。”许叔冀说这没问题,于是李光弼放心的回洛阳去调兵。不料,史思明率兵来攻汴州,许叔冀被打败,然后与濮州刺史董秦及若干部将一起降了史思明。史思明任命许叔冀为中书令,又厚待董秦,但把他的妻儿都安置在长芦作人质。史思明又让自己的部将南德信带领投降的梁浦、田神功等十人去攻打江淮。不久,田神功杀死了南德信,又归顺了朝廷。而董秦后来在跟随史思明攻打河阳的时候,趁夜率部下五百士兵又投降了唐军,被任命为陕西、神策两军兵马使,赐姓名为“李忠臣”。

首战告捷,史思明乘胜西攻郑州。李光弼整军缓慢行军,到了洛阳,对东京留守韦陟说:“叛军乘胜来攻,我们理应按兵不动,速战不利于我们。可是看形势,洛阳又难以坚守,你觉得该怎么办呢?”韦陟认为应该“加兵陕州,退守潼关,据险以待之”,足以挫敌锐气。李光弼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两军交战,力量相当的时候贵进忌退,如果没来由的就弃地五百里,叛军的势力会更加嚣张。所以李光弼的策略是:移军河阳,北与泽潞相连,有利就进,不利则退,内外相应,使叛军不敢向西进攻,形成所谓“猿臂之势”。李光弼对韦陟又说:“夫辨朝廷之礼,光弼不如公;论军旅之事,公不如光弼。”意思就是说,我二人的办法不一样,但我在军事方面还是比您要强的,因此还是按我的办法来做吧。韦陟没有说话,这时旁边韦损插话说:“东都是大唐都城之一,不知道将军您为何要放弃它而不坚守呢?”李光弼回答说:“如果要坚守东都,那么汜水、崤岭一带都要布兵设防,你是兵马判官,应该知道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守得住。”李光弼的策略我们不妨称为“猿臂策略”,从当时情形来看,确实应该如此。韦陟的想法大约和退守潼关的高仙芝、封常清差不多,但唐军那时是处于劣势,所以回守潼关,而李光弼这时则没有被动到无法应敌,还没到一上来就得回去的地步,所谓“攻守之势异也”,在这里以“猿臂策略”和叛军相持直至将叛军打败,只要不出意外,唐军完全可以胜任。至于韦损坚守东都的想法,那就不说什么了,李光弼反问他,他自己都知道守不住。这便是李光弼高明之处,没有死死的抓着洛阳不放。

策略定下来了,于是李光弼下命让韦陟率领洛阳的官员以及家属西入潼关,又命河南尹李若幽率众出城躲避叛军,使洛阳形成一座空城。随后,又让士兵们把油、铁等军用物资运到河阳,准备坚守,李光弼亲自率五百骑兵殿后。当时史思明的游军已经到了石桥,李光弼的部将问他说:“现在我们是从小洛城北绕过去呢,还是从石桥上过去?”李光弼说:“就从石桥上过去。”晚上,李光弼所部士兵手持火把,缓慢前行,但队伍仍然很严整,叛军虽然紧逼其后,却也不敢轻易靠近。就这样,最后叛军

也没抓住机会阻止李光弼入河阳城。河阳城中有二万兵将,粮食仅够吃十天,形势有点麻烦,李光弼丝毫不敢大意。史思明来到城下,说要和李光弼面谈,其实就是想招降。李光弼在城上对他说:"我三代无葬地,一身必以死国家之患。尔为逆虏,我为王臣,义不两全。我若不死于汝手,汝必死于我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绝无讲和或是投降的余地。于是将士们听到了,无不激励。后来双方相持了八个月,史思明也没法攻破城池。而洛阳那里由于是空城,因此史思明也很容易得手,但他进入洛阳后,发现除了城之外什么都没有,连个鬼影都看不见,叛军什么都没得到,又害怕李光弼会抄后路,所以史思明不敢入洛阳中的行宫,退兵到白马寺的南面驻扎,又在河阳之南建筑月城用以防备李光弼。当年的十月初四,肃宗不知想起什么来,下诏说要御驾亲征,讨伐史思明。《全唐文》中有一篇肃宗的《亲征史思明诏》,其中说:"朕为人父母,深念涂炭,是用大整戈矛,方申吊伐,抚绥河雒,以致和平。即以今月十七日幸东京,率六军取北路进发。但巡幸所过,自有行营,应缘祇供,并有司自办。其路次州县,一切不得别有征敛,亦不得辄有进献及时新野味等……"肃宗也很想早日平叛,计划都做好了,说十月十七日就要亲去洛阳,而且还让跟自己去的人要吃苦耐劳,不得别有征敛。比当年说要亲征的玄宗有利的是,肃宗比较年轻,但不利的是,肃宗的身体可比不上玄宗硬朗。从肃宗的想法来说,用意是很好的,至少说明他比较上进,如果皇帝对自己的社稷不用心,岂不令自己的大臣们气短?不过,实际效果只怕未必就好了。如果肃宗亲临战场,就会加重唐军的负累,唐军要保证皇帝万无一失,恐怕就会放不开手脚,这很容易陷入被动。另外,肃宗军事才能并不突出,这是客气的说法,事实上他去了就是外行指挥内行,即使是每事都听从李光弼的主意,那也很不便,而且若是这样,那肃宗来了又起到什么作用?没作用的话,那又何必来?但肃宗最终并没有亲临战场,因为有了群臣的劝谏,所以最后此事作罢。

史思明来攻打河阳,派刘龙仙到城下挑战。刘龙仙恃勇逞强,把右脚搭在马鬣上来谩骂李光弼,这说明他的态度很是傲慢。李光弼纵然能忍得住敌军的骂阵——毕竟当了这么多年将军,骂阵在战场上那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断不会为此太过生气,但看刘龙仙那付姿态,决定教训他一番。他问众将说:"那一位能为我把他的脑袋取来?"这时仆固怀恩请战,李光弼说:"杀鸡焉用牛刀,这件事不该由你这样的大将去干。"这时左右的人推荐裨将白孝德,于是李光弼把白孝德召来询问,白孝德表示愿意前去执行任务。李光弼他要多少兵马跟随,白孝德回答说:"我一个人就行。"李光弼很是赞许了一番他的勇敢,但坚持问他需要什么支持。白孝德说:"那就挑五十名骑兵出营为后援吧,希望大军能在后面为我擂鼓助威。"李光弼拍着白孝德的肩膀鼓励他,然后让他出战。白孝德持两根长矛,策马横跨河流前进。当白孝德半渡之时,仆固怀恩便向李光弼道贺,说白孝德一定能战胜。李光弼问:"这还没打呢,你怎么知道就能赢呢?"仆固怀恩说:"看白孝德揽辔如此安闲,又不失沉着,可知他万无一失。"刘龙仙本就轻敌,这下看见唐军中只有一个人出来,更不在意。当白孝德稍微靠近时,刘龙仙准备动手,只见白孝德摆手示意,看样子好像不是来打仗的。刘龙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停了下来。白孝德又向前走近了一些,双方相距仅有十步之遥,白孝德才和刘龙仙说话,而刘龙仙仍然不停地谩骂。下面发生的对话,如果哪篇作文里要是这么写,那老师一定会判为白开水,而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纯朴。当时,白孝德驻马呆了许久,突然怒目而视:

"你认识我吗?"

"你是谁?"

"我是白孝德。"

"你算什么狗彘(彘者,猪也)!"

于是白孝德大怒,跃马挥矛上前搏斗。城上开始擂鼓呐喊,五十名骑兵也从后杀出。刘龙仙来不及放箭,绕道走上河堤,被白孝德赶上,砍下头颅,持之以归。此战是白孝德的成名之战,而白孝德也是一员蕃将,来自安西,后来在肃、代两朝任节度使,封爵昌化郡王。

李光弼与史思明继续相持。史思明为显示自己的马多,就把自己的一千多匹良马,每天放出来到黄河南岸的沙洲上去洗浴,往复不断,故意来气李光弼。李光弼也有应对之策,命人把军中的牝马(就是母马)都挑选出来,看看总共有五百匹,等快到史思明的马来到水边的时候,就把它们的小马都圈在城内,而让它们在城外。这些马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孩子,都很着急,一时间,马嘶不已。史思明的战马(都是牡马,即公马)看见后,都纷纷渡过黄河来追赶,李光弼手下的士兵就势将它们全都赶到了城中。史思明万难料到李光弼居然用这么个办法,十分愤怒,就在河中列数百艘战船,船队由火

船开道,想要顺流烧毁浮桥.李光弼则提前预备了数百根百尺长的木杆,用大木头撑住,前面安置铁叉,又住火船,挡着它们使之无法前进,不久这些火船自己就烧毁了.接着又用铁叉拦住那些战船,从桥上发射大石块狙击,打得叛军的船纷纷沉没,于是叛军这一次又是大败而还.

不算完,史思明又出兵想要断绝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率兵进驻野水渡御敌.晚上,李光弼还军河阳,留兵一千人,让部将雍希颢率领士兵守卫营栅,并对他说:"叛军中高庭晖、李日越、喻文景都是骁将,史思明必定要派其中一个来劫营.我暂回河阳,你在这里等待.如果叛军来了,不要与他们交战.如果他们投降,就和他们一起回来."休说众将,就是我们看的时候也必定是不知所措,所以将士们都听的稀里糊涂,以为李光弼说开胡话了,但军令还得照办.果然,史思明派出李日越,对他说:"李光弼只是善于依城而战,现在是野战,正是打败他的大好时机.命你率兵连夜渡过黄河,把他抓过来,如果抓不着,你就不要再回来见我."想是史思明一直为没胜过李光弼而耿耿于怀,也很不服气——攻城守城是你强些,但野战你未必就行了.李日越得令后,当即率五百骑兵,在一个早晨来到了野水渡的唐营附近,雍希颢让士兵"阻壕休卒,吟啸相视",就在累了在战壕里休息,然后大家互相呼喊着以察看情况.李日越觉得有诈,就很客气的问道:

"李司空在吗?"

"李司空晚上已经走了."

"你们有多少兵?"

"共有一千人."

"谁是将帅?"

"雍希颢."

战场上敌对双方再也找不出来这么诚实的对答了,唐军什么都没隐瞒,就连人数都据实回答,真是"难得厚道".本来唐军人少,又不是名将统领,李日越本该高兴才是,但他听后,沉默了许久,对部下说:"李光弼是抓不着了,就是把雍希颢抓回去,我也免不了一死,还不如投降."于是当真归降了唐军.雍希颢依李光弼前面所言,和李日越一起回来,李光弼很是厚待李日越,把他当作心腹来看待.高庭晖得知此事后,也过来投降,这一个投降则是在李光弼此前的意料之外,有点像附上的赠品.有人就问李光弼:"你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招降了敌人的两员大将?"李光弼说:"这是利用人情.史思明一直深恨不能与我来一场野战,如今得知我在城外,以为一定能抓到我.李日越做不到,当然不敢回去.而高庭晖的智勇都在李日越之上,听说李日越受到重用,一定想夺得李日越那样的地位."我们不得不佩服李光弼的智谋,这次交锋就在微笑中结束.后来朝廷任命高庭晖为右武卫大将军,李日越为右金吾大将军,都是十六卫中的将军,待遇相当不错了.

于是史思明再度进攻河阳.李光弼对郑陈节度使李抱玉说:"你能为我守两天南城吗?"李抱玉说:"如果超过两天,我该怎么办?"李光弼说:"超过期限救兵还不来,你就弃城而走."李抱玉一听,说这没问题,然后就去整兵守城.李抱玉也是个有办法的人,第一天在城快要被攻破时,对叛军说:"我们的粮食已经吃光了,我明天早晨就投降."叛军十分高兴,于是回军,不再攻城.李抱玉则乘机修补城池——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叛军满心希望李抱玉来投降,不想城上又请交战,当然是十分愤怒,立刻又来攻城.李抱玉则出奇兵绕到叛军背后,内外夹击,叛军死伤甚众,将军周摎领军而还.李抱玉不但真的守住了两天,还把叛军打的大败,而且用的这个办法,和他的主帅一样,很狡猾.

十月十二日,周摎不再进攻南城,而是全力攻打中潭.当时李光弼亲自守城,于城外设置了木栅,栅外又挖了壕沟,宽深各二丈.见叛军来攻,李光弼命令荔非元礼率领精兵,在城外的羊马城迎击叛军——羊马城是什么东西?这个不是圈养羊马的农场,而是古时城外拱卫城池的小城,往往一座城外有被称为瓮城的半圆的城墙护卫,而瓮城之外,又有羊马城,情况可能各有不同吧,总之,荔非元礼是到最外一层去御敌便是.李光弼于城的东北角树起一面小红旗,在那里观察敌情.叛军倚仗兵力强大,一直进军到城下,填沟开栅,加紧攻城.李光弼见叛军把自己设置的栅栏什么都拔掉了,就派人问荔非元礼:"你看见叛军填壕开栅,怎么却安然不动呢?"荔非元礼说:"您是想坚守呢,还是想出战呢?"李光弼说:"我打算出战."荔非元礼说:"如果想出战,那么叛军正好也为我们填了壕沟,何必禁止他们呢?"李光弼说:"好啊,我虑不及此,你加油干吧."荔非元礼等到叛军打开栅门时,率领敢死队突然杀出来,一下子击退了敌人数百步.但荔非元礼也知道叛军战阵坚固,难以一下子击垮,就领兵退了下来,想等到叛军疏忽的时候再进攻.李光弼一看荔非元礼退了下来,好啊,当初要战也是你,

现在退也是你,不禁大怒,派人去召荔非元礼过来,想要杀掉他.荔非元礼说:"现在正是紧急时刻,召我干什么?"想必也很清楚召他的目的,但这么被杀实在冤枉,然后他便领兵退入栅中,叛军也不敢紧逼.过了一会儿,荔非元礼抓住机会(或许是李光弼召的太急,荔非元礼不出也不行了),率兵擂鼓叫喊着杀了出来,突然向叛军袭击,把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于是叛军又大败.

南城不下,中渚也不下,周挚只好又收兵逼近北城.李光弼也立刻到了北城,他登上城头望着叛军,给自己的部下打气说:"敌人虽多,但混乱不整,我们用不着害怕.过不了中午,我保证能打败敌人."李光弼让众将出战,结果到了中午,还没有决出胜负.李光弼就召众将问道:"敌人的阵势是哪个方面最强?"回答说:"西北方向."于是李光弼让郝廷玉去打西北方面,郝廷玉说:"廷玉所将步卒,请骑五百."李光弼只给了他三百.然后李光弼又问其次强的是哪个方面的敌人,回答是东南方向,于是李光弼又让论惟贞去东南面守卫,论惟贞说:"贞,蕃将也,不知步战(蕃将又不独独是他,以不知步战来当理由,好像是在推脱,因此《新唐书》上说是'辞曰'),请铁骑三百."李光弼只给了他二百.之后,李光弼对大家说:"你们都看着我的令旗作战,如果我的旗子挥的慢,就任凭你们自己选择有利时机出战,如果我快速的把旗子挥动三下,你们就全军齐发,拼死前进,只要有后退者一律杀!"说罢,李光弼又取一把短刀插在自己的靴子中,说:"战,危事,吾国之三公,不可死贼手,万一战不利,诸君前死于敌,我自刭于此,不令诸君独死也."要死的话大家一块死,我也绝不会独自偷生——李光弼大概是开战以来第一位说与将士们共存亡的主将了,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令人起敬.安史之乱中,投降者有之,被俘后再被杀成为烈士者有之,逃跑的人亦有之,唯独少有自杀殉国的人.我们先设想一下,如果此战失利,就其情形来说,除了死之外,就只有被俘的份了;史思明曾经十分痛恨李光弼,恨不能杀了他,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史思明会任用李光弼的可能,而从李光弼的角度出发,与其让他在史思明手下做事,还不如杀了他;李光弼说的好,他是国家三公之一(司空),不可死于贼手,因此凭着李光弼的性子,倒真有可能成为一位自杀殉国的烈士,可是这就太浪费了,李光弼这么有才能的将军,唐朝此时损失不起啊.另外,李光弼的想法和封常清又不相同,封常清是宁愿被皇帝杀掉,也不想因自己阵亡而助长敌军士气,但封常清还是有机会败退的,而围城里的李光弼就是想回去也回不去了,看来名将的思维也是各有不同,像郭子仪那就是全军而退,而哥舒翰和高仙芝则差不多,兵败之后恨不得重整残军接着打,却都被部下拦住了.闲话少说,众将出战,不一会儿,郝廷玉却"逃"下阵来.李光弼看到后大惊,说:"要是郝廷玉退下阵来,我们就玄了."所以李光弼让人去杀掉郝廷玉,郝廷玉则说他退下来是因为他的马中箭了,而不是他怯阵.使者回来报告给李光弼,李光弼这才放心,就让郝廷玉换马重新上阵.不料这时仆固怀恩父子也稍有退却,李光弼又下命让人去杀掉他们.远远看见李光弼派来了提刀的人,仆固怀恩知道事情不妙,赶紧又重新上前决战.当时情况十分紧急,唐军只有誓死搏斗才有可能取胜,李光弼不断地挥动着令旗,众将也只有冒死进攻,喊杀声惊天动地.遇上这么拼命的军队,没有必死之志的叛军顿时败下阵来,被杀了一千多人,被俘了五百人,掉进水里淹死的又有一千多,周挚仅带数名骑兵逃走,也是相当狼狈了.闻听消息后,安太清退保怀州.但这时史思明还不知道周挚那里已败了,仍然在南城进攻.李光弼把俘虏赶到河边上让史思明观看,意思是说:你那里别打了,打下来也没用,我这已经胜了,哈哈.估计史思明又是十分气愤,却也只能退去.临近年关,此战过后,双方都没有太大的动作.或许是有了这一次的功劳,次年也就是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正月十九日,肃州又加封李光弼为太尉兼中书令,其余的官职如故.

经过修整之后,上元元年的二月,唐军改被动为主动,李光弼率军进攻怀州,史思明亲自来救.十一日,双方会战于沁水岸边,这次可是野战了,可史思明还是没能实现愿望(这回他该不再嘴硬了吧,自认为野战强于李光弼,怎么还是输了?).此战唐军获胜,杀死叛军三千余人.三月,李光弼在怀州打败了安太清,四月又在河阳城西黄河中的沙洲上打败了史思明.但怀州仍在固守,李光弼又用起了"土拔鼠战术",挖了个地道,让仆固怀恩、郝廷玉由地道而入,这么着将城攻下,活捉了史思明那里的重要人物安太清、周挚等人,平定了怀州.

于是,为了犒赏李光弼的功劳,肃宗进封他为临淮郡王,累加实封至一千五百户.至此,唐军在李光弼副元帅的领导下,无论是守是战,都还是比较顺利的.李光弼和史思明的对抗中,李光弼仍然是占据着优势.

三、史思明得偿宿愿

自从河北相遇,除了那次九节度之败,李光弼对史思明的"单挑"几乎是全胜纪录.好容易有一次能

抓住李光弼的机会,史思明满以为可以"得逞",不想部下却反叛——哇呀呀,真气杀人也。史思明一定有这么个宿愿,就是打败李光弼。

本来自然状态下李光弼自己也不大容易出差错,但天算不如人算,倒是肃宗为史思明提供了这么个机会。

收复怀州后,唐军的形势很有利,如果接着这么打下去,叛乱也许能平定——虽然后来也是平叛了,但如果这时坚持李光弼的"猿臂策略",或许又是一个提前结束叛乱的好时机。然而,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李光弼也不得不从副元帅的位子上下来了。

此时唐军不是正有利吗?于是有人认为唐军现在完全可以拿下东都——"洛中将士皆燕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击之,可破也。"叛军士兵想家不假,但战争的胜负可不只是一个思乡就能决定胜负的,而且人家也没到上下离心的地步,真是盲目乐观了。《新唐书》说这是史思明派出来的间谍故意这么说,然而鱼朝恩对这些话信以为然,多次在肃宗面前提起。一听现在可以拿下东都,那还有不高兴的么,所以肃宗也动心了,下令让李光弼去攻取洛阳。李光弼上奏说:"叛军士气还很盛,请让我相机而动,现在不可轻易进军。"

肃宗对元帅的话当然不能不考虑,可是他自己也不确定究竟李光弼说的对不对,毕竟洛阳这块"大肥肉"的诱惑力还是很强的。说洛阳是"大肥肉",其实不是,因为洛阳经过几年战乱,早就不"肥"了,就算肥,脂肪太多对健康也是不利的。我更想把洛阳比做"鸡肋",食之无肉,弃之可惜。洛阳四面为敌易攻而难守,便是拿下也不好守,如果在这里花太多精力、人力、物力,一旦丢失则心血白花,所以食之无肉;可偏偏洛阳又是个东都,单是这名头就足以让肃宗不顾一切的要收回它。肃宗此时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于是就多方求证,当然,如果能碰到和自己一方提相同意见的更好。结果还真遇上了一位,是谁呢?仆固怀恩。

仆固怀恩骁勇善战,但为人刚愎自用,他所部之人都是蕃、汉劲旅,他们依仗有功,横行霸道,做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当初郭子仪对他们很宽厚,委曲包容,每次在临敌之际,都要依靠他们去行事。但到了李光弼手下,仆固怀恩的将士们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李光弼军法极严,对这些违纪之事从不包容。可以想象,大营中有一群违纪之徒跪在地上,李光弼在上面冷冷的向下看着,问:"带领你们的将军是谁?"然后几人牙齿打颤的说:"仆固怀恩。"那么仆固怀恩是很没面子的。因此仆固怀恩既怕李光弼,又对他十分厌恶。这时肃宗问到了他,他就偏和李光弼反着来,说洛阳可以攻取。不过,从后面看得出,仆固怀恩这么说也不完全是有意做对,他或许也认为洛阳是可以拿下来的。但也有观点认为是仆固怀恩忌恨李光弼功劳太大,所以想让他这次失败,好由自己顶替他,唐书即持此论。不过仆固怀恩很服气郭子仪,难道郭子仪功劳不比他大么?至于有意使己方失败,仆固怀恩也未必会如此,他对唐朝其实还是很忠心的,至于最后的背叛,实属无奈。

好了,有了仆固怀恩的支持,肃宗便认为现在攻取洛阳是理所应当,李光弼那一次次请求伺机而动的奏章他再也看不下去,派出一个接着一个的宦官来催促,督促着李光弼出师。最后,李光弼迫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出军了。这个情形和哥舒翰当年被迫出兵潼关很相像,李光弼当时和郭子仪都反对潼关守军出兵,现在没想到李光弼自己也遇到了相同的事情。当时哥舒翰是抢天大哭,不知李光弼接到最后一道诏书时,是否也这样哭了一次呢?

李光弼先派出李抱玉去镇守河阳,自己则与仆固怀恩率众会合鱼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进攻洛阳。二月二十三日,唐军在邙山排开阵势。李光弼下令让军队依险布阵,而仆固怀恩却在平原布阵,他认为己方用的是骑兵,骑兵在险峻之处多有不便,所以应该在平原列阵。李光弼对他说:"依险布阵,可以进攻,也可以退守;如果在平原布阵,交战不利就全完了,而且叛军必欲致我们于死地,不如守在险要之地。我们不能小看史思明。"又命令军队转移到险要之处,但又被仆固怀恩制止了。李光弼还没来得及和仆固怀恩争论,也就是说,唐军骑兵在平原那里待命,而主帅这里还在争吵,那这情势就很不利了。这时,史思明乘唐军阵势还没布置完,就发起进攻。《新唐书》写的过程稍微详细一些:"贼据高原,以长戟七百,壮士执刀随之,委物伪遁。怀恩军争剽获,伏兵发,官军大溃。"叛军仍然是用起了诱敌之计,这回用的是物资,所以唐军就去争着抢夺,被伏兵打的一团糟。结果唐军大败,死伤数千,军资器械又是全部丢弃。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只好渡过黄河,退保闻喜,而鱼朝恩和卫伯玉则逃回陕州,李抱玉也弃河阳而逃。这样,河阳、怀州重又陷入叛军之手。此次大败,使肃宗大为惊恐,赶快增兵驻守陕州,生怕长安失守、皇帝出逃的往事会再重演一次。

战败后,李光弼向肃宗请罪,固求自贬。《新唐书》在此记叙的比较详细,据说肃宗认为这是仆固怀恩违反军令导致失败,所以也没怎么责备李光弼,至于仆固怀恩,当然也没处罚,因为后来继任李光弼的就是他。肃宗不以败军处罚郭子仪、李光弼,真的是比较宽厚了(不知为什么,玄宗诛杀高、封二人总让我耿耿于怀),不过这两个人谁都杀不得也是事实。于是肃宗优诏召李光弼入朝。五月初五,李光弼从河中入朝,辞去太尉,肃宗改拜他为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河中尹、晋绛等州节度使,其实就是从一个小官变成另一个小官,变化并不大,只算是象征性的贬官而已,不久,又拜为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知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五道节度行营事,镇泗州,肃宗为他赋诗饯行。肃宗的诗现存就两首,如果把其中一首三章的诗分成三首,也只有四首而已,我们是不知道他当时怎么写的这首诗,但不管好坏,皇帝心意已到。

这次会战属于野战范畴,看来比较而言李光弼的野战确实不如他攻守城池厉害。有人说李光弼是最会守城的将军,这话有一定道理,以不足一万人来抵挡十多倍于己的敌人(太原保卫战),这在战争史上是很典型的守城战例。但邙山之战李光弼本也不想去打,从他的安排也能看出来,如果是必欲打胜的战斗,战前不至于想到失败后在平原上好撤的问题,李光弼此前打仗何曾这么在意过退路?先以一个事后诸葛亮的身份批评李光弼一句:没打就想着撤退,这岂能打好仗?再以一个历史的读者身份说一句:就是真以必死的决心来打这仗,也未必可以成功。不管怎么说,史思明终于得偿宿愿,算是单独打败了李光弼。但史思明却也没有高兴几天,因为不久,他的内部就出问题了,而且是大问题,可以说这导致了叛军的最后失败,所以等到谢幕那部分再说。

正是双方内部都发生了许多事情,所以此战过后,除了一些小冲突之外,倒也算是相安无事。当时天下纷乱,除了河北史思明的叛乱,其它地方也有一些人反叛,比如南方蹦出来的"南楚霸王"就是一例,不过,只闹了几个月的、不大不小的"南楚霸王"闹剧很快就结束了。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反叛,使得南方后来也多少受了些影响。总体来讲,都不如安史之乱厉害。

四、离职后的副元帅们

李光弼辞职后,经过短暂的犹豫,最后接替他任副元帅的是仆固怀恩,安史之乱正是在他这一任上结束了。这样,如果加上玄宗时期不走运的高仙芝、哥舒翰两位副元帅,前后总计是五人。

前二位不说了,那么离任的后三位副元帅们,又都做了些什么呢?

(一)、仆固怀恩:不得不反

仆固怀恩本是最后一位副元帅,按顺序理应最后才说到,为什么先说他呢?原因是,郭子仪、李光弼后来的活动都和他有关,所以还是先把仆固怀恩写一下吧。

仆固怀恩,听名字也知道这也是位蕃将——插一句话,玄宗时及玄宗以后的蕃将真的太多了,就以五位副元帅来说,来自不同民族,倒真的体现了中国是个民族大家庭。后人因安禄山、史思明之乱而认为玄宗任用蕃将是不对的,但怎么他们只见到反叛的蕃将,却没看见这些对大唐忠心耿耿的蕃将呢?

仆固怀恩是铁勒部落仆骨歌滥拔延之曾孙,即铁勒的仆骨部,后来传着传着"仆骨"就成了"仆固",所以仆固怀恩的姓就是这么来的。铁勒,是个很复杂的民族,唐李延寿的《北史》中写:"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而少马。"贞观二十年,铁勒九姓来降唐朝,仆固怀恩即仆骨部的后人。

天宝年间,仆固怀恩任左领军大将军同正员、特进,曾在王忠嗣、安思顺麾下为将。仆固怀恩很能打仗,所以战绩比较突出,不过安史之乱前的仆固怀恩没怎么发挥特别的光芒。安史之乱爆发后,仆固怀恩随从郭子仪征讨高秀岩、薛忠义,后来做李光弼的副手,都立功甚多。郭子仪、李光弼从副元帅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最终仆固怀恩当上了雍王李适的副元帅。至于交战情况,还是后面再说吧。

平叛之后,叛军降将薛嵩、田承嗣、李怀仙等人迎接仆固怀恩,恳求让他们留在军中效力,仆固怀恩也担心平叛后自己会失宠,所以上奏让薛嵩等人留下来,分别统率河北各镇,成为他的"外援"。朝廷也不想多事,另外也是无力再对付他们了,便答应了这个请求,让薛嵩等人仍然在其故地任节度使。

唐借回纥军平叛,仆固怀恩奉命在太原与回纥可汗会晤,因为仆固怀恩的女儿嫁给了回纥可汗,所

以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怕他们会合谋袭击自己,所以紧闭城门,守备森严,也不派人出城犒军。等叛军平定后,仆固怀恩奉诏送回纥可汗回去,途中又一次经过太原,而辛云京又一次闭门不见。仆固怀恩好歹送走了回纥可汗,但自己也气的不行了:你辛云京太欺负人了,我又没想怎么样,你这是干什么?于是恼羞成怒的仆固怀恩,向代宗禀报此事,可是代宗却没有答复。

仆固怀恩这时有些不冷静,率领朔方军去汾州驻扎,派遣他的儿子仆固瑒率领一万人驻扎榆次,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分别驻扎祁县、晋州、沁州。这样的行动很不明智,有拥兵自重之嫌,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是以兵要挟朝廷。平心而论,仆固怀恩大概只想出出气,教训一下辛云京,未必是对大唐有什么图谋,他确实想"自重",但这时还没到想要到反叛的地步,否则前面又何必担心自己会失宠呢?他大约很喜欢副元帅那种感觉吧,所以下来之后心态有点不平衡,而且这么做倒也符合仆固怀恩骄横的性格。可是对代宗来说,辛云京不开城犒军,顶多算是朝廷大臣之间的不和,未必会当回事,而仆固怀恩几路人马擅自行动,则非同小可,因为军队的行动变化无论如何也比单纯的朝臣之争要重要,所以这一下便惊动了代宗,这一次回复倒很快,宦官骆奉先奉命到达太原,辛云京知道骆奉先的重要性,所以厚结此人,对他说仆固怀恩与回纥共谋叛乱,并且反迹已露。骆奉先探明了辛云京这边的情况,便往回返,途中又经过仆固怀恩的驻地。这也许是皇帝的使命,因为要想弄明白情况,就得问问两家的意思,不能听一面之辞。但骆奉先有了一个仆固怀恩想谋反的印象,所以心理上就先有些发怵。但仆固怀恩并不知道,仍然很热情的设宴款待骆奉先,并让自己的母亲亲自出席。宴席中,仆固怀恩的母亲责问骆奉先:"汝与吾儿约为兄弟,今又亲云京,何两面也!"大概这问题很尴尬,骆奉先也就含糊过去了,但仆固怀恩的母亲后来也说不不要记挂这件事。酒到尽兴时,仆固怀恩起身舞蹈,骆奉先则送缠头彩给他(唐代风俗,歌舞伎表演完毕,观歌舞者需赠以锦帛,称为"缠头彩"。宴饮上的缠头彩大约与此相同)。仆固怀恩想酬谢他,就说:"明天就到端午了,我们再痛饮一天。"骆奉先则坚持请求返回长安。也许是仆固怀恩酒喝多了,没注意到骆奉先态度上的异样,仍然想着要和他一起再痛饮一天,所以不想让他走,命人将他的马藏了起来。这下骆奉先可害怕了,对随从说:"早晨仆固怀恩的母亲问罪于我,现在仆固怀恩又藏了我的马,看来是要杀掉我了。"夜里,骆奉先跳墙而逃。仆固怀恩闻讯大惊,知道这下事情闹的不小,也知道骆奉先必定不肯再留一天了,所以紧追上去把马还给他。可是误会已经造成,八月十三日,骆奉先回到长安,上奏说仆固怀恩要造反。仆固怀恩也将全部情况都上奏给代宗,请求代宗杀掉辛云京和骆奉先。代宗对此仍然不予痛快的解决,只是和稀泥,想让双方自动调解,可是代宗也不想想,闹到这种地步,还有和解的可能吗?

仆固怀恩很是委屈,于是上书,说自己从小就报效国家,后来为了平叛,自己的家人很多都死于战场,两个女儿全都被肃宗拿来和亲了,而送回纥可汗回去的时候又弄得快要倾家荡产,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可是现在却受到别人诬陷,心里很难过。然后仆固怀恩历数了自己的六条罪过:

臣罪有六:往年同罗背叛,河曲骚然,经略数军,兵围不解。臣不顾老母,走投灵州,先帝嘉臣忠诚,遂遣征兵讨叛,使得河曲清泰,贼徒奔亡。是臣不忠于国,其罪一也。臣男玢尝被同罗虏将,盖亦制不由己,旋即弃逆归顺,却来投臣,臣斩之以令士众。且臣不爱骨肉之重,而徇忠义之诚,是臣不忠于国,其罪二也。臣有二女,俱聘远蕃,为国和亲,合从讨难,致使贼徒殄灭,寰宇清平。是臣不忠于国,其罪三也。臣及男瑒,不顾危亡,身先行阵,父子效命,志宁邦家。是臣不忠于国,其罪四也。陛下委臣副元帅之权,令臣指麾河北。其新附节度使,皆握强兵,臣之抚绥,悉安反侧,州县既定,赋税以时。是臣不忠于国,其罪五也。臣叶和回纥,戡定凶徒,天下削平,蕃夷归国,使其永为邻好。义着急难,万姓安宁,干戈止息,二圣山陵事毕,陛下忠孝两全。是臣不忠于国,其罪六也。臣既负六罪,诚合万诛,延颈辕门,以待斧钺。过此以往,更无他违。陛下若以此诛臣,何异伍子胥存吴,卒浮尸于江上,大夫种霸越,终赐剑于稽山。唯当吞恨九泉,衔冤千古,复何诉哉!复何诉哉!

建议看一下《旧唐书·列传七十一》,里面有仆固怀恩上表的全文,整篇文章让人读来很是感动,也很令人同情他,因为表中说的都是事实,即使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辛云京和骆奉先做的也是很过分的,尤其是辛云京,两次不开门,又不犒军,没有理由啊。仆固怀恩也说明了他起初只是生气为什么代宗对他的申诉没有回复,"臣欲入朝,恐罹斯祸,诸道节度使皆惧,非臣独敢如此。近闻追诏数人,并皆不至,实畏中官谗口,又惧陛下损伤,岂唯是臣不忠,只为回邪在侧。且臣前后所奏骆奉先词情,非不摭实,陛下竟无处置,宠用弥深。皆由同类相从,致蒙蔽圣聪,人皆惧死,谁复敢言!臣义切君臣,志忧社稷,若无极谏,有负圣朝,敢肆愚忠,以干鼎镬。况今西有犬戎背乱,东有吴、越不庭,均、房群盗

纵横、廊、坊稽胡草扰。陛下不思外御，而乃内忌忠良，何以混一车书，而使梯航纳赆？天下至大，岂可暂轻。”此前代宗听程元振的话，杀了有功之臣来瑱，此举很令人寒心，所以代宗遇吐蕃侵袭长安的时候，居然一个节度使都没来，所以仆固怀恩也提到了宦官的问题，说代宗身边有小人，大臣们谁还敢说话？而且当时唐朝敌人很多，代宗应该去御外敌，而不是猜忌朝中的忠良。这些话说的都很直，也都很客观，当然也都很正确。然后他又举了郭子仪的例子，沉重的说鸟尽弓藏是古人诚不我欺，请代宗“遣一介专使至绛州问臣，臣即便与同行，冀获蹈舞轩陛”。

后来代宗果然很快就派裴遵庆去召他，仆固怀恩看到裴遵庆的时候，抱着他的脚大哭起来。然而仆固怀恩的部将都劝他不要轻易前去，否则很难再回来了，仆固怀恩便对裴遵庆说他怕死，请求让他的儿子替他入京，另外也作为人质。此议又遭部将极力反对，最后没办法，裴遵庆只身而回，仆固怀恩再也没有机会向代宗辩白了。于是，最终，仆固怀恩不得不反。

仆固怀恩骗手下说郭子仪已经被鱼朝恩害死，而当真正的郭子仪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仆固怀恩的部下将士们明白被骗了，总之仆固怀恩出兵很不利，自己的儿子仆固瑒也死于战场之上。仆固怀恩将所有的事告诉他的母亲后，这位刚烈的老太太，居然提着刀来追他说要为朝廷除害。仆固怀恩只好带着一部分人逃走了，从此母子再没有相见的机会，最后代宗对仆固怀恩的母亲很好，也算颐养天年。

看在仆固怀恩有功于国的份上，我们可以原谅他的骄横，看在挑起事端的人不是他的份上，我们也可以原谅他的反叛，但是无论看在什么份上，我们也不能再原谅他诱使吐蕃等军队来侵犯唐朝。仆固怀恩先后两次诱吐蕃来攻打唐朝，造成不小的危害。最后，仆固怀恩死于第二次吐蕃进军唐朝的途中。

一代大将，唐朝第五任副元帅，最后是这样的结局，不免令人嗟叹。《新唐书》赞曰：“怀恩与贼百战，阖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扫燕、赵无余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弗得其所辄发，果于犯上，惜哉！”这个评价算是比较公道的。因此，仆固怀恩的结局，诚如所言：惜哉……

（二）、郭子仪：优哉优哉

首先，郭子仪太幸运了，可着整本中国历史来找，能找出一打失意将军，却找不出来一打郭子仪——不是说他的才能有多么独特，而是说能像他这样善始善终、满门富贵，也算是为将的极限了。

前面已经介绍过郭子仪的出身和在安史之乱九节度败退之前的表现，而他卸任后怎样呢？

上元元年（公元 760 年），党项侵占唐朝边疆，将要逼近京畿地区，于是肃宗任命邠州刺史桑如珪领邠宁节度副使，州刺杜冕为鄜坊节度副使，分道征讨。三月二十六日，任命郭子仪兼任邠宁、鄜坊节度使，不过却是挂个名，人仍然留在长安，只是借他的威名以镇抚党项。所以可以看出，郭子仪在这段时间内基本上是在长安，过着“高阁”生活——所谓束之高阁，既然被束在高阁里，当然就是“高阁”般的生活了。不知肃宗是出于什么心理把他留在长安而不让他带兵，是忌他功高？此前郭子仪功劳虽大，但还没到功劳盖世的地步，何况李光弼的功劳不也是很大么，怎么没“束”起来？其实在鱼朝恩等人的谗言的作用下，肃宗的确是主要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但京城里也得有个大将来保证他的安全，否则一旦京畿地区出什么事情，谁来挂帅？有个郭子仪在长安，可以备不时之需，也不错。而鱼朝恩等宦官的作用至关重要。当时有人上言，说天下尚未平定，不应该闲置郭子仪。于是九月初八，肃宗命郭子仪出镇邠州，党项军队闻讯而退，可见郭子仪的威名的确很大。当月的二十一日，肃宗又下诏：“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发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鄜坊、邠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如果真按这个来，那么正面由李光弼应战史思明，侧翼由郭子仪进攻，的确是个很好的主意。但是诏书颁下后十来天，鱼朝恩进行阻挠，所以郭子仪还是没出去。

然而宝应元年（公元 762 年），河中军发生变乱，杀掉了统帅李国贞，而太原节度使邓景山也被部下所杀，朝廷担心这两方面会联合叛军，如果太原等地都被叛军拿下，将十分不利于己。那好端端的，两人怎么会被杀呢？李国贞死的相当冤枉，由于郭子仪从前治军很宽松，而李国贞则比较严厉（怀疑，能有李光弼严么？只是手段不如罢了），朔方将士很不高兴，又想起郭子仪来。再加上朔方军粮草不济，李国贞向朝廷请求了很多次，但是都没有回复，所以士兵们都不高兴。这时谋图作乱的王元振声称李国贞要让朔方军去修理民房，更引起了大家的愤怒，于是发生变乱，李国贞说“修宅则无之，军食则屡奏而未报，诸君所知也”，可是众人不听，说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便把李国贞、还顺带着

一个荔非元礼都杀掉了,之后白孝德出任节度使.而邓景山可以说也是死于粮食,他管理的比较严格,查出来府库里的粮食之所以越来越少,是因为大家都自己藏了一些,所以人们都害怕会受处罚.当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一名副将按罪当死,他自己求饶,邓景山不答应,他弟弟又请求代替哥哥而死,他也没答应,结果大家请求用一匹马来赎罪,邓景山居然答应了,自然惹得大家不高兴:"我们还不如一匹马吗?"于是邓景山也被杀了.接替邓景山的是辛云京.可是无论是白孝德还是辛云京,一时都无法弹压住局势,而朝中能去弹压的"闲人"就只有郭子仪了,肃宗实在没有办法,按史书的话讲,就是"势不获已",所以任命郭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充本管观察处置使,进封汾阳郡王",出镇绛州.三月十一日,郭子仪即将出发,想向肃宗辞行.当时肃宗病的很厉害,大臣们都不能前去晋见,郭子仪请求说:"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矣."肃宗便将郭子仪召进去,对他说:"河东的事情,就全都托付给你了."

郭子仪到了绛州,解决李国贞被杀之事.郭子仪到后,王元振自以为有功,就请求郭子仪不要惩治他,但郭子仪说:"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因此,郭子仪把王元振及其四十个同谋抓起来全部杀掉了.听说这个消息,辛云京也放手来处理变乱,杀掉了杀死邓景山的几十个人,局势这才平稳下来.

四月间唐代宗即位,由于鱼朝恩、程元振都比较忌讳郭子仪等有功之将,所以八月郭子仪还京后,表请辞去相关危险职务,代宗也便顺势免去他的军权,然后又一次束之高阁,不过这回代宗又给他加了个官,山陵使,就是给皇帝修陵的.通鉴于此与《旧唐书》稍有不同,《旧唐书》的意思像是代宗一上来便免去了他的军权,但通鉴记七月郭子仪又被任命兴平、定国副元帅,与三月的任命是一样的,疑为衍误.十月,代宗任用雍王为元帅,本来又想以郭子仪为副元帅,但由于鱼朝恩、程元振的缘故而取消.此时距安史之乱的结束已经很近了.

安史之乱后,郭子仪多次进言说:"吐蕃、党项不可忽视,应当及早防备他们."代宗也没怎么注意,后来吐蕃果然来侵犯长安.有人来犯,边将告急,可是朝中代李辅国任元帅行军司马的程元振却把所有告急文书压下,根本不向代宗禀报.十月,吐蕃军队进犯泾州,刺史高晖投降,又做了吐蕃军队的向导,引导他们深入内地.吐蕃军队经过邠州时,代宗才终于得知吐蕃入寇的消息.很快,十月初二,吐蕃军队进犯奉天、武功,离长安已经很近了,于是京师大恐.仓促之下,代宗任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抵御外敌,可见长安中留下一个将军是多么有用.可怜郭子仪闲居已久,部下早就都离散了,这时临危受命,只好临时招募,征到了二十名骑兵就匆匆启程了.到咸阳时,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氏、羌等各族军队总共二十多万人,漫山遍野,前后达数十里,已经从司竹园渡过了渭河,顺着山脉正向东涌来.无论如何这二十人是抵挡不住的,郭子仪便派人入朝奏报军情,请求支援,结果又被程元振拦下了.虽然有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的两番对抗,但最终也没能挡住吐蕃——吕月将很值得钦佩,他所部也只有二千人,明知怎么也挡不住,仍然拼死作战,最后全军覆没,吕月将本人被俘,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或许被杀了?不知道,但吕月将和他手下的士兵们很值得哀悼一番.

长安城中,代宗正在操练军队,但是吐蕃已经跨过了便桥,说话便到.代宗不知所措,只好于十月初七逃往陕州,当初玄宗出逃的情景又生动的再现了一次,官吏们躲藏起来,禁军则一哄而散.但好在大家都有了经验,而且和上一次不同的是,吐蕃重在抢掠,不一定要占领,所以躲过一时便好.听到吐蕃到长安的消息,郭子仪急忙从咸阳赶回来,到长安的时候,代宗已经走了.有句话是"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代宗走的时间也是很巧的,他刚出宫苑大门渡过浐水,叛降吐蕃的射生军将领王献忠就返回长安了,胁迫着丰王李珣等人去迎接吐蕃军队.当他们走到开远门时,遇上了郭子仪.郭子仪大声呵斥,王献忠跳下马来,跟郭子仪说:"主上东迁,社稷无主,令公身为元帅,废立在一言耳."郭子仪听事没有回答,李珣又上前问:"你为什么不说话?"郭子仪很清楚形势,所以断然否决,训斥了他们一番,然后派兵把他们送到代宗那里.第二天,代宗一地到了华州,由于州府的官吏早就逃散,没有人来提供食宿,所以和当年玄宗一样的惨.幸好鱼朝恩带着神策军从陕州前来迎驾,代宗才有了安身之地.

于是郭子仪收敛人马,勉励将士们共雪国耻,攻取长安.这时代宗因为担心吐蕃军会东出潼关,所以召郭子仪去陕州.郭子仪上表说:"我若不收复长安,就无法来见陛下.而且我出兵蓝田,吐蕃军一定不敢向东出击."代宗表示同意.吐蕃这时已经立广武王李承宏为皇帝,想掳掠一番之后整队回国,

结果听到百姓传言郭子仪要打回来的消息,信以为真,开始率军撤退.这一次吐蕃入寇,在众节度使都不敢轻易来救援皇帝的情况下,只有郭子仪勇于挑起重担,并且立下克复之功,所以从此代宗十分倚重他.

接着便赶上仆固怀恩的反叛,又是郭子仪去平定的.郭子仪在朔方军中素有威望,所以他一出马几乎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后来仆固怀恩两次诱吐蕃攻打长安,第二次他骗吐蕃和回纥人说郭子仪已被鱼朝恩害死了,而代宗也已逝世,所以这些人有恃无恐.不想回纥人在泾阳居然又看到了一个活蹦乱跳的郭子仪,大惊失色,"怎么你原来还活着?"郭子仪说:"昔回纥涉万里,戡大憝,助复二京,我与若等休戚同之.今乃弃旧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弃亲,于回纥何有?"责备他们背信弃义,回纥人很诚实,说本来听仆固怀恩的话,以为郭子仪和代宗都死了,所以才敢来,否则,"何至于此?"然后请求和郭子仪见面.郭子仪力排众议,只带了数十骑兵前往,比演义里关公的单刀赴会差不了多少.正是郭子仪的威望和这份气魄胆量,很令人折服,所以宴会上郭子仪说动回纥与唐结好.吐蕃人听说这件事,怀疑回纥会与唐联手来攻打自己,所以连夜就逃了,果然在路上遇到了唐军和回纥军,本想大抢一番的吐蕃,不但白抢了一回,自己也搭上了不少东西,而且还被打的大败,如果仆固怀恩还活着,吐蕃人一定和他算帐.

代宗时期,郭子仪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居然担当起了朝廷的顶梁柱,实是辛苦了老人家.德宗即位后,郭子仪又被德宗免去了军权,然后又做了代宗的"山陵使",尽管军权又没了,但地位仍然不断攀高,此前代宗曾想任他为尚书令,郭子仪很知趣的辞掉了,这回德宗加封他为太尉、尚书令,而且尊号为"尚父".但郭子仪毕竟年岁太大了,这位经历了玄、肃、代、德四朝的老将军,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病逝,时年八十五.当时"帝悼痛,废朝五日.诏群臣往吊,随丧所须,皆取于官.赠太师.陪葬建陵",赐谥忠武.

郭子仪是善始善终,满门富贵,即使程元振、鱼朝恩对他百般诋毁,最后的影响也只限于夺去军权,而于他身家性命却毫无伤害,原因是,"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无脾气,这是皇帝最理想的大臣,所以最终皇帝哪怕真对他起了疑心,也仍然会释然.但郭子仪可以没脾气,但他活的也并不轻松,身居高位,又有这么大的威望,如稍有差错,那几十年的英名就付之东流了,不过,郭子仪最惦念的该是自己的子孙吧,他怎么也要为他们考虑.郭子仪有一个儿子郭暖,娶了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我想大家一定想起了打金枝之类的戏曲,不错,戏曲正是由历史而来,不过新旧唐书却是找不到,不知通鉴是取自哪个笔记?出处倒也不必计较,但这件事对郭家来讲,真是虚惊一场.郭暖和公主赌气说的话"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确实比较容易惹麻烦,所以郭子仪当时吓得把他囚禁起来,自己上皇宫里请罪,幸好遇上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唐代宗,说了一句"不痴不聋,不作家翁",然后又劝解了一番,如果遇上一个不讲理的皇帝,郭家只怕有灭门之祸.最后代宗那都没事了,郭子仪仍然打了郭暖一顿,其实意思就是教训他:你知不知道你差点让全家给你陪葬……郭子仪的没脾气还表现在,有人挖了他父亲的坟墓,当时有人怀疑是鱼朝恩,但此事似乎代宗也不好追查,又担心郭子仪会因此事而反,所以心事重重的和从河中回朝的郭子仪谈及此事,结果郭子仪说他带兵很久却不能禁止士兵们去挖别人的坟墓,所以现在这是对他的报应,一句话便打消了代宗的疑虑.

郭子仪确实十分谨慎,他问题面面俱到,比如后来的奸相卢杞,有一次到郭子仪家里,郭子仪忙把姬妾都赶回了屋里,有人问原因,郭子仪说卢杞长的很难看,怕她们看见了会笑,那就肯定得罪这位大人了.所以,像郭子仪也很难得罪起什么人来,强悍如仆固怀恩,也只折服郭子仪一人,由此可见一斑.郭子仪在朔方军中十分宽容,以至于后来继任的几位将军都不好统领,连李光弼都差点被赶出来,李国贞则是干脆被杀了.宽容固然是一种美德,但我觉得郭子仪的宽容实际上带来了不好的效果,主观上这也是他性格使然,但客观上却是树立私恩.军队中军令严明才是正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倒很同情李光弼.感觉郭子仪处世比较圆熟,不得罪人,而果然诸将中也是他更吃的开,五位副元帅只有郭子仪是善始善终,这并非偶然,而放到历史上来看,正如前面所言,找不出来一打像郭子仪这么好脾气的将军.这也许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吧.

(三)、李光弼:抑郁而终

如果说高仙芝的被杀是彻底的悲剧,郭子仪的善始善终是彻底的喜剧,而哥舒翰、仆固怀恩被迫的或降或反有点闹剧的成分,那么李光弼的抑郁而终则是符合"哀而不伤",或者说是淡淡的哀伤—

一反正也让人痛快不起来。

邙山之败后,李光弼曾被短暂的免去了太尉,但马上又都恢复了,"充河南、淮南、山南东道、荆南等副元帅,侍中如故,出镇临淮。"要注意,当时副元帅很多,但最主要的副元帅当是作为皇子的副元帅,那才是带领唐军主力的将军。

当时史朝义乘邙山之胜,攻打申州、光州等地,并且亲自率精骑在宋州围住刺史李岑,围了有数月之久,城中粮食已经用尽,眼看宋州就要陷落,李岑束手无策。他手下的刘昌说:"粮仓中还有几千斤酒曲,捣碎了也是可以吃的(这办法容易培养酒鬼),不出二十天,李太尉必定前来救援我们。如今城的东南角最危急,请让我去守那里。"这时,李光弼抱病来到临淮,手下的将士们认为敌人不好对付,请求南向保守扬州。李光弼说:"朝廷倚我以为安危,我复退缩,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贼安知吾之众寡!"于是径直奔赴徐州,派田神功去进击史朝义,将叛军打得大败。其实当时徐州一带很混乱的,先是田神功留恋扬州不愿回去,又有尚衡与殷仲卿在兖州、郓州的自家相互攻击,来瑱则不肯应诏回京,但当他们一听说李光弼来了,都慑于李光弼的威望,几个人该回朝的该回朝,该回军的回军,秩序这才井然起来。

来到李光弼帐下的田神功,按他自己的话讲,差点出错。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大错,只是和李光弼相比,不大尊重他的判官而已。李光弼在徐州,只有军队的事情自己决断,其它事务都委托给判官张修处理。张修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处理事务十分自如,所以诸将对张修也十分尊重,就像对李光弼那样。而田神功从副将升为节度使后,大模大样的接受前节度使的判官刘位等人的叩拜。等他看到李光弼与张修平等对待时,大吃一惊,于是找来刘位等人一一谢礼,说自己行伍出身,不懂礼仪,怎么诸位也不说,铸成自己的错误呢?可见李光弼的一言一行给部下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光弼后来也算是做错了一件事,令他终生愧疚。

当长安被吐蕃进攻之际,代宗下诏召诸节度使来援,别的节度使没来,李光弼也没有来。大家都不来的原因是,早有个被鱼朝恩、程元振害死的来瑱在前,所以谁都怕自己一回去也被他们害死,干脆不来就是了。这才出现郭子仪率二十名骑兵去咸阳守卫的"悲惨"情景。可是诸道节度不来都还好说,李光弼不来,则确实有损形象了。首先是地位不同,他是与郭子仪齐名的将军,又都是朝廷素来倚重的人物,无论是肃宗还是代宗,对他也可谓不薄,所以他不来,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很大的,其它没来支持的人受到的质疑都没有李光弼多,原因就在于此;其次,李光弼一向对朝廷忠心耿耿,守北城时所带的那把短刀就很让人感动,当将士们都想退保扬州的时候又是李光弼力排众议勇于攻打叛军,可是,没被敌人吓倒的将军,却担心被朝里的宦官所害——如果对照一下郭子仪,就会发现,李光弼正如欧阳修所说,属于"工于科人拙于谋己"的这种类型的将军。其实他又何必担心呢?无论如何,在危难之际有人来援救自己,就算再糊涂的人也会生出感激之情,何况代宗也并没糊涂到那样的地步。再者,以所谓忠臣的角度来看,就算真会被害死也得来一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是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苛求,但古人未必会放过。以二十骑赴咸阳的郭子仪,也并非没受到过奸人谗毁,而且他当时是比在外逍遥的李光弼要惨的多的,因为他这种"高阁"生活李光弼并没经历过,但谗毁起作用了么?先前有用,但经过此事后,代宗对郭子仪如何呢?可以说很好。前面写郭子仪时也提到,正是郭子仪这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没脾气使他成为皇帝的理想大臣。以此推之,如果李光弼率兵来援,代宗自也不会亏待他。但李光弼迁延行期,最终也没有来长安。

代宗于此事怎么看呢?肯定会有惊讶:怎么自己人缘这么不好,谁都不来呢?然后当然会有些恼怒:你们怎么都不奉诏?但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代宗的好脾气,他并没有因此而降罪于谁,比如他后来对仆固怀恩的母亲就很好,当听说仆固怀恩死去的时候,代宗也一直说并非是仆固怀恩背叛他,而是被左右所误。对于李光弼的不奉诏,代宗也比较看重,担心会因此产生嫌隙,就主动示好,多次派人去慰问居于河中的李光弼的母亲。不过,代宗真的放下了么?

吐蕃退兵以后,代宗任命李光弼为东都留守,以观察他的去留动向。两唐书与通鉴一致的"察其去就",字面意思好解,可是这四个字的意思,只怕不是这么简单。任命就任命呗,任命谁去做什么,大臣不也就只有去照办的份么,干嘛还要有个"察其去就"?一个"察"字说明代宗对李光弼动向的关注与疑心,意思就是:我看看你究竟会怎么做。可见李光弼前一次没来,虽然代宗并不降罪,但心中也着实放不下,他担心因此产生嫌隙,其实李光弼那里能有什么嫌隙,还不是他自己这里的嫌隙?这

一次,"光弼伺知之,辞以久待敕不至,且归徐州,欲收江淮租赋以自给",李光弼借口江淮粮运之事率军返回徐州,仍然是不去.看样子李光弼应该是明白代宗有观察的意思的,可是仍然顶风作案,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要向皇帝表示忠诚的话就该听命,这一次不回去难道是担心上次的罪过被宦官拿来攻击他?如果真是这么担心,那就更应该去了,否则只会加重别人的疑心.如果赶上这件事的是郭子仪,相信马上就动身了.这次,代宗对李光弼的母亲就不单单是派人慰问了,而是将她接到了长安,好好供养了起来,又让他弟弟李光进执掌禁兵,提高待遇.代宗这么做,有两种可能,一是见李光弼又没来,觉得是自己做的不够,所以又提高了待遇.可是,推想一下,这是一个做错事的人的心态,想要与人和解才主动示好,但自始至终代宗对李光弼都没有做错什么,他自己也不可能认为有哪里不对,何必要这么做呢?如果说让李光进掌管禁军是示好,而将李母接到长安,则可能主要出于第二种可能的考虑,就是厚待其母,同时也是高级的监禁起来,这便是一个入质.但代宗对李光弼的礼遇却始终不减,一来确是宅心仁厚,二来,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彼之不赴吾急,吾不问则已,问之则必讨焉.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谁敌之哉?"

由于李光弼一向军令严明,所以诸将对他都很敬畏,甚至李光弼发号施令时,诸将都不敢仰视.然而当诸将看到李光弼挟重兵而不回朝,像田神功等人便不再惧怕李光弼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李光弼原先在军中的威信,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其实李光弼对此也很后悔,所以愧恨交加,终于积郁成疾,不久,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七月十四日去世——墓志则说是死于七月五日,《全唐文》中有李光弼的遗表,其中有"自去月十七日旧疾发动,有加无瘳,至今月五日",所以觉得还是取十四日为准.此前部将询问李光弼后事,李光弼说:"吾久在军中,不得就养,既为不孝子,夫复何言!"这个时候最想念的是自己的母亲,然而却是天人永隔了.之后,李光弼将自己受封的绢布各三千疋、钱三千贯文分给了将士们.

李光弼去世,代宗自是难过了一番,让鱼朝恩到李母家里去慰问——李光弼正是因为这个人才不敢来长安,代宗居然又派他去慰问,李光弼在天有灵,也一定气的够戗——然后又让京兆尹第五琦监护丧事.代宗命大臣们议谥号,最后谥李光弼为"武穆",和后来岳飞的谥是一样的,不过同用这个谥的还有很多人,不一一列举了.将军们的谥中大多有个武字,而李光弼和郭子仪不同的是"忠"和"穆",郭子仪是忠武,"忠"在前,看的出来,对皇帝来讲,"忠"和"武"比,还是更需要"忠"的.十一月,将李光弼安葬于三原,代宗下诏命百官送于延平门外.和郭子仪不一样,郭子仪是陪葬建陵,而李光弼则没有这样的待遇——陪葬不是殉葬,殉葬当然是凄惨的了,而陪葬则是很风光的事情,古时能陪葬帝陵,那是皇帝对大臣的恩宠.也不难想象,郭子仪那般的八面玲珑,皇帝自然愿意接纳,而李光弼这样的脾气,则很容易得罪人,大约皇帝都不敢惹.

有人认为,藩将大都脾气如此,所以李光弼会得罪人也是正常的,而郭子仪是汉将,因此更柔和一些.这么说就难免绝对化了,汉人中刚烈暴躁的也有很多,而胡人中很会讨好别人的也大有人在,像安禄山就是很会讨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不假,但实际上汉化的已经很严重了,严肃认真的禀性自幼就是如此,和民族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李光弼的脾气可能遗传较多,再加上后天管教又严,所以这样实在不奇怪.李光弼六岁的时候曾经抚鹿而游,结果他爸爸看见了,教训他说:"儿勿更尔."其实很平常的一件事,小孩子哪有不爱玩的,居然也会被管教.而李光弼的母亲,脾气大约也是不好的,颜真卿就写"太夫人高明整肃,有慈有威,公下气怡声,承顺而每竭其力.虽已官达,小不如意,犹加谦让之责,故能济其勋业."所以李光弼差不多天天挨训.正是父母管教的严,所以养成了他的严肃.

可以说,诸将对郭子仪是敬爱,而对李光弼则是敬畏,敬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而敬畏一旦失去了支柱,那它自身也就消失了.李光弼的严厉,于国家于军队都是有好处的,唯独对他个人没有好处,因为这样很容易得罪人.其实官场上的人谁还没几个仇家呢,只是与李光弼不和的人,分布遍及各个领域,宦官中有和他作对的,同僚也有和他作对的,后来就连部下都有些不逊.还有,李光弼洁身自好,而郭子仪则学习王翦,聚敛奢侈,怎么看都觉得李光弼做的更对.所以,李光弼注定是寂寞的.当郭子仪被众人捧上天然后大家一起其乐融融的时候,他自己则孤零零的冷眼旁观;当后人们津津有味的欣赏着《打金枝》高唱着郭汾阳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李光弼只是一个历史上的符号,而这个符号代表着什么,却了解不多.有人认为,这和后来的历史有关.宋朝和辽朝打了很多年,对契丹人难免存有芥蒂,后来虽然不和契丹打了,但汉族的民族保护意识也强了起来,所以对汉族出身的郭子仪更垂青.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成书于宋代的《新唐书》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把李光弼

从《旧唐书》和别人的合传中拿了出来独立为一传（实际上后面还跟了几个裨将），虽说变化不大，但至少从地位上来讲是与郭子仪持平了。后人李光弼其实并没有什么偏见，只是和郭子仪对比起来谈到的比较少，像《长生殿》中，郭子仪就出场了，而且还有不少唱段，而李光弼则自始至终没露面——不露面也好，里面的蕃兵蕃将都是丑来演的，即使是照顾一下，只怕扮相也好看不了，再加上龙套往往用不同行当的角色，郭子仪是外，那李光弼最多也只能用“净”，俗话说就是大花脸。至于京剧里的李光弼，没见过，也没查着，没法参考。

由于李郭二人的功劳都是对唐而言，唐朝灭亡后他们的功劳也就滚滚东逝了，郭子仪除了打仗，做人上还有很多可说的地方，比如那个“打金枝”，而李光弼则相形见绌。有一件事，说明了郭子仪做人上确实高出一筹。在安思顺任朔方节度使时，郭、李都为牙门都将，二人却不相和，即使在一起吃饭也不说话。等郭子仪代安思顺为节度使时，李光弼本打算逃走，还没决定下来，不久，皇帝便下诏让他分朔方一半兵力东出赵、魏（就是前面写的郭子仪向玄宗推荐李光弼一事）。于是“临淮（李光弼封临淮郡王，用临淮代称）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郭子仪）趋下，持手上堂，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邪？’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讫平剧盗，实二公之力。”这是杜牧记下来的事情，两人本传中没有，而在《新唐书》的东夷传中引用了一下。本是冤家的两人，其中一个一下子成了上司，然后又让对方去战场的最前线，也难怪李光弼会怀疑郭子仪居心不良。但郭子仪却是因为欣赏李光弼的才能，真心推举他的，故而两人尽释前嫌，主要功劳还是郭子仪，他能主动推荐李光弼，这份气度确实很难得，如果放到李光弼身上，可能未必会如此。因此，郭子仪更令人敬爱也就理所当然。

实际上，唐朝固然对李光弼颂扬多多，在历代对李光弼的评价上也确实属于最高级别的，却也有不同的声音。《全唐文》中有一篇《秘书监致仕穆元堂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元帅李光弼将二于上，屡奸于公（前面写公讳宁字某，当指穆宁）。公守正不迁，积与之隙，日宣不令之言，欲公畏之。公自泗抵徐，驰驿辄至，理折其口，义胜其心，泄其愠于包藏，夺其谋于将发。代宗闻焉，为一二宰臣话之，至于叹息。”《旧唐书》中穆宁传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副元帅李光弼以饷运不继，或恶宁者，诬譖于光弼，光弼扬言欲杀宁。宁直抵徐州见光弼，喻以大义，不为挠折。光弼深重之，宁得行其职。”第一篇的作者穆员，是穆宁的儿子。这件事的两种不同记法，虽然语气各有不同，但其中都说到了李光弼欲杀穆宁，而穆宁到徐州又以理取胜，可见这件事李光弼确实有不对之处，但是穆宁的儿子对此未免偏激，把李光弼说的这么不堪，实在很不客气。第一段中写时间是“李光弼将二于上”，当指李光弼没奉诏的那个时候，一个“二”字说明，在有些人眼中，这已经不单单是不奉诏这么简单了，甚至比“拥兵自重”还要严重；而穆宁则“理折其口，义胜其心，泄其愠于包藏，夺其谋于将发”，前三句还好说，但这最后一句，和前面那个“将二于上”结合起来，听起来似乎就是说李光弼要谋反。穆宁是当事人，对事情应该是更清楚，唐书的写法自然有为尊者讳的意思。难道李光弼真要谋反？可是，他又有什么理由谋反呢？真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应该是穆宁的过度担心了。李光弼自己也是始料不及，没想到会有人这么看待自己，所以才会被穆宁问的无话可说，而且想必愧悔也由此加重。

但李光弼有位朋友，颜真卿。虽然史书上并没有写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交情，但是可以看出来，颜真卿对李光弼比对郭子仪更亲近一些。率直的颜鲁公大约也是个爱得罪人的脾气，他的正直确实得罪了一些清贵，正是如此，所以他更容易理解李光弼。李光弼死后，就是由颜真卿为他撰写的神道碑——郭子仪的墓志，我查了许久都没找着，可能是遗失了。颜真卿完全可以为当时的尚父郭子仪来撰写墓志，但是没有，一来可能是郭子仪的子孙找了“高手”来写，二来也说明双方没什么交情。黄本骥的《颜鲁公文集》中收颜真卿与李光进写所的书信共八帖，有《捧袂帖》、《鹿脯》前后帖（颜真卿的妻子病了，药方中需要鹿脯，但他又没有，只好向李光进要）、《乞米帖》、《朝回帖》等。李光进是李光弼的弟弟，插一些题外话，唐朝有两个李光进，后一个主要活动于元和年间，两人都被封过太子太保，也都被封为武威郡王，还都有一个同叫李光颜的兄弟（李光弼有这个弟弟也是颜真卿记下来的），因此害我差点以为两人是同一个人，但后一个李光进是突骑施人，本姓阿跌，至于武威郡王，那也没什么稀罕，唐朝的武威郡王一抓一大把，大约是这个封号对武将来说很好听，所以大受欢迎。李光弼常年在外带兵，当然没空和颜真卿过多并往，但在长安的李光进则是有机会的。颜真卿个性耿直，从不向清贵低头，而生活上时有困难的他，肯找李光进来帮忙，说明双方有交情，至少颜真卿觉得李光进是个可以求助的人。换句话说，颜真卿还不屑于找别人去借呢。从颜真卿很多文章来看，

对李光弼很是钦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常说，看一个人也要参考一下他的朋友。所以正直刚烈的颜鲁公的朋友，又怎会差呢？另外，如果李光弼真怀有反心，那么以颜真卿后来对李希烈（此人后来谋反）那样的态度，说什么也是不会为他写墓志的。

后人评价李光弼时，常常也会提到郭子仪，这里摘几条，供大家参考：

1、子仪以恢宏体国，保富贵于永年，而光弼虽刚正奉公，积猜嫌于晚节，茆坦怀未至，则全美或亏。——唐僖宗《封徐州节度使时溥钜鹿郡王制》

2、子仪之持重，光弼之劲捷，各有所长。以诗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韩，李如柳。论诗文雅正，则少陵、昌黎，若倚马千言，放辞追古，则杜韩恐不及太白、子厚也。——杨慎《升菴集》

3、李光弼提孤军，与安史健卒百斗百胜，其治军行兵，风采出郭子仪之右，而当时诸将皆望风服子仪，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诸将已不为之。子仪能使回纥谓为父，而思明乃上书请诛光弼，大抵光弼之实不如子仪之名，子仪安坐而有余，光弼驰骋而不足。——张耒《柯山集》

第一条差不多属于普遍的观点，第二条说的比较有意思，用诗文来打比方，也确实有道理。但第三条，读完之后却很无奈，有句话是受累不讨好，说的就是李光弼。平心而论，从军事才能上讲，李光弼确实胜郭子仪一筹，郭子仪有些仗打的靠的是他的威望，而不像李光弼那些仗打的那么精彩。另外，郭子仪败过几次，比如在关中的那次中伏，按说不该啊，还有九节度失败的那次，仆固怀恩曾说郭子仪是率先撤退的，正是有人带头撤退，所以更加使军心混乱，焉能不败？反观李光弼，除了仆固怀恩不听话的那次，其他很少时候会居于劣势。

光弼用兵，谋定而后战，能以少覆众。治师训整，天下服其威名，军中指顾，诸将不敢仰视。初，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其代子仪朔方也，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云。——《新唐书》

凡言将者，以孙、吴、韩、白为首。如光弼至性居丧，人子之情显矣；雄才出将，军旅之政肃然。以奇用兵，以少败众，将今比古，询事考言，彼四子者，或有惭德。邛山之败，阆外之权不专；徐州之留，郡侧之人伺隙。失律之尤虽免，匪躬之义或亏，令名不全，良可惜也。——《旧唐书》

评价相当的高了，认为就算是将李光弼和古之名将孙子、吴起、韩信、白起四人相比，也不逊色，反倒是那四个人，“或有惭德”。李光弼还善于布阵，他的部将郝廷玉也学到了一些，后来鱼朝恩听说郝廷玉很会布阵，就请求参观一下，看过之后，十分佩服：“我在军队中呆了这么久，今天才刚看到您这样的训练方法（看来鱼朝恩确实经常带兵）。”郝廷玉听到这句话，忽然很伤感的想起李光弼来，说：“此临淮王遗法也。王善御军，赏当功，罚适过，每校旗，不如令者辄斩（不听话就杀，确实有点吓人）。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驰突，心破胆裂。自临淮歿，无复校旗事，此安足赏哉？”不知鱼朝恩听后，作何感想呢？若论安史之乱中的战功，李光弼绝对算是第一。所以大家普遍认为单从军事上讲，李光弼是胜于郭子仪的，然而郭子仪太会做人，因此提了不少人气分，而李光弼也只好继续寂寞下去了。——我为李光弼而不平。

杜甫有一首哀悼李光弼的诗，《八哀诗》中的一首，由于太长，而且被引用的很多，所以另找了一首本家的宋朝诗人徐均的诗，来结束本节吧：

间关百战佐中兴，料敌行师妙若神。

可惜罹谗终恨死，伤心不见白头亲。

第九章代宗即位

安史之乱已经乱了几十年，很多人死了，很多人无家可归，即是这场叛乱的发起者们，也一个个家破人亡，原本一个锦绣河山，变得满目疮痍——够了，这出悲剧不必再演下去了……于是，历经了八年的叛乱，终于缓缓落下帷幕。

然而，安史之乱真的结束了吗？叛乱平定的并不彻底，旧伤疤未愈，又添新伤疤，就在安史之乱将将结束的同时，又涌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安史之乱无疑是大唐衰老的催化剂，八年的时间使原本年富力强、志气昂扬的壮年的脸上爬满了皱纹，最后终于成了一位垂垂老者。从此，唐朝便在“内有宦官，外有藩镇”的环境中挣扎，直到灭亡。

漆黑的剧场中，漆黑的大幕缓缓落下，却听到幕后有人用垂老凄凉的声音唱道：

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大唐最有争议的一位皇帝，被后人称为唐明皇的李隆基病逝。十三天后，他的

儿子唐肃宗,在一片混乱之中也病逝了.于是唐朝的最高权力又一发生转移,平叛的重担也同时落在了下一任皇帝的肩上.

唐代宗,这位在唐朝并不算很突出的皇帝,后来有人评价是"唐之庸主也",其实,一生奉献给扫除朝中四害的他,还算是不错的.从安史之乱的角度讲,他毕竟结束了八年的叛乱,毕竟使唐朝重新步入了正轨,毕竟给唐的中兴带来了希望.

一、变本加厉的"妇寺干政"

"妇寺干政",妇指的是后宫嫔妃,寺则指宦官.

古时"妇寺干政"向来为国家之大忌,偏偏盛强如唐朝,这两件事情全赶上了,而且还都是闹的非常厉害——武后、韦后、太平公主前赴后继,尽管韦后远远不及武则天,太平公主也并非后宫嫔妃,而是李唐皇室自家人,但玄宗之前,韦后、太平公主确实带来了麻烦,而唐朝后期,因为宦官执政,连皇帝都大权旁落,更何况皇帝的妻子;至于唐朝后期的宦官之祸,远比东汉的十常侍乱政要厉害的多,明朝虽有刘瑾、魏忠贤,但宦官并不能完全左右皇位的继承,而且往往是某一个突出的宦官来干政,不像唐朝这样,"宦官代有才人出",几乎中、晚唐的皇帝们都遇到非常棘手的宦官问题,几乎每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所立,更有一些死于宦官之手.如果要追溯宦官之祸,虽然可以上溯到玄宗亲信高力士,但一来玄宗有能力驾驭他们,二来,玄宗时期确有几个宦官比较有才能,而且没给朝廷造成什么麻烦,还有就是高力士对玄宗十分忠心,而且他本人也没有什么野心,因而玄宗时期还是比较安稳的,到了肃宗朝,出了一个李辅国,于是后面就麻烦滚滚来了.

何以李辅国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因为他是唐朝第一个拥有兵权的宦官.想来,肃宗交给他兵权的时候,当然不知道李辅国日后会对他的儿子说出"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这样的话来,而且李辅国最初的表现还是比较温顺善良的.再以后,代宗大有金庸小说里杀人名医平一指的劲头,对手握重权的宦官也是杀一人,立一人.其实杀了不就得了,为什么又要再扶植一个,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道理也许和肃宗亲信李辅国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多疑,害怕大臣像安禄山那样手握兵权之后会起来反叛,而宦官最多只能自己握权,便是为害也只是他这一代,不至于一代一代总为害下去,因而把兵权交给大臣,还不如交给宦官——或许他们总幻想着有一个像忠于玄宗的高力士那样忠于自己的人,但他们的希望却总是落空,而且,违背了肃宗初衷的是,他没想到一代代为害下去的不是一个宦官,而是一群宦官.

李辅国自从肃宗在灵武时就任职元帅府行军司马,每天在肃宗左右,或是宣布诏命.四方的奏文、军中的印符以及军队的号令集训等事,全都交给他处理.收复长安后,李辅国又掌管禁军,肃宗下的诏敕,都必须经过李辅国签署才能施行,百官有急事上奏也得通过李辅国这关,往往等事情解决后才上奏给肃宗.此外,李辅国还设置了数十人去执行特务任务,暗中在民间打听情报,然后再进行审讯.如果有司审什么案子,要是李辅国想要插手,他们也不敢不答应,有时重刑犯人还正在审着,李辅国就让把把他们全部放掉,于是官吏们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们大摇大摆走出去.当初大家不是喊高力士"翁"、"爹"吗,就是肃宗见了他也要喊二哥,现在李辅国的同事们喊他为五郎,李揆见了李辅国则称为"五父",其它大臣喊什么,那就知道了,但待遇只在高力士之上,不在之下.

如果说李辅国开了一个宦官执政的不好的头,那么肃宗的张皇后则基本上是唐朝最后一个有负面作用的干政后妃.

由于张皇后受到肃宗宠爱,群臣便请求为皇后上尊号为"辅圣".肃宗就此事询问中书舍人李揆,李揆回答说:"自古以来皇后都没有尊号,只有中宗时韦皇后曾经有过尊号,这怎么能够效法呢!"肃宗一听,觉得不妙,于是就搁浅此事.结果不久,发生了月食.古人不认为月食、日食这些只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认为这是上天看到皇帝或者掌权的人做的有不对之处在大发雷霆,那么皇帝这时就得好好检讨一番自己.这次月食,由于有了张皇后这件事,人们都以为是上天不认为皇后该有尊号,所以才会让天狗吃月亮,那么最终这个尊号还是没上成.

张皇后心里想必十分恼火,可又没有办法——罢了,尊号不上也无所谓,但权力总得分我点吧.张皇后早与李辅国勾结在一起,只不过那时只是在肃宗面前说几句谗言,还没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此时,张皇后与李辅国勾结就比较深了,二人横行朝中,干预政事,无穷尽的有所求,比最初可是严重了许多,令肃宗也心生不满起来,可是他也无可奈何.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初,肃宗任命李岷为吏部尚书,李揆为中书侍郎,和第五琦同时加同平章

事.这三个人,前面都曾写过,也确实是有见识的人,肃宗任命他们也算是有眼光.不过,肃宗往往看中哪一个人,紧接着便重用那人,随后因为若干事情,又觉得那个人不怎么样,于是又疏远他,所以,肃宗盯上谁,那就意味着谁要倒霉了,比如房琯就是一个例子.这三个人中,肃宗特别赏识李岷,于是李岷也"以天下为己任"——写杨国忠时看到这句话觉得好笑,写房琯时看到这句话觉得眼熟,现在写到李岷,又看到这句话,我终于明白了,这大约是古人的一句口头语.

肃宗对李岷、李揆等人还是很信任的.当时,京城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偷盗和抢劫,李辅国便请求挑选五百羽林军的骑兵以备巡逻搜捕之用.李揆上疏说:"汉朝设南北二军互相制约,所以周勃得以率南军进入北军,从而安定刘氏王朝.我们大唐王朝设置南牙与北牙,文臣与武将相区别,使他们互相监督.现在用羽林军代替金吾卫巡夜,如果发生了突发事件,怎么控制局势呢?"于是此事作罢.何谓羽林军?何谓金吾卫?李揆这话是什么意思?羽林军即左右威卫,"职同左右卫,掌宫廷宿卫,凡五府三卫及折冲府骁骑番上者,受其名簿而配以职";左右金吾卫,"掌宫中、京城巡警、烽候、道路、水草之宜,凡翊府之翊卫及外府饮飞番上者皆属之".职责上各有不同,李揆的意思,如果羽林军去城中巡逻,宫中守卫力量就下降,万一出事就不好办了.想必当时盗贼问题很严重,以至于李辅国想让宫中的守卫也去巡逻.其实李辅国此议还是出于好意,他对肃宗大约还是不敢怎么样的.

正是李岷的上台,使李辅国暂时有所收敛.李岷当了宰相,对肃宗说皇帝的诏敕理由中书省颁布,而不该由李辅国来掌握.李岷举了很多李辅国专权乱政的例子.肃宗也正头疼,听了李岷的话很高兴,称赞他为人正直.因此李辅国便只好收敛一下了,罢掉了那些察事.肃宗规定:今后敕命由中书省颁布,否则不能实行;朝野内外的事务,各付有司;案件则归御史台和京兆府处理.但李岷也因此得罪了李辅国.

不久,出了一件事,使得李岷很快就下台了.凤翔一个管马坊的押官由于抢劫被天兴县尉谢夷甫抓住杀掉.那人的妻子为他的丈夫去诉冤,飞龙厰养马出身的李辅国一听有人敢欺负咱们养马的,那还得了,就让孙莹去审问,审出来结果不是冤案.李辅国又让崔伯阳、李晔、权献审问,结果与孙莹相同.押官的妻子还不服,李辅国又让毛若虚去审.这回,毛若虚依照李辅国的意思,归罪于谢夷甫.崔伯阳很恼怒,就质问毛若虚,想在肃宗面前弹劾他.不想毛若虚先跑到肃宗那里,肃宗把他藏在帘后.崔伯阳来到后,就说毛若虚依附宦官,审判不公.肃宗听后十分愤怒,就把崔伯阳喝斥出去,后来把他贬为高要县尉,其它几人,如权献、李晔、严向也都被贬,孙莹则被削除名籍,流放到播州.于是李岷上奏,说崔伯阳无罪,处理得太重了.肃宗又认为李岷和崔伯阳等人结党,五月,贬李岷为蜀州刺史.后来右散骑常侍韩择木入朝晋见肃宗的时候,肃宗对他说:"李岷想要专权,已经把他贬为蜀州刺史了,可我还觉得自己用法太宽."言外之意,下次再有这种事,就严厉一点.其实如果真是专权为害,就像李林甫那样,贬官或是削籍都不过分,但这件事根本称不上是什么,肃宗缘何发这么大的火呢?而且他因何生气实是很令人不解,觉得肃宗这时脑子也是不太正常.韩择木回答:"李岷直言不讳,这并不是专权.陛下若能做到宽大,这也不会有什么妨碍,只能增加陛下的圣德."但不久,阿附李辅国的毛若虚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威震朝廷.

而李揆,当然后来也下台了,原因是与吕諲不和,两人谁也看不起谁.由于吕諲在荆州时,颇干出了一些政绩,李揆害怕他会再次入朝当宰相,就上奏说于湖南设置军镇很不便利,暗中又派人到荆南、湖南去收集吕諲的过失.吕諲上书控告李揆,于是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肃宗将李揆贬为袁州长史,任命河中节度使萧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就这样,肃宗的内阁成员又一次大换血——但人们也习惯了,因为这是经常性的,见怪不怪.然而李辅国把持朝政的大局却是无法改变的事情.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八月初一,李辅国又被肃宗加封为兵部尚书.于是李辅国大摇大摆的赴尚书省上任,宰相和大臣们都去送他,御厨摆上食品,太常卿也设乐队奏乐.如此上任,又是大排筵宴,又是乐队奏乐,真是无限风光.李辅国更加得意,所以前面的收敛一扫而光,越发的骄横放纵起来,直接向肃宗请求要当宰相.肃宗对他说:"以你的功劳,有什么官不可以当的呢?只是朝廷中有声望远的大臣会不同意,怎么办呢?"李辅国倒是很厚道,一听这话就满处找人帮自己说好话,他暗示仆射裴冕等人,由他们来推荐自己.肃宗很是苦恼,一旦这些老大人们真的和他这么说,他也不好拒绝.肃宗私下里忧心忡忡的和萧华说:"李辅国请求担任宰相,如果公卿大臣们上表推荐,那就不得不

让他当了。”于是萧华出宫后就去问裴冕。裴冕说：“哪有这回事，我臂可断，但宰相的职位决不让他得到。”萧华便将裴冕的话入宫告知肃宗，肃宗一听十分高兴：哈哈，这个办法好，你可以暗中打通关节，我就不可以暗中关闭关节么？自然而然，李辅国对裴冕、萧华两人怀恨在心。这件事的后果，就是萧华被罢免，由李辅国引进了一名后来代宗时期的比较有名的宰相，即曾帮助代宗铲除鱼朝恩而最后自己也被代宗铲除的元载。这位是唐代的一名大贪官，可惜后人多知道和珅，却少有人听说元载。要知道，元载不仅贪的是多、大，贪的却也很奇，抄家的时候，居然被人抄出来钟乳五百两和胡椒八百石。钟乳是名贵药材，贪这么多也不奇怪，可是要这么多的胡椒，怎么个消受法？大约是元载自己也想不出来，所以直到最后也没用完，被皇帝全都收进了府库。李辅国把持朝政，使肃宗大为头疼，却又真的无可奈何——早知如此，当初又何必给他这么大的权力呢？送肃宗一句话：自作自受。

二、长生殿上的孤影

已经许久没有提到一个人了，唐玄宗，这位早已退位的太上皇。

自从蜀中回到长安后，玄宗一直居住在兴庆宫中。由于他早先说过，收复两京后，他就再也不干预朝政，当时还是广平王、还叫李俶的现任太子，和郭子仪的那一次出征，一气把两京收复了，因此玄宗当真不再参与政事，却也逍遥自在。

在咸阳的时候是肃宗亲自去迎接的，当时肃宗那一番表现堪称大孝子，而回来后，肃宗也经常从去兴庆宫问候自己七十多岁的父亲，而身子骨尚且硬朗的玄宗有时也会来大明宫看望自己的儿子。一直陪伴玄宗左右的，当然还是高力士，还有那位在马嵬坡前与哗变大大相干的陈玄礼。肃宗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玄宗的妃子）、内侍王承恩、魏悦以及以前的梨园弟子这些人经伴玄宗左右，哄老人家开心。玄宗经常登临长庆楼，楼下路过的百姓看到后，那毕竟是当了近五十年皇帝的人，无论如何威望还是在的，于是百姓们总是下拜，高呼万岁，玄宗也很高兴，就在楼下设宴赏赐他们。曾有一次，从剑南道来京师奏事的官吏也经过这里，在楼下向玄宗拜舞，玄宗命令玉真公主与如仙媛设宴招待他们。虽则这样的生活看上去很无聊，但如果和后面相比，就好太多了，至少玄宗有很大的自由，至少他可以保持他太上皇的尊严。

但平衡被打破了，制造混乱的人又是李辅国。原因是，玄宗身边的人，不懂得要巴结新皇帝身边的宦官，只看到李辅国当初出身贫贱，虽然也知道他现在飞黄腾达，但是仍然瞧不起他。所谓要“敬小人”，不求添福，但求平安。高力士当年作为皇帝最宠信的宦官，大家都至少不得罪他，高力士还算不错，也没怎么害过人，但他自身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不错，李辅国当初是在你高力士的手下，而今已经不同了，不能再以人家上司的身份说话了。但明显玄宗身边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李辅国怀恨在心，而且他又想在肃宗面前立功——想他一个宦官，还是个不能带兵打仗的宦官，所以立功就只能从稳定肃宗地位上下手了。玄宗虽说已然不干涉朝政，但是只要他的影响还在，对肃宗多少都有点不利——皇帝的威望是不容许别人瓜分的。何况玄宗又经常接受路过的人的叩拜，多少让新皇帝及其身边的人有些异样感觉吧。于是李辅国对肃宗说：“太上皇居住在兴庆宫中，每天都和外面的人交结，特别是陈玄礼与高力士两个人，谋划着不利于陛下的事情。现在禁军的将士都是在灵武拥立陛下的元勋，他们议论纷纷，心中不安，我虽然给他们解释，但他们不听，所以我不敢不向陛下报告这些事啊。”肃宗听后，痛哭流涕的说：“父皇仁慈，怎么会有那种事呢！”李辅国又说：“太上皇固然不会做那种事，但在他周围的小人就难说了。陛下是天子，应该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把祸乱消灭在摇篮里，又怎能够徇匹夫之孝而耽误了国家的大事呢！再说兴庆宫与坊市居民相混杂，宫墙低矮，不是太上皇所应该居住的地方。皇宫则戒备森严，如果把太上皇迎进来居住，与兴庆宫没有什么不同，而且还能够杜绝那些小人去蛊惑太上皇。这样，对于太上皇来说，可享太平晚年，对于陛下来说则更方便去请安问好，何乐而不为呢。”然而肃宗此时没有答应。其实李辅国的话蛊惑性已经很强了，肃宗固然能一时不听，但相信这些话在他心里已经扎根了。

之后，虽然肃宗没有口头上的同意，但李辅国依然按照自己的安排行事——不免让人怀疑，肃宗真的没同意吗？他没同意李辅国怎么有这么大胆子？也许肃宗的确没同意，但是对于李辅国这种说法则是默许的，而李辅国当时已经权倾朝野了，如果自作主张办一些事情，也不是不可能，太上皇的事情，可以说他事先和肃宗打了个招呼，再加上肃宗反对的态度又不是特别强烈，所以一些简单的事情，李辅国还是可以下手的。兴庆宫原先有三百匹马，李辅国假称圣旨把这些马都带走了，仅留下

十来匹.这就是一个信号,玄宗多聪明的一个人,当然清楚这件事背后的意思了,所以他对高力士说:"我儿子听信李辅国的谗言,不会对我始终尽孝了."

这件事肃宗后来应该听说了,但是他在此事后也并没有表示反对,所以这个态度就是默许了.见肃宗没有太大异议,李辅国得寸进尺,又让禁军的六军将士在肃宗面前号哭叩头,请求将玄宗迁居到太极宫内.这个举动就大了点,上一次不过是牵走了马,这一次把人迁走,非同小可.肃宗也很明白利害得失,如果真按李辅国的话做,虽然可以一步到位,但难免遗人话柄,但又确实是个问题,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哭泣不应——哭泣表示我不同意,你们不能说是我让人这么做的,而且这表示我不忍这样对待老父;不应表示我同意,你们照办就是了,只是不要拉上我就行.可这么一哭,把李辅国哭糊涂了,不知道肃宗是什么意思,怕自己摸错了皇帝的心路,反倒有些害怕.

这时肃宗身体不好,开始得病.如果肃宗身体一直健康,倒也可以相安无事,但他这么一病,没力气管的太多,不过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还是可以的.因此他这个时候就可能担心太上皇是否真的会对自己不利,会对自己的儿子不利.于是,李辅国下面开始了真正的行动.说是背着肃宗自作主张干的也好,说是得到肃宗默许也好,甚至还可以说是肃宗秘密授意,反正,史书上在这里只是交待了肃宗得病,李辅国用事,而暗中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留下了很大的空白,随读史者猜想.既然李辅国知道害怕,那他就明白,太上皇不是他能轻易动的了,你动别人都好办,但太上皇是谁?皇帝的爸爸,动不好回来使皇帝得到了不孝的非议,皇帝一旦发起怒来,拿你当替罪羊,那也不是好玩的.虽说皇帝病了,但还没到将死的地步,万一病好了,照样有力气惩办自己.所以李辅国虽然有心这么做,但若是完全通不过肃宗这一关,是不可能的.那是肃宗授意的了?也不一定,因为肃宗必定不想让人议论自己,他知道李辅国有意如此,所以纵容就是了,但"同意"的字眼不会轻易从他口出说出,也许就是一片点头……总之,李辅国主谋,肃宗极不明显的批准,开始行动——

七月十九日,李辅国假称是肃宗的意思(就是真是肃宗的意思,史书上也得说不是),要迎接玄宗到太极宫去游玩.等玄宗到了睿武门,李辅国率领着五百殿前射生手骑兵,大家手持着出鞘的映着太阳闪着白晃晃亮光的刀,拦住玄宗的去路,上奏说:"皇帝认为兴庆宫宫墙低小,宫里又狭窄,不适合您住,所以让我们来迎接您迁居到皇宫内."先不说这话如何,单看这阵势也够吓人的,做了五十年太平天子的玄宗哪里受过这种待遇?就是马驿之前也没人敢用刀来威胁他.而今,自己失势,听这话的意思是要把自己强行迁到大内中,也就是说,将来自己将要过着监禁的生活,说不定比这还要更糟,就算不想以后,面前这些人,居然拿着刀来威胁自己,明显不怀好意.所以玄宗听后十分惊恐,差一点坠下马来.玄宗本人已经无力抵抗了,好在他身边还有个高力士.见此情景,高力士明白必须得制止李辅国才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高力士大声喝道:"李辅国怎得如此无礼!"然后责令他下马.高力士还是有当年的威风的,而且李辅国也明显知道自己没有理,所以不得已只好下马.他一下马,玄宗这边就有救了,如果他一直强硬下去,实际上高力士也是拿他没辙.一见李辅国下马,好的,事情有转机,然后高力士宣布太上皇的诰命(其实玄宗哪里还下得了什么诰命,也是高力士假称的)说:"诸将不得无礼!"见李辅国都服软了,所以这些将士也各自收起了刀枪,拜了两拜,高呼万岁.高力士又斥责李辅国,让他与自己一起为玄宗拉着缰绳,慢慢行走.但无论是玄宗还是高力士都清楚,虽然大面上可以令李辅国折服,但根本的还是改变不了,现在肃宗还可以不明显支持李辅国,一旦己方反抗行动过大,就会引起肃宗警觉,到时是连这点尊严也保不住了.于是,几人将玄宗护送到了太极宫,居住在甘露殿.玄宗心怀余悸的对高力士说:"要是没有你,我这次就完了."直到玄宗迁到了太极宫中,李辅国才领着将士们退下去,只留下了几十个老弱残兵在这里护卫,之后,陈玄礼、高力士以及过去的宫人都被请了出来,不准再留在玄宗身边.玄宗终于回过神来,为了表示自己不会反对肃宗,就说:"兴庆宫,吾之王地,吾数以让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玄宗也是为这一次行动找理由,一来避免双方尴尬,否则一旦自己声称是被迫迁出的,那么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二来怕也是自嘲,给自己找个台阶,否则被人这么着就迁出去了,面子上也是不好看.当天,李辅国与禁军将领身着白衣去找肃宗请罪.肃宗心里自然不会太过反对,怎么说这件事受利的还是自己,而且就算反对,这些将军也不是好惹的,于是肃宗就慰劳他们说:"太上皇居住在兴庆宫或太极宫,也没什么区别,你们怕那些小人蛊惑人心,防微杜渐,这是为了安定国家,不害害怕."但太上皇被迁移到太极宫,这算是朝中的一件大事了,惊动了朝廷里的官员,首先就是颜真卿,他率领百官上表问候太上皇的起居饮食,因此而遭到李辅国的忌恨,不久被贬为蓬州长史.

过了些天,也就是七月二十八日,朝廷下诏将高力士流放到巫州,王承恩流放到播州,魏悦流放到溱州,陈玄礼被勒令退休.然后又把如仙媛安置到归州,让玉真公主出宫居住在玉真观内.肃宗另外挑了一批宫人,安置在太极宫供打扫庭院之用.然后吩咐玄宗另两个女儿万安公主与咸宜公主(怀疑就是咸直公主,因为唐书公主传中没有咸宜公主,而玄宗的女儿中倒有个咸直公主,不过其他地方都称咸宜公主,想必是直和宜字互误)来照料玄宗的生活.之所以可以先后让太真、万安、咸宜三公主来照料玄宗,是因为这三人都没嫁出去,两个做了道士,另一个原先嫁了两人,大概是都死了,所以后来"主不下嫁".在生活上肃宗还是比较照顾玄宗的,比如全国各地进献了什么美味佳肴,都首先送给玄宗品尝.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物质上的享受对玄宗而言已经没有意义了,重要的在于心情.自己的亲信都被发放了出去,连个说体己话的人都没有,玄宗很难高兴起来,所以心情越来越不好.而且,玄宗岁数大了,七十多快八十的人了,胃口、牙齿都不行了,所以这时开始不吃荤肉,据说还辟谷——辟谷是道家的一种养生方法,简单来说就是不吃饭.玄宗不吃飯,是出于修炼,还是想要绝食,无从考证,也许是吃不下去,所以被别人美其曰"辟谷",事实上玄宗哪有功夫修炼啊.这样,一来二去,本来还很硬朗的身体也渐渐垮了,玄宗也开始得病.肃宗一开始还去问安,但不久他也病倒了,就派人代他去问安.肃宗对于前面发生的那些事情,最后可能也有所悔悟,不是他自己良心发现,就是有大臣旁敲侧击,因而肃宗后来十分怨恨李辅国,甚至想杀掉他,可是又怕他手里握的兵权,一直在犹豫之中.这也不新鲜,反正肃宗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所以李辅国自然要对这些事情负责了.可是肃宗自己,就全都对吗?

那一年的端午,隐士李唐见到了肃宗,当时肃宗正抱着自己的小女儿,对李唐说:"我很惦念她,所以抱着她和你说话,请你不要见怪."李唐回答说:"太上皇思念陛下,大概也和陛下惦念公主是一样的."就是说,肃宗不去问候玄宗,是连隐士都清楚的.肃宗一听,眼泪又来了,是该去看看,可是这时又怕张皇后,还是不敢去探望.——这又和张皇后有什么关系?当初李辅国和张皇后共谋把太上皇迁出兴庆宫,所以她也有一份.不过,肃宗毕竟还是去了一次,就是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冬至的第二天.然而,两人的未来也正如那萧条的冬天,不知那年的春节有没有再见面,否则这的确是父子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了.宏大的太极宫,早已没了当年的风采——无论是人,还是宫殿: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秋雨梧桐叶落时,这便是"梧桐雨"的由来.历史只截止于此,至于有个道士上天入地去寻找杨贵妃,只怕是小说家言居多了.剑阁闻铃,尚可有人开解,然而梧桐秋雨,满怀伤感又说与谁听?白发苍苍的老人,孤零零的望着沉寂的大殿,无名的悲哀……

三、宫廷里的动乱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九月二十一日,肃宗下诏把先前自己的尊号去掉,只称为皇帝;又把年号去掉,只称为元年;以建子月(十一月)为一年的第一月,每月都以"建"字起首;停用了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以及江陵南都的称号;规定自今以后,每当任命五品以上的清望官及郎官、御史、刺史时,都让他们推举一人替代自己,然后朝廷考察他们所推举的人,以确定考绩先后.之后又大赦天下.这一系列的变化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思考了半天也不知理由何在,最后只好定下结论:那些天肃宗吃的太多了.不过次年二月,又把那几个都城改了回来,更加印证了上面的结论.

然而肃宗改变制度造成的混乱,却没有四月的宫廷更乱.

四月初五,孤零零的太上皇,大唐曾经的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在神龙殿驾崩,享年七十八岁.

《旧唐书》玄宗本纪中,赞曰:"开元握图,永鉴前车.景气融朗,昏氛涤除.政才勤倦,妖集廷除.先民之言,'靡不有初'."关于玄宗的盖棺论定,太多了,有的洋洋千万言,其实说的都差不多是赞中的意思.

《诗经·大雅·荡》中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用来概括玄宗的一生十分恰当，善始容易，善终难。玄宗的善始很突出，开元盛世是大唐继贞观之治的第二座高峰。尽管我个人更喜欢太宗一些，但玄宗的开元盛世确实使唐朝进入了全盛，虽然有其条件上的优势（时间上有优势，而且太宗面对的是一个刚从战乱中出来的天下），但不能排除玄宗的努力。那个励精图治的玄宗，那个说着“吾貌虽瘦，天下必肥”的玄宗，毕竟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过了二十多年，五十多岁的玄宗累了，唐朝的很多皇帝差不多都是在这样的岁数上去世的，玄宗没有早死，不知是幸耶？非幸耶？曾经有人问过，如果太宗多活二十年，会怎么样，很多人都认为也会有个不好的结果；那么现在问个相反的问题，如果玄宗少活二十年，今天的评价又会如何？可以说，那将是十分完美，最多人们会挑出来他晚年的一些错误，但最后仍然是瑕不掩瑜。还是那句话，玄宗多活了天宝的那么些年，所谓幸亦非幸。

不过，有人认为，玄宗死的并不正常，因为时间很巧，十多天后，肃宗也驾崩了。肃宗去世的过程比较复杂，下面详说，单说肃宗之死与玄宗之死的关系。玄宗一向身体强健，虽说迁居之后大不如前，但似乎并未到这么严重的地步，所以看起来确实可疑。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人猜测是肃宗知道自己病情很严重，所以派人谋杀太上皇。我就看过一个小说，里面写李辅国向玄宗进献一碗营养品（参汤？燕窝？反正是这类东西），玄宗很清楚里面下了毒，但是很从容的洗了个澡后喝下了那碗毒药。不过，这毕竟只是猜测，只是小说，正史里却没有记这么一笔，所以要想找到什么佐证，几乎是不可能了。既然毫无佐证，所以也只能定格在猜测上，而不能确定就是这么回事。从唐代来讲，对于一些诸如弑君、逼宫之类的事情，虽然也照样避讳，但无论如何，总会有蛛丝马迹留下来，而且人们也并非一味替皇帝回护，像敦煌变文里有一篇《唐太宗入冥记》，里面在冥间面对李建成、李元吉的太宗皇帝就被写的相当狼狈。所以，如果玄宗真的是非正常死亡，各种材料上总不会一致的讳莫如深，而且行事的是李辅国，只要说是他自作主张，虽然这样肃宗也会有嫌疑，但并非不可。我个人倾向认为肃宗没有那样的胆量，至于李辅国，也不会轻易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玄宗则抑郁寡欢，再加上年龄毕竟大了，所以于是时病逝。

玄宗去世的第二天，将太上皇的神座迁到了太极殿。肃宗因为卧病，所以只好在内殿举哀，大臣们则在太极殿举哀。当时有四百多名蕃官髻面、割耳表示哀悼，所以当时情景一定是血淋淋的一片，但这也说明了玄宗威望极高，汉族的官员的痛悼也就是哭的声音大些，而放到蕃官身上则是充满了视觉效应。

同时，肃宗病情加重，又过了一天，肃宗让苗晋卿总摄朝政，又让太子监国。就是这个时候，肃宗仍然有心情来改年号，十五日，下诏改年号为宝应，仍恢复以建寅月为正月，其他月份都恢复旧称。

肃宗病重，谁最着急？最着急的那个人我们不好妄猜，但张皇后的确是候选人之一。从前张皇后与李辅国互相勾结，掌握大权，独断专行，不想后来二人开始不和。不和的原因，推测就是争权夺利，除此之外，二人还能有哪方面的利益冲突呢？而李辅国此时又多了一个同党，就是内射生使程元振。后来就是他和鱼朝恩一起害死了来瑱，吓得大家不敢来救危难中的代宗，也是他压下边关报急，害得郭子仪只带二十骑前往咸阳。当然，后来程元振也都为他的这些愚蠢行为付出了代价。

这时肃宗病情恶化，张皇后不得不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因为肃宗在，她尚可以以皇后身份在后宫享受荣华富贵，但太子李豫并非自己所生，就算以前在肃宗面前说过李豫坏话的事情一笔勾销，只怕新皇帝也不会给自己太多的权利——权利，不是权力，权力当然不会像现在她身为皇后这么大了，而且利益上也会有损。这几年已经习惯了这种天上的生活，张皇后又岂能甘心回到人间？虽说李豫不至于让她过的不好，但总不能像现在这样吧？张皇后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要拉拢太子。于是她召见太子李豫，对他说：“李辅国长期执掌禁军，皇帝的诏书都从他那里发出，又擅自将太上皇迁到太极宫，其罪行很大，他现在所忌恨的就是我和太子你了。如今皇帝已处于弥留之际，李辅国暗中与程元振图谋作乱，这个人不能不杀。”李豫听后，哭着说：“陛下病情危急，他们二人都是有功的旧臣，如果不告诉陛下就把他们杀了，必然会使陛下震惊，恐怕会承受不住。”也不知李豫是出于真心替肃宗着想，还是不愿介入李辅国和张皇后之间的争斗，总之，他的态度是委婉的拒绝了。

见太子没同意，张皇后只好说：“太子请暂且回去，我再慢慢考虑。”但张皇后并不甘心，因为太子可以不插手他们的争斗，但身为当事人之一的她却不能轻易罢手。等太子离开后，张皇后又召见了越王李係（先封为赵王，后改为越王），把事情告诉了他，并对他说：“太子仁慈软弱，不能杀掉贼臣，你能够办这件事吗？”李係则很痛快的回答说：“能。”就这样，张皇后与肃宗次子越王李係暂时结成了联

盟。

越王李係,就是曾经应李光弼之邀而由肃宗任命的一位唐军主帅,不过看情形大约是连长安的门都没出。前面也分析了肃宗之所以没在此前的九节度围困安庆绪一役中让他去领导,说明肃宗很清楚李係没有相应的军事才能和统领才能。军事才能倒也罢了,反正郭、李都不是等闲之辈,只要他能听他们的话,没才能照样可以带兵;只是还是同一个理由,郭、李这九个节度使个个都是强手,岂是李係轻易可以驾御的了的?当然,九节度看来还都是很忠于唐廷的,但肃宗也实在不好意思派一个废物做他们的上司(鱼朝恩好歹带过兵打过仗,而且肃宗大约不认为鱼朝恩无能),那早晚不是个事。因而,在肃宗心里,当初的广平(如今的太子)、建宁都是可付大事的人,却从来没想到过李係。李係也一直没什么作为,此时张皇后找他,只能说是退而求其次,除了这个年纪稍大点的人,其他皇子还能找谁呢?而李係想也不想就答应了张皇后的请求,只能说明他确实不善于思考——太子不愿介入,仅仅是因为仁弱吗?他可知道,这位太子,也是带兵打过仗而且战绩还算不错的人?他可知道,这位太子,是处在危境之中却始终无碍的人?这两点他都比不上。而且还有一点,他更比不上,就是地位。李豫是名正言顺的太子,他和谁站在一边,别的不说,单从名义上那一方就要占很大优势,而他李係不过是一介藩王,还是个没什么作为、威望的藩王,李豫不敢轻易介入,他又有什么资格、实力介入呢?李係的想法大概是想取巧,也许张皇后的意思,是想和他联手搬掉李辅国,而不可避免的也得把太子搬掉,然后由李係来继承大统——如果没有这一层利益,李係怕也不会答应的这么快。可是他这又欠考虑了,张皇后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早死,一个年幼,此时当然无力支持他们为皇帝。假如他们这一方获胜,等将来定王李侗长大了,张皇后焉能不眼馋李係的帝位?而且张皇后既然有能力把李辅国和太子都干掉,将来也大有可能和他摊牌,如果把当初这些事情都推到他的身上,尤其是一旦大家清楚曾经颇得众望的太子李豫是被李係所杀,那么李係只怕会面临失道寡助的局面。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李豫那样不插进来,不干涉,保持中立,太太平平的继续当他的越王。李係这些情况都没有考虑到,只想着利益,却看不到代价,这样的利益薰心,不说他蠢,反正也不大聪明。

之后,李係命令段恒俊挑选了孔武有力的二百多个宦官,在长生殿后面授给他们铠甲和兵器。这部分人当然就是张皇后、越王所依赖的士兵了。先不提别的,单看这个基础,人家李辅国手下掌握的是禁军,是正式的士兵,而他们只能找宦官,而且还是临时挑选的。还有,他们又是用什么方法说动这些人自己干这么危险的事呢?只能是高官厚禄,但是用利来收买的人心从来都不可靠,所以这一条他们就已经输的太多了。

四月十六日,张皇后假以皇帝之命召见太子李豫,这次召见,如果李豫应召前来,只怕是十分凶险,因为张皇后既已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那么李豫已经没有用了,不但没用,反而有害,所以必欲除之。但程元振探听到了张皇后的阴谋,将此事悄悄报告给了李辅国,又在陵霄门埋下伏兵,等待太子的到来。等李豫来到后,程元振告诉他皇后要发难于他。李豫觉得不可信,就说:"不会吧,父皇病重召见我,我怎可怕死不去呢?"程元振说:"社稷事大,太子万万不可入宫。"于是派士兵将太子护送到飞龙厩,并且让全副武装的士兵守着他。说是保护也好,说是监视也好——其实主要还是保护,也是不让他插手此事,否则有人掣肘就不好行事了。而且他们也很清楚,张皇后主要目的在于铲除他们两人,皇后要想杀他们,起码有个名义上的优势,他们要想扳回来,就需要有太子的支持,只要挑起保护太子这面大旗,谁也不能说自己不对。而且,他们拥立太子,将来新皇登基,他们便是功臣,那可是大大的利益啊。

李辅国和程元振把太子保护起来后,可以毫无顾虑的下手了。当天夜里,他二人率军来到三殿,一下子就抓住了越王李係、段恒俊和掌管内侍省事务的朱光辉等一百多人,把他们全都囚禁起来。又以太子的名义将张皇后迁到别殿。当时肃宗正在长生殿上"高卧",使者进来逼着张皇后离开,把她和左右数十人一起幽禁在后宫,宦官和宫女都吓的纷纷逃散,长生殿里一片混乱,肃宗看在眼里,却也毫无办法,此时他便是想保自己的妻子,也是无能为力了。这更加重了肃宗的病情,仅过了一天,四月十八日,肃宗便驾崩了。肃宗一死,李辅国等人更肆无忌惮,将张皇后和越王李係,还有一个貌似并未参与进来的兖王李侗,都杀掉了。

肃宗在大唐二十多位皇帝中,排名既不靠前,也不特别靠后,人气指数不高,悲惨指数不低。别的不说,当二十年左右的太子,每日谨小慎微,甚是不易;好容易熬到当上了皇帝,还有个太上皇在上头,

虽说玄宗并非干涉他什么,但总也会有所顾虑;总共做了六七年的皇帝,可是形势却不容他好好享受,即位时都只是在在一个破城楼上,后来辗转了很多地方这才回到长安,而且他当皇帝的这些年完全是处在安史之乱中,甚是郁闷;还有啊,就是死都不太平,居然就在自己眼前发生宫廷里的变乱,分明是不把他这个将死的皇帝看在眼里,自己一直支持的太子却是无影无踪……好命苦啊。从政绩上看,肃宗政绩平平,不太好,但也不坏,如果是让他处在和平时时期,也许还算是个不错的守成之君,但动乱时期,也根本没法用百姓是否安居乐业来衡量他的政绩。肃宗朝的宰相变换的很勤,而且宦官干政还很严重,这些都不利于政治。经济上,肃宗后来搞出的以一当十、当三十的这种大钱,导致物价上涨,本来是为了应付经济危机,但是这下使得经济更加混乱——不过这也实在很没办法。但肃宗毕竟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他没有去偏安,而是坚持统一,还有他对于平叛的将军们还是很不错的,基本没冤杀一个,而将领们的才干也差不多都得到了发挥。总之,这是一位很令人同情的皇帝。不过,肃宗不幸中的万幸,也是安史之乱,使得玄宗提前退位,否则按正常情况,只怕他不见得能熬过玄宗,那么二十年的太子就白当了。

直到肃宗驾崩这一天,李辅国才带着身着素服的太子李豫,在九仙门与宰相们相见,述说了太上皇驾崩以后宫里面的一系列变故,说罢伏地大哭。皇帝、太上皇都已逝世,太子与宰相见面之后等于得到了地位上的确认,于是这时开始行使监国的权力。第二天,李豫在两仪殿为肃宗发丧,并宣读了遗诏(当时混乱的情况下,肃宗这遗诏哪来的?可能是空白的那一天写下的,但也不排除是李辅国、李豫他们有伪造的可能)。然后,四月二十日,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就是那个把一生都献给了铲除朝中四大祸患的代宗皇帝,不过我们只是讨论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过后的事情,就不多说了。

新皇即位,天下大赦,高力士这时也返回了长安——由于玄宗已死,高力士失去了靠山,所以李辅国会同意让他回来。当高力士到朗州的时候,听到了玄宗死去的消息,顿时放声大哭,最后呕血而死。高力士很忠于玄宗,两人虽然是上下级的关系,但几十年来交情深厚,玄宗也不拿他当奴才看待,而是当作一位朋友,高力士也不负玄宗所望,一生对他忠心耿耿,最后也是因闻听老友去世的消息而亡,这样深厚的友谊很难得。高力士确实不算坏,比李辅国之流可是强多了。高力士死后,陪葬在泰陵,也是唯一一个陪葬在玄宗身边的大臣。可怜当年“万国衣冠拜冕旒”,如今除了自己的妻子,就只有一位好友相伴了。

第十章大燕的第三次内讧

史思明在邙山终于得偿夙愿,然而他还没有高兴完,自己便大祸临头了,这似乎是上天有意如此安排的,就是要安慰他一下,所以才在他败亡之前让他打了场胜仗。

然而,史思明的死,是对叛军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史思明是叛军中少有的名将,更是少有的实力派人物,有他在,叛军尚可撑住局面;假如他是寿终正寝,那也最终挡不住叛军的颓势,何况,还是非正常死亡呢?

一、史思明:第二个安禄山

击败唐军后,史思明决定乘胜追击,西进入关。这比在潼关前延误了十天的安禄山强了不少。当时史思明派自己的儿子史朝义率兵作为前锋,从北道袭击陕郡,他亲自率大军由南道进攻。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三月初九,史朝义率军行至礪子岭,遭到唐军神策节度使卫伯玉的反击。卫伯玉当初是和鱼朝恩一起出兵,后来唐军大败时,他们退至陕州。李光弼主力大军败退,幸好有卫伯玉在后面拦截,否则如果潼关再次不保,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就算肃宗不想发火都不行了。正是有了卫伯玉的反击,将史朝义击败。史朝义后来又数次进攻,均被打败。

史思明此时锐意攻打潼关,也许认为会和安禄山击败哥舒翰那次的结果一样,自己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潼关,可是不想史朝义却是怎么也拿不下来一个礪子岭,自然十分气愤,只好退守永宁。史思明认为之所以不能取胜,原因是史朝义怯阵,所以颇有不满的说:“史朝义终不能成就我的大事!”然后就想要按照军法诛杀史朝义以及他部下诸位将领。三月十三日,史思明下令让史朝义修筑三隅城,打算在这里贮存军粮,限期一天修完。史朝义只好加紧工程,大家倒也很卖力,果然修完了,可是还没来得及往墙上抹泥,史思明就来了。也就是说,房子盖好了,但是还没装修。史思明来到这一看,泥还没抹好,又是十分恼怒(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于是大肆怒骂史朝义,并让随从监督他们抹泥,结果在史思明的淫威下,大家齐动手,片刻之间就完成了。可是史思明怒火未消,又说:“等攻克陕州之后,终究要杀掉史朝义。”这话传到史朝义那里,史朝义十分害怕,不知该如何是好。

其实史思明对史朝义的不满,可能由来已久.史朝义是史思明的长子,经常跟随史思明带兵打仗,为人比较谦恭谨慎,又爱惜士兵,所以将士们也都很喜欢他.按说史朝义应该算是不错的,可是却得不到史思明的宠爱,史思明偏爱的是他的小儿子史朝清.其实父母偏爱小一点的子女都属于正常的,但史思明的偏爱,有些太过了,他派史朝清镇守范阳,同时时常想着要杀掉史朝义,立史朝清为太子.这又何苦呢?史朝义纵然不能成大事,但好歹也是自己的儿子呀,怎么可以这么不讲情面?史思明左右的人也时常泄露他的打算,所以史朝义过着这种惊恐的日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史思明是不是只是这么一说而已呢?从史思明本性来看,按史书的说法就是"猜忍好杀",部下稍有不如意意的地方,动辄就要诛杀九族,因而又出现了当年安禄山统治下的黑色恐怖.史思明说了不只一次要杀史朝义,只怕也不是说说就完,如果真的拿下陕郡,不知他究竟会不会下手.当然,就算真想下手,史思明也没有机会了.

当时史思明住在鹿桥驿,命令心腹曹将军率军值班守卫.而史朝义则在旅馆住宿,他的部将骆悦、蔡文景劝他说:"我们和您都已经死到临头了,自古以来从不乏废立之事,请您召见曹将军,与我们共商大事."这等于是劝史朝义像安庆绪那样行事.不过,史朝义和安庆绪倒也很相像,都是其父的长子(安庆绪本是次子,但他哥哥早死了,所以他最年长),而且还都是不怎么得其父喜欢的儿子,还都有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是他们的小弟弟.但史朝义面对的形势更紧迫,不过他一时也决定不了,低着头没有作答,似乎还在犹豫之中.骆悦等人又劝道:"假如您现在不答应的话,我们就去归附李唐,那么您也就完了."言外之意,要死你自己去死吧,我们不奉陪了.这倒有点像是当年尉迟敬德对李世民说的那些话:"你要再不干事,我们就去山中落草了."闻听此言,史朝义自是着急,一来他不想把事情弄到那种地步,二来如果这些人逃走,那他连个帮手都没了,处境更加不妙,说不定史思明还会迁怒于他.所以史朝义哭着对他们说:"请诸位好好处理这件事,不要惊吓到我父亲."他是想从史思明手中夺权,的确目的不在于要杀史思明.这一点,史朝义就比安庆绪要强了很多,要知道,安庆绪的出发点就是要杀掉安禄山.但出发点不同,不代表结果就一定不同,宫廷斗争能够避免杀人的可太少了,尤其是身为君主的人,很难逃过一劫.既然史朝义点头了,骆悦等人就命令许叔冀的儿子许季常去召见曹将军.等曹将军来到后,骆悦就把他们的计划都告诉了他.反正你人在我们手里,同意就一起干,不同意先杀了你.曹将军自然也是清楚眼前自己的处境,知道诸将都心怀怨恨,害怕自己真会受害,当然也就不敢违抗.就这样,一场阴谋正在进行中……

当天傍晚,骆悦等人率领史朝义手下的三百名士兵,全付武装来到驿站,值班的卫兵看到这付阵势都觉得很奇怪,但他们也看到了上司曹将军在里面,因此不敢动手.骆悦便带兵闯入了史思明的卧室,实在不巧的很,史思明正好上厕所去了,所以是间空房.设想一下,如果当年安禄山也是去了趟厕所,也许那一次内讧就要复杂许多了,安庆绪能否成功还是另说.一看史思明没在,骆悦就问史思明的侍者,可还没等他们回答,骆悦就已经杀掉了好几个,于是有人就指出了史思明的去向.这么大的事不可能毫无动静,史思明在外知道情况有变,卧室是不能再回去了,就跳墙出来进入马厩,想要骑马逃跑.不料被人看见,骆悦的侍从周子俊立刻放箭,射中了史思明的手臂,于是史思明从马上掉了下来,被骆悦等人抓住.史思明的反应比安禄山慢了不少,安禄山当时就知道是"家贼"做的好事,而史思明还问:"这是谁在作乱?"骆悦回答说:"我们是奉怀王史朝义的命令."史思明听后说:"早晨我失言了,得到这样的下场也是该着的.可是你们这样杀我太早了,怎么不等到攻克长安之后呢?可惜不能成就大业了."史思明的意思是:我还是有用的,等攻克长安后,大业完成了,我也就知足了.其实他还是想争取时间,但也不排除他真想干番大事的"志气".但骆悦并没有现在就杀史思明,因为史朝义之前的吩咐就是不要惊吓到史思明,也就是说不让现在杀他.于是骆悦等人将史思明押送到柳泉驿,囚禁好之后,回去报告史朝义说:"大事已办成."史朝义这时还放心不下,说:"没有惊吓我父亲吗?"骆悦回答:"没有."其实史思明怕是吓的不轻.

当时叛军中周挚、许叔冀率领后军驻扎在福昌,骆悦便派许季常前去通知他们这件事,周挚听后惊倒在地.史朝义率军赶回来,周挚、许叔冀连忙出来迎接.骆悦劝史朝义杀掉周挚.而后军队开到柳泉,骆悦又害怕人心不一,便将史思明勒死了.史思明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死,不过比安禄山死的好受了很多.史思明死后,和安禄山一样,被人用毡毯裹了起来,然后用骆驼运回了洛阳——作为战将,最慷慨悲壮的结局是马革裹尸而还,胡人看来喜欢用毡毯,可惜史思明并非死于沙场,虽然同样是包裹着回去的,意思可大不一样,前者是英雄,后者有点像狗熊.史思明先前杀了安庆绪,当时他万

难想到自己居然和安禄山遭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安、史两家的轨迹差不多,都是爸爸打江山,然后被儿子杀了,然后儿子又丢了江山,而这场战乱最终也被冠上了各领风骚三四年的两家的姓氏,所以是"安""史"之乱.

然而叛军这一次内讧,并没有因史思明的死而终结.不久,史朝义即帝位,改年号为显圣.他又派人秘密的回到范阳,暗令张通儒等人杀掉史朝清和史朝清的母亲辛氏,另有数十个不愿意归附自己的人也都一并杀掉.这样一来,叛军自相残杀,范阳城中直打了好几个月,死了数千人,方才安定下来,之后史朝义任命他的部将李怀仙为范阳尹、燕京留守,掌管范阳事务.安史之乱中范阳一直还算平稳,这一次史朝义大开杀戒,于自己也并没有什么好处,至于洛阳,就更惨了,经过了几年的战争,洛阳四周数百里的州县都是一片废墟.更要命的是,叛军里幸存下来的诸节度使,都是和安禄山、史思明同辈的人,当初安庆绪凭借安禄山的影响可以支的动他们——虽然安庆绪是杀了安禄山,虽也基本上人所共知,但总归他是从前君主的儿子,而且那时叛军未乱,所以安庆绪还有一定的指挥权力——可是史思明原本和他们同殿称臣,凭借实力尚可使众人服从命令,可是一旦他死了,史朝义便没了指挥他们的威望.再加上几年来叛军中发生了这么多内讧,大家也不敢保证史朝义将来就没事,所以还是保存自己实力重要,何必听一个黄口孺子的命令?每当史朝义召见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不肯前来,大致也就是维持君臣关系而已,却不为史朝义所用.

史朝义虽然通过政变,一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这一次内讧,却使叛军刚有起色的势头,一下子又跌落了.这一次内讧,可以说为史朝义埋下了更大悲剧的种子.

二、细数叛将

一直没有好好说说叛军这边的事,其实不是我偏心,而是史官偏心,因为史料上叛军那里的事情也就是这么多;不过也不是史官偏心,而是不偏不行,因为他们显然无法获得更多的叛军内部的消息.不过,这一节里就要好好说一下叛军里的将领了.

叛军集团里都有些什么人呢?通鉴载:安禄山以高尚、严庄、张通儒及将军孙孝哲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为爪牙.

本来安禄山、史思明都是比较能打的蕃将,不过他们都做了首领,前文已经介绍过了.个人感觉,史思明的能力更强一些,可惜战乱之初他便遇到了自己的克星,也是相当不走运了.史思明可能更善于野战,至少攻城战他和李光弼对决的时候就从来没占过优势,所以显不出来.当然了,像李光弼、张巡,这都是非常出色的"钉子型"守城人员,碰上他们实属不幸.

在介绍诸将之前,先介绍一下叛军里的军师,主要有两个,严庄和高尚.严庄是跟着安庆绪杀安禄山的那个人,在广平率军收复两京时投降了唐军,做了唐朝的司农卿.后来有人告鸿胪卿康谦和史朝义暗中勾结,连累到了严庄,一起被下狱,不久又被放了出来.由于他在狱期间京兆尹刘晏为防有变曾派人去守着他的家,所以严庄很恨他,和肃宗说刘晏常把皇帝的话外泄,惹得肃宗很是不快,便把他们一并贬职,此后,就再也没什么消息了.而高尚,从早年的经历来看,似乎有些文人无行,他抛下老母不管,还与别人的一个婢女通奸,此后一心求飞黄腾达,说"高不危宁当举事而死,终不能咬草根以求活耳!"就是遗臭万年,也要让自己富贵.后来果真应了他这句话,也算是谶语吧.跟着安禄山反叛的高尚,也出了不少的主意,后来在安庆绪到相州的时候,任命他为侍中,在邺城里和张通儒等人争权.当史思明杀掉安庆绪的时候,高尚也被杀了.同时被杀的还有孙孝哲、崔乾祐.孙孝哲本是契丹人,但是他的母亲和安禄山私通,因此得到安禄山的亲信,至于仍然被重用的张通儒,后来帮助史朝义杀了史朝清等人,但是再后来他的结局如何?居然哪都没记,估计也是死于乱中了.

至于叛军中的将军们,即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这些人,他们是怎样的情况呢?安守忠是和阿史那承庆一起奉安庆绪之命去谋图史思明的,后来被史思明抓住,其下场,猜测可能是被杀掉了;何千年是被颜杲卿打败的,还给颜杲卿出过一个好主意,后来被送到了朝廷,下场如何,不晓得;李庭望则是与唐朝叛徒令狐潮一起攻打雍丘的那个人,基本上被张巡绕的团团转;武令珣,就是攻打南阳鲁灵的那位将军,在他死后田承嗣接替他继续攻打南阳;能元皓,后来投降了唐朝,转而又去攻打史朝义;至于牛廷玠、向润容,这二位知名度不高,也不见有何具体作为.这些次要人物也差不多讲完了,下面开始讲那些比较重要的将军.先说李归仁,他曾和安守忠一起守卫长安,后来郭子

仪率军来攻,与李归仁在三原对决,此战唐军用伏兵取胜,李归仁也只好游泳逃脱.随后,郭子仪与王思礼驻军在长安城西,李归仁与安守忠又来率兵交战,双方相持了七日.这一次,安守忠假装败退,引郭子仪追击,然后叛军以九千精骑列成长蛇阵,诱唐军从中间进击,然后叛军忽然变为首尾两阵,夹击唐军,把郭子仪打的大败.在郭子仪收复长安之战中,叛军本来是处于上风,不想唐军将领李嗣业、王难得等人居然拼命坚持作战,所以唐军自然受到鼓舞,再加上唐军把叛军的伏兵歼灭,最后叛军大败而去.这些战斗前面作过详细叙述,这里不多说了.此后李归仁不服安庆绪,带着曳落河和六州胡人归顺了史思明.史思明救援邺城的安庆绪时,先派了李归仁去声援,等史思明把安庆绪杀掉的时候,便任命他为大将.再以后,李归仁在陕州败给了卫伯玉,他攻打永宁、沙棚时又被李忠臣击败.然而叛军的第三次内讧后,李归仁就没有消息了,估计也是死于哪一次混乱之中,猜测就是史朝义的那一次政变.如果是这样,那么史朝义等于自毁了一座长城,或许,是不毁不行吧?

下一个说说蔡希德.蔡希德起初是被派往常山攻打颜杲卿,结果很快就攻破了几乎没怎么准备的城池.然后,蔡希德和史思明一道,连克广平、巨鹿、上谷等郡,也很是风光了一阵,只可惜没攻下饶阳,围了二十九日还无法攻克,这时李光弼已经率军赶到(哈哈,他们的克星来了),并且攻下了常山.这二人无奈,放开饶阳,来救常山,被打的大败.虽说对峙四十多天,而且还断了李光弼的粮道,但还是拿不下李光弼,又恰好郭子仪率兵赶到,于是,叛军又被打败了几次,以至于两员将军都不得不逃跑.安禄山闻听消息自然不甘心,发精兵两万让蔡希德去支援史思明,这时牛廷玠也从范阳发了一万人马过来.可是,几员叛将却并非郭、李二人联手对手,最后又是被击败了,而且范阳的归路也被切断,一度使安禄山在潼关前大大的抓狂.可是潼关失守后,郭、李二人也只好撤军.这种情况下,史思明、蔡希德又接连攻克了河北诸镇,河北再度落入叛军之手.这时,史思明、蔡希德、牛廷玠合兵一处,去攻打太原的李光弼.李光弼用"地道战"使得他们大为头疼,所以不到一万人的太原他们却始终拿不下.所谓"太原保卫战",三员叛军大将在城下弄得灰头土脸.等史思明被安庆绪调走之后,蔡希德总领攻打太原的叛军,结果被李光弼彻底击败,损兵七万余人,蔡希德本人也只好狼狈而逃.好在蔡希德运气不总是这么差,上党的程千里和他相比运气就惨了很多,出战时居然自己掉进了城沟里,被叛军抓到.然而上党城依然无法攻克,也够让蔡希德郁闷一阵.还在相持之时,安庆绪被击败,蔡希德便率本部从上党直奔邺郡.他与安太清一起攻克了归顺唐朝的平原、清河二郡,但他们攻打河内时,却没有拿下.单看战绩,蔡希德似也没什么突出之处,但他为人却是很正直的,曾多次劝说安庆绪不能不务正业,令安庆绪大大的不满,之后被张通儒陷害而死.由于蔡希德很得将士之心,所以在他死后,惹得叛军士兵也很不快.不过,他就算这时不死,只怕史思明杀安庆绪的时候也会杀了他,但也有可能会重用,两人毕竟是老搭档了.

崔乾祐,相对而言,战绩就比较突出了,他曾经大败封常清,使高、封二将手下的乌合之众几乎无还手之力.攻打潼关,也是崔乾祐出面,不管唐军怎么被动,崔乾祐能取得胜利,实在是令叛军鼓舞的事情.他的潼关一战,无论是战术还是谋略用的都很到位,只怕唐军就算不是乌合之众,也未必占到什么便宜.后来安禄山又派他北上攻取河东诸郡,崔乾祐也依命拿下.可以说,叛军初期的胜仗几乎都是他打下来的,是少数几个指到哪能打到哪的将军,冲这一点就不可小看.但他遇上了真正的对手了,当郭子仪进攻河东时,崔乾祐由于没有准备,再加上又是里应外合,崔乾祐措手不及,只好翻墙逃走,虽然集结士兵反击,但那也没用.于是败军的崔乾祐只好回投安庆绪,在唐军收复两京的时候一同逃往邺郡,后来代替蔡希德总揽叛军兵马.崔乾祐虽然能打,但是他刚愎而好杀,不如蔡希德得人心.他的意思感觉有点李光弼,很能打,但由于治军严,所以并不受爱戴.也许两人都是一个性子,但记法就不同了,李光弼就是治军严厉,崔乾祐就是刚愎好杀.其实郝廷玉说李光弼有不服将令者便斩,也可以说是刚愎好杀,但是那种情况下就得严厉一些.崔乾祐也不至于平时怎么爱杀人,若是两军交战的时候这样做,也是有情可原.可惜崔乾祐再也没有展示他才能的机会了,史思明在杀安庆绪的时候,把这位大将也顺便杀了.个人还是很同情他的,如果他要活到后来,相信会给唐军制造不小的麻烦.

至于尹子奇,我想熟悉睢阳保卫战的人一下子就能想起他来,因为和张巡在睢阳城下相持数月的人就是他,而且还被张巡用计射瞎了一只眼睛.但最后,尹子奇终于攻下了睢阳,只是不久,在安庆绪大败逃时,被陈留人合伙杀掉了.

田乾真,是很受安禄山器重的一名将军,他小名阿浩,不知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安禄山在潼关前

抓狂之际,大骂高尚、严庄等人,当时就是田乾真解劝的.所以安禄山高兴的说:"阿浩真能体谅我."随后,他与崔乾祐在潼关大败哥舒翰,后来哥舒翰的部下挟持他投降了田乾真,田乾真把他们都送往洛阳.不过田乾真也属于不走运的,崔光远逃出长安后,他继任成为京兆尹,可是长安附近义军四起,令他也是疲于应付.后来田乾真受命攻取安邑,刚围好城,没想到后方在陕郡的叛将杨务钦打算投降唐军,田乾真没办好,只好解围而去.在郭子仪率众收复长安的过程中,他与其他几位叛将一起抵御,当然是被打的大败,幸好当时的广平王李俶没有乘胜追赶他们,令他们平安的逃出了长安.可是田将军之后如何了呢?居然连记都没记,由此可见史书对于叛军的记载是多么的含糊.唐将几乎都有始有终,而叛将往往要满处去找才能勉强拼成生平事迹,可惜田乾真的结局只好留个空白了,凭君想象,说他逃跑从此成为方外之人也好,说他悲惨的死于战乱中也好,总之,这样的结局最适宜作为小说的题材,但相信对田乾真产生兴趣的小说家也没几个.至于阿史那承庆,他曾去攻打过颍川,后来被安庆绪派往史思明那里谋杀他,被抓后居然没事,后来随着一起降唐,在李光弼让乌承恩暗中杀掉史思明的时候,他也是参与了的.按说这几件事史思明都有理由杀他,可是居然都都第十一章寡助与灭亡

安史之乱最后一位统帅死了,而他"手下"的几名节度使归顺了朝廷.此时,无论是叛军,还是唐朝,都无力再打下去,所以如此结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这样的结束无疑是不彻底的,给唐朝后来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此时无力再战,将来更无力平定.藩镇的祸根就此埋下……

一、黎明前的黑暗

史朝义虽然取得了帝位,但是他面前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刚上台,就遭遇了几场大败.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四月二十一日,唐将青密节度使尚衡击败了史朝义的军队,杀死五千多人.过了两天,兖郛节度使能元皓(这位就是叛将的叛将)也打败了他.五月十四日,史朝义的范阳部队又被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败.紧接着六月初一,能元皓又击败了史朝义的部将李元遇.十月的时候,卫伯玉攻克了永宁、滏池、福昌、长水等县.后来侯希逸由于与范阳的李怀仙相持多年,救援断绝,又有奚人侵扰,便率领全军二万多人全力出击攻打李怀仙,得胜后率军南归.史朝义这边几乎就是节节败退了.但如果单纯是失败,只要大家心齐,也还是有救的,可是这么连败状态下,这很难保证啊.就在史朝义连败的同时,原来在史思明时期就想投降唐军的令狐彰,在将叛军薛岌击败后,跟随杨万定入朝,正式投降.

第二年,宝应元年,史朝义的颓势依旧不减,首先是此时已辞去副元帅之职的李光弼攻克了许州,抓住了叛军太守李春.史朝义派史参前去支援,可史参又哪里是李光弼的对手,在许州城下被打的大败.

一月二十八日,率兵南归的侯希逸由青州北面渡过黄河,与兖州的田神功和能元皓会合.二月十八日,唐军的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与叛将谢钦让在申州城下交战,不料这一次唐军却是失败了,而王仲升也被俘虏,此事震动了淮西.可是史朝义好不容易有了场胜利,运气却着实不妙,恰逢此时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进攻汴州,史朝义便命令谢钦让放下淮西,前去救援汴州.四月初一,泽州刺史李抱玉也击败史朝义的军队.

这是肃宗时期最后的交战结果,因为四月份唐朝最高权力也进行了交替,此时代宗上台,于四月二十五日,任命自己的长子奉节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这其实也是为了确立将来下一任太子的地位,就和当初肃宗任命代宗为元帅的道理一样.随后马上升奉节王为鲁王,后改为雍王.

由于代宗刚继位,所以暂时停止了对史朝义的攻击,史朝义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可惜前面的连连胜仗啊,虽然不白打,但势头却是被煞住了.不过唐军内部此时也不太平,李国贞、邓景山就是在这期间被杀掉的,所以唐军略停一下进行调整,也是有必要的.

那么这段时间,史朝义那边忙着喘粗气,而代宗这里,又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代宗首先是要稳定政局,可是李辅国由于自恃是拥立代宗的功臣,越发的肆无忌惮了,他公然对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代宗内心忿忿不平,估计气的直翻白眼,可是也是没有办法,表面上仍然对李辅国很尊重.四月二十六日,代宗尊称李辅国为"尚父",而不直呼其名,事无巨细都征询他的意见,大臣们出入宫中也都要先去拜见李辅国,然后,代宗又任李辅国司空兼中书令,李辅国对所有这些都安然接受.同时,代宗任命程元振为左监门卫将军.代宗此时着手拉拢程元振,也是为后来对付李辅国做准备,他不动声色的便找了个助手,而高官厚禄则遮蔽了李辅国的眼睛.然后

代宗封自己的几个儿子为王.这算是把人安稳下来了,然后代宗又宣布乾元通宝仍然以一当一,使百姓也安稳了下来.

但李辅国之跋扈,代宗无法容忍.果然,程元振不负代宗厚望,和李辅国面和心不和,也谋图夺取他的权力,悄悄请求代宗对李辅国要稍微加以制裁.代宗之前拉拢程元振,就是这个目的,所以一见有人支持自己,胆子也大了起来,于六月十一日,解除了李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的职务,将他的军权都交给了程元振,还让李辅国迁出皇宫到外面的宅第居住.于是人们道路相贺.代宗这样做是一个信号,李辅国很明白其中的意思,所以有些害怕,便上表请求退位.过了两天,六月十三日,代宗接受李辅国的请求,又罢免了他的中书令,但一味罢免未免进度太快了,所以又加封李辅国为博陆王.李辅国入宫致谢,悲愤哽咽的对代宗说:"老奴事郎君不了,请归地下事先帝!"这话很危险,不过代宗也没有再进一步,脚步得缓一下了,反正拿下李辅国的几项大权,这就是胜利.代宗将李辅国安慰了一番,然后就让他回去了.七月十九日,代宗提升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这分明就是让程元振顶替李辅国,而且还为了程元振把和他意见不和的裴冕罢免了.代宗又等了三个月,见没什么非常反应,便开始真正向李辅国下手.代宗用的手法非常之妙,也非常怪,居然是派人去暗杀.用这个方法杀大臣的皇帝实很少,不能不说代宗很富有想象力.而他之所以要采取暗杀的手段,是因为觉得李辅国毕竟拥立有功,所以不想公开杀掉他,否则对自己的名声可能会有不利.十月十七日晚间,代宗派来的刺客进入了李辅国的宅第,杀掉了他,把他的脑袋和一条手臂带走了.之后代宗假装命令有司去抓贼,大有"贼喊捉贼"的味道,那几个刺客自是有恃无恐,反正是一桩无头冤案.代宗又派人去慰问李辅国的家属,然后还给他刻了一个木头脑袋以便安葬,追赠李辅国为太傅.代宗除去了李辅国这个祸患,让程元振来接替他.然而,程元振虽然没有李辅国那般跋扈,却耽误了不少事情,起码李辅国没有让肃宗陷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步.还是来瑱的事情,下面大致说说情况,看看为什么一个来瑱的死,惹来这么大的麻烦.来瑱属于典型的不听皇帝命令的大臣,皇帝要他回长安,他不但不想回去,反而还让手下人上表请求把他留下来,于是弄得皇帝很不快.在这方面上,第二个、第三个乃至后面所有不肯奉诏还京的人,都可以用第一个人作为借口,所以第一个人实在是很不明智的.这是其一,其二,

来瑱还得罪了人.本来得罪人谁都难免,可是来瑱在处理事情上也很不明智.王仲昇、吕諲等人对朝廷派来的宦官说来瑱"曲收众心,恐久难制",于是朝廷只让来瑱统领六州,来瑱当然要埋怨这些人,硬是没去救援被叛军包围的王仲昇,结果王仲昇被俘了.来瑱的一系列行为确实很让皇帝不舒服,所以肃宗后来虽然任命他为淮西、河南十六州节度使,却"外示宠任,实欲图之".等王仲昇回来后,和程元振交好,便上奏说是因为来瑱和叛军勾结,自己才会被俘.于是代宗将来瑱贬官,之后又赐死.当然,虽然来瑱本身的不对之处也有很多,但其间程元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说了很多坏话,使各节度使都非常憎恨他.后来李怀让也是被程元振陷害,因为害怕而自杀了.如果说这件事不单单是程元振的责任,那么压下告急文书,绝对是程元振一手造成,所以这些事情过后不久,代宗也将程元振罢免了.

接替程元振的是鱼朝恩,最后是被代宗和元载合谋杀死,而在代宗朝的最后几年里,代宗又杀了元载.本来唐代宗时期干掉了三个大宦官,使宦官持政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不久德宗即位,一切又都回去了,乃至宦官之祸一发不可收拾.

代宗一边对付着李辅国,当然另一边还要对付史朝义.李辅国轻易的干掉了,但史朝义那里,还需花上一些力气.不过形势对史朝义而言,更不容乐观,最后竟走到了无容身之处的地步.而八年的安史之乱,也随着史朝义的死去而谢幕.

二、史朝义:天下之大,竟无立身之地

当年收复两京,肃宗是向回纥借兵,虽说唐朝也大大的付出了一番,但效果还算不错,起码回纥兵真的卖了力气.于是,新即位的唐代宗也想到向回纥借兵.可惜一来肃宗去世,自己新登大宝,地位不稳,而且当初和自己结拜的叶护已经死了,唐朝嫁出去的公主也已回来,代宗要想打开局面,确实有些不易.何况,难道只有你唐朝会找回纥借兵,人家史朝义就不会吗?史朝义虽然没借兵,但他派人对回纥的登里可汗说:"唐室继有大丧,今中原无主,可汗宜速来共收其府库."等于是用唐朝的府库来当作人情,这个办法实在太损了.

代宗派来的使者宦官刘清潭,听到回纥可汗这么说,便把代宗的书信呈递上去,并说:"先帝虽弃天

下,今上继统,乃昔日广平王,与叶护共收两京者也。”——谁说我们唐朝无主?有主,而且还是当初和你们的叶护一起收复两京的那个人.可是如果是叶护还在,那还好说,问题是代宗并不能使回纥可汗服气.另外,由于此前回纥已经派军队到了受降城(中宗时建筑的三座受降城),看到沿途许多州县都是一片废墟,所以自然而然有些轻视唐朝.回纥可汗态度很强硬,甚至困辱刘清潭.刘清潭也许听到了回纥派军攻打唐朝的消息,便派人回去汇报情况,说回纥调动了十万军队已经杀过来了,一下子弄的人心惶惶.代宗急忙派殿中监药子昂到忻州南面慰劳回纥军队.回纥的登里可汗则要求见一下自己的岳父仆固怀恩.此前回纥毗伽阙可汗向唐朝请婚,肃宗嫁了一个公主,又把仆固怀恩的女儿嫁给了登里,没想到公主没派上用场,仆固怀恩的女儿现在倒成了可敦.那么现在,代宗只好让身在汾州的仆固怀恩去安抚回纥.仆固怀恩见到登里可汗之后,对他说人应该忘记唐朝过去对回纥的好处,总之,仆固怀恩给唐朝说了很多好话,使登里河汗很高兴,居然派使者上表请求帮助唐朝讨伐史朝义,一下子形势大逆转,其中仆固怀恩居功至伟啊.但也可以想象,回纥为什么要转而帮助唐朝,那必然是唐朝得给他们很多好处才行.当时登里想从蒲关进入关中,经由沙苑东出潼关,药子昂一听,这可不行,便劝可汗说:“关中因战乱而萧条,没有东西可以供给你们,恐怕会使可汗失望.现在叛军全在洛阳,请可汗出土门攻略邢州、洺州、怀州、卫州这些地方,向南进军,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到各州的财物,用以补充军需.”登里不同意,这太远了,不划算.药子昂又想让他们“由太行山南下,占据河阴,扼住叛军咽喉”,登里也不同意.最后没办法,药子昂只好再退一步,又让他们“从陕州大阳津渡过黄河,可以用太原的粮草,从而与诸道军队一起进军”,这回登里才同意.不管怎么说,回纥人已经来了,甭管是谁主动请来的,请佛容易送佛难啊,怎么讲也是多个“友军”(如果也能称为友军的话,回纥这友军当的可真不厚道)比多个敌人强.

好,后顾之忧解决了,代宗任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要正式出兵了.十月十六日,雍王向代宗辞行,代宗让药子昂、魏琚为左右厢兵马使,韦少华为判官,李进为行军司马,前往陕州会合诸道节度使以及回纥军队,共同讨伐史朝义.由于鱼朝恩、程元振反对由郭子仪担任副帅,代宗便另外任命此时的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统领各军节度行营,即李适的副手.而后代宗又让仆固怀恩的母亲、妻子都可以到行营去,通鉴于此没有写明理由,真让人纳闷,明明就要打仗了,让她们去军营中难道不累赘吗?其实这是应回纥可汗之邀请,回纥可汗想见见仆固怀恩和他的母亲,但仆固怀恩并不敢答应,于是代宗主动赐铁券,让仆固怀恩的母亲一行前去军营之中.

于是李适到达了陕州,而回纥可汗则驻扎在陕州的河北.李适带着数十名随从乘马前去看望回纥可汗.登里见李适不行大礼,便恼怒的叱责他,药子昂回答说按照礼仪不该这样.回纥的将军车鼻说:“唐朝的天子与可汗已经结为兄弟,对雍王来说,可汗就是叔父,怎能不拜呢?”药子昂说:“雍王是天子的长子,如今又为元帅,哪有中国储君向外国的可汗拜舞的道理呢?况且太上皇和先帝尚未出殡,也不应该舞蹈(古时臣子朝拜帝王时做出特定的舞蹈姿势,是一种礼节).”双方力争了好长时间,最后回纥人急了,也不管什么礼仪,由

将军车鼻将药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等人各打了一百鞭子,看在李适年少不懂事的份上,遣送回营.而魏琚、韦少华两人被打后,过了一夜就死了.回纥的确太蛮横了些,不过此时是唐朝有求于人,也难怪人家会这么强硬,所以唐朝吃些亏在所难免,偏偏李适年少轻狂,他带去的人也不识好歹,非要耍大国脾气,结果回纥不买帐,反而被打了,弄的相当难堪.

十月二十三日,各路人马从陕州出发,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是回纥的将军吧)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义、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殿后,由浍池攻打洛阳;潞泽节度使李抱玉从河阳进攻,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从陈留进攻.而雍王李适,则留守在陕州(这主帅当的真是省事啊).过了三天,仆固怀恩等人在同轨驻扎了下来.

唐军眼看就要到达,史朝义与诸将商议对策.这时阿史那承庆说:“如果唐朝只是派汉族军马前来,就该和他们决一死战;如果是回纥军队也来了,其兵锋锐不可挡,我们就应该退守河阳,避其锋芒.”史朝义不同意.十月二十七日,唐军到达洛阳北郊,分兵去攻打怀州第二天,便攻克了.十月三十日,唐军在横水布阵,叛军则设置栅栏,各自固守.仆固怀恩在西原布阵抵挡叛军,又派精骑以及回纥军队由南山而出攻栅栏的东北面,于是里外合击,将叛军打得大败.史朝义亲率他所有的精锐,总共有十万人前去救援,在昭觉寺布阵.唐军急速的冲击敌阵,虽然杀伤很多人,但敌阵仍然没有动摇.鱼朝恩也派了五百名射生军去奋力冲杀,作用也不大.这时候,镇西节度使马璘说:“事急矣!”然后

单枪匹马奋力冲击,夺了叛军的两块盾牌,突入到千军万马之中.正是有了这样的击破,叛军乱了阵脚,大部队才得以乘机突入敌阵,杀得叛军大败.之后,双方又转战到石榴园、老君庙一带,叛军抵敌不住,人马互相践踏,甚至填满了尚书谷.此战,叛军被杀死六万人,被俘二万人,损失惨重.史朝义最后仅带着数百名轻骑向东逃走.仆固怀恩进而攻克了洛阳和河阳,抓获了史朝义的中书令许叔冀、王仙等人,后来遵照代宗的吩咐释放了他们,之后仆固怀恩留在河阳回纥河汗的帐中,由他的儿子仆固瑒和将领高辅成率步骑兵一万人乘胜追击史朝义,在郑州再次击败史朝义.史朝义只好逃到汴州,他的陈留节度使张献诚紧闭城门,不让他进去,史朝义又逃奔濮州,于是张献诚向唐军投降.史朝义这时还不知道,这只是他走投无路的开始罢了.

还记得前面提过的"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吗?究竟这个如剃能剃到什么程度,看看下面这些军队的作为就知道了.洛阳收复了,于是回纥人开始大肆烧杀抢掠,死者数以万计,大火几十天都熄灭不了.朔方军和神策军,这两个该是唐朝的官方军队了吧,他们也和回纥军一样边抢边杀,原因是他们认为洛阳、郑州、汴州、汝州这些都是叛军的地盘,所以就该抢,于是一直抢了三个月才停.就这样,这些地方的房屋,一排排的全被毁坏,百姓们甚至衣不蔽体,或者说连衣、布都没有,只好穿纸.这正是十月十一月的冬天啊,穿纸是会冻死人的,但百姓们实在没有办法,可见有多么残酷.回纥可汗将他们所抢到的财物全都存放到河阳,然后留下他的将领安恪看守.

十一月初二,捷报传到了长安,虽然没有记载代宗的反应,但肯定很高兴.史朝义这边则惨极了,继续在逃亡,由濮州北渡黄河.仆固怀恩攻克滑州后,在卫州追上了史朝义,将他击败.这时,叛军的睢阳节度使田承嗣等人率四万兵马与史朝义会合,前来抵抗,被仆固瑒击败.唐军长驱直入,到达昌乐的东面.史朝义率领魏州军前来交战,结果又是一败涂地.因此叛军邺郡节度使薛嵩献出相州、卫州、洺州、邢州,向李抱玉投降,而恒阳节度使张忠志则献出赵州、恒州、深州、定州、易州,向辛云京投降.不久,仆固怀恩让投降的两人官复原职.因此,李抱玉、辛云京怀疑仆固怀恩有二心,分别上表向代宗报告此事,于是朝廷也暗地防备着仆固怀恩,后来仆固怀恩会落到那一步,这时就已埋下伏笔了.仆固怀恩当然得上书为自己辩护一番,代宗则是安慰劝勉了一下.十一月初六,代宗下诏:"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这是吸取了肃宗当初的教训,同时也是鼓励在叛军处的伪官们前来投降.

史朝义又逃到贝州,与大将薛忠义等人会合.仆固瑒也一直追到了临清,有新兵马补充的史朝义从衡水率三万人马回师反攻,不料被仆固瑒的伏兵击败.恰巧此时回纥军也来到了临清,唐军势力更加壮大,一齐追击史朝义.双方在下博县的东南交战,叛军大败,成堆的尸骨顺流而下.史朝义无奈,尽管屡战屡败、屡败屡逃,但还是接着战、败、逃.于是他又逃往莫州.唐军的薛兼训、郝庭玉在下博与田神功、辛云京会合后进军莫州,围攻史朝义,同时侯希逸也随后赶到.

史朝义屡次出战,都遭失败,于是田承嗣劝说史朝义,由他自己守卫莫州,而让田承嗣亲自去幽州征调军队,回救这里.《新唐书》上关于这里记载的比较详细:

承嗣谓朝义:"不如身将骁锐还幽州,因怀仙悉兵五万还战,声势外张,胜可万全.臣请坚守,虽瑒之强,不遽下."朝义然纳,以骑五千夜出,比行,握承嗣手,以存亡为托.承嗣顿首流涕.将行,复曰:"阖门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听命.

史朝义采纳了田承嗣的建议,亲自率五千精骑从北门突围,临行前还特意嘱托田承嗣照看好自己的家人,田承嗣也流着泪答应了.多么感人的场面啊,可是史朝义一走,田承嗣立刻就翻脸了,他对他手下的将士说:"吾与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余城,发人冢墓,焚人室庐,掠人玉帛,壮者死锋刃,弱者填沟壑,公门华胄,为我厮隶,齐姜、宋子,为我扫除.今天降鉴,吾等安所归命?自古祸福亦不常,能改往修今,是转危即安矣.旦日且出降,公等谓何?"说了一番投降的好处,大家自然都赞成,于是田承嗣举城投降,将史朝义的母亲、妻子、儿子一起交给了唐军.于是城下的仆固瑒、侯希逸、薛兼训等人率兵去追史朝义,于归义县追上,双方交战,史朝义五千人当然抵敌不住,只好又逃走.

当时史朝义部下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经通过骆奉先向朝廷表示请降,并派李抱忠率领三千人镇守范阳.等史朝义来到范阳的时候已经晚了,李抱忠当然不肯让他入城.眼看唐军即将赶到,史朝义情急之下,把自己的意图,即将大部队留在莫州、轻骑征调军队救援,告诉了李抱忠,并且用君臣大义来责备他.李抱忠回答说:"天不祚燕,唐室复兴,今既归唐矣,岂可更为反覆,独不愧三军邪!大丈夫耻以诡计相图,愿早择去就以谋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军何以得至此!"意思就是说:"

老天不让燕统治天下,如今唐室复兴,我们既然已经归顺了唐,若有反覆,难道不愧对三军吗?大丈夫以诡计相图为耻,但愿你能早些选一条好的后路来保全自己.现在田承嗣一定已经叛变你了,不然的话,唐军怎么可能追到这来呢?"史朝义听后十分害怕,说:"从早晨以来,我们滴水未进,就不能让我们吃顿饭吗?"李抱忠还算人道一些,在城东为史朝义供应食物.于是史朝义手下的范阳兵一起向史朝义叩拜辞别而去,史朝义只是痛哭流涕,流着泪痛骂田承嗣:"老奴误我!"但也是束手无策.吃完饭,史朝义独自与数百名胡骑离去,到梁乡的时候,特地去拜祭了一下他的父亲史思明,此时的史朝义大约很后悔吧,当初有他父亲在时,情况好的多,而今,自己是众叛亲离.之后,史朝义向东到了广阳,广阳也同样不接收他们.史朝义想向北逃入奚、契丹的境内,当他来到温泉栅时,李怀仙已经派兵追上了他们.史朝义走投无路,最后只好在树林中上吊自杀.李怀仙把史朝义的头颅割了下来,送往长安,于是仆固怀恩等各路人马也都回军.

正月三十日,史朝义的头颅被送了过来,不知代宗看着史朝义的头颅,又作何感想……

总之,叛军最后一个祸首的死,宣告战争结束了.

三、八年之乱,落下帷幕

史朝义死了,而且平心而论,史朝义比前几个被杀的人都惨的多:安禄山首先向唐朝发难,挑起了战争,又享足了荣华富贵,虽然事起突然,但很快就毙命了,却也不甚痛苦;安庆绪弑父在先,对史思明的问题又处理不当,一朝授首,也让人同情不起来;史思明杀了安庆绪,不念安禄山的先例,一个心思的要去重蹈覆辙,也没人能拦住他,而且他比安禄山做的还过分,口口声声说要杀史朝义,所以这种情况下,等待他的也只能是被杀;史朝义起初不想弑父,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大开杀戒,可是随后他也得到了报应,战场上节节败退,几乎就没胜利过,最后更是落得走投无路的下场,于万般绝望之中自杀了.单看史朝义辗转各方的经过,不禁犯了"妇人之仁"的毛病,倒有些同情他.史朝义比安庆绪还是强了很多的,虽然两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安庆绪一直荒废朝政,而史朝义则是虚怀礼下;安庆绪杀了安禄山之后,再也没有想过,而史朝义在穷途末路下,还去拜祭了一下史思明.但本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说法,来找一下史朝义可以让人痛恨的地方,就是他杀父杀弟,又屠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其实这一条"杀"已足以触怒天威,白起之获罪,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杀人太多了.

假如史朝义投降唐军,又会怎样呢?唐朝曾经优待过史思明,对于叛军中投降自己的人也都处理的比较好,尤其代宗后来几乎没处罚一个人,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史朝义不该一条道跑到黑,而应该投降呢?只怕未必.史思明当时并不是叛军的首领,只是叛军中的一个将军,即使如此,肃宗后来也对他有所戒备(没戒备那是不可能的),否则也不会同意李光弼的建议了.而史朝义此时则是叛军名义上的统治者,虽然大家也都不怎么听他号令,可是名义摆在那里,树大招风.对于祸首,似乎就不能像对从犯那样宽大了,所以史朝义即使投降,下场也未必好到哪里.而且,当初史思明投降时,是手握许多地盘和人马,他投降可以使唐朝获很大的利益,而今史朝义如丧家之犬,已是走投无路,又有什么资本求得唐军的宽大处理呢?史朝义死后,原来叛军中的田承嗣、李怀仙、薛嵩这几个几度使都留了下来,此外还有一个李宝臣,由他们分统河北诸镇.唐朝确实无力再战了,此时无论是谁,心中都肯定有一个声音:不要再打了……于是代宗只好笼络这些人,以后又一再加封他们,正是这种无奈的姑息,留下了莫大的后患.正是这些安史"余孽",给唐朝带来了许多麻烦,比如后来田承嗣又一次叛唐,与朝廷分庭抗礼,首开河北三镇割据的先河,致使河北三镇"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堪称一个罪魁祸首.

不过,那都是后来的事了,毕竟史朝义一死,安、史两家彻底覆灭,从而也宣告了安史之乱的终结,之后的一些叛乱,就算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吧.代宗的大历十几年虽然也不甚太平,但总算使唐朝有了些许生机.但经过重创的唐朝,从此光辉不再,它本来的多姿多彩、五光十色,都一点点暗淡下去,直到帝国的末日——最后一抹残阳无可奈何的坠落西山,天边无限绮丽的晚霞,失去了它的艳丽,而曾经无限壮丽的唐宫,已是人去楼空,空空荡荡的大殿中随风吹起了黄蝶般的落叶,却只回响着悲哀的钟声……

结尾历史的转折

忆昔开元全盛时,小邑犹存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是曾经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战前的盛世和战后的萧条的"诗圣"杜甫的诗——《忆昔》。

是啊,忆昔,面对满目疮痍的山河,谁人不怀想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们的安居乐业呢?

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军事强大,社会自由开放,人们也相互尊重。刘知几《史通》的"疑古"、"惑经"指出"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指出孔子的春秋笔法很多地方存在错误甚至是偏心(当然,刘知几也是很崇拜孔子的,但他反对夸大其辞),这些言论后世未必会容下他,而在唐朝,非但没事,皇帝反而"读之称善";裴行俭没有因为宝物丢失或被毁而加罪属下,反而"责备"逃跑的两个人说:"尔曹皆误耳,何相轻之甚邪!"王忠嗣不愿以千万将士的性命来换取自己更高的官爵,而黑齿常之则没有"以私马笞官兵"。难得的是,百姓们也不惧怕官吏,前有"诣司宪讼"宰相之子的田地主人,后有未等仆射看完牒状便强行要回来、还埋怨的说了一句"本谓是解事仆射,乃不解事仆射邪!归我牒"的老奴。这就是一个充满个性、活泼自信的唐朝。

然而,经过战乱,大唐变了。安史之乱使长期承平的大唐受尽了战争的苦难,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它一下子削弱了那个统一富饶、地域辽阔的强盛帝国,因而,如果说它是唐朝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似也不为过。

战后,东都洛阳的户籍不足一千五百户。东起郑州、徐州,北抵黄河,西至潼关,人烟稀少,满目萧条。这片昔日不胜繁华的大地,先遭叛军的杀戮,后有回纥的洗劫,即使是唐军,后来也称此处为"贼境",肆意抢掠。洛阳周围几百里的郡县,许多地方就这样变成了废墟。河北比洛阳一带遭的兵祸还要严重,据说战斗最激烈的常山,田野里尸骨遍地。便是关中,也不复往日繁华。江南虽然遭到的直接损伤较小,但后来也终于被战争波及,有反叛的将军,也有起义的百姓,由于这里相对情况还算不错,因此唐王朝对这里的赋税很重,再加上后来天灾人祸,"江淮大饥,人相食"。但毕竟南方情况要好的多了,所以从这时开始南方便渐渐的赶了上来,经济地理发生了变化,不过,真正的总体上的超越,则是在宋代。

战前,大唐原有九百万户,五千多万人口;然而乾元年间统计,户数只剩 293 万左右,人口只有 1699 万——关于户数有两个数字,教科书上写是 193 万,而查到的资料说是 293 万,但人口数目基本统一,若以 1699 万除以 193 万等于 8.8,就是说每户有九个人,一般来讲,历代平均起来最多也就每户五、六个人,九个人未免多了点,而 1699 除以 293 等于 5.8,即每户六人左右,这还差不多,因此取 293 万之说。由原先的五千多万,锐减到一千六百多万,有三分之二还要多的人成为了安史之乱的牺牲者,其中不少人死于战乱,更有大批人口被迫流亡,然而余下的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要承担比过去增加很多的负累,因此这些所谓的幸存者,事实上并不幸福。

战后,均田制瓦解了,被两税法代替,经济结构变了;于安史之乱发生之前便结束的府兵制,更加彻底的被募兵制代替,军事格局也变了。无力征伐方镇的朝廷,一个削弱了的中央皇权,与处于自治、半自治状态的藩镇之间,维持了一个松散却又有一定稳定性的结构,而且居然就这么维持了一百多年。

战乱的硝烟弥漫了整个大唐,无情的火舌吞噬了往日的繁华,也使文坛变得萧条起来。开元、天宝年间如星辰般的诗的天空,一下子凋零了,譬如盛唐三大诗人,李白、王维、杜甫中,只有杜甫看到了战乱的结束。"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长江后浪推前浪,本也是正常现象;但往日的繁盛已成为记忆,面前惨淡的情景才真正的刻骨铭心,所以,他们无法像盛唐诗人那样,唱着盛唐的歌、迈着盛唐矫健的步伐,于是盛唐气象成为了过去——山河仍然可以壮丽,但壮丽之中总有惆怅;田园依旧可以宁静,但宁静下雍容不再,依稀是暗淡的避世;边塞虽然还可以雄壮,但慷慨的志气中,夹杂着低回的哀响。也许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还是李白和杜甫,李白哪怕是人生在世不称意,也不妨碍他明朝散发弄扁舟,杜甫却难得有白日放歌纵酒的时候,更多的是悲天下人之悲,苦天下人之苦。杜甫暮投石壕村,见到的老翁与老妇的分别,在清代诗人袁枚看来并不亚于唐玄宗与杨贵妃那被夸大的生离死别:"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玄宗与杨妃的爱情,无疑有着才子(还是位老才子,当时玄宗都五十多了)佳人的浪漫,而石壕村夫妻的离别则是实实在在的人间悲剧。悲剧看得多了,心情又怎能不沉重?

宦官、藩镇已经被说的太多,但唐朝后面的症结恰在于此。战后的唐朝在风雨飘摇中步履蹒跚的走

过来,长安几度丢失,又几度夺回,国家屡危而不亡,甚至还有几次中兴的迹象,可见唐朝的生命力是极强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个奇迹——有时想,如果没有宦官、藩镇的影响,也许,它根本不会止步于三百年。

同时,唐朝的转折,也是历史的一个转折,从此,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走上了下坡路。“惊回首,离天三尺三”,那样的高峰已经成为了永远过去,那样的自由与开放再也不复存在,那种非凡的气度也随着硝烟而散尽。自五代而两宋,中原王朝再也没有像唐那样统一天下;强悍的蒙元,也许只能算个插曲,犹如昙花一现;而明朝,辛苦加工修建的长城,没有完全抵住外族,却成为自己的桎梏;人们从大清康乾盛世的梦中惊醒时,早已关起大门不闻窗外事的中华,已经远远的落在了世界的后面……

抛开这些对于历史的影响,闭目静思一会儿,回想一下安史之乱的全过程,也许个人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无论人们的想法会有多么大的差异,但总有一个感触会是相同的,就是安史之乱太悲惨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百姓们总是悲剧首当其冲的牺牲者和受害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颠沛流离、孤苦无依……总之,只要你能找到一种悲剧的名称,就可以从千万处于战乱的水深火热中的百姓里找出来例子;只要你忍心看,就会有无数悲剧在你眼前接连上演,直到你再也无法承受这些带给你心理上的冲击。然而,官员们的日子也未必好到哪里,一个不慎,身家性命便全会搭进去;对于战将,沙场上刀枪无眼,有时“马革裹尸而还”或许比战败后受到的处罚还要好些;便是皇帝,也有数不清的烦恼。看看对敌的双方最高统治者,哪方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哪个不是权力交接来交接去,又有哪个不是提心吊胆。运气好的,像玄宗一样光荣退位;运气不好的,便遭到赤裸裸的杀戮,弑父、弑君,每一次都血流成河。前一个人刚倒下,后一个便迫不及待的踏上前一个人的覆辙——他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挑起战乱的人,追求的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或者原本为了保命,却反而缩短了生命的进程,比白马过隙还要快;应对战乱的人,为了平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血,面前有一长串血的名单:封常清、高仙芝、颜杲卿、张巡、许远、安禄山、李嗣业、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这些人,或忠或奸,或好或坏,或冤屈,或忠烈,或愚蠢,或凄凉,自然也不乏有天怒人怨的;他们有的血染疆场,有的血洒宫廷。他们的血伴着百姓的血,一起染红了大地,也许今天的我们,只好迎风洒泪了……至于战乱的幸存者,包括百姓、官员和皇族中所有的幸存者,我们也只能报以一个惨淡的微笑,同情着他们未来的遭遇。

好了,安史之乱至此终结,这个使大唐在错愕惊讶中突发的变故——即所谓“大唐惊变”,也请让我帮它画个句号吧。